

楔子

—

雾，极浓！

浓得在尺许以外，便是茫茫一片，看不见任何人和物。

这浓雾，便在通衢大道之上也令人举步维艰，何况是山林之内？

桐柏山中，蜈蚣岭的一片小平坡之间，有位风神秀朗、英气勃勃、约莫十八九岁的青衫书生，正在雾中卓立。

这青衫书生目扫四外，双眉微蹙，口中自语说道：“雾太浓了，我对这桐柏山的地势又不太熟，只好等雾散再……”

语方至此，陡然住口，目注左方，沉声问道：“什么人？”沉沉雾影中，悄悄的，并无丝毫回答。

青衫书生剑眉双挑，狂笑道：“我南宫敬自信耳力无差，不是听错，尊驾如今在我左侧方七丈左右之处，怎不报字号？是专为我南宫敬而来，或是萍水相逢，雾中巧遇？”

话完，仍告寂然。

南宫敬戒意益深，知道此人若无敌意，决不会如此鬼鬼祟祟，不肯答话。

他年纪虽轻，因资稟极好，家学渊源，几得乃父“紫竹先生”南宫老人十之七八的真传，这一省戒凝神之下，委实连周围十丈之内的风飘叶落，都听得清清楚楚！

不错，有异声……

但这异声不单极为低微，极为缓慢，并是贴着地面而来！南宫敬起初以为对方是发甚暗器？

转念一想，任何暗器决不会来势这等缓慢，并系贴地而行。蛇！“三环蛇丐”！

南宫敬刚刚获得答案，并猜出雾中人身份之际，那丝几非常人耳力所能听见的低微异响突然加快，业已到了他身前不远之处。

南宫敬听音辨位，动作如电，一提右足，猛然跺落。跺得准！跺个正着！根据脚底的感觉，所跺中的部位恰好正是蛇头！

内家高手的一跺之力何止千斤，那蛇头纵是精钢所铸，也必被生生跺扁。

谁知蛇头虽扁，蛇性犹存，它那蛇身竟倒卷而上，在南宫敬的右小腿上缠了几匝。

南宫敬剑眉方蹙，耳中“格登”一声！

他知道不妙，赶紧施展铁板桥功，一式“卧看牵牛”，身躯仰倒及地，然后左手微推地面，借劲横飘四尺。

“叮，叮，叮，叮，叮，叮！”

六声金石交击的脆响，迸起一片荡荡火光！

饶是南宫敬的动作敏捷，闪避得宜，也险煞人地，自知在所着青衫的腰际中了一枚暗器，不过万分侥幸，仅仅穿破衣衫，未曾伤及皮肉而已，他挺身起立，厉声叱道：“来人是‘三环蛇丐’乔凡乔朋友么？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何既对我放蛇，又用如此狠毒的‘七孔黄蜂针’加以暗算？”

晨雾虽浓，但在旭日高升之后，散得也快。

如今，浓度渐淡，已可瞥见六七丈外一条蓬头散发的模糊人

那雾中人影，声若泉鸣地狞笑说道：“南宫小儿，你虽够机警，但遇上我乔某，便算无常已到，想活万难……”说至此处，雾已大散，双方形相，均可看得明明白白。“三环蛇丐”乔凡是个约莫五十左右、蹉跎已极的中年花子，身躯瘦长，乱发披垂，鹑衣百结，神情异常狞恶。

他手中未持兵刃，但双臂之上和颈项之间却套着一大两小，三枚金环。

南宫敬道：“乔朋友，我不怕你，但却不得不问问你为何对我施展这无耻暗袭之故？”

乔凡双目之中凶光一闪，不答南宫敬所问，发出一阵“嘿嘿”阴笑！

南宫敬怒道：“乔朋友，你发笑则甚，为何不答我所问？”乔凡狞笑说道：“我本来以为你这小儿身手相当滑溜，想请你尝尝我‘夺命三环’的滋味，如今才知你已魂游墟墓，命在顷刻，根本无须我再出手了！”

南宫敬不解其意，扬眉叫道：“乔朋友少发狂言，此话怎讲？”乔凡嘴角微披，晒然说道：“无知小儿，怎不低头看看你的右腿？”

南宫敬低头一看，也不禁大吃一惊！

原来适才缠住自己右小腿的蛇身虽已松开坠去，自己所着的绸裤却也有了破损。

裤破见肉，蛇缠三圈处，居然微泛红肿！

这情况显示了南宫敬虽未被蛇儿咬中，却因腿被蛇缠，仍中了蛇身奇毒！中毒不足为奇，奇的是他自己竟告毫无所觉？

南宫敬虽是当世武林杰出的年轻侠士，但毕竟由于年轻，在江湖经验上仍嫌略欠火候！

江湖步步险，如今，他便上人恶当，几濒险境！

就在他听从乔凡之言，低头观看自己的右小腿之际，那位阴毒异常的“三环蛇丐”已把双臂所套的两枚小型“夺命金环”，悄悄取下。

但说来奇怪，这位“三环蛇丐”取下他的成名暗器“夺命金环”之举，本是欲对南宫敬加以暗算，谁知竟低哼一声，未曾发出金环，反倒飘身后退，一纵数丈，仓皇逸去。

南宫敬被他一声低哼惊醒过来，暗愧自己面对着当世武林中以阴毒出名的绝顶的恶人，怎还如此大意？

他顾不得再看右小腿的伤势，一面运功暂时封住右腿血脉，以防蛇毒攻心，一面抬头目注乔凡，看对方是否又将发动什么阴损毒辣的手段？

目光到处，发现乔凡已乘自己低头疏神之际，将双臂金环取下。

南宫敬深知乔凡的“夺命金环”是当代武林中有名的阎王帖子之一，妙用无穷，手法相当厉害。

一惊之下，正拿不定主意是应采取守势？抑或先发制人，加以攻击？却见乔凡似受了莫大惊吓，遽行仓皇逃遁！

接连几种变化，每一种都出于南宫敬的意料之外，不禁使这位聪明英俊的年轻侠士为之怔住。

南宫敬虽然发怔，也不过只怔了刹那光景，旋即一抱双拳，向小平坡右侧一大堆嵯峨怪石之间扬声叫道：“哪位高人在此仗义相助，代退强敌？南宫敬这厢有礼，并请不吝相见，多加教益！”

怪石堆中果然有人“哈哈”一笑，发话答道：“南宫老弟确是人中麟凤，但君子每易欺之以方，你刚才便几乎上了那下流花子的一个大当！”

随着笑声，有位灰衣老叟从怪石之间缓步走出。

南宫敬见此人约莫五十来岁，貌相清癯，双目炯炯有神，一望而知是位相当机智精明的正人侠士，遂再度抱拳，恭身说道：“老人家相助的大德，南宫敬不敢言谢，请教……”

灰衣老叟向他看了一眼，含笑接道：“南宫老弟，你根本未中蛇毒，无须行功闭穴，且散了所提真气，我们从容谈话。”

南宫敬听他说自己未中蛇毒，不禁一愣，向右小腿注目看去。

灰衣老叟笑道：“不管任何毒蛇，必须啮人见血才会传毒，这条‘七步青蛇’确系异种，厉害非常，但蛇头已被老弟踩扁，齿牙无效，有毒难施，虽然蛇身曾缠住老弟右小腿，磨损衣裤，也最多使你腿上皮肤略为红肿发痒而已，根本无甚大碍。”

聪明人一点便透，南宫敬散去闭住右腿血脉的真气，向灰衣老叟讪然笑道：“老人家……”

灰衣老叟摇手接道：“南宫老弟，我复姓上官，单名一个奇，老弟倘有心订交，便请叫我上官兄，再若称呼什么‘老人家’，我也要像那‘三环蛇丐’乔凡一般，来个逃之夭夭的了！”

南宫敬知道这类侠士讲究豪迈，不喜拘束，便点头笑道：“小弟遵命，但不知上官兄为何陌路见爱，仗义拔刀……”

上官奇笑嘻嘻地接口说道：“江湖游侠本来就讲究扶持正义，剪除凶邪，何况我和老弟虽非素识，却还有点间接关系，并不算是‘陌路人’呢！”

南宫敬哦了一声，诧道：“我们还有点间接关系么？上官兄是指……”

上官奇道：“南宫老弟，你认识顾朗轩吧？”

南宫敬连连点头，应声笑道：“当然认识，顾大哥不单外号与家父相似，连住处亦与寒舍同名……”

上官奇插口说道：“我知道南宫老弟是住在北天山‘紫竹林’，顾朗轩则住在伏牛山‘紫竹林’；你父亲号称‘紫竹先生’，顾朗轩则号称‘紫竹书生’！”

南宫敬笑道：“有此两重巧合，小弟才于月前幸与顾大哥萍水订交，但因当时双方有事，匆匆而别，另定于八月中秋前往伏牛山拜访，并互结金兰之约……”

说至此处，忽然发现上官奇脸上笑容已收，流下两行珠泪！

南宫敬大惊问道：“上官兄，你……为何如此伤感？”

上官奇钢牙一挫，顿足叹道：“南宫老弟有所不知，冥冥上苍，似属贻误？你那位顾……顾大哥……”

南宫敬见他语不成声，猜出不妙，也自震惊得颤声问道：“上……上官兄，你……你说得明白一点，我那顾……顾大哥，怎……怎么样了？”

上官奇举袖拭泪，凄然说道：“我那顾贤弟已被凶邪所害，可怜盖世英雄，化……化作南柯一梦！”

南宫敬剑眉双剔，目闪煞芒，伸手抓住上官奇的双肩，厉声叫道：“上官兄，你此话当真？”

上官奇道：“我眼见顾贤弟伤重气绝，并亲手为他埋骨建坟，哪有不确之理？”

南宫敬双手一软，心头一酸，不轻弹的英雄珠泪立告夺眶而出。

上官奇正想对他劝解，刚叫了一声“南宫老弟”，南宫敬便钢牙一挫，向上官奇问道：“上官兄，我顾大哥是被什么凶邪所害？”

上官奇摇头答道：“我不知道，只知那些凶邪都是蒙面而来，用各种阴毒手段发动无耻暗袭，至于对方究竟是何身份，却尚待细加追究！”

南宫敬含泪问道：“我那顾大哥临终之际难道毫无遗言？”

上官奇叹道：“遗言虽有，但却与他被凶邪暗算之事丝毫无关……”

南宫敬急急问道：“与凶邪暗算之事无关，却是与谁有关？上官兄，为了替我顾大哥复仇，可不能忽略了每一细节！”

上官奇目注南宫敬，缓缓说道：“南宫老弟，你大概决想不到，顾朗轩老弟的临终遗言竟是与你有关系……”

南宫敬愕然一怔，上官奇又复说道：“他对我表示，生平最大的一桩憾事，就是与你虽有口头兄弟之约，却未能实践金兰手足之盟！”

南宫敬又是一阵心酸，泪若泉涌，悲声说道：“顾大哥这桩憾事不难弥补，我可以立赴坟前，照样焚香歃血，和他结个‘生死之盟’……”

说至此处，偏过脸儿，向上官奇问道：“上官兄，我顾大哥的坟墓建于何处？是在伏牛山‘紫竹林’么？”

上官奇摇头笑道：“不是，是葬在伏牛山‘双松谷’口，顾贤弟曾表示必须替他雪恨报仇之后，再复还坟‘紫竹林’内！”

南宫敬双膝忽屈，向上官奇倒身一拜。

上官奇慌忙还礼，诧然问道：“南宫老弟，你突然行此大礼则甚？”

南宫敬道：“我想烦请上官兄带我去趟伏牛山‘双松谷’。一来，我要在墓前拜兄，生死结盟，二来，还要问清一切有关迹象，才好研究归纳，查缉凶邪，替我顾大哥报仇雪恨！”

上官奇面呈难色道：“南宫老弟，依老朽愚见，还是不去的好。”

南宫敬面色一沉，道：“老哥这话是什么意思？为何要致我于不义？”

上官奇释疑道：“这是你顾大哥的意思。我了解他的用心，是不愿你卷入漩涡，以致遭到仇家暗算。”

南宫敬坚定不移地说道：“即令此去是我南宫敬的陈尸之处，我也义无反顾。伏牛山‘双松谷’不会是太难寻找的地方，再见！”声落，转身举步。

上官奇喊住道：“南宫老弟，请留步！”

南宫敬止步回头，问道：“还有何事？”

上官奇莞尔说道：“我是好意。”

南宫敬无好气地说道：“心领！”

继续前行。

上官奇闪身拦住去路，说道：“幽冥阻隔，徒增惆怅！你误解了生死盟，更未闻有践约亡魂者。”

南宫敬星目暴张，说道：“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何必相强？”上官奇慨叹一声道：“顾朗轩能结交重义之友如你南宫老弟，如愿足矣！我带你去。”

声落，同举步前奔！

见坟墓，南宫敬纳头拜倒。

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南宫敬痛哭失声。

上官奇在一旁焚化冥纸，也陪着流了不少同情泪。

祭奠毕，南宫敬立刻动手为顾朗轩的坟墓添土修葺，上官奇见状摇头，也只好从旁协助。

等修墓完毕，又寻来一方青石，略加修整，刻写了“中州大侠紫竹书生

顾朗轩之墓”等十三个大字，竖在坟前。上官奇双眉微蹙，摇头叹道：“死去原知万事空，身后浮名，于冢中枯骨何补？南宫老弟最好不必忙这些事儿，还是赶紧设法为你顾大哥缉凶报仇要紧！”

南宫敬嗯了一声，点头说道：“上官兄说得是，如今我便要开始尽我全力，为顾大哥缉凶报仇，尚请你……”

上官奇接道：“你要请我帮忙么？我自己琐事甚多，恐怕没有空呢？”

南宫敬摇头说道：“为顾哥报仇之事小弟一力承担，不会烦劳上官兄，只请上官兄回忆当时的情况，看看是否能提供我一点侦察资料？”

上官奇双目微阖，想了一想，向南宫敬缓缓说道：“其他资料没有，因为我是事后才到现场，只能从顾朗轩贤弟的致命伤痕之上，提供你两点线索！”

南宫敬听得有两点线索，不禁精神一振，注目问道：“什么线索？上官兄请讲！”

上官奇探手入怀，摸出一根长才寸许、色呈紫黑、非竹非木的刺形之物，递向南宫敬。

南宫敬接过一看，茫然问道：“这是什么暗器？我顾大哥就是死在……”

上官奇接道：“这种暗器我也不认识，在江湖中极为少见！但顾贤弟只被此物打中右肩，纵令淬毒，也来得及封闭血脉，不应当时致命。”

南宫敬想起上官奇说有两点线索，一面收起那根小刺，一面急急问道：“我顾大哥是由于何种原因致死？”

上官奇道：“他的致命重伤是在背后‘脊心穴’部位的皮肉之上现出了一只血红的掌印！”

南宫敬剔眉说道：“照这情形判断，我顾大哥是先为毒刺所伤，正在行功闭穴之际，又被人从背后下手，打了致命一掌！”

上官奇颌首说道：“不错，南宫老弟的看法和我完全相同。”

南宫敬目注上官奇道：“那只血红的掌印是什么功力，上官兄看得出来？是‘朱砂掌’？‘五毒掌’？还是‘三阴绝户掌’？……”

上官奇笑答道：“这三种掌力于伤人以后所呈现的征状都差不多，无法强加认定，但由于伤势之重，却可看出发掌人已把这种掌力练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上官奇钢牙一挫，目闪煞芒，点头说道：“好，我记下了，武林中精于‘朱砂掌’、‘五毒掌’或‘三绝阴户掌’力，并登峰造极之人，不会太多，这点线索，极有搜索价值！”

荷盖还擎雨，松声渐沸涛，这是炎威暗消、凉意初透的残夏新秋天气。季节更新，江湖中也有了新的传说。

所谓“新的传说”，便是有位名叫北天义的老人，因已厌倦江湖，遂想在归隐以前，把自己一件防身至宝“天孙锦”，有条件地赠予武林同道。这“条件”就是北天义生平精于暗器，他传语江湖，请所有想要获得这件“天孙锦”的暗器名家于七七的黄昏，聚于大洪山金钟崖的“七松坪”上，各凭艺业，一试机缘。

莽莽江湖中，精于暗器之人当然甚多，但有的因未知此事，有的又不屑参与，故而到了那金风玉露的七七黄昏，只有三十来人聚集在“七松坪”上。

北天义是位精神相当矍铄的青袍白发老人，他在群雄毕集、红日已衔半山之际，站起身形，抱拳环揖，朗声说道：“老夫年迈，厌倦江湖锋镝，特

在息隐之前，愿将生平防身至宝‘天孙锦’奉赠有缘……”

说至此处，取出一件银光闪闪的丝织短衣放在石上，目注身左一名肩插厚背鬼头刀的粗豪大汉，含笑说道：“这位朋友看来臂力极强，尊刃又颇沉重锋利，可否请拔刀一试这件‘天孙锦’的防身效用？”

那粗豪大汉点了点头，探臂拔刀，一式“独劈华山”，便向平铺石上的那件“天孙锦”猛力劈下！

刀风生啸，威猛异常，连大石都被劈得起了裂碎之声，但石上的“天孙锦”却完好依然，半寸银丝都未断折。

这种罕世灵效自然看得与会群豪一齐“啧啧”稀异，并多半流露出渴欲获得的贪婪神色。

北天义闪动目光，一扫群雄，含笑缓缓说道：“诸位莫要以为这‘天孙锦’毫无瑕疵，当初织锦之人便称世上事不宜求全，方可免遭天忌，特将‘天孙锦’上留了七个极小的孔穴……”

群雄闻言，均不禁相顾面露诧色。

北天义脱下青袍，将“天孙锦”穿在身上，再复外罩长衫，也扬眉笑道：“诸位不要诧异，这种避免全求之道，是一种立身处世的极高哲理！如今，老夫便请诸位高明各凭所学，一试机缘，看看谁能取得这件颇具防身妙用的武林奇宝‘天孙锦’？……”

语音至此略顿，指着自己胸前，面含微笑，又缓缓说道：“适才老夫所说‘天孙锦’上的七个小孔穴，全在前胸，也就是‘齐门、玄机、将台、七坎、左右期门’暨‘章门’等七处要穴部位……”

人群中一位相当英秀潇洒、年约二十上下的白衣书生接口问道：“请教北老人家，这‘天孙锦’既是防身之物，却为何偏偏空出了七处要害？”

北天义目注白衣书生含笑答道：“一来织锦人避免上干天忌，不愿求全，二来这七处缺陷均留在前面，易于另加弥补防护，三来可使身着‘天孙锦’之人仍有戒心，不致于过份依赖懈怠，四来……”

白衣书生摇手叫道：“够了，够了，在下已承指教！”

北天义扣好青袍，含笑说道：“此刻夕阳已坠，夜色已起，老夫当众献丑，演练一套共有一百二十五式的‘飞花掌法’，诸位在我掌法未了之前，尽量以暗器向我头部以下、腹部以上的前半身招呼，谁的暗器在我青袍上挂得最多，谁就是‘天孙锦’的得主！”群雄暴喏一声，北天义又复笑道：“老夫还要提醒诸位一句，因‘天孙锦’上的七个孔穴极小，必须用细小暗器，并认准穴道施为，方可奏效……”

那位相当秀美的白衣书生扬眉叫道：“北老人家，倘若有人打中那七处穴道，你岂不要身受重伤，惨遭不测么？”

北天义向他深深看了两眼，含笑抱拳说道：“多谢老弟关怀，老夫既然如此声明，自然已在那七处要穴之上另作相当防护。”

白衣书生微微一笑，北天义双眉挑处，向与会群豪抱拳环揖叫道：“诸位请准备施为，北天义要献丑了。”

话完，青袍大袖双飘，立在这“七松坪”的中央，施展出一套相当精妙奇诡的“飞花掌法”。

在场人物不论武功高低，都是行家，一见之下，知道这北天义武功极高，遂均鸦雀无声地注目细细欣赏。

北天义像只青色蛱蝶飘舞场中，但见群豪久久未曾出手，遂把掌式略为

一缓，含笑叫道：“诸位别客气呀，难道看不上我北天义的这件‘天孙锦’么？”

语音方落，群豪纷纷扬手，这“七松坪”中央的数丈方圆立即罩设在无数电掣寒光和“丝丝”作响的破空锐啸之下！

暗器不住狂飞，锐啸不住作响，坪中的青袍人影也不住飘舞！

直等北天义把一百二十五式“飞花掌法”演完，所有暗器也完全停飞以后，他便卓立坪中，低头注目，向地上仔细察看。

原来地上虽有不少飞芒、飞针、飞刺、铁翎箭等暗器，但北天义所着的青袍胸前，却是干干净净，连半件暗器都未挂上。

群雄见状，方自齐觉失望，北天义竟脱下那件“天孙锦”来，向那白衣书生双手掷去。

白衣书生愕然问道：“北老人家这是何意？在下虽然来此，却只想看看热闹，并无贪得之念，故而适才在老人家施展‘飞花掌法’之际，根本未曾出手……”

北天义摇头笑道：“老弟言不由衷，你并非未曾出手，只是未曾用暗器打我，而是仗义施展，为北天义解脱一厄……”

群雄听得方觉一怔，北天义目光电扫，脸上带着慑人的威严，沉声问道：“刚才是何人不打前胸，竟故意用暗器向我脑后下手，被这位白衣老弟仗义击落？”

群雄相顾默然，无人应声。

北天义冷笑一声，正待再查问，那白衣书生却含笑叫道：“北老人家，方才对你脑后暗射的那线玄光，好像并非发自与会群豪，而是发自靠崖旁那株奇巨的古松之后？”

北天义闻言，立即飘身向那株奇巨的古松后纵去。

松后空空，哪见人影？但地面灰尘中却留有脚印，足证适才确实有人在此藏匿！

北天义重新纵回，那白衣书生已在一片石壁之下拾起一根紫黑小刺和一根银针，向北天义扬眉叫道：“北老人家你看，这根紫黑小刺便是飞射你脑后之物，银针则是在下所用的暗器。”

这时，群豪见北天义已将“天孙锦”送给那白衣书生，遂均意兴阑珊地纷纷散去。

北天义突然高声叫道：“诸位留步！”

群豪愕然注目，只见北天义脸色异常沉重地厉声说道：“诸位都是暗器的名家，北天义有事请教！谁能认得这件暗器的来历，老夫愿赠明珠三粒！”

说罢，便持着白衣书生所拾的那根色呈紫黑、非竹非木的刺形之物，向群豪一一讲教。

群豪多半均摇头不识，其中只有一位“荆门怪叟”夏三峰，于细看片刻以后，皱眉说道：“这东西在江湖中极为少见，有点像是王屋山‘丈人峰’腰特产的‘仙人刺’呢？”

北天义诧然问道：“王屋山‘丈人峰’不是当代大侠穆超元的隐居之处么？”

夏三峰点头说道：“正是，穆大侠一生正直，决不会如此卑鄙，意图暗算伤人，北兄不妨前往王屋，以礼拜望，和穆大侠仔细研究研究！”

北天义连声称谢，取出三粒龙眼大小的稀世明珠递过。

夏三峰执意不收，与群豪齐向北天义告别而去。

北天义送走群豪，独立夜色之中，方自发出一声长叹，崖角暗影之内有人笑道：“北老人家，你独自浩叹作甚？”

北天义目光瞥处，见是白衣书生，不禁讶然问道：“老弟怎么还未离去？”

白衣书生托着那件“天孙锦”，微笑说道：“我是等人散之后，好把这件‘天孙锦’还给北老人家！”

北天义摇头说道：“老弟还我则甚？大丈夫一言既出尚且驷马难追，对这业已当众送人之物，哪有私下收回之理？”

白衣书生笑道：“常言道：‘无功不能受禄。’……”

北天义接道：“老弟仗义出手，以银针度我一厄，怎说无功？”

白衣书生微笑说道：“明人面前，莫说暗话，老人家的‘暗器听风’之术已有极高造诣，便算我不出手，那根‘仙人刺’也不至于能打中你的后脑，何况……”

北天义见他语音忽顿，愕然问道：“何况什么？老弟怎不说将下去？”

白衣书生笑道：“何况老人家分明不是意在赠宝归隐，而是意在借此一会，查究使用‘仙人刺’暗器之人，在下怎敢平白当此厚赐？”

北天义被他看破心思，不禁点头说道：“老弟真是位有心人，眼光高明得……”

白衣书生截断北天义的话头，微笑说道：“北老人家，在下生性好奇，如今我不想要这件‘天孙锦’，却想知道老人家要设法查究使用‘仙人刺’之人是何缘故，老人家可以告诉我么？”

北天义无法推托，只得叹息一声说道：“我是要查究顾……”

“顾”字才出，蓦然顿住语锋，改口说道：“我是要查究一桩手段卑鄙无耻的‘紫竹血案’！”

白衣书生听了这“紫竹血案”之语，蓦然全身一震！

北天义看出这白衣书生的神情变化，双眉一挑，不肯放松地急急问道：“老弟莫非知道有关‘紫竹血案’之事？”

白衣书生从脸上现出一丝霭然的微笑，点头答道：“老人家问对人了，你先把这件‘天孙锦’收回，然后我再就所知的有关‘紫竹血案’之事，掏诚相告。”

他本是双手托着那件“天孙锦”，如今却改以右手单持，向北天义含笑递去。

北天义听得这白衣书生竟知道有关“紫竹血案”之事，不禁喜极疏神，没有注意他送过“天孙锦”时，由双手改为单手的反常动作！

就在他仍不想收回“天孙锦”，面含微笑，连摇双手之际，白衣书生突然手拈“天孙锦”的衣角，向北天义脸上猛然一抖！

这一抖之下，不单使北天义觉得眼前满布“天孙锦”所化的银光，并从银光之中散发出一片浓郁的香气！

白衣书生除了右手抖衣之外，左掌并就势一甩，甩出三线玄光，向北天义的“丹田”要害打去！

这种变化，委实太出北天义的意料，浓香入鼻，神志业已微昏，哪里还躲得开“丹田”部位的要命袭击？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股极强烈的掌风从斜刺撞来，把北天义的身躯撞得倒飞数尺，摔在地上！

饶是这样，北天义的左大腿上仍中了一线玄光！

一阵不太痛的微麻感觉起处，北天义便神志昏然，渐渐失去知觉！

在他尚未完全昏迷之前，耳中听得有人怒叱之声，也听得一片银铃似的得意笑声，向“七松坪”畔的百丈绝壑凌空飞下！

北天义刚觉得迷迷糊糊，一切如梦，却又被人呼叫得从梦中醒来。

他迷迷糊糊，微睁双目，看见面前模模糊糊的站着一条人影。

所谓“迷迷糊糊”，只是北天义由昏迷中恢复知觉的一刹那间，在微一定神以后，他已看清面前之人是谁，不禁更添了无限的惊诧！

原来这“北天义”，便是南宫敬所扮。

如今站在他面前之人，却是在桐柏山中曾赶走“三环蛇丐”乔凡，助他解厄，并告知他“紫竹书生”顾朗轩噩耗的上官奇。

上官奇目光深注，含笑叫道：“南宫老弟……”

南宫敬因自己易容未除，不禁诧声叫道：“上官兄，你……你看出我是南宫敬么？”

上官奇含笑说道：“我一听得有关‘天孙锦’的江湖传言，便猜出是你以此为饵，想诱集精于暗器的武林人物，追查那根无名毒刺的来历！”

南宫敬缓缓起立，虽觉伤势并未痊愈，仍先向上官奇急急问道：“上官兄不是另有要事么？怎又赶来这‘七松坪’上，为小弟脱

此大厄？”

上官奇笑道：“我觉得你在算计人家，难保那些万恶凶邪不也对你算计，故而暂且把自己的事儿撇开，赶来此处，隐身在侧，冷眼旁观，要想看个究竟！”

南宫敬皱眉说道：“我真不懂那白衣书生为何既救我在先，又害我在后？”

上官奇目中神光一闪，扬眉问道：“他怎样救你在先？”

南宫敬道：“上官兄既在此冷眼旁观，难道未看见有人隐身松后，用‘仙人刺’对我暗算，是那白衣书生仗义出手，飞针解厄么？”

上官奇晒然一笑，摇头说道：“君子委实容易欺之以方，南宫老弟，你也太老实了！”

南宫敬莫明其妙地瞠目问道：“上官兄此话怎讲？”

上官奇伸出右掌，掌心托着一物，向南宫敬含笑说道：“南宫老弟你看，这是适才在你左大腿上所起出的暗器。”

南宫敬目光注处，看见上官奇掌心中托的是根非竹非木的紫黑小刺，不禁骇然叫道：“哎呀，原来那白衣书生所使用的暗器才是‘仙人刺’！”

上官奇颌首说道：“对了，白衣书生用的才是‘仙人刺’，松后人用的则是银针，他们原系同党，这样一套，便把老弟套得不单吐露出侦查‘紫竹血案’的本意，并还送给他一件具有相当防身妙用的武林至宝‘七孔天孙锦’呢！”

南宫敬耳根发热，钢牙一挫，恨恨说道：“这白衣书生实在刁得可恶，他……他是怎样逃走的？”

上官奇叹道：“当时我见他后无退路，以为定可就擒，谁知这白衣书生竟在我扑到之前踊身纵落绝壑！”

南宫敬走到崖边，伸头往下一看，摇头咋舌说道：“这等深壑，纵有再高轻功，亦必无幸，那白衣书生虽然逃出上官兄的掌下，却逃不出粉身碎骨

之厄！”

上官奇摇头叹道：“老弟所说的只是常情，那白衣书生早有预谋，他身着的白衣竟系特制，可以迎风鼓起，宛如一支巨伞般载着他徐徐往壑下降去，慢说他身怀绝世武功，就是寻常之人也最多略受轻伤，无甚重大危险！”

南宫敬眉头深蹙，失声叫道：“这人谋略太深，不知究竟是何来历？”

上官奇道：“来历暂时难断，只知道她是个女人！”

“是个女人？”

南宫敬惊叫一声，旋又恍然说道：“哦，我想起来了，在我昏迷之际，曾听得一阵颇为得意的银铃般的笑声，向绝壑中凌空飞落！”

上官奇向他左大腿伤处略为注目，摇头叹道：“如今且把别的事儿暂且撇开，我们去王屋求药。”

南宫敬问道：“求药？求什么药？”

上官奇从目中流露关切的神色，拈着那根“仙人刺”道：“老弟被此刺打中，虽服我自炼灵药，暂保无恙，但若彻底去毒，非去王屋山‘丈人峰’，向穆超元大侠索取‘仙人粉’加以敷治不可，否则最多一月，必然毒发，任何药物也无法解救！”

南宫敬闻言，剔眉说道：“走趟王屋山‘丈人峰’也好，除了求药，并可向穆大侠请教，他居处特产的‘仙人刺’是怎样流入那假扮白衣书生的恶毒女子手内的，或许可以就此查究出对方来历？”

上官奇道：“事不宜迟，我们走吧！”

南宫敬边自举步，边目向上官奇问道：“上官兄，王屋离此不近，你陪我前去，会不会耽误了你自己的事儿？”

上官奇伸手轻拍南宫敬的肩头，含笑叫道：“南宫老弟，你为了与顾朗轩大哥的生死之盟，能把本身所有的恩怨完全撇开，难道我就不能为了你也表现一点肝胆血性？”

这番话说得南宫敬闭口无言，只向上官奇笑了一笑，从笑容中流露出愧怍感激之意。

两人下得“七松坪”，刚到“金钟崖”脚，便发现有具人尸倒在草丛之内。

南宫敬目光一注，认出死者身份，不禁侧顾上官奇，失声说道：“上官兄，这不是那位‘荆门怪叟’夏三峰老人家么？他相偕群豪别去，怎又独自陈尸‘金钟崖’脚，莫非是与甚厉害仇家狭路相逢……”

上官奇摇头说道：“我看不见得是狭路逢仇，却恐是多言贾祸？”

南宫敬恍然问道：“上官兄之意，是认为这位夏老人家，与那假扮白衣书生的恶毒女人巧遇，以致惨遭毒手？”

上官奇颌首说道：“南宫老弟请想，‘荆门怪叟’夏三峰不知那白衣书生就是施展‘仙人刺’之人，那白衣书生却知道是夏三峰说破了‘仙人刺’的名称来历，他二人若竟巧逢，一明一暗，一个有意，一个无心之下，夏三峰还有什么幸理？”

南宫敬对着夏三峰遗尸细一注目，发现他眉心间有一紫黑小孔，果然是被“仙人刺”打中的模样，不禁长叹一声，向上官奇说道：“上官兄，我们是否应该为这位夏老人家作个坟墓？”

上官奇连连点头，接口说道：“当然，路见陌生人的遗骨尚应为之掩埋，何况‘荆门怪叟’夏三峰也是侠义中人，哪有听任其暴尸山野之理？”

商量既定，两人遂动手为夏三峰挖坑埋尸，并建坟立碑。

建坟完毕，南宫敬在夏三峰的坟前恭身肃立，抱拳说道：“夏老人家的英灵不远，南宫敬必尽全力追缉妖女，代报深仇，期使老人家九泉瞑目！”

上官奇在一旁叹道：“见义勇为虽属我辈份内之责，但南宫老弟身上……”

南宫敬听出上官奇的语意，苦笑一声，皱眉说道：“我知道那桩‘紫竹血案’尚扑朔迷离，茫无头绪，南宫敬既承艰巨，身上责任甚重，实不宜在此之外再复多惹是生非，但因觉得这屡以‘仙人刺’害人的妖女似与‘紫竹血案’也有密切的关系，遂打算以二合一，一并侦缉，故对夏老人家的英灵作了一番承诺。”

上官奇看他一眼，缓缓说道：“这桩事儿确有关联，但老弟若是遇上其他无关之事，却千万……”

南宫敬接口笑道：“上官兄不必叮咛，小弟不会忘了我在顾大哥坟前所作的‘抛开一切私务’之语！”

上官奇慰然一笑，两人遂北越河南，扑奔王屋而去。

途中，南宫敬果然淡尽火气，未管任何闲事。

上官奇因顾虑南宫敬伤毒在身，不许他过份劳累，于四天之后，才到王屋。

既到王屋，自然立去“丈人峰”，但才至峰脚，便被一位青衣少年拦住去路，扬眉问道：“两位要上‘丈人峰’，是游山？还是访友？”

上官奇笑道：“我们不是游山，是特来拜访隐居峰腰的穆超元大侠。”

青衣少年哦了一声，淡淡说道：“穆大侠早已封剑归隐，不见任何江湖人物，两位还是请转，不必上峰跋涉。”

上官奇含笑说道：“我们有特殊原因……”

话方至此，那青衣少年便剔眉叫道：“任何原因也不会见，你们无须多作纠缠……”

南宫敬听这青衣少年说话不太客气，不禁微动真火，在一旁问道：“穆大侠是尊驾何人？尊驾竟能如此作主，代拒远客？”

青衣少年双眼一翻，傲然答道：“穆大侠是我师傅，我可不可以……”

南宫敬不等他往下再说，便接口冷笑道：“我们若是无事拜谒，接见与否，自然全在穆大侠，但如今是有事找他算帐，穆大侠既系当代高人，恐怕不会吝于一面？”

青衣少年勃然大怒道：“凭你也配说找我师傅算帐之语？”

南宫敬扬眉问道：“怎么不配？”

青衣少年敛去笑容，狂笑说道：“配不配一试便知，你们两位且拿点功夫给我看看！”

话完，双掌立胸，左掌击向上官奇，右掌击向南宫敬，用的是锐啸生风、相当威猛的内家劈空掌力！

上官奇见状笑道：“我们敌友未判，老弟怎可代表穆大侠如此接待武林同道？”

这位上官奇智慧颇高，他把这两句话儿暗以“千里传音”的功力，送往“丈人峰”上。

除了凝气传音之外，上官奇双掌微分，左掌暗运阴柔玄功，把涌向南宫敬的劲气狂飏化诸无形，右掌则吐出阳刚劲力，迎着青衣少年所发的掌风，

把他震得拿桩不住，足下踉跄，退出四五步去。

行家眼内一看便知，南宫敬见上官奇竟能以左右手分用两种劲力，并还轻重由心，不禁好生惊佩！

他是又惊又佩，那位青衣少年则是又惊又怒！

除了惊怒，还有几分疑讫不服，遂双眉一挑，再度凝功欲发。

就在那青衣少年凝功蓄势，欲发未发之际，“丈人峰”上有人以清朗的语音怒喝道：“侠儿住手！你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想作死么？”

人随声降，一位长眉朗目、五络微须的灰衣清癯老叟，从“丈人峰”上凌空飘坠。

青衣少年刚叫了一声“师傅”，那灰衣老叟便沉声叱道：“侠儿，你有眼不识泰山，人家既能以内家罡气把语音传上‘丈人峰’腰，岂是你这点气候所能抵敌？……”

说至此处，转过面来，向上官奇、南宫敬二人目光一扫，抱拳说道：“穆超元封剑已久，自信在江湖中并未留下什么恩怨纠纷，不知两位怎样称谓？来找我算的是什麼帐呢？”

上官奇抱拳还礼，含笑说道：“在下上官奇，与穆大侠虽尚缘悭一面，但这位老弟却是穆大侠的世侄，与你颇有渊源的！”

穆超元闻言一怔，因为南宫敬如今化装未去，看起来比上官奇还要苍老几分。

上官奇猜出穆超元发怔之意，侧过脸去，向南宫敬笑道：“南宫老弟，我知道穆大侠与令尊昔年交厚，你应该以本来面目恭执后辈之礼。”

南宫敬听上官奇这样一讲，只得除去化装，对穆超元恭身说道：“小侄南宫敬，参见穆伯父。”

穆超元因武林中复姓南宫之人不多，遂一听便知道他的来历，高兴得把住南宫敬的双肩“呵呵”笑道：“贤侄就是我南宫大哥的哲嗣么？你不能叫我伯父，应该叫叔父才对！……”

说至此处，慨然一叹又道：“我们老兄弟俩，一个隐于北天山‘紫竹林’，一个隐于王屋山‘丈人峰’，均与烟霞麋鹿为依，厌倦江湖锋镝，所谓‘降魔卫道’之责，是交给贤侄等年轻人了！”

上官奇在一旁笑道：“正因为南宫敬老弟是当世武林中的年轻俊彦，身负扶持正义之责，才不得不过来扰及清修，对穆大侠有所烦渎的了。”

穆超元听出上官奇话外有话，诧声问道：“上官老弟，此话怎样讲？”

上官奇道：“南宫老弟被奸人暗算，身负伤毒，非穆大侠鼎力赐助，无法解救。”

穆超元哦了一声，皱眉说道：“南宫贤侄是身受何种伤毒？但我医道不精，并无专门疗伤去毒之力，不知是否能为贤侄效劳？”

南宫敬陪笑说道：“小侄是被一种奇异暗器所伤，据说叫‘仙人刺’……”

“仙人刺”三字才出，穆超元脸色突变，目注南宫敬道：“贤侄不是外人，我们上峰叙话，这‘丈人峰’不太好走，贤侄有伤在身，我来抱你……”

南宫敬摇手笑道：“多谢穆叔父，小侄虽中‘仙人刺’，但因已服上官兄自炼灵药，在毒力发作之前尚可行动，不敢劳累穆叔父了。”

穆超元见南宫敬要自行登峰，遂颇为关切地扶着这位世侄，向峰上走去。

到了峰腰，见穆超元所居只是几间茅屋，但周围奇花异草，飞瀑流泉，景色颇为清丽。

穆超元肃客入室，上官奇站在石阶之上纵目四顾。

穆超元道：“上官老弟看些什么？”

上官奇双眉微扬，缓缓说道：“我听说‘仙人刺’是这‘丈人峰’腰的特产之物，想瞻仰一番，开开眼界！”

穆超元长叹一声，伸手向茅屋左侧壁下一丛业已干枯的草根指了一指。

上官奇大感意外地诧异问道：“这就是可以作为暗器、具有奇毒、除非用原叶焙粉无法去解的‘仙人刺’么？”

穆超元那张饱经风霜的苍老脸庞之上，居然起了一抹羞红，赧然说道：“上官老弟，暂莫见责，此事说来话长，我们入室坐下，再复细谈好么？”

四人入堂坐定，穆超元为徒儿任侠引见上官奇、南宫敬后，便命他煮茗待客。

然后立即从药囊中寻出一包紫色粉末，半敷南宫敬伤处，半命他以酒冲服。

上官奇问道：“穆大侠，这就是用‘仙人刺’原叶焙制的‘仙人粉’么？”

穆超元点头说道：“‘仙人刺’业已整个毁去，尚幸我还留下几包‘仙人粉’，否则，南宫贤侄的伤势真有点讨厌呢！”

上官奇诧异道：“好好的此间特产‘仙人刺’，却把它毁掉则甚？”

穆超元脸上又是微微一红，侧顾正在捧茗奉客的徒儿任侠，低声叫道：“侠儿，你去多准备一点菜肴，并到屋后窖中取坛陈酒。”

任侠领命去，穆超元才面带愧色地上上官奇苦笑说道：“上官老弟，不瞒你说，老朽丧偶，膝下又无子女，只携带一妾一徒来此归隐……”

话方至此，上官奇便接口问道：“令徒适才业已见过，尊宠却……”

穆超元叹息一声说道：“山居年余，小妾便不耐寂寞，背我私逃而去。”

上官奇从穆超元的神色之上有所悟会，扬眉问道：“莫非尊宠私逃之事，竟与‘仙人刺’被毁有甚关联？”

穆超元赧然答道：“她私逃之时取走我不少物件，并把整株‘仙人刺’也一并砍去！”

南宫敬在一旁问道：“穆叔父，您……您那位如意夫人是……是何名姓？”

穆超元道：“她叫戚小香。”

南宫敬嘴安微动，欲言又止。

穆超元向他看了一眼，含笑说道：“贤侄不必有所碍难，有话尽管问我。”

南宫敬是想探问戚小香的出身，但因穆超元是自己父执长辈，仍有点开不出口。

上官奇冷眼旁观，看出南宫敬为难之意，遂代他说道：“南宫老弟大概是想问尊宠的出身？”

穆超元闻言一怔，但又不得不答，只好讪讪说道：“她出身不好，昔年有个‘三绝妖姬’的外号，因立誓改邪归正，才被我收下，谁知……唉……”

南宫敬道：“如此说来，这位戚……戚……”

穆超元知道南宫敬在称呼之上感觉困难，遂苦笑接道：“她窃物私逃，与我恩义已断，彼此无甚关系，贤侄便叫她戚小香便了。”

南宫敬指着自已腿上的伤处说道：“小侄腿上的伤处，既是被‘仙人刺’所伤，则发刺之人定然就是戚小香！”

穆超元点头说道：“照常理而论，当然是她，但她是把整株‘仙人刺’

砍断，扫数带走，为量不少，倘若又复送给旁人，便说不定了！”

上官奇听出穆超元似乎尚有维护那位“三绝妖姬”戚小香之意，遂冷然叫道：“穆大侠……”

穆超元何等江湖经验，深知这位上官奇言词犀利，口舌不肯饶人，不俟他有所讥诮，便即摇手叹道：“上官老弟，你不必对我责询，戚小香倘若只是私逃，我可以不加追究，如今她既施展‘仙人刺’胡乱伤人，我自然须加闻问，不会置身事外！”

南宫敬点头说道：“穆叔父若能设法把那些‘仙人刺’收回最好，因为伤了小侄还不要紧，万一……”

穆超元摆手接道：“贤侄不必多言，你且把你被‘仙人刺’所伤的经过，对我说上一遍。”

南宫敬自然立即将大洪山金钟崖的“七松坪”上之事，对穆超元细加叙述。

穆超元听完，皱眉说道：“照这情形听来，那对贤侄以‘仙人刺’暗下毒手的白衣书生，还不一定准是戚小香……”

上官奇道：“穆大侠何以见得？”

穆超元扬眉答道：“因为戚小香从来不会那种‘以衣作伞’、飞降百丈的奇异轻功。”

上官奇笑道：“戚小香业已离开穆大侠多年，穆大侠怎知她不会新近练成此技？”

这两句话儿，把位穆超元堵得有点张口结舌。

上官奇继续笑道：“何况那位‘荆门怪叟’夏三峰只不过向南宫贤弟说出了‘仙人刺’的来历，便立遭杀身之祸，由此推断，似乎也与戚小香有点关系？”

穆超元双目之中神光电射，毅然说道：“好，不管‘七松坪’之事是不是戚小香所为，我也决心出山，把她擒回。一来以杜后患，二来也对南宫贤侄作一交代！”

南宫敬似乎觉得把穆超元这等已封剑归隐之人又复惊扰出山，有点过意不去，正想设法劝止，上官奇却起立抱拳笑道：“穆大侠不愧为正派前辈高人，在下与南宫老弟就此告辞。”

穆超元愕然问道：“我已命侠儿准备酒肴，上官老弟与南宫贤侄为何去心这急？”

上官奇笑道：“我们还有事在身，此行只为求药，如今南宫贤弟内服外敷，奇毒已去，便不必再打扰了。”

穆超元见他执意要走，也不坚留，只向南宫敬含笑叫道：“南宫贤侄，我有件东西送你。”

南宫敬恭身说道：“小侄已蒙穆叔父赠药救命，衔恩极深，哪里还敢受甚厚赐？”

他正推辞，上官奇已自接口笑道：“南宫老弟，你不要不识抬举，常言道：‘长者赐，不敢辞。’你难道忘了穆大侠是你父执长辈么？”

南宫敬想不到上官奇会有这么几句话儿，不禁被说得怔住。

穆超元取出两包药粉，递向南宫敬道：“南宫贤侄，我看出你年龄虽轻，已得我南宫大哥真传，家学渊源，造就极高，寻常武林用物对你已非所需，故而送你两包‘仙人粉’带在身边，到时或许有万一之用？”

南宫敬暗忖“三绝妖姬”戚小香既已重入歧途，又带走甚多“仙人刺”，难保不将这种毒物流入其他凶邪手中，有两包“仙人粉”在身，不仅可备不虞，也可兼以救人济世。

想至此处，不再推辞，立即拜谢收下，并向穆超元告别。

穆超元不再留他，含笑说道：“贤侄好走，我既已决定再度出山，江湖中尽有相逢之日。”

下了“丈人峰”，南宫敬向上官奇皱眉说道：“我这位穆叔父也真奇怪，既决定再度出山，擒回戚小香，为何不与我们采取一致行动？”

上官奇叹道：“穆大侠确实是位正人侠士，但‘英雄难过美人关’，恐怕这位老人家会被一个‘色’字连累不小！”

南宫敬不解其意，诧然问道：“上官兄此话怎讲？”

上官奇笑道：“老弟的江湖经验毕竟还嫌略嫩，你难道看不出穆大侠对于戚小香还有点余情未断么？”

南宫敬一点头，上官奇又复笑道：“在这种余情未断的情况下，穆大侠若是与我们一同行动，则于寻着戚小香时，自未便予以宽容，故而他虽说出山，却故意慢走一步，采取个别行动，但南宫敬见他语音忽顿，注目问道：“上官兄怎不说将下去？”

上官奇双目之中神光电闪，一叹又道：“根据戚小香在‘七松坪’上对你所施展的阴险毒辣的手段看来，此女陷溺已深，不易泥坑拔足，穆大侠若不能痛下绝情，甚至于会把半世英名或一条老命都断送在那妖妇手内！”

南宫敬剑眉双剔，朗声说道：“但愿我们能先寻着戚小香，除去这位‘三绝妖姬’，也等于是为穆叔父除去后患！”

上官奇点头说道：“我也有与南宫老弟同样的想法。”

南宫敬见上官奇并无离去之意，诧然问道：“上官兄，你不打算去办你自己的事儿了么？”

上官奇笑道：“我被老弟的英雄肝胆、侠义胸襟感动，打算也重于人人，轻于己己，作个侠义之人，办点侠义之事……”

说至此处，侧顾南宫敬，含笑又道：“从今后，我便追随老弟，共同查察‘紫竹血案’，老弟讨厌我么？”

南宫敬苦笑说道：“上官兄说哪里话来？小弟能有上官兄的马首为瞻，乃是大大幸事，这次若非上官兄赶到‘七松坪’识破戚小香的毒计，小弟多半早已死在那妖妇的‘仙人刺’下！”

上官奇道：“过去的事儿不必提了，问题在于我们今后应该怎样着手侦察‘紫竹血案’？”

南宫敬道：“上官兄怎么问我？我已经说过一切均唯上官兄的马首是瞻！”

上官奇想了一想说道：“可资侦察‘紫竹血案’之事，只有一根‘仙人刺’和一只血红掌印，老弟想出‘七孔天孙锦’之计，业已从‘仙人刺’上追出一个‘三绝妖姬’戚小香来，如今只好从另一线索之上着手的了！”

南宫敬皱眉说道：“怎样着手？难道我们还像‘七松坪’那样，开一场‘掌力较技大会’？”

上官奇摇头笑道：“凡事可一不可以再，何况对方在‘七松坪’上已启疑心，并对你施展毒手，哪里还会再上第二次当？”

南宫敬道：“上官兄有何妙策？”

上官奇轩眉笑道：“妙策虽无，笨法子倒有一个，因为从那尸体上所留的血红掌印看来，其人于掌力一道造诣极高，江湖中这等人物不会太多，我们不惮烦难，一个个登门拜访，也许会探出些蛛丝蚂迹？”

南宫敬点头说道：“一个个登门拜访也好，但却先访哪一位呢？”

上官奇道：“自然是先从近处访起，我们且各自想想，在这王屋附近可有什么以掌力著称的武林名家？”

南宫敬想了一想，扬眉问道：“是不是只论是否精于掌力！不论是男是女，属老属幼，或正或邪？”

上官奇点头答道：“当然，南宫老弟想出谁了？”

南宫敬道：“我想起了两人，一个住在析城山中，一个便住在这王屋山内。”

上官奇眼珠微转，恍然说道：“住在析城山中之人，是不是精于‘朱砂掌’的‘天狼寨’寨主、‘铁爪天狼’萧沛？”

南宫敬点头说道：“不错，我们不是曾加研判，认为‘紫竹血案’所遗掌痕不外是‘朱砂掌’、‘五毒掌’或‘三阴绝户掌’么？”

上官奇道：“确以这三种掌法最有可能，但或许是其他邪门武功也说不定？”

话完，目注南宫敬道：“南宫老弟，你所说住在王屋山之人是谁？我怎么想不出来？”

南宫敬道：“就是那位春秋甚高、据传已寿过期颐的‘清心庵主’百静神尼。”

上官奇哦了一声，点头说道：“对了，百静神尼精于‘般禅掌’，但已久未听她在江湖走动，何况神尼是方外高人，恐怕未必会和‘紫竹血案’扯得上什么关系？”

南宫敬笑道：“上官兄不是刚才说过，不论该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幼？是正是邪？”

上官奇辞锋为屈，点头接道：“好，好，反正百静神尼就住在王屋山‘清心崖’下，我们就先去‘清心庵’，再去‘天狼寨’吧！”

计议既定，两人遂向“清心崖”下走去。

“清心崖”距离“丈人峰”并不甚远，越过一座峭壁，再略经转折，便即到达。

他们刚到“清心崖”下，便听得几声暮鼓从竹林掩映的红墙之中隐隐传来。

此时斜阳西坠，时已黄昏，景色本就苍凉，再加上几记暮鼓，几杵钟声，着实令人听来心境悠然，淡却了不少名利之念。

南宫敬道：“上官兄，我们怎样进庵？”

上官奇应声答道：“庵主是前辈方外高人，我们不宜冒渎，自然是叩门以礼求见！”

南宫敬点了点头。走到庵前，伸手叩门。

少顷，庵门开启，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女尼向他们看了一眼，合什恭身问道：“两位施主是迷途问路？还是……”

上官奇接口笑道：“烦劳通禀一声，就说武林末学上官奇、南宫敬有事拜谒庵主！”

那中年女尼怔了怔，念声佛号说道：“我家庵主久与江湖绝缘，两位……”

上官奇不等这中年女尼再行推托，便又含笑说道：“大师放心，我们求见庵主不是为了江湖纠纷，只是有所请教，大师转禀一声，就说‘紫竹先生’南宫老人的哲嗣南宫敬远道来谒庵主，大概是不会不见的呢？”

上官奇因看出这中年女尼多半还要推托，遂故技重施，像在“丈人峰”下一样，暗用真气传声，把语音送往庵中深处。

那中年女尼果仍拒绝，摇头说道：“两位施主见谅……”

一语方出，庵内已响起一声极为苍老清朗的“阿弥陀佛”的佛号，有人接口说道：“故人之子万里远来，老尼破例接见，素因延客，庵内待茶。”

那法号“素因”的中年女尼向上官奇看了一眼，合什当胸，含笑说道：“施主真善弄狡狴，庵主既已有命，两位请进庵吧。”

上官奇、南宫敬走进“清心庵”，刚到禅堂，便看见一位年龄极高的白眉比丘尼手捏佛珠，站在庵堂门口。

南宫敬已从对方言语之中听出这位“清心庵主”百静神尼也是父亲旧识，遂抢前两步，抱拳说道：“晚辈南宫敬，叩见庵主。”

说完，肃立恭身，便欲下拜。

百静神尼微一摆手，以一股柔和暗劲托住南宫敬的身躯，不令下拜，含笑说道：“南宫贤侄，不必太谦，只行平礼便了，令尊南宫施主可好？”

南宫敬恭身答道：“家父托庇粗安！”

这时上官奇也上前通名礼见，百静神尼遂请他们回到禅堂，待茶叙话。

三人禅堂落坐，素因女尼献过香茗，百静神尼便向南宫敬问道：“南宫贤侄找来我‘清心庵’，必非无因，还望据实相告。”

南宫敬陪笑答道：“小侄是想查察一桩凶杀血案……”

话犹未了，百静神尼便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皱眉接道：“南宫贤侄此话怎讲？我这庵中是清净佛门，怎会与江湖凶杀血案有甚牵涉？”

南宫敬赶紧加以解释，把尸上留下血红掌印之事，说了一遍，说完并恭身笑道：“小侄与上官兄认为行凶人所用掌力不外是‘朱砂掌’、‘五毒掌’或‘三绝阴户掌’，但因所知甚陋，对于精擅这种掌力的江湖人物也不甚熟悉，遂特来向庵主求教！”

百静神尼目注南宫敬道：“死者是谁？”

南宫敬一怔，因为自己曾有诺言，不吐露“紫竹书生”顾朗轩的名号，遂颇感为难地向上官奇看了一眼。

谁知上官奇竟毫不考虑，立即说道：“那中掌身亡之人，就是住在伏牛山紫竹林的‘紫竹书生’顾朗轩。”

百静神尼呀了一声说道：“我知道这顾朗轩是位相当正大光明的年轻侠士，难怪南宫贤侄要不惮艰烦，查察血案，为他洗刷沉冤！”

南宫敬恭身问道：“庵主是否有甚指示？”

百静神尼问道：“你们认为可疑的只有‘朱砂掌’、‘五毒掌’以及‘三阴绝户掌’等三种掌力？”

南宫敬答道：“我们仅知道这三种掌力的火候精到之人倘若伤人致命，可能会在尸上留下血红掌痕，至于其他掌力方面则因见识浅陋，要请庵主加以指教的了！”

百静神尼想了一想，缓缓说道：“对于精擅这三种掌力之人不妨侦察，但还有一种邪门武功也应该加以注意！”

上官奇在一旁问道：“什么邪门武功？”

百静神尼答道：“就是‘黑管赤尸手’，这种功力练到火候，在凝功施为之际，整只手掌均呈乌黑，但伤人以后，掌印却呈朱红！”

南宫敬与上官奇对看一眼，均自把这“黑管赤尸手”的名称暨特殊征象记下。

上官奇饮了一口茶儿，又向百静神尼笑道：“对于这几种功力有特殊造诣的江湖人物，庵主可肯赐告？”

百静神尼点头说道：“好，我举几个人来供你们作为参考。”南宫敬、上官奇闻言大喜，静等百静神尼指示。

百静神尼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含笑说道：“精于‘朱砂掌’等三种掌力之人，正邪都有，我想正人侠士方面，不会与‘紫竹血案’有甚关涉？应该只从凶邪方面着手追究便了！”

上官奇连连点头含笑说道：“庵主之言极是，晚辈与南宫敬老弟也有同样想法。”

百静神尼捻着手中香楠佛珠，一面思索，一面缓缓说道：“精于‘朱砂掌’的，有‘天狼寨’的寨主、铁爪天狼’萧沛和‘勾漏人魔’钱万通……”

南宫敬因萧沛已被自己想出，遂把“钱万通”之名记下。

百静神尼又道：“精于‘五毒掌’的，有‘五台派’的‘五毒手’孙彪，‘邛崃派’的‘毒手三郎’潘小安。精于‘三阴绝户掌’的，有‘女屠户’华三娘，‘毒心黑面小溃顶仑’狄俊……”

南宫敬听得百静神尼于每种掌力之上举出二人，遂又陪笑问道：“庵主适才所说的‘黑管赤尸手’呢，有何人精擅此种功力？”

百静神尼答道：“精擅这种功力之人是一双夫妻，但反目已久，男的叫‘黑管神君’白笑天，女的叫‘赤尸夫人’聂玉倩，因他们一个居于云台山，一个居于东海金钟岛，遂又被武林人物称为‘东海双怪’！”

南宫敬觉得此行所获业已不少，不愿过扰百静神尼清修，便与上官奇双双起立，向百静神尼称谢告别。

百静神尼笑道：“南宫贤侄稍等片刻，我去取件东西送你。”

南宫敬正想推辞，突觉上官奇在身后悄悄点了自己一下，遂止住推辞之语，未曾出口。

百静神尼走入禅房，上官奇遂以“传音密语”向南宫敬耳边悄悄说道：“南宫老弟，庵主是前辈高人，既然出手相赠，必非凡物，我们查察‘紫竹血案’，前途艰险定多，故而我叫老弟不必加以推谢。”

密语才罢，百静神尼已于禅房中走来，手持一柄长约七寸、色呈乳白、

并无光泽的短短匕首，递向南宫敬道：“南宫贤侄，这柄匕首送你……”

上官奇目光一注，失声叫道：“南宫老弟赶快谢过庵主厚赐，这柄匕首好像是‘通天犀角’所制的武林至宝！”

百静神尼点头笑道：“上官施主的眼力不错，这柄匕首确为‘通天犀角’所制，贫尼业已不履江湖，留此无用，南宫贤侄拿去，或可仗以渡过少许风险？”

南宫敬也知对方既已出手，不必再作谦辞，遂接过匕首，恭身谢道：“多谢庵主厚赐，这柄匕首既系‘通天犀角’所制，大概除了洞金穿石、削铁如泥之外，还具有解毒镇热之妙用？”

百静神尼笑道：“贤侄说得对，这‘通天犀角’的锋刃可以斩金截铁，无坚不摧，柄端则可加无根之水研磨，作为解毒镇热的极具灵效的药剂！”

南宫敬笑道：“这事似乎有点矛盾，‘通天犀角’匕首既然削铁如泥，无坚不摧，却能磨得动么？”

百静神尼微笑说道：“贤侄问得有理，这‘通天犀角’若是干磨，决磨不动，但若先在‘无根水’中略浸片刻，再复蘸水细磨，即可生效，贤侄只见所磨的水儿变乳白色时，便具解毒镇热之效！”

南宫敬谢过教益，收起匕首，便向百静神尼拜别，偕上官奇走出“清心庵”外。

上官奇笑道：“‘清心庵’之行，可谓收获良多，我们再走趟析城山‘天狼寨’吧！”

南宫敬目闪精芒，剔眉言道：“上官兄，‘天狼寨’与‘清心庵’不同，一处是绿林盗窟，一处是佛门静地，我们前往‘天狼寨’时，似乎并不必再像这般文雅？”

上官奇笑道：“那是自然，我们一路查察‘紫竹血案’，一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才是侠士本色！风闻‘铁爪天狼’萧沛虽然功力不弱，却为人凶暴，一身罪孽，两手血腥，我们趁此机会挑了他的‘天狼寨’，也算一场功德！”

南宫敬轩眉笑道：“这次我们不必改装化名了吧？”

上官奇道：“改装原属多余，化名也属不必，因为老弟行道不久，一般江湖凶邪对你还不太注意……”

说至此处，忽然低低咦了一声，脸上微现诧异色！

南宫敬问道：“上官兄想起了什么诧异之事？”

上官奇皱眉说道：“老弟忘了桐柏山‘蜈蚣岭’的事么？那‘三环蛇丐’乔凡……”

南宫敬连连摇手，接口叫道：“上官兄，不必再提那‘三环蛇丐’乔凡，我已立誓全力以赴为顾大哥复仇，把本身恩怨暂置度外！”

上官奇道：“我知道老弟与顾朗轩生死结盟，大义凛然，一心为他复仇，早把本身恩怨置于度外！”

南宫敬笑道：“上官兄既知小弟心意，何必还要提起‘三环蛇丐’乔凡则甚？”

上官奇扬眉说道：“我是想起此事，有点怀疑，觉得那‘紫竹血案’也许和‘三环蛇丐’乔凡不无关系？”

南宫敬闻言之下，大为惊讶，目注上官奇道：“上官兄怎会突然有此构想？”

上官奇目中神光微闪，缓缓答道：“我是觉得老弟与那‘三环蛇丐’乔凡素不相识，他似乎没有理由要向你暗下杀手！”

南宫敬点头说道：“我也深为奇诧，因为我与那厮一向是风马牛不相关及。”

上官奇冷笑着说道：“除了乔丹是个疯人以外，天下哪有毫无原因便向人暗下毒手之事？”

南宫敬苦笑道：“从桐柏山‘蜈蚣岭’一事看来，那‘三环蛇丐’乔凡心胜阴刁，极富机智，并不疯啊！”

上官奇道：“正因他并不疯，我才认为乔凡必有原因向你暗下毒手，只不过这原因或许不是直接，而是间接。”

南宫敬注目问道：“上官兄所谓‘间接原因’是何含意？”

上官奇含笑道：“譬如‘三环蛇丐’乔凡与‘紫竹血案’有关，又知道老弟与顾朗轩交厚，便可能于狭路相逢之下起了杀你之念！”

南宫敬瞿然说道：“上官兄的这种想法倒也不无可能！”

上官奇正色说道：“那件‘紫竹血案’相当难于侦查，我们必须不放过每一可能，尽力研判搜索，务期不使你顾大哥含冤地下！”

南宫敬点头道：“好，我们若是遇着‘三环蛇丐’乔凡，便从他为何对我暗下毒手的原因上追究追究。”

王屋、析城相隔不远，两人反复计议下，已于不知不觉间进入析城山界。

南宫敬目光一扫，笑着向上官奇道：“上官兄，业已进入析城山了，风闻‘天狼寨’匪徒的势力遍布山区，我来向他们挑逗挑逗！”

说完，一提丹田真气，朗声吟道：“仗剑江湖扶正气，横刀今日暂天狼。”

南宫敬是有意施为，不单使这两句吟声传音及远，并还震得远峰近谷之间，起了一片回响！上官奇觉得南宫敬此举有向“天狼寨”群凶挑衅的意味，遂也不加拦阻。

就在南宫敬反复朗吟三遍之后，有了反应。

所谓反应，不是有甚暗器猬射，或强人出头，而是从一座峰头之后，驰来一位红衣少女。

这红衣少女年约二十四五，容貌相当冶艳，飞驰间所表现的轻功身法也颇不弱。

她驰到距离上官奇、南宫敬丈许以外站住脚步，向二人注目打量。

这时南宫敬吟声已歇，红衣少女仍把两道水灵灵的目光向他们盯了几眼，微剔双眉，发话问道：“哪位是想横刀斩狼的英雄好汉？”

南宫敬想不到自己朗吟挑衅的结果，竟若来了这么一位妇道人家。如今在人家拦路相问之下，不便不答，只好扬眉笑道：“在下便是适才朗吟诗句之人，不知与姑娘有何相干？”

红衣少女冷笑着说道：“你问我有何相干？我却要问你，与我何仇何恨？”

南宫敬一愕，摇头说道：“在下与姑娘风萍初见，有何仇恨可言？”

红衣少女问道：“既然彼此无仇无恨，你却要横刀杀我则甚？”

南宫敬越发惊奇地咦了一声问道：“谁要横刀杀你？莫非你是‘天狼’？……”

话犹未尽，红衣少女便点头笑道：“不错，我的外号便叫‘红粉天狼’！”

上官奇在一旁笑道：“弄错了，弄错了，姑娘不要误会，我这位老弟杀的不是‘红粉天狼’，却是‘铁爪天狼’！”

红衣少女又对南宫敬盯了两眼，轩眉问道：“‘铁爪天狼’萧沛是这析城山中的‘天狼寨’寨主，你们与他结了什么梁子？”

南宫敬道：“萧沛横行晋豫，两手血腥，满身恶孽，人人皆得除之，姑娘为何只记我所吟的第二句‘横刀今日暂天狼’，却不记得第一句‘仗剑江湖扶正气’呢？”

红衣少女嫣然笑道：“尊驾气概凌云，确是少年英侠，但萧沛的‘朱砂掌’力威猛无俦，一柄‘天狼爪’更极尽歹毒能事……”

南宫敬不等对方话完，便接口昂然说道：“常言道：‘没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又道是‘不是猛龙不过江’，我并未把一座小小的‘天狼寨’和萧沛所擅的‘朱砂掌’、‘天狼爪’等放在眼中，故请姑娘无需代我们多虑的了！”

红衣少女点了点头，突然身形一晃，右掌疾伸，骈指向南宫敬的面门点到！

南宫敬一式“关公脱袍”避过对方来势，并诧异问道：“姑娘，你……你这算何意？”

红衣少女“咯咯”媚笑说道：“没有什么，我只是见你太傲太狂，想见识这条狂傲猛龙究有多高手段？”

说话之间，又是一招“春云乍展”向南宫敬身前拍来，掌风虎虎，显然含有极强内劲！

南宫敬被她弄得傲气腾眉，朗笑答道：“姑娘多加指教，在下虽然所学不高，但斩上只把‘铁爪天狼’，却还有相当把握。”

话声中，右掌一翻，以十成左右真力，与红衣少女的那招“春云乍展”接在一处。

双掌接实，劲风四溢之下，南宫敬岸立如山，纹风未动。

那红衣少女则身形微晃，向后退了半步！

这一来，双方均颇吃惊。

红衣少女惊的是南宫敬难怪口出狂言，果然身负绝学！

南宫敬惊的是，红衣少女以一个妇道人家，在内力修为上，竟不过略逊自己半筹，行实难能可贵！

两人互一惊疑，红衣少女首先娇笑问道：“尊驾所发掌力刚柔相济，极为高明，似属‘乾元真气’，莫非你是‘紫竹先生’南宫老人的门下高足？”

南宫敬闻言，更惊这红衣少女不仅武功甚好，连见识亦颇渊博，遂点了点头，含笑说道：“姑娘眼力着实高明，在下南宫敬，

‘紫竹先生’南宫老人便是家父。”

红衣少女哦了一声，扬眉笑道：“既是名门之后，自有斩狼之能，委实不用我瞎操心了，南宫少侠请吧，‘铁爪天狼’萧沛应该马上便到，你只小心他那‘天狼爪’的狼爪中指，便可无碍！”

说完，身形飘处，化为一线红光，疾驰而去。

南宫敬被她弄得一头雾水，向上官奇苦笑问道：“上官兄，你江湖阅历极为丰富，可知这‘红粉天狼’是何来历？”

上官奇摇头答道：“我看这位姑娘外貌冶艳，但目光正而不邪，仍有一腔侠气，恐怕不会是什么‘红粉天狼’。”

南宫敬道：“这是她自己说的……”

上官奇接口笑道：“可能是她想掂掂你的斤两，才故意自称‘天狼’，

作为借口。”

南宫敬将信将疑说道：“上官兄之见，也许有点道理，但依你看来，这武功相当不弱的红衣少女，却是什么路数？”

上官奇不答反问，目注南宫敬说道：“南宫老弟，你久居天山，距离昆仑不远，可听说昆仑山下，库立湖边，出了一对绝世女侠？”

南宫敬点点头答道：“听说过，库立湖边的‘玲珑馆’内，住着一位武功高不可测，但却向不人世的董夫人，这董夫人门下有两位绝代侠女，是同胞姊妹，被南疆人士称为‘红白昆仑’……”

语音至此略顿，想了一想，又复说道：“所谓‘红白昆仑’是总称，她们姊妹一个叫‘红衣昆仑’萧瑶，一个叫‘白衣昆仑’萧琪。”

上官奇听至此处，含笑说道：“此女一身红衣，或许就是什么‘红衣昆仑’萧瑶也说不定。”

南宫敬笑道：“女孩儿家多半天性爱美，艳妆红裳之人极多，上官兄怎会想到‘红衣昆仑’身上？”

上官奇扬眉答道：“有两个原因：第一，对方仅与你互接一掌，便认出‘乾元真气’的来历，令尊久隐天山，不入江湖，显然这位姑娘的住处距离天山不远，才会从武功方面猜到你是‘紫竹先生’南宫老人的门下高足。”

南宫敬向上官奇投过一瞥钦佩工的眼色，点头说道：“上官兄真是心细如发，你这一点看法，着实颇有道理！”

上官奇继续笑道：“第二，当世武林中，有几位妙龄女郎，能接得住你那一记约莫有十成真力的‘乾元真气’？”

南宫敬这回却听得摇了摇头。

上官奇诧异道：“南宫老弟，你摇头则甚？莫非不以我这第二点看法为然？”

南宫敬嗯了一声，扬眉答道：“常言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我听我父亲说过，昆仑库立湖边‘玲珑馆’内的那位董夫人的一身武学，简直山岳不足比其高，江湖不足喻其深……”上官奇听出南宫敬的言外之意，含笑接道：“老弟是认为那红衣少女若系‘红衣昆仑’萧瑶，本领便还要大上一些？”南宫敬笑道：“恐怕还不止大上一些，听说这‘红白昆仑’已得董夫人的真传十之八九了呢！”

上官奇道：“或许她……”

话犹未了，两人对看一眼，从嘴角上微泛会心的笑意。上官奇顿住话锋，目注小峰头之后，扬眉叫道：“峰后何人？是‘天狼寨’的萧寨主么？”

小峰之后冷哼一声，走出三个人来。

左面是个四十来岁、相貌狰狞的青袍道人，右面是个三五六的灰衣书生，当中则是个五十左右、脸形又瘦又长、类似狼形的黄衣老者。

上官奇与南宫敬目光一扫，心中雪亮，知道中间那黄衣老者，多半就是恶名久著的“铁爪天狼”萧沛。

果然，那黄衣老者向上官奇、南宫敬略一注目，似乎看出对方气宇不凡，一抱双拳，扬眉问道：“武林高士宠降析城山中，萧沛居然失迎，请两位多多恕罪！”

在他抱拳发话之际，有股相当雄劲的无形罡气，向上官奇、南宫敬胸前逼来。

上官奇也自抱拳笑道：“好说，好说，我弟兄冒昧拜谒，尚请萧寨主，

多多海涵！”

南宫敬冷眼旁观，知道上官奇武学极高，竟能在略抱双拳、不动声色之下，把萧沛所发的“无形罡气”，来了个“无形化解”！

萧沛更是一惊，陪笑问道：“两位怎样称谓？”

上官奇道：“我叫上官奇，他叫南宫敬，萧寨主的两位高朋，是否也该为我弟兄引见引见？”

萧沛指着那青袍道人和灰衣书生说道：“这是飞云道长和‘崑山仙客’胡浩老弟，他们在我寨中作客，听得有人作歌要‘横刀斩狼’，遂特地同来，瞻仰壮士！”

南宫敬因想挑却“天狼寨”，为民除害，遂在一旁笑道：“作歌之人是我，萧寨主是就在此处施展绝学，令我们一领狼威？还是让我们去往宝寨……”

萧沛闻言，狂笑道：“两位若肯光降，‘天狼寨’蓬荜生辉……”扭头向峰后叫道：“来人，备轿！”

峰后应声又转出十条壮汉，并抬有数乘软轿。

上官奇与南宫敬也不客气，便双双坐上软轿，任那些壮汉抬去。

原来他们撞得甚巧，“天狼寨”就在那峰后不远之处的一座山谷之内。

山寨建筑相当庞大豪华，看来着实抢掠了这一带良善百姓的不少膏血！

进入大厅，宾主落坐，萧沛便命人准备酒宴。

南宫敬摇手说道：“萧寨主不必费心，我弟兄不是为了喝酒才来宝寨叨扰。”

萧沛双目之中凶芒微转，狞笑道：“萧某并不讳言两手血腥，生平结仇无数，但……似乎却未与两位有甚梁子？莫非……”

南宫敬不等萧沛话完，便即接口说道：“我弟兄与萧寨主并未甚梁子，只是在晋豫一带的黎庶口中，闻得‘天狼寨’威名极大，萧寨主德政太多，遂特来为民请命！”

这“为民请命”四字，份量甚重，把这位“铁爪天狼”萧沛听得为之怔住！

因为南宫敬、上官奇共仅两人，深入虎穴，并敢这等直言谈吐，则其侠胆豪情，着实令人惊异。

萧沛眉头一皱，尚未答言，那位“崑山仙客”胡浩已在一旁狂笑说道：“晋豫道中，敢对萧大哥如此说话之人，胡浩尚未见过，南宫朋友胆量可佩，我要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说完，端了一杯茶儿，站起身形，足下不丁不八，暗站子午。

南宫敬看出他想要花样，晒然说道：“胡朋友何须费事，你若想比划比划，这厅外不就是演武场么？”

萧沛“哈哈”大笑，点头说道：“南宫朋友真是快人快语，来来来，我们移座厅外！”

侍从喽罗闻得寨主有了吩咐，自然立即把他们五人的座位移到演武场上。

胡浩因自己已向南宫敬叫阵，遂不再入座，向对方抱拳笑道：“南宫朋友，在下想领教你的斩狼手段！”

南宫敬看出这胡浩满面邪恶之气，双扬剑眉，冷冷说道：“胡朋友既知我要斩狼，偏偏代狼出头，想来不是狼的爪牙，就是狼的党羽。”

胡浩变色叱道：“南宫朋友休恃口舌争雄，在下敬候指教！”南宫敬存心气他，嘴角微披，轩眉说道：“据我所知，这‘天狼寨’中，只有萧寨主的‘朱砂掌’和‘天狼爪’等两者，尚具相当火候，却不晓得尊驾有何所长，够资格向我请教？”

胡浩气得钢牙一挫，从怀中取出一柄钢骨折扇，向南宫敬叫道：“南宫朋友，请亮兵刃，胡浩便凭这柄‘追魂扇’，斗你一千回合！”

南宫敬失笑说道：“对付你小小一柄扇儿，用得着费上那多事么？”

边自说话，边自站起身形，步入场中，并故作骄狂，大刺刺地说道：“我让你五十招，五十招以内，任你攻击，我不还手，但过了五十招之数，便随时可把你这扇儿毁掉！”

胡浩忍耐不住，厉声喝道：“匹夫……”

萧沛在一旁叫道：“胡贤弟莫要动怒，怒发神浮，属于武家大忌，对方既出狂言，必有实学，贤弟便在前五十招中全神进攻，五十招后小心防守罢了！”

胡浩号称“崑山仙客”，是豫中有名剧寇，武功也颇不在弱。

他经萧沛这一提醒，便立即省悟，赶紧散去胸中浮动之气，右手紧持钢骨折扇，向南宫敬缓缓说道：“南宫朋友留神，胡浩遵命放肆！”

语音落处，右臂疾伸，把钢骨折扇当作判官笔使用，点向南宫敬乳下“期门”部位。

折扇未到，寒风先袭，足见这位“崑山仙客”也是内家高手，艺业着实不弱。

南宫敬果然不予还手，向右微跨半步，便把对方的折扇来势闪过。

胡浩笑道：“南宫朋友当真要相让么？这样，你未免太吃亏了！”

话声中，欺身抢步，随着南宫敬闪避之势，以“指天画日”，“魁星点元”等两招精妙绝学，连绵攻出。

这两招中所蕴变化相当繁多，扇影蔽空之下，可以说把南宫敬的上下左右前后等一切退路完且封住！

但南宫敬所用的身法灵妙无比，脚下只轻一换步，又闪出丈许之外。

胡浩试出南宫敬果然遵守诺言，不加还击，遂放心大胆地尽展所学，拼命连攻！

展眼间，他已把南宫敬圈入一片奇幻威猛的漫天扇影之内。

但他的扇招虽然奇幻，南宫敬的身法却更为奇幻。

故而无论他攻势如何威猛，均被南宫敬在奇险无伦的情况下及时闪避开去。

四十招过后，萧沛看出胡浩已无胜望，不禁扬眉叫道：“胡贤弟，要努力啊……”

胡浩知道萧沛是在提醒自己不要仅恃武功，可以施展藏在“追魂扇”中的毒粉针取胜！

他钢牙挫处，狞笑一声，连续猛攻两招，把南宫敬的身形略为逼开。

然后，“唰”的一声，把那柄铁骨折扇展了开来。

谁知折扇才展，面前人影电闪，南宫敬那刚刚被他逼退的身形，已以快得不可思议的速度，倏然翻回。

跟着，右手一震，肘际一麻，那柄扇儿竟被南宫敬夺过手去！

南宫敬夺扇在手，目注上官奇，朗声叫道：“上官兄，这是第几招了？”

上官奇笑道：“这位胡当家的业已攻完五十招之数，贤弟出手时，应该算是第五十一招了。”

南宫敬冷笑一声，剑眉双剔说道：“我要看看胡当家的在扇无功之下，却又突然展扇则甚？”

一面说话，一面业已暗用内劲，把那柄“追魂扇”的铁制扇骨震碎。

扇骨一碎，其中所藏的毒粉，毒针自然洒落遍地。

南宫敬“哈哈”大笑，看看胡浩，晒然叫道：“胡当家的，我如今方知你突然展扇之意……”

胡浩“追魂扇”被夺，又遭毁去，心中已自怒极惭极，再听得南宫敬这样一加讥刺，不禁恶意顿生，乘着对方似乎有点得意疏神之下，右掌突扬，向南宫敬当胸击去。

“铁爪天狼”萧沛以为胡浩已弄得灰头土脸，定必认败下场，想不到他竟有这么一着，不禁暗叫不妙！

因为胡浩若是认败，不过当时脸上无光，日后还尽有报复的机会。

如今再一猝然出掌，多半未见能够伤得了南宫敬，却反而给了对方一个痛下杀手的绝好借口，只怕性命难保！

念方至此，那位“崑山仙客”胡浩业已掌发无功。

南宫敬自从被“三绝妖姬”戚小香打了一根“仙人刺”后，真所谓“吃次亏儿学次乖”，于对敌之时，平添了不少戒意！

尽管他手中震毁“追魂扇”，口中又在对胡浩讥嘲，心中却仍未消除戒备！

胡浩以为十拿九稳地一掌击来。南宫敬冷哼起处，轻轻一转身，不单避开来势，并电疾伸手把胡浩右掌的脉门扣住。

萧沛与飞云道长见状之下，以为胡浩必死，不禁全紧张得站了起来。

上官奇却目闪奇光，扬眉叫道：“南宫老弟，你问问这位胡当家的，他练的是什么掌力？”

原来胡浩凝功出手之下，手掌中心的钱大一块，业已色呈紫黑。

在上官奇提醒之前，南宫敬已有同样发觉，遂在闻言之下，向胡浩沉声问道：“胡浩，我上官兄的话儿你听见了么？”

胡浩目闪凶芒，剔眉不语。

南宫敬笑道：“好，你不答复，我倒看你这硬汉子能够充到几时？”

他虽在含笑发话，但紧紧扣在胡浩脉门上的几根手指，却自暗加功力。

胡浩顿觉全身一紧，额间冷汗立时涔涔而落。

萧沛知道胡浩如今虽在咬紧牙关硬撑，但脉门被扣，身遭人制，在南宫敬逐渐加功之下，终必支持不住！

到了那时，出口认输，岂不更加丢人丢到了家，还是乘早找个台阶，比较划算。

主意一定，萧沛立即笑道：“胡贤弟也是性格倔强，你所练的功力，告人何妨？我来替你说吧……”

说至此处，偏头目注上官奇道：“我这位胡贤弟练的是‘五毒掌’。”

南宫敬闻言，扬眉说道：“当世武林中精于‘五毒掌’之人，我只知道有‘五台派’的‘五毒手’孙彪，‘邛崃派’的‘毒手三郎’潘小安，却未听说有什么‘崑山仙客’胡浩。何况‘五毒掌力’一聚之下，应该整个手掌均色呈紫红，功力深者变成黑色，怎会像他，仅仅是掌心钱大一块略变色

泽？”

萧沛笑道：“全掌均呈黑色，是‘五毒掌’的绝顶火候，就算孙彪、潘小安二人，也没有这等造诣，除非……”

上官奇听出他话中有话，遂不肯放松地接口问道：“除非是谁才练成‘五毒掌’的绝顶火候？”

萧沛略为一怔，因话已出，只得答道：“‘五毒香妃’木小萍！”

上官奇目光一亮，诧声说道：“木小萍是何许人，我怎么从未听过武林中有这么一位‘五毒香妃’？”

萧沛笑道：“约莫十五六年之前，有位横霸江湖的‘震天神君’，上官朋友总该听过吧？”

上官奇点头答道：“当然知道，这‘震天神君’因恶迹太多，被‘武林七老’联剑合诛于峨嵋金顶，但‘武林七老’中也同时伤折了三四位呢……”

语音未毕，恍然有悟、眼珠一转又道：“我明白了，风闻‘震天神君’的姬妾甚多，萧寨主适才所说的‘五毒香妃’木小萍，莫非就是‘震天神君’的后宫佳丽之一？”

萧沛含笑说道：“对了，木神妃于‘震天神君’死后，遁迹穷边，获得一册‘五毒真经’，练成了绝顶神功，更因她体具异香，遂有‘五毒香妃’之号！”

南宫敬叫道：“萧寨主，我上官兄问的是胡朋友的武功来历，你却大谈那‘五毒香妃’木小萍则甚？”

萧沛答道：“我胡贤弟是木神妃的腻友，他这‘五毒掌’的功力，便是由木神妃所传。”

南宫敬哦了一声，目注胡浩，冷笑说道：“原来胡朋友的这点功夫是跟师娘学的，提起来未免不太光彩，我替你毁掉了吧！”

话完，劲透指尖，把扣紧胡浩脉门的那支右手，猛力往外一抖！

“吧”的一声，胡浩人飞丈许，摔在飞云道长面前。

飞云道长忙把胡浩搀了起来，尚未问话，胡浩便废然叹道：“道长与萧大哥要替我报仇，小弟的一身功力已毁……”

说话之间，业已举起左掌，向他自己的天灵拍下。

萧沛急忙抓住胡浩的手腕，狞笑道：“胡贤弟振作一些，你难道没听说‘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么？”

胡浩面色惨淡，黯然不语。

这时飞云道长站起身形，似欲向南宫敬叫阵。

萧沛因知飞云道长功力比胡浩高不许多，下场也是白搭，遂急忙摇手叫道：“道长，你来招呼胡贤弟，由我亲身下场，因为南宫朋友在析城山中朗吟‘横刀斩狼’的诗句，分明是冲着我萧沛来的！”

飞云道长听他这样说法，自然点头领命。

萧沛起身下场，向南宫敬抱拳说道：“南宫朋友，你与上官朋友今日来此之意，是想挑我这座‘天狼寨’？”

南宫敬剑眉双扬，微笑答道：“这座‘天狼寨’膏髓已满，萧寨主若能将其解散，倒是晋豫一带黎庶之福！”

萧沛狂笑道：“答得好，答得好，这‘天狼寨’是我所建，当然我亦能毁，不过若是平白毁去，未免心有不甘，我要博点代价！”

南宫敬道：“萧寨主开价吧，我且听听你要的是什么盘口？”

萧沛笑道：“我想把它当作赌资，和你们孤注一掷！”

上官奇在一旁笑道：“妙极了，我最爱赌，但不知怎样赌法？”

萧沛目闪凶芒，剔眉说道：“今日既遇武林高手，萧沛不敢讳言，我所学之中，只有‘朱砂掌’与一柄‘天狼爪’尚具自信。”

南宫敬点头说道：“我弟兄也早就听说萧寨主的这两桩绝艺颇著声威！”

萧沛冷冷说道：“我打算用‘朱砂掌’和‘天狼爪’分向南宫朋友讨教，其中只要输了一样，便立即解散‘天狼寨’！”

南宫敬暗惊对方出语之豪，剑眉双轩，含笑问道：“若是两项都输了呢？”

萧沛似乎料到对方定有此一问，成竹在胸地应声答道：“倘若两技全输，除了解散‘天狼寨’外，并把我颈上人头自悬场中的高竿竿端，以成全尊驾‘横刀斩狼’的心愿！”

南宫敬抚掌赞道：“好，这赌注下得好，萧寨主豪气干云，不愧是横霸一方的绿林魁首！”

萧沛目闪凶光，狞笑问道：“这是我的赌注，你们的呢？你们纵有必胜的信念，也应该先在赌博天平的另一端上，加点砝码才是！”

南宫敬挑眉答道：“我弟兄谁若在你手下落败，谁就输你一颗项上人头！”

语音顿处，侧顾上官奇，含笑叫道：“上官兄，小弟擅作主张，你同意么？”

上官奇微笑说道：“贤弟既发豪语，我又何惜乎一颗人头，如今便请萧寨主挑对手吧。”

萧沛摇头说道：“不必挑选，第一阵是互较掌力，随便你们哪位下场。”

上官奇生恐南宫敬制服胡浩，已有劳累，遂抢先叫道：“我来，我想领教萧寨主威震一方的‘朱砂掌力’！”萧沛笑道：“好，上官朋友请，我们下场玩玩。”

上官奇含笑下场，南宫敬自然只好暂时归座。

萧沛见他下场，抱拳含笑问道：“上官朋友，我们是各自在掌力上施展玄功，一较火候深浅？还是实际拼搏？”

上官奇道：“随便，不管萧寨主如何划下道儿，上官奇都勉力奉陪就是！”

萧沛目光一转，扬眉说道：“既然上官朋友是能者无所不能，我们不必拳来掌去，且做得文雅点，彼此略较功力便了！”说至此处，侧脸向身后喽罗叫道：“起火，备炉！”

喽罗答应一声，立即搬来一只巨炉、一只巨锅、一箩铁砂，以及两块特制的耐火青砖。

他们先在炉中起火，放上巨锅，再把一箩铁砂倾入锅内。

炉火极烈，喽罗并持铲不住翻砂，使铁砂平均受热。

等到锅中热气腾起，铁砂并微微变色时，喽罗们方把那两块耐火青砖用铁砂盖住，使其沉在锅底。

萧沛取过一只小壶，向锅中倾了少许水儿。

“滋拉”一声，水儿才触铁砂，便化作青烟而没。

这种情况，显示锅中铁砂虽未赤红，也已烫极。

萧沛目注上官奇，抱拳说道：“上官朋友请吧！”

上官奇笑道：“萧寨主请先展绝艺，在下自当勉强学步就是。”萧沛也不再客气，便面炉而立，边自提聚玄功，边自猛搓双掌。

搓了十来下后，显然可以看出，他右臂的肘部以下，业已变成了深红色

泽。

萧沛停手不搓，微一凝神，伸出右掌，插入那锅奇热的铁砂之内。

青烟仍腾，“滋拉”之声仍作，但萧沛的脸上却毫无痛苦神色。

他伸手直到锅底，取出一块青砖，高高抛起半空，等落到六七尺时，凌空一掌劈出，青砖立被掌风震成粉碎。

飞云道长见状，为萧沛捧场地抚掌赞道：“萧大哥这‘朱砂掌’力的精深程度，真足以傲视江湖的了！”

萧沛也面有得色，向上官奇微笑叫道：“上官朋友，你若不愿照样施为，便换个方式也可……”

上官奇怎肯被他藐视，萧沛话犹未了，上官奇业已安然缓步，走到炉火之前。他并未像萧沛那样凝功搓手、做张做致，才一走到锅前，便伸出右掌，插入砂内。

他掌上肤色未变，仍然莹白如玉，插入砂内之后，从锅底把另一块青砖缓缓取出。

萧沛脸色大变，不等上官奇再学他抛砖击砖，便苦笑一声，摇手叫道：“上官朋友的功力真高，萧沛甘心认败！”

原来萧沛取砖在先，上官奇取砖在后，一先一后之间，炉火未熄，锅中铁砂的热度自又增高不少！

上官奇不单不惧，手掌入砂之际，又未起甚青烟，取砖动作，更故意比萧沛缓慢得多，自然不必再抛砖击砖，已可显然看出高下。

上官奇手持青砖，目注萧沛。萧沛扬眉笑道：“丈夫一言，快马一鞭，萧沛虽然身在绿林，也尚有几分江湖骨气！”

话完，喝道：“‘天狼寨’中的四大头目听令！”

寨中头目等人，早就群集演武场四周观看热闹，萧沛一叫之下，所谓“四大头目”便应声走出，并立场中，等候萧沛指示。

萧沛朗声说道：“‘天狼寨’从此解散，你们打开库房，把所藏金银扫数分给弟兄，命他们回转家乡，各安生计！”

居右的一名头目浓眉双挑，目闪凶芒，抱拳叫道：“寨主何必……”

萧沛摆手接道：“你们不必多言，大丈夫信诺当先，既立赌注，必当遵守，我的‘天狼爪’若是再败，立即自行悬头高竿。你们走吧，不许不遵命令，坏我名头，万一萧沛侥幸不死，则江湖中还尽有相逢之日。”

四名头目不敢违抗，只得无可奈何地低头而去。

上官奇与南宫敬均想不到这“铁爪天狼”萧沛居然能不轻所诺，表现得颇有骨气！

他们方自交换了一瞥颇感意外的惊诧眼色，萧沛已向南宫敬抱拳叫道：“南宫朋友，请下场吧，你看，高竿悬绳，萧沛已准备了一颗人头，来领教你的震世绝艺。”

南宫敬早就瞥见这演武场中有根十丈左右的高竿，竿上并有绳圈，可以放下，遂微笑说道：“萧寨主放心，这是公平赌命，我若落败，也照样毫不迟疑地把项上人头割下！”

这时，萧沛业已把他的成名兵刃“天狼爪”取在手中。

所谓“天狼爪”，就是一根鸭卵粗细、二尺长短的钢棍，棍端铸有五枚异常锐利的银爪而已。

上官奇见南宫敬业已起身出阵，遂用“蚁语传声”功力向他悄然嘱道：

“ 南宫贤弟，这是赌命之搏，千万不可骄敌大意，应该尽力求胜！ ”

南宫敬点了头，缓步走出。

由于上官奇这一嘱他慎重，不禁附带想起红衣少女告诫自己要注意萧沛狼爪中指之语。

既然想起此事，目光便看向萧沛手中，觉得那狼爪中指，除了比其他四指略长略粗，也特显锐利之外，并未见有什么特别的奇处。

南宫敬方自微觉晒然，突又想起根据上官奇的推断，那红衣少女可能是董夫人身边的“ 红衣昆仑 ” 萧瑶？

倘若所料不差，则这等人物岂有虚言？萧沛的“ 天狼爪 ” 中指，定具异常凶毒！

南宫敬想至此处，骄敌之心果敛，打算不论如何，且先把对方这“ 天狼爪 ” 的中指毁掉再说！

他一面心中动念，一面走到场中，与萧沛相距六尺对立，

萧沛见他两手空空，蹙眉发话问道：“ 南宫朋友，你莫要忘了，这一场是兵刃相搏！ ”

南宫敬点头笑道：“ 我知道，此来便是特意领教萧寨主的‘ 天狼爪 ’ 绝学。 ”

萧沛发现他仍无动作，不禁注目问道：“ 既然如此，南宫朋友怎么还不亮出兵刃？ ”

南宫敬笑道：“ 我的兵刃已在袖中，随时均可以施为，萧寨主无须客气，请进招吧！ ”

他的这种动作并非骄敌卖傲，而是不愿意使萧沛看见他袖中之物。

萧沛冷笑一声，剔眉说道：“ 南宫朋友真够狂傲，萧沛遵命进招，我把这颗六阳魁首交给你了！ ”

语音方了，一式“ 跃马中原 ”，便以手中“ 天狼爪 ” 向南宫敬的腹部点去。

萧沛这“ 天狼爪 ” 的中指中空，满贮剧烈毒汁，若在对面对攻之际，猛然喷出，委实任凭对方身法再高，闪躲再快，也必受相当伤损！

但他对于一套七七四十九招“ 天狼爪法 ” 也着实下有苦功，极具诡辣威力，故而萧沛不打算在第一招上便喷毒汁，要等看出自己仅凭招式无法取胜时，才蓦然突发杀手！

这种想法原来不错，但萧沛哪里想得到，他在第一招上未喷毒汁，便从此永无机会。

眼看“ 天狼爪 ” 中指的锐锋距腹部仅约三尺，南宫敬仍自两手空空，巍立未动！

萧沛钢牙挫处，猛一挺臂，“ 天狼爪 ” 去势加快，电疾前袭！

就在他加快攻势的同一瞬间，南宫敬儒衫微摆，身形右飘，右手儒衫大袖，在萧沛的“ 天狼爪 ” 上轻轻拂了一下！

萧沛原未想第一招便能伤敌，只想逼得南宫敬加以格拒，看看对方所用，究竟是何种兵刃？

谁知南宫敬衣袖拂处，“ 铮 ” 然微响，萧沛的“ 天狼爪 ” 中指竟告应声折断！

中指一断，毒汁全流，南宫敬的手中，却多了一柄长约七寸、乳白色的无光匕首！

萧沛这只“天狼爪”是用纯钢加杂“寒铁”、“紫金沙”所铸，一般宝刀宝剑均不能断，故而绝未想到在兵刃方面会有甚伤损？

等到发现不对，爪中所藏毒汁业已均告流尽！

萧沛目眦尽裂，怒吼一声，振爪飞扑。

南宫敬也不再客气，一式“秋风掠叶”，挥动手内“通天犀角”匕首，连身迎向萧沛所发的漫天爪影之中！

“铮……铮……铮……铮……”

四声脆响起处，人影由合而分！

南宫敬手持“通天犀角”匕首，满面含笑，卓立当场。那位“铁爪天狼”萧沛则手中握着一根铁棍，呆然失神，面色如土。

原来他那“天狼爪”上的其余四枚利爪，也被南宫敬用“通天犀角”匕首一齐削断，只剩下光秃秃的一根铁棍在手。片刻过后，萧沛方回过神来，长叹一声说道：“果然是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南宫朋友的宝刃既利，艺业也高，萧沛败得口服，死得心服！”

说至此处，转身面向飞云道长和“崑山仙客”胡浩叫道：“道长与胡贤弟请替我收尸，萧沛这就遵照赌约，自行悬头高竿！”语音方落，飞云道长吟了声“无量佛”，黯然摇头叫道：“萧大哥，我们相交多年，怎么忍心目睹你高竿悬头，贫……贫道与胡贤弟，要……要先行告别的了！”

萧沛叹道：“你们先走也好，恕我不送。”

飞云道长与胡浩遂双双起身走去。

这时，南宫敬则对萧沛略起怜悯之心，但他嘴皮方动，却被上官奇用眼色止住，不曾说出打算宽恕萧沛之语。

萧沛目送飞云道长与胡浩走后，便向上官奇、南宫敬恶狠狠地看了一眼，飞身纵往竿端。

竿高十丈，自难一纵可及，萧沛是先纵起三丈有余，然后抱住竿儿，猿升而上。

在他猿升之际，南宫敬向上官奇悄声问道：“上官兄，你是不是认为这‘铁爪天狼’萧沛，绝无可恕之道！”

上官奇低声答道：“真能洗心革面，孽海回头，哪有不可宽恕之理？我是觉得萧沛未必如此老实，可能还有什么花招？”

南宫敬诧道：“他已把手下解散，自己也即将系首高竿，哪里还有什么花样可耍？”

上官奇冷笑说道：“萧沛口中说得漂亮，目中却仍有凶芒闪烁，故而我料他心中未必甘……”

南宫敬接口问道：“便不甘心，又能怎样？上官兄认为这狼爪已毁的‘铁爪天狼’，还有什么凶谋毒计？”

上官奇叹道：“江湖鬼蜮，狡变万端，我们再怎样聪明，也无法凭空测出萧沛的心中谋略！总而言之，我绝不相信萧沛肯就此自绝，贤弟且拭目以观，看看我所料可确？”

他们互相低语之间，萧沛业已猿升到十丈高竿竿端，手挽长绳，发出一声厉啸。

南宫敬咦了一声，点头说道：“果然有点蹊跷，他既到竿头，便应刎颈自绝，却还发啸则甚？”

上官奇道：“他这啸声，可能是种暗号？”

南宫敬笑道：“他既发出暗号，应有反应，怎的毫无动静？”

话方至此，萧沛狼嚎似的厉啸，又复再度响起！

南宫敬忍不住注目竿端，扬声问道：“萧寨主，你怎的还不自行践约，悬首竿端，这等发啸，是向谁求援乞命？”

萧沛向他怒视一眼，不予答理，又复张口发出了第三声厉啸！

这第三声厉啸与前两声厉啸效果不同，居然有了反响！

所谓反响，是起了一片比他的厉啸声好听百倍的银铃般的娇笑。

娇笑一起，不单萧沛发怔，连上官奇、南宫敬也为之愕然！

“天狼寨”大厅之中，跟着闪出一条倩影，正是上官奇与南宫敬在前山所遇、自称“红粉天狼”的红衣少女。

她缓步走到演武场，向高竿顶端的萧沛扬眉叫道：“萧沛，你不要再啸了，这演武场地下所埋的火药引信，业已被我剪断，你便用啸声通知你藏在远处的朋友及手下加以点燃，它也不会爆炸的了！”

上官奇与南宫敬闻言之下，不禁好自心惊！

萧沛果然存有凶谋，他是先使手下暨飞云道长、胡浩等离开现场，再借口悬头自绝，飞身高竿，然后用啸声通知，点燃演武场下早就埋藏的地雷火药，把强敌炸成灰烬！

上官奇已够精明，猜出萧沛必有凶谋，却绝未想到这凶谋厉害到如此地步！

若非红衣少女剪断炸药引信，岂非早中凶谋，平白把盖代雄谋，化作南柯一梦？

他们方自想得惊心，那红衣少女又向萧沛叫道：“萧沛，如今你凶谋败露，手段已无，还是放光棍一点，遵照诺言，兑现赌注，替我乖乖自绝，悬头高竿了吧？”

萧沛满脸通红，咬牙切齿，利用竿端长绳，悠动身形，想向与红衣少女等所处的相反方向，逃出“天狼寨”外！

南宫敬想不到竿端长绳还有这等妙用？欲待阻止，却已不及。

红衣少女见状，面罩秋霜，晒然叫道：“无耻狗贼，你走不了！”

话声中，略一扬手，两丝红线便从袖中飞出。

这两丝红线，飞得既远，打得又准，其中一丝，先打在“铁爪天狼”萧沛身上，另外一丝，则截断了萧沛手中长绳！

萧沛的穴道已为红丝所制，长绳再一断却，便从八九丈高空摔落地面，跌得五脏尽裂！

红衣少女眼看萧沛已死，遂转身向上官奇、南宫敬袅袅行来。

上官奇迎上两步，抱拳笑道：“姑娘真正高明，若非你识透奸谋，制敌机先，我与南宫贤弟此刻早成齑粉！”

红衣少女嫣然笑道：“好说……好说……”

在两句“好说”之后，红袖一翻，玉指疾弹。

上官奇胸前连中三缕疾风，立告颓然晕仆。

南宫敬作梦也未想到会有这种变化？不禁惶然莫知所措。

红衣少女含笑叫道：“南宫少侠莫要惊惶，我此举绝无恶意。”

南宫敬惑然说道：“我也觉得姑娘绝无恶意，但……但你却出手把我上官兄点倒则甚？”

红衣少女笑道：“我是要救他一命！”

南宫敬越发莫明其妙，扬眉问道：“姑娘此话怎讲？”

红衣少女向他瞟了一眼，含笑说道：“你这上官兄中了剧毒，我发现毒已将发，遂赶紧点了他‘三元大穴’，保命须臾，然后再设法救治。”

南宫敬皱眉诧道：“上官兄适才较技乃占了上风，怎会中毒？”

红衣少女不待他说完，便即娇笑说道：“令人于败中中毒，只是庸才，令人于胜中中毒，才是高手。‘铁爪天狼’萧沛虽然恶贯满盈，身遭惨死，但心机之毒，相当可怕的呢！”

南宫敬闻言之下，恍然说道：“我明白了，萧沛定是在锅中铁砂之上淬有剧毒，他自己不怕，上官兄则无论胜负，均将惨遭不测！”

红衣少女点头笑道：“对了，上官奇较技若败，按照赌注，应该自刎项上人头！若胜，萧沛也只消设法略为拖延时间，便可等待他肝肠寸裂，毒力发作而死，这种心机，真够厉害的了！”

南宫敬目注晕仆地上的上官奇，向红衣少女抱拳问道：“姑娘能够为我上官兄去解所中奇毒么？”

红衣少女娇笑答道：“大概可以，你先把抱去大厅之内，我来试上一试！”

这时，整个“天狼寨”的贼寇都已散去，显得异常静寂！

南宫敬刚把上官奇抱进大厅，便即一怔！

因为大厅之上，居然准备了一些酒菜。

这些酒菜，自然是红衣少女早就弄来，南宫敬看在眼里，不由钦佩对方履危若安的镇定风趣。

他放下上官奇，目注红衣少女问道：“姑娘准备施救，要不要我来协助？”

红衣少女娇笑答道：“话先说明，我不肯平白施救，我要收取报酬！”

南宫敬点头说道：“应该，应该，姑娘若能将我上官兄所中奇毒去解，在下定不吝千金重报！”

红衣少女向他瞟了一眼，媚笑说道：“南宫少侠，你这人看来风神绝世，相当倜傥，怎么讲起话来竟这等俗气？”

南宫敬听得一怔，红衣少女又复笑道：“一开口便是‘千金重报’，这算显示你家资富有？还是把我视为拜金之人？”南宫敬被她训斥得有点面红耳赤，赶紧抱拳陪笑说道：“在下失言，敢向姑娘陪罪！”

红衣少女笑道：“陪罪倒是不必，只要你以后不再说这些俗气话儿就好。”

南宫敬喏喏连声，并向红衣少女问道：“姑娘所需是何报酬？在下只要力所能及，必……”

红衣少女连连摇手，截断南宫敬的话头，指着桌上的酒菜，娇笑说道：“当然力所能及，我所谓的‘报酬’，只是要你这位南宫少侠，陪我喝上几杯酒儿！”

南宫敬先是一怔，旋即点点头笑道：“姑娘真够风趣，在下亟愿奉陪，来来来，我先敬姑娘一杯！”

说完，斟了一杯酒儿，便举向唇边，意欲饮尽。

红衣少女止住南宫敬，扬眉问道：“南宫少侠，你怎么这样放胆饮酒，不怕酒中有毒？”

南宫敬笑道：“若非姑娘相救，识破奸谋，我与上官兄早就在演武场中化为齑粉，解铃之人，怎会系铃？我没有理由再怀疑姑娘有何恶意！”

语音甫落，杯儿已扬，把杯中美酒喝得干干净净。

红衣少女也陪他干了一杯，含笑叫道：“南宫少侠……”

四字方出，摇头笑道：“称‘少侠’二字，既俗气，又颇整扭，我们改个称呼好么？”

南宫敬道：“但凭姑娘……”

红衣少女向他送过一丝极为娇媚的微笑说道：“我叫你小兄弟，你恼不恼？”

南宫敬因有上官奇的先人之见，把这红衣少女猜为董夫人身边的“红衣昆仑”萧瑶，遂毫不考虑地应声答道：“小弟有了这样一位姊姊，真是天下大幸事，哪还有着恼之理？”

红衣少女举杯笑道：“来，小兄弟，如今该我敬你一杯！”

南宫敬当然饮尽，并向红衣少女笑道：“你已经是姊姊，总应该把名号告诉我这小兄弟了吧？”

红衣少女扬眉说道：“小兄弟，你年纪轻轻，怎么如此健忘？我不是业已告诉你，我叫‘红粉天狼’了么？”

南宫敬摇头道：“姊姊莫开玩笑，你不会是‘狼’，天下哪有这等美貌的‘狼’和这等良善的‘狼’？”

红衣少女脸上添了几分酒色，益增娇艳，星眼微飘，媚笑说道：“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狼？我不单是‘狼’，并且是只‘色狼’，是只‘红粉色狼’，如今便要把你这小兄弟吞下肚去！”

她一面说话，一面娇躯欺处，竟流露出满脸春意，向南宫敬的怀中偎来！南宫敬哪里见过这等阵仗？吓得俊脸发白，赶紧一推桌儿，飘身向后纵出。

“咯咯……咯咯……”

红衣少女见他吓成这副样儿，不禁格格娇笑。

南宫敬有点着恼地扬眉问道：“你笑些什么？”

红衣少女目注南宫敬，点头笑道：“我是笑你这位小兄弟着实不错，武功过得去，风神顶呱呱，尤其这种见色不迷的高尚品格，更是年轻男子难得的美德！”

南宫敬俊脸通红，恍然苦笑叫道：“妹妹，你……你方才是试我？”

红衣少女微颌螭首，含笑说道：“对了，我方才是在试你，试出你人品端正以后，打算替你牵牵红线，介绍一位红妆密友给你……”

南宫敬目注红衣少女，扬眉叫道：“姊姊……”

红衣少女摇手笑道：“敬弟，你不要看着我，我大了几岁，和你不配，是打算介绍一位比我年轻，比我漂亮，武功也比我高明的绝代夫人给你。”

南宫敬看出对方语出由衷，并非说笑，不禁窘得不知应该怎样答对才好？

红衣少女推杯笑道：“好了，酒儿业已饮过，如今应该办正事了！”

款款站起身形，取出一粒绿色丹药，塞进了上官奇的口中，向南宫敬笑道：“敬弟，你用杯酒儿替你上官兄把药度下，顺便看看他脸上是否戴有人皮面具？”

南宫敬愕然问道：“人皮面具？姊姊为何怀疑我上官兄……”

红衣少女笑道：“我不是怀疑别的，只觉得这位上官奇面容虽然苍老，手腕肤色却颇白嫩润致，遂有以为他是个年轻人，戴上了一副苍老的人皮面具之想！”

南宫敬细一思索，颇觉红衣少女之言有理，遂于用酒度药之际，当真在上官奇的脸上略加察看。

但察看之后，却向红衣少女摇头说道：“姊姊，你猜错了，上官兄脸上不曾戴有人皮面具，这副苍老的容颜，就是他的本来面目。”

红衣少女笑道：“这样才对，你们既是知交，他便不应该对你有甚瞒哄失实之处！”

南宫敬问道：“姊姊喂我上官兄所服的灵药，要多久才生效用？”

红衣少女答道：“我如今便要替他解开适才被点的‘三元大穴’，再略作推拿，他便可去毒无事的了！”

语音一了，走到上官奇身边，隔空凝劲，向上官奇胸前电疾连点三指。

上官奇身躯一颤，红衣少女的右掌已贴向他“七坎穴”上，柔声叫道：“上官兄，你已服我灵药，且以本身真气，随我导引，在四肢百穴之间流转一周，便可去毒无疑！”

话方至此，脸色突然微变！

南宫奇也听得这“天狼寨”的大厅顶上，似乎有了极轻微的声息！

这声息似有似无，倘是来了敌人，南宫敬心中明白，这来人功力必然远超“铁爪天狼”萧沛，甚至高于自己之上？

就在与红衣少女均有警觉之际，一声霹雳，突起当头！

霹雳声中，厅顶已被震破，十来线火红的精光，向红衣少女暨南宫敬、上官奇等当头飞落！

红衣少女用“传音密语”向南宫敬叫道：“敬弟，你帮上官兄行动疗毒，我去擒住来人！”

密语方住，娇叱已起，竟冲着那十来线火红的精光，向厅顶破孔飞身窜出！

那些火红的精光来势既猛且烈，但红衣少女衣袖微扬之下，竟似被全部接去。

等她身形穿出厅顶破孔之后，几声霹雳和几声厉叱，又复响起。

南宫敬是内家高手，一看红衣少女所施展的身法手法，便知这位姊姊身负罕世绝艺，比自己高得太多！

故而，他并不对厅上恶斗来敌的红衣少女担心，只向上官奇低声叫道：“上官兄，来敌已由那位穿红衣的姊妹前去处置，你只管放宽心肠，由小弟相助，以本身动力加速药力灵效，去除所中奇毒便了！”

上官奇深明利害，果然心无旁骛地全神行动去毒。

等他气走周身，觉得毒力已去，人也复原，遂睁目叫道：“南宫贤弟，我已无恙，厅顶上怎无声息？”

南宫敬一怔，皱眉说道：“怪事，我们上去看看！”

话方出口，人已飞身而起，从破孔中窜上厅顶。

上官奇跟踪而出，一看之下，两人全都怔住！

原来厅顶之上除了布满一片殷红血渍之外，根本着不见半点人影！

不单来敌无踪，连那位红衣少女也告不知去向。

南宫敬一提真气，诧声叫道：“姊姊……姊姊……”

他用的虽是“传音及远”神功，但四外寂寂，却绝无半点回答。

上官奇看他一眼，扬眉笑道：“贤弟真有办法，转眼间便和那位姑娘变得如此熟络！”

南宫敬俊脸微红，岔开话头，向上官奇问道：“上官兄，你知不知道你是怎样中的剧毒？”

上官奇想了一想，目闪神光说道：“我觉得没有别的可能，定是‘铁爪天狼’萧沛把沾肤伤人的特殊剧毒淬在锅内铁砂或是砂内青砖之上！”

南宫敬点头说道：“上官兄猜得不错，那位姑娘发现你所中的剧毒已将发作，恐怕来不及说明，急忙点了你‘三元大穴’，再行设法疗治，她怕上官兄有所见怪，要我代向你婉转致歉！”

上官奇苦笑说道：“这是什么话？我应该向她致谢，怎么她反而向我致歉起来？”

南宫敬叹道：“这位姑娘先揭破‘铁爪天狼’萧沛的阴险凶谋，又为上官兄去除剧毒，帮忙实在不小，彼此陌路初逢，风萍未识，我不懂她为何……”

上官奇接口笑道：“你不懂，我倒懂了！”

南宫敬忙问道：“上官兄认为她是为了何事对我们竭力相助？”

上官奇正色答道：“助正诛邪，仗义拔刀，我辈以‘侠’自命，原应如此！但我却觉得，除了仗义以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位姑娘爱上你了！”

南宫敬脸上一热，摇手说道：“不对，不对……”

上官奇道：“为何不对，贤弟如此风神，如此人格，怎不令武林红粉个个爱煞卫玠，看煞潘安？”

南宫敬红着脸儿说道：“她……她倒是试过我的人品。”上官奇问道：“怎么试法？”

南宫敬把话说漏，无法隐瞒，只得把红衣少女故意索取报酬，要自己陪她饮酒，并佯装风情，吓得自己避席而起等事，向上官奇说一遍。

上官奇听得失笑说道：“这不是正说明我所猜不错，她对你极有意么？”

南宫敬苦笑说道：“小弟避席之后，她便说明只是试探我的品格，要负责为我介绍一位极理想的红妆密友。”

上官奇闻言之下，不禁失声一笑。

南宫敬诧道：“上官兄，你笑些什么？”

上官奇道：“我笑老弟真是未曾经过情海波涛，怎会相信那位姑娘的推托搪塞之话？”

南宫敬连摇双手说道：“不是，不是，她不是推托搪塞！”

上官奇笑道：“贤弟何以见得？”

南宫敬遂把红衣少女曾说过的“我大了几岁，和你不配，是打算介绍一位比我年轻，比我漂亮，武功也比我高明的绝代夫人给你”等语，对上官奇复述一遍，说完并正色又道：“她说话之时神色诚挚，显然语出由衷，决非语不由衷，决非搪塞推托！”

上官奇向南宫敬抱拳拱手，扬眉笑道：“这样说来，我应该恭喜南宫贤弟的了。”

南宫敬苦笑：“小弟对于此事，正不知如何应付？上官兄怎么还加调侃呢？”

上官奇笑吟吟地说道：“此事有何难处？常言道：‘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倘若那位红衣女郎当真介绍一位比她年轻，比她漂亮的绝代夫人给你，你就和她誓海盟山，卿卿我我便了！”

南宫奇白他一眼，皱眉叫道：“上官兄莫说笑了，我们且来研究研究怎样处理‘天狼寨’吧！”

上官奇不假思索地轩眉说道：“无须研究，这等血腥盗藪，常人居之不宜，最好是乞灵丙丁，付之一炬！”

南宫敬自然点头，两人遂到处放火，把整座“天狼寨”都烧了起来。

火光大作之下，南宫敬仍自徘徊，上官奇不禁失笑问道：“贤弟留连不去，是不是思念你那位新结交的姊妹？”

南宫敬颌首答道：“她帮了我们大忙，厅顶瓦上又留有那多血渍，我……我有点放心不下！”

上官奇笑道：“贤弟放心好了，你这位姊姊神出鬼没，本领极大，不会有甚凶险，何况她还要为你缘牵红线，身作冰人，前途更必有相聚的机会……”

说至此处，蓦然想起一事，又复目注南宫敬道：“你们姊弟之间已然订交，总该知道你那位姊妹是否我所猜想的‘红衣昆仑’萧瑶？”

南宫敬摇头说道：“我正想问她，她已上厅追敌，失去踪迹，只好等下次相逢之际再问她了。”

这时，火势越来越大，炎威逼人，南宫敬与上官奇边自离却“天狼寨”边自叹道：“我们这次的‘天狼寨’之行，虽然剪除了‘铁爪天狼’萧沛，荡灭盗藪，但对于‘紫竹血案’一事，仍未获得任何进展……”

上官奇不等南宫敬话完，便接口说道：“南宫贤弟，我的看法与你不同，我认为不单有了收获，这收获并极关重大！”

南宫敬有点莫名其妙，不禁向上官奇诧异注目。

上官奇笑道：“贤弟莫非忘了那传授给‘崑山仙客’胡浩‘五毒掌’力的‘五毒香妃’木小萍么？”

南宫敬道：“当然不会忘掉，上官兄认为那木小萍与‘紫竹血案’有关？”

上官奇毫不迟疑地应声答道：“一定有关，并还关系极重！”

南宫敬继续问道：“上官兄是根据何事如此推断？”

上官奇朗声答道：“因这‘五毒香妃’木小萍是‘震天神君’宠姬，而‘震天神君’又是被称‘武林七老’联剑合诛于峨眉金顶！”

南宫敬苦笑道：“上官兄说了半天，只是武林旧事，我尚未听出与顾大哥惨遭暗算的‘紫竹血案’有任何关系？”

上官奇向他深深看了两眼，并拉着南宫敬的手儿，神色诚恳地问道：“南宫贤弟，你对我信不信任？”

南宫敬不解其意，只好点头答道：“当然信任！”

上官奇道：“既然信任，贤弟便暂时不必再问我为你猜疑‘五毒香妃’木小萍与‘紫竹血案’的关系甚重之因，总有一天，我在时机适当之际，会替你把这个疑团打破！”

南宫敬听他这样说，自然不便再追问，遂改变话头笑道：“上官兄既认为‘五毒香妃’木小萍嫌疑甚重，我们是否便不必再盲目侦察，只在她身上着手？”

南宫敬点点头说道：“我确是这等打算，但萧沛已死，当时忘了问他，木小萍巢穴何在？如今……”

南宫敬接口笑道：“萧沛虽死，胡浩仍活，他既是‘五毒香妃’木小萍的面首之一，定必知道木小萍的踪迹巢穴！”

上官奇笑道：“贤弟的话虽不错，但我们又到哪里去找胡浩呢？”

南宫敬道：“这厮动力被我毁掉，定走不快，又是与那飞云道长同行……”

话方至此，上官奇双眉微挑，含笑说道：“贤弟提醒我了，我们要找胡浩，应该从飞云道长身上着手。”

南宫敬目注上官奇道：“上官兄莫非知道飞云道长的巢穴所在，是哪座道院主持？……”

上官奇摇头笑道：“这道人只是一名绿林流寇，哪里会是什么道院主持，我仿佛记得他是雪山遗孽，定与昔日‘雪山派’门下的一些牛鬼蛇神互通往来，遂想前往另一雪山遗孽之处，找寻他与胡浩的踪迹！”

南宫敬道：“上官兄是不是想起这析城山中，或是此山左近，还住有什么雪山余孽？”

上官奇点头说道：“大约离此三四座”峰头过去，住有一个以淫凶狠毒出名的‘女屠户’华三娘。”

南宫敬听了“女屠户”华三娘之名，想起百静神尼之言，向上官奇含笑问道：“上官兄，这‘女屠户’华三娘不是精于‘三阴绝户掌’么？”

上官奇道：“‘三阴绝户掌’还在其次，更厉害的是她还精于各种迷魂暗器，贤弟遇上她时，要特别留神一点。”

南宫敬连连颌首，遂由上官奇引路，向“女屠户”华三娘所居之“迷魂坳”驰去。

途中，南宫敬笑道：“上官兄，你真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单各种文武学识均极渊博，连对各处山川形势也如此熟悉！”

上官奇微笑说道：“贤弟不要捧我，我不过因久居中原，对豫、皖、晋、鄂等各地山川略为熟悉，尚不知有多少边荒奥秘之区未到过呢？”

南宫敬道：“等我们破了‘紫竹血案’，为我顾大哥报仇雪恨之后，小弟愿意奉陪上官兄东观沧海，南游滇桂，北穷阴岭，西上昆仑……”

上官奇失笑说道：“多谢贤弟，但那时与贤弟逍遥八荒四极的同游俊侣，大概不是我这糟老头儿，而是一位文武兼资、风华盖世的绝代夫人！”

南宫敬俊脸一红，向上官奇瞪了一眼说道：“小弟对上官兄说的是肺腑之言，上官兄怎么反对我调侃取笑？”

上官奇笑道：“我绝非取笑，贤弟难道忘了你那位红衣姊妹向你所许的诺言？……”

说至此处，语音微顿，向南宫敬深深看了一眼，正色说道：“南宫贤弟，我希望你择偶的条件不要太高，其实像你那红衣姊姊，人品武功，两堪绝世，得妻如此，已可无憾的了！”

南宫敬也加以反击，扬眉笑道：“上官兄是否对那位红衣姊姊有意？我来找个机会为你们一作冰人如何？”

上官奇“哈哈”大笑，捻须说道：“时光若能倒流二十年，我真要谢谢贤弟这番美意。如今，老夫耄矣，‘一谢梨花压海棠’是最煞风景之事，你那位娇滴滴、俏生生的红衣姊姊，会看上我这根入土半截的老骨头？”

语声方住，突然听得有个异常娇朗清脆的女子口音含笑说道：“那倒并不见得，或许嚼起你这根老骨头来，滋味会特别隽永？”

上官奇的江湖经验已称相当练达，但在这几句话入耳之后，也不禁弄得好生尴尬，有点面红耳赤！

南宫敬听出是那位红衣女郎口音，赶紧叫道：“姊姊……姊姊……”

但那娇脆的语音于一发之后，便不再作声，虽经南宫敬接连喊叫了几声，也毫无反应。

最妙的是眼前一片空旷，根本无处藏人，竟不知适才那娇脆的语音，是从何处传来？

南宫敬还在面带讶容，张目四顾，上官奇却叹息一声叫道：“南宫贤弟，你不必找了，你这位姊姊委实太以高明，她用的是极上乘的‘六合传音’玄功，除非她自愿现身相见以外，我们找不着的！”

南宫敬笑道：“上官兄，你要凭良心说话，我这位姊姊除了‘极为高明’之外，是否也‘极为风趣’？”

上官奇颌首说道：“我承认她极为风趣，但……”

“但”字才出，忽又住口不语。

南宫敬含笑问道：“上官兄为何不说将下去？”

上官奇苦笑道：“我不敢再批评了，因为我恐怕你这位神出鬼没的姊姊，会在听得芳心不悦之际，赏我两记耳光！”

南宫敬失笑说道：“不会，不会。一来，我相信我那位姊姊不会如此心胸狭隘。二来，我也相信上官兄不会对她有过份失敬的批评。”

上官奇点了点头，微笑说道：“这倒确是实情，我只是觉得她太以厉害，有点过份豪迈而已，并非有甚其他的不敬之语！”

因为照那红衣女郎在“天狼寨”中的表现看来，“厉害”二字，确是当之无愧！

至于刚才那两句“或许嚼起你这根老骨头来，滋滋味会特别隽永”的话儿，又着实豪迈得有点惊人。

两人一路说笑，翻过了几座峰头，业已接近“女屠户”华三娘所居的“迷魂坳”。

但那位红衣女郎却只宛若神龙般一现，说了两句话儿之后，便未再现过踪迹。

上官奇站在小峰半腰，指着峰下山坳中的一片房舍，向南宫敬笑道：“南

宫贤弟请看，那‘女屠户’华三娘俨然一方之霸，她这‘迷魂坳’的局势，并不比‘天狼寨’差上多少，只未在江湖间公开作案而已。”

这时，天已入夜，从峰腰往下看，只见山坳中黑压压的一片房舍，占地果不在小。

南宫敬目光微注，扬眉问道：“上官兄，我们对于这‘迷魂坳’，是分探，还是合探？是明闯，还是暗察？”

上官奇略一思索答道：“若是为了容易侦察隐情，获得有关‘紫竹血案’的资料起见，自然是以分探暗察比较有效！”

南宫敬道：“既然如此，我们就分探暗察便了。”

上官奇道：“好，我由东往西，贤弟就由西往东，分头暗察坳内群凶动静，但贤弟必须注意一件事儿……”

南宫敬接口问道：“上官兄有何指教？”

上官奇指着坳中房舍说道：“如今天色已黑，看不清坳中房屋的位置情况，但据我所知，华三娘这处巢穴既以‘迷魂坳’为名，其房屋布置，便暗含极高明之阵法……”

南宫敬笑道：“上官兄放心，小弟对于‘阵法’一道，幼承严父训诲，倒还不算外行！”

上官奇闻言，点头说道：“贤弟既是行家，我们便分头暗察，尽量莫露形迹，等彼此聚合，互述所见后，再决定如何行动！”

商议既定，两人便一东一西，分头行动。

但上官奇行来及丈，耳中又闻银铃般的笑声。

上官奇闻声一怔，正待四外观看，一条曼妙的人影，带着一片幽香，业已出现在他的面前。

来人正是适才表示对他这根老骨头不无兴趣的红衣女郎。

上官奇不知怎的，见了她竟有点心中微跳，不大自然。

他刚自一抱双拳，那红衣女郎已先开口笑道：“喂，老骨头，我应该对你怎样称谓？”

这“老骨头”三字，把上官奇听得脸上一热，赶紧陪笑道：“在下上官奇，前在‘天狼寨’中不是业已……”

红衣女郎不待上官奇话完，便即娇笑说道：“你刚才批评我过于豪迈，我如今却要批评你不够豪迈。”

上官奇见自己与南宫敬所作密语又被对方听去，不禁苦笑说道：“姑娘见责在下‘不够豪迈’，想必有什么根据？”

红衣女郎笑道：“我当然会问得你无词可辩，一个一直以虚名假姓骗人之人，能称得‘豪迈’二字么？”

上官奇大吃一惊，注目问道：“姑娘这样说法，是认为我‘上官奇’……”

红衣女郎妙目流波，接口娇笑说道：“还要自称‘上官奇’，我告诉你，你既然认为我太以厉害，我就索性给你点厉害瞧瞧，我不单知道你你不叫‘上官奇’，并可叫破你的庐山面目！”

上官奇被她挑逗得也自动了好胜之心，轩眉一笑，摇头说道：“我相信姑娘厉害，但却不相信你能厉害到这种程度。”

红衣女郎向上官奇看了两眼，缓缓说道：“好，你听着，我要说了，我认为你不是‘上官奇’，而是从坟墓中爬出来的‘紫竹书生’顾朗轩！”

红衣女郎的这番话儿，真把上官奇听得目瞪口呆，木立当地。

红衣女郎见了他这副神情，嫣然一笑又道：“顾大侠，你也是翩翩英年、风神俊朗之人，我不该再称你为‘老骨头’，但你总该深深服贴我的‘厉害’了吧？”

上官奇从双目中闪射出一种奇异的光芒，盯在红衣女郎身上，两道眉头，却是深深蹙起。

红衣女郎笑道：“你不要皱眉，我懂得你化名诈死的伟大襟怀，也愿意帮你暂瞒南宫敬，不把这内幕揭开。”

上官奇真是“紫竹书生”顾朗轩所乔装，闻言之下，长叹一声说道：“姑娘确实厉害，但我却仍不相信你能知道我为何要向南宫贤弟化名诈死的一片苦衷！”

红衣女郎敛却笑容，正色说道：“我知道，因为我也去过北天山‘紫竹林’！”

顾朗轩神色一震，红衣女郎又继续说道：“就在你大惊失色，勘查一切情况，并为‘紫竹先生’南宫老人掩埋遗体之际，我恰好赶到当场，隐身在‘紫竹林’内！”

顾朗轩叹道：“我与南宫贤弟在采石矶订交以后，有事新疆，遂于路过北天山时，特去‘紫竹林’拜谒南宫老伯，谁知竟发现了

那场‘紫竹血案’！于是……”

红衣女郎摇手说道：“我替你说，于是你便顾虑到南宫敬天性纯孝，倘若知道老父噩耗，急痛之下，多半悲极智昏，冲动异常，不单不易查明仇家，甚至于反而中了凶邪毒计……”

顾朗轩点头赞道：“姑娘真聪明绝顶，猜得一点不错！”

红衣女郎道：“于是，你便利用你住在伏牛山‘紫竹林’和号称‘紫竹书生’，先作了一番诈死安排，然后化名上官奇，找着南宫敬，带他坟前拜兄，和他以局外人的义愤心理，查究‘紫竹血案’，追缉杀父深仇，你再殚智竭力地从旁协助。”

顾朗轩以一种万分佩服的神情连连点头说道：“对，对，完全对，姑娘之言，如见在下肺腑，我认为这样作法，会对我南宫贤弟稍好一点！”

红衣女郎笑道：“岂止稍好一点，好得多了，这样可使他心神安定，灵智不乱！否则……”

顾朗轩接口问道：“姑娘莫非在发现‘紫竹血案’之后，便一直跟着我么？”

红衣女郎摇头答道：“没有，我是于有事中原时，在伏牛山‘双松谷’口，发现了‘紫竹书生顾朗轩之墓’，心头奇诧，设法追踪你和南宫敬的行迹，才逐渐研究出你的一片苦心！”

顾朗轩道：“照姑娘这样说来，你倒同意我如此作法？”

红衣女郎笑道：“岂仅同意，并且对你的苦心孤诣敬佩万分，刚才我不是业已说过，愿意帮你暂时瞒着南宫敬么？”

顾朗轩双眉微轩，目光炯炯地看着红衣女郎，抱拳笑道：“姑娘，我要请教一声，像姑娘如此风神才智的绝代英杰，八荒四海，能有几人？姑娘大概是董夫人的……”

红衣女郎不等顾朗轩话完，便即点头笑道：“你也猜得不错，我正是昆仑董夫人的两个义女之一，‘红衣昆仑’萧瑶。”

顾朗轩抱拳笑道：“萧姑娘瑶池极品，天上神仙，在‘天狼寨’内对我

有两度救命之恩，顾朗轩理当谢过。”

萧瑶娇笑道：“顾兄是一代豪侠，怎还作凡俗语？”顾朗轩脸上一热，萧瑶又复笑道：“顾兄，你知道我为何要揭开你的本来面目，与你作此深谈？”

顾朗轩略一寻思，摇头苦笑说道：“萧姑娘太以高明，在下不敢以蠡测海，以蛙窥天……”

萧瑶笑道：“顾兄不要太谦，我是要告诉你，你在千也对万也对之中，却偏偏略有疏忽，作错了一件事儿！”

顾朗轩想不出对方所指属于何事？只好抱拳问道：“在下愚昧不知，尚请萧姑娘不吝指教！”

萧瑶看他一眼，扬眉说道：“你带领南宫敬前往‘双松谷’拜坟虽可，却不必在坟前立上一方什么‘中州大侠紫竹书生顾朗轩之墓’的墓碑！”

顾朗轩道：“我本来并未立碑，那是我南宫贤弟于悲痛万分下手镌所立。”

萧瑶笑道：“你们二人‘生死结盟’，他替你盟兄立碑是理所当然，但你却应该在他立碑以后，悄悄设法把墓碑撤掉！”顾朗轩皱眉问道：“难道我未曾撤碑，竟出了什么纰漏？”萧瑶点头道：“这纸漏出得可不小，不过却是绝对出于你的意料之外，不应怪你。”

顾朗轩满怀疑惑地讶然问道：“萧姑娘快请明教，究竟出了什么样的纰漏？”

萧瑶目注顾朗轩，扬眉笑道：“顾兄，你是不是有位红妆密友叫做‘梅花女侠’林傲霜？”

顾朗轩先是一愕，旋即摇头叹道：“萧姑娘，你……你本领是否太……太大了一点？怎会晓得这多事情？”

萧瑶摇头答道：“这不是我本领大，是我凑得巧，我于‘双松谷’口发现你的‘坟墓’之时，那位林傲霜女侠正跪在坟前，哭得哀哀欲绝！”

顾朗轩“哎呀”一声，皱眉说道：“她……她远居广东罗浮，怎么恰……恰在这时跑来？”

萧瑶笑道：“这我可不得晓得了，但既系密友，必然情深，林女侠由罗浮赶来伏牛山，探望她的意中人，也不算是什么过份意外之事！”

顾朗轩紧皱眉头，向萧瑶问道：“林傲霜除了在坟前痛哭之外，她……她……她还……”

萧瑶接口说道：“她还表示要在坟旁结庐，永远厮守，不使你泉下寂寞。”

顾朗轩虽然一向足智多谋，但如今却也急得一筹莫展，连搓双手，自语说道：“这可怎办？……这可怎办？”

萧瑶笑道：“并不难办，你赶紧回趟伏牛山‘双松谷’，向那位林姑娘把话说明，不就可以化悲为喜了么？”

顾朗轩苦笑说道：“南宫贤弟已入‘迷魂坳’，我怎么脱得开身？……”

萧瑶娇笑说道：“小小‘迷魂坳’算得什么？南宫敬有我帮忙，难道你还放心不下？”

顾朗轩目光一亮，扬眉说道：“萧姑娘若肯对他照拂，我自然放心，但……”

萧瑶白他一眼，失笑说道：“别再但了，赶紧走吧，我看出林傲霜不单要结庐守墓，并有落发为尼之意，你若去迟一步，将无法对她交代，彼此要抱憾终身的呢！”

顾朗轩听得惊出一身冷汗，点头说道：“好，我马上就回趟伏牛山，向

林傲霜说明一切，但我们如何相会……”

萧瑶接道：“我和南宫敬当然不便前去‘双松谷’，只得尽量在此等你，即令有事非要离去不可，也定会留下讯息。”

顾朗轩听了萧瑶这样说法，再三拜托她照拂南宫敬之后，遂拼命飞驰，赶回伏牛山而去。

萧瑶目送顾朗轩去后，叹息一声说道：“这两位异姓手足，均是仁义如天，重人轻己之人，在险恶江湖之中，真算难能可贵！”

说完之后，红衣微闪，也向峰下的“迷魂坳”中扑去。

一到峰下，刚入“迷魂坳”，便看出上官奇所言不谬。

坳中房屋，不单均系按照奇门方位建造排列，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得异常严密！

南宫敬看了这种情况，心中立即生疑？

他暗忖，“女屠户”华三娘并未像“铁爪天狼”萧沛那样明张旗鼓，占山立寨，不过在这“迷魂坳”中隐居，却要设下如此森严的戒备则甚？

他对奇门阵法秉承家学，极为内行，遂一面疑思，一面蹑足潜踪，悄悄向前走了过去。

前面不远，有一排高大房屋，不单灯光明亮，并有笑语之声传出。

南宫敬认为必是有人在室内饮宴，遂一闪身形，悄然跃过。

到了那排高大房屋之前，恰好有两名庄丁提灯迎查过来。

南宫敬为了刺探秘密，自不愿轻易惊动对方，一式“野鹤冲天”，拔起身形，贴在屋檐之下。

就在这时，听得室中有个粗豪的口音“哈哈”笑道：“庄主也是太多虑了，我就不信有哪个吃了熊心豹胆之人，敢来‘迷魂坳’中撒野！”

另外一个比较苍老的语音说道：“唐老弟，你不要大意，‘天狼寨’都被敌人挑了，连‘铁爪天狼’萧寨主那么高的一身功力，也惨死寨中，未能逃出劫数！”

粗豪语音颇为吃惊地哦了一声说道：“有这等事，陈兄是听谁说的？”

南宫敬由话中听出，室内两人，一个是唐姓壮汉，一个是陈姓老叟。

这时那陈姓老叟笑着答道：“我刚才在内院伺侍庄主，是听两位来自‘天狼寨’的贵客谈起。”

唐姓问道：“来自‘天狼寨’？这两位贵客是谁？”

陈姓老者笑道：“一位是飞云道长，一位是‘崑山仙客’胡浩，其中胡浩的一身内家功力，并在‘天狼寨’中被人废去！”

南宫敬听至此处，知道上官奇猜得不错，飞云道长与胡浩正是落足在“女屠户”华三娘的“迷魂坳”中。

室中一阵狂笑，那唐姓壮汉又道：“陈兄，照你所说，敌人虽然极厉害，但有昨夜来的那位高人在此，“迷魂坳”尚有何失？对方真若敢来，无殊飞蛾投火的了！”

南宫敬闻言，暗忖这唐姓壮汉口中的那位高人，不知是什么路数？听来似乎要比萧沛、胡浩等人高出不少！

正在思索，陡然一道孔明灯光，向南宫敬藏身的屋檐之下照了过来。

原来南宫敬未换夜行衣靠，人虽以绝顶轻功贴身屋檐暗处，但腰间系丝却不慎下垂，以致露了痕迹！

一道孔明灯光照处，七八道孔明灯光向他集中投照。

跟着崩簧响处，十来支弩箭锐啸破空，把南宫敬藏身处的屋瓦墙壁射得一片碎响。

南宫敬知晓踪迹已露，遂顺手揭了一块屋瓦，飘身从檐下闪出。

身形才现，右手已扬，屋瓦被他捏碎成无数小块，以“满天飞雨”的手法发出！

那些匪弩手正待二度发箭，已被这片碎瓦飞雨打得纷纷栽倒！

室中两人，闻声扑出，果然是一个手执鬼头刀的粗壮汉子，和一个手执丧门剑的半百老者。

这两人的身手相当敏捷，才一出室，丧门剑便直刺咽喉，鬼头刀猛削小腹，两般兵刃齐向南宫敬的致命要害递到！

南宫敬冷笑一声，身形微闪，让过下三路的鬼头刀猛削，并疾伸三指，准确无比地把丧门剑的剑身撮住！

那陈姓老者哪里见过这等高明的人物？提劲猛一抽剑，竟未抽动。

南宫敬左手微弹，几缕指风便向陈姓老者的胸前袭去。

陈姓老者无可奈何，只得愤然撤剑，双足倒蹬，向后纵身。

这时，南宫敬的脑后又起了金刃劈风之声。

他轻轻一抛，使丧门剑凌空翻身，掉转剑柄。

人则直等脑后金刃劈风的声息将到头顶的刹那之间，才蓦然电疾右闪，使那唐姓壮汉十拿九稳的一招“力劈华山”。劈了个空。

在如此情形下，唐姓壮汉自然把招式用老，收势不住，闪了一个跟跄。

南宫敬于闪身之际，接着空中剑柄，趁势及时发剑，剑尖从肘下穿出！

唐姓壮汉跟跄之下，正好撞上剑尖，整柄丧门剑，足足有三分之二刺进了他的左肩！

南宫敬动作如电，霍然转身，一脚踢开唐姓壮汉的尸身，拔出丧门剑来，脱手凌空飞掷！

陈姓老者倒纵而去，因心怯南宫敬追击，特以全力施为，纵出一丈八九。

但他脚尖刚刚沾地，寒光电掣，丧门剑已到胸前！

陈姓老者惊叫一声，因已不及躲闪，只好双手勉力接剑！南宫敬掷剑的真力太强，不单使对方接剑的双手十指齐断，并飞剑贯胸，把这位陈姓老者钉在地上！

这些动作写来繁复，但却是一刹那间之事。

他于展眼间连诛二人的绝艺神威，把其余几个“迷魂坳”中的匪徒，震得一齐怔住！

匪徒们略一惊怔，又从内庄驰来四个黑衣人，向南宫敬飞身猛扑！

南宫敬已知“迷魂坳”中均是与“天狼寨”互通声气的凶邪匪徒，遂不存怜惜，长啸一声，挥掌迎去。

“叭叭”连声中，四名黑衣人，两死两伤，一齐仆倒在地！南宫敬目扫其余匪徒，扬眉叫道：“你们这些酒囊饭袋，何必平白送死？……”

话方至此，有个女子口音远远接口说道：“尊驾莫要太狂，‘迷魂坳’中尚有一些人物，并非全是酒囊饭袋！”

语音才住，人影已到眼前，果然身法极快！

来的共有四人，恰好两男两女。

男的中，一个便是在“天狼寨”中见过的飞云道长，另一个是三十上下的俊品人物，身穿紫色儒衫，双目精芒炯炯，显然功力不弱，貌相也比那位

“崑山仙客”胡浩还要俊美一点。两个女的，一个身穿黑色劲装，年约三十四五，目光如刀，神情颇为阴鸷！

另一个则身着红色宫装，年约三十七八，是位美艳徐娘。南宫敬目光一扫，已猜出那神情阴鸷的黑衣女子定是“迷魂

坳”主人、“女屠户”华三娘，遂向她扬眉问道：“尊驾想必是这‘迷魂坳’的主人、‘女屠户’华三娘了？”

黑衣女子点头说道：“不错，我就是华三娘，尊驾是否也该报个名姓？”

南宫敬尚未答言，那飞云道长已在旁接口说道：“华庄主，这人叫做南宫敬，胡浩老弟的一身功力，便是于‘天狼寨’中毁在他的手下！”

华三娘哦了一声，目注南宫敬道：“南宫朋友夜闯我这‘迷魂坳’，所为何来？”

南宫敬朗声答道：“我是来找那位胡浩朋友，有事向他请教。”

华三娘一双锐目之中寒芒电闪，点头说道：“你找对了，胡浩兄确实在我这‘迷魂坳’中作客。”

南宫敬道：“既然如此，华庄主可否把胡浩请出，容我一见？”

华三娘阴恻恻地笑了一笑说道：“要见胡浩，极为容易，但南宫朋友把我手下打得四死数伤的这笔帐儿，却是如何交代？”

边自说话，边自向地上四具遗尸指了一指。

南宫敬剔眉说道：“是他们先向在下联手攻击……”

华三娘冷冷接道：“不必讲甚理由，事情摆在眼前，南宫朋友毫发无伤，我手下却陈尸四具！”

南宫敬看出华三娘有心找碴，遂也冷然问道：“华庄主之意，是要我怎样交代？”

语音方落，一片狂笑，从那紫衣书生的口中响起！

南宫敬愕然问道：“我说错了什么说儿，竟惹得尊驾如此发笑？”

紫衣书生道：“南宫朋友既是江湖人，应知江湖事，难道连个‘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规矩都不懂么？”

南宫敬也报以一阵狂笑，笑毕道：“好，我愿意‘杀人偿命’，但南宫敬颈项上的这颗大好头颅，却不肯自动摘下，诸位谁来取呢？”

紫衣书生笑道：“在下颇愿代劳！”

语音方落，人已向前走出一步。

南宫敬目注紫衣书生，沉声说道：“尊驾报个姓名，倘若南宫敬再欠下一笔血债，也好记个债主！”

紫衣书生“哈哈”笑道：“南宫朋友真个目空一切，自视极高，在下姓潘，名小安……”

南宫敬听至此处，接口问道：“潘朋友就是‘邛崃派’的‘毒手三郎’？”

潘小安扬眉诧道：“南宫朋友的见闻颇博，想不到你竟对我的来历外号如此清楚？”

南宫敬心中一动，暗忖这些“邛崃派”的凶人和“雪山派”的余孽沆瀣一处，莫非是有甚新的凶邪组合？

念方至此，潘小安冷冷叫道：“南宫朋友，对于你的项上人头，是我用手来取？还是用兵刃来取？”

南宫敬道：“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我想领教潘朋友所精擅的‘五毒掌力’，不过……”

潘小安见他语气忽顿，诧然问道：“不过什么？你怎不说将下去？”

南宫敬双眉一挑，从嘴角边浮现冷笑，晒然说道：“‘五毒掌’虽是一种厉害掌法，但那位‘崑山仙客’胡浩却可能是跟师娘所学，以致有点稀松平常，我希望你不要和他一样才好！”

潘小安虽闻南宫敬讥刺之言，却并不动怒，冷哼一声道：“也许我的修为火候还赶不上胡兄，南宫朋友先接上两掌试试！”

语音方落，右掌已翻，一招“浪拍悬崖”，向南宫敬迎面击到！

南宫敬认为这“毒手三郎”潘小安定和那“崑山仙客”胡浩一样，也是个酒色之徒，平日断丧之下，在真元内力方面，不会过于弥沛。

故而，他虽以一招“拒虎当门”硬接来势，却仅凝聚了九成真力。

但等潘小安掌心往外一顿，双方尚未接实之际，南宫敬便知不妙！

因他如今看出，潘小安整双手掌均已色呈暗紫，不像胡浩在“天狼寨”中，向自己发掌时，只有掌心部份微现黑色！他是行家，自然一看便知这潘小安的“五毒掌力”比胡浩高得太多，不宜加以轻视。

随着心念，南宫敬把所凝真力又加二成。

在这匆促施为之下，效果难免会略打折扣，南宫敬纵加二成，连先前所凝九成，也不过只有十一成真力模样？潘小安方面，则因知来人厉害，是凝足内劲，以十二成真力施为！

双方掌力接实，潘小安岸立如山，南宫敬竟被震得身形晃了一晃！

潘小安狂笑叫道：“南宫朋友莫要客气，你‘天狼寨’中的威风何在？”

说话之间，原式不变，又是一掌拍出。

南宫敬剑眉双挑，全力应接。

但他掌力刚凝，心中一动，又卸去两成内劲。

二度接掌之下，南宫敬竟被震得后退了两步。

这一来，潘小安骄敌之念顿生，嘴角披处，三度发掌。南宫敬佯作心怯对方，不敢硬接，飘身避势。

潘小安得理之下，怎肯让人？跟踪追袭，绝招连连发出，把南宫敬圈入一片如山掌影！

南宫敬仅以灵妙的身法闪展腾挪，避免与对方硬接。

他这种举措颇具机心，含有双重用意。

第一，南宫敬见“女屠户”华三娘等“迷魂坳”中首脑均已在此，遂想尽量拖延时刻，绊住群凶，好让从另一面暗入坳中的上官奇可以放开手脚，查察秘密。

第二，他试出这“毒手三郎”潘小安功力着实不弱，自己纵能胜他，也要费上相当力气，不如索性让他占上风，等对方心骄气浮之际，再以全力反击，便可使潘小安大吃苦头！

主意既定，便全以轻灵身法与对方游斗，潘小安猛烈攻来，南宫敬决不硬接，但又不时蹈暇乘隙地向潘小安加以撩拨！

转瞬间，业已斗了五十回合。

潘小安骄气果生，一面连发两招，攻向南宫敬，一面狞笑叫道：“南宫朋友，你的傲骨英风哪里去了，怎么竟这等软弱？要知道我潘小安的这点玩艺儿，也是跟师娘学的！”

话一入耳，南宫敬便知他心气已浮，自己所等的时机已到。

他身形闪处，让过潘小安连环双招的第一招“左冲白虎”，并暗中把十

二成的家传绝学“乾元真气”凝贯右掌。

潘小安追踪挥掌，第二招“右撞青龙”又已发出！

南宫敬蓦然转身，右掌电挥，口中并朗笑叱道：“潘朋友莫以井蛙窥天，你且回家跟你师娘再练几年去吧！”

双掌接实，潘小安闷哼一声，“腾腾腾”退出三四步去，身躯摇摇欲倒，唇角并微沁血渍！

“女屠户”华三娘大吃一惊，欲待驰援。

身旁红影飘处，那位身着红色宫装的美艳徐娘业已一闪而出。

她纵到潘小安的身边，先喂了他一粒丹药，然后命侍应庄丁把潘小安扶了回去。

南宫敬见这红衣宫装的中年艳妇并未回阵，却向自己走来，不禁皱眉问道：“尊驾也要赐教？”

中年艳妇点头说道：“冲着你刚才向潘小安所说的几句话儿，我也该出来了。”

南宫敬先是愕，旋即恍然说道：“你就是潘小安的师娘？”

中年艳妇摇头答道：“师娘虽不敢当，但依照年龄而论，总可以算是她的师姐……”

语音略顿，目注南宫敬，眉梢微剔说道：“听南宫朋友适才之言，对于我们妇人女子，似乎相当藐视？”

南宫敬摇头笑道：“愧煞须眉的巾帼奇英，古今均不乏人，南宫敬怎敢藐视？……”

说至此处，向那中年艳妇看了一眼，扬眉问道：“我来试猜一下，尊驾莫非就是对‘崑山仙客’胡浩传授‘五毒掌’的‘五毒香妃’木小萍么？”

中年艳妇笑了一笑，摇头说道：“你猜错了，木神妃是何等人物？不会让你轻易见着！”

南宫敬道：“尊驾既欲赐教，总该先报个来历，彼此才……”

话犹未了，那中年美妇便接口说道：“我的来历在此，你认得么？”

边自说话，边自把只左手缓缓举起。

这红衣宫装艳妇年龄已有三十七八，但手掌肤色却莹白如玉，细嫩已极，委实是天生尤物！

南宫敬正自注目，她手掌的肤色忽变，渐渐从皮肉之中透出一种乌青色泽！

不多一会，整只手掌均已乌暗，但手腕以上却仍莹白如旧，相映成趣。

南宫敬吃了一惊，知道无论这红衣宫装的中年艳妇练的是何种功力，均相当高明可怕！

中年艳妇笑道：“南宫朋友，你不是自诩见识方面颇为渊博么？可认识我所练的是什么功力？”

南宫敬剑眉方蹙，暗影中突然有个女子口音娇笑说道：“这有什么稀奇？小小的‘黑管赤尸手’，便考得住我学究天人、胸罗万有的南宫兄弟么？”

这几句话儿，使那中年艳妇和“女屠户”华三娘等，都听得大吃一惊！

吃惊之故，并不是为了对方认出“黑管赤尸手”的名称，而是为了对方藏身近处怎会毫无所觉？

群凶们听得一惊，南宫敬却听得一喜，目注暗影之中，扬眉叫道：“姊

姊……姊姊……”

“红衣昆仑”萧瑶缓步走出，与南宫敬并肩站在一处。

南宫敬想起百静神尼之言，遂向那红衣宫装的中年艳妇轩眉问道：“尊驾既会‘黑管赤尸手’，又复一身红衣，大概便是云台山的‘赤尸夫人’聂玉倩了？”

聂玉倩见他能一口道破自己来历，也颇惊奇地点头说道：“不错，我的来历已明，如今且向你领教几招武林绝学！”

南宫敬方待应战，萧瑶已向他叫道：“敬弟，你刚才业已出过风头，这一阵是不是应该让给姊姊？”

南宫敬见她这样说话，自然只好略一飘身，退出丈许。

聂玉倩目注萧瑶，挑眉叫道：“南宫姑娘……”

萧瑶摇手叫道：“你弄错了，我不是南宫敬的亲姊姊，只是他的师姊，正与你承诺是潘小安的师姊完全一样！”

南宫敬抚掌笑道：“妙极，妙极，师姊对师姊，巾帼对红妆，你们二人均是一身红衣，这场比赛，定然好看煞人！”

聂玉倩道：“姑娘贵姓？”

萧瑶笑道：“我也东施效颦，表演一桩功夫给你看看，也许你可以认得它的来历？”

说完，也和聂玉倩适才一样，缓缓举起左掌。

她的手掌自也细嫩已极，莹白如玉，但却不像聂玉倩那样整只手掌的色泽均起变化。

众目睽睽之下，她的左掌之上，只有一根中指的色泽微变。这根中指的色泽正在逐渐变红。

随着萧瑶的中指变色，那位“赤尸夫人”聂玉倩的一颗心儿，也在“怦怦”直跳！

因为她已认出，这是专门克制自己所练“黑管赤尸手”的“燧人指”！

这种功力的火候深浅，全视指色而定，假如色呈淡红，自己尚可抗拒，若是对方指色成了朱红，不仅难免把半生苦功毁于一旦，严重时尚有性命之虑！

聂玉倩有了这种认识，她自然随着萧瑶的指色加深，心头狂跳不已！

萧瑶面带微笑，一心默运玄功。

渐渐，她的左手中指完全变成了朱红色泽！

聂玉倩面容大变，厉啸一声，红衣电闪！

她这红衣电闪，不是扑向萧瑶，施甚杀手，而是飞身疾遁，驰往“迷魂坳”外。

“女屠户”华三娘、飞云道长，本来是把这位“赤尸夫人”聂玉倩倚若泰山，怎会想得到她与萧瑶尚未交手之下，便虎头蛇尾地心惊胆怯而去？

故而，聂玉倩一走之后，华三娘、飞云道长以及适才被南宫敬震伤的“毒手三郎”潘小安等，不禁面面相觑！

萧瑶目送聂玉倩的背影，点头娇笑道：“这位‘赤尸夫人’毕竟颇有眼光，识得时务……”

话方至此，暗影中突有个女子口音接过萧瑶的话说道：“那么，不识时务的却是谁呢？”

语音入耳，萧瑶怦然失惊！

一来，凭自己的耳力，怎未发现另外有人潜伏暗处？

二来，这女子所说的话儿字字透耳而入，直叩自己心扉，仿佛特别具有
一种迷魂媚力？

萧瑶边自镇住心神，边自目光电注，要看看来的是什么人物？

暗影中，婷婷袅袅地走出一人。

这是一位容貌极为妖艳、年龄约在三十上下的长发女子。她身着一件怪
异长衣，左白右黑，竟是由两幅布料合缀而成！

肩头微露剑柄，手中并持着扫尾甚长的玉柄云拂。

先闻其声，后见其人，萧瑶心中明白，这位神态怪异的长发女子，必具
特异武功，不同凡俗！

果然，“女屠户”华三娘等一见这长发女子出现，脸上均流露出有恃无
恐的神色！

萧瑶扬眉问道：“尊驾是说我‘不识时务’？”

长发女子目光一瞟，嫣然笑道：“‘不识时务’四字，并不是什么过份
难听之语，姑娘又何必斤斤计较？”

她这流波笑语之下，居然百媚横生，使同是女孩儿家的“红衣昆仑”也
不禁心神微荡！

萧瑶大吃一惊，暗忖这女子真是天生尤物，男子们倘若被她勾引起来，
却是怎能把握得住？

想至此处，冷然说道：“我倒不是斤斤计较，只是觉得你有点自命不凡！”

长发女子笑道：“我是不愿在厨边执炊，砧边操杵，而到江湖中打滚的
女子，当然自命不凡，至少，我不会像‘赤尸夫人’聂玉倩那样，一见你的
左掌中指色转朱红，便吓得丧失了斗志！”萧瑶问道：“你认得我这种功力？”

长发女子柳眉微轩，含笑说道：“‘燧人指’虽是罕见神功，似乎尚不
足使任何人都对它慑伏！”

萧瑶目注这长发女子，抱拳问道：“尊驾语气不小，可否见示来历？”

长发女子诡笑道：“说出姓名来历，似乎不及猜将出来有趣……”

萧瑶点头接道：“我同意你这句话儿，但总得有点资料，才不是胡说八
道的凭空猜测！”

长发女子目光一闪，颌首笑道：“说得有理，我给你一点资料，你且接
我三掌！”

右手云拂不动，左手扬处，向萧瑶凌空拍出三记！

萧瑶挥掌三迎，心中好不惊奇！

原来这长发女子第一掌奇热如火，第二掌奇寒如冰，第三掌却是前两种
掌力的混合运用，威势也特别强大！

萧瑶早就看出这长发女子的神态怪异，心存警觉，决未轻敌！

第一掌和第二掌，是以十成真力应接，双方未见轩轻！第三掌则以将近
全力的十一成多内劲迎敌，仍然秋色平分！三掌接罢，双方身形均未稍动，
但脸上神情却均凝重不少！长发女子首先笑道：“我给你的资料如何？”

萧瑶笑了一笑，轩眉答道：“够高明，也够稀见，好像是久绝江湖的‘阴
阳氤氲掌’？”

长发女子目中精光一亮，点头笑道：“好眼力，更好功力，值得我放手
一搏，你亮兵刃吧，再斗斗我这柄玉拂！”

萧瑶知道这是罕见劲敌，不敢怠慢，应声答道：“我向来不带兵刃，如今既遇见你这位不凡对手，只好向我南宫兄弟借件家伙一用！”

说完，转向南宫敬嫣然笑道：“敬弟，把你那柄匕首借我！”

南宫敬自然立即取出那柄“通天犀角”所制的匕首递过，并压低语音悄悄说道：“这长发女子有点怪道，姊姊要小心应付，或是由我先斗她一阵，让姊姊看看路数！”

萧瑶摇头笑道：“此人确实是我出道以来初逢的劲敌，我不会掉以轻心……”

说至此处，改以“蚁语传声”向南宫敬耳边笑道：“敬弟，不是姊姊自负，把你看低，因为这长发女子的魅力之强，不亚于武功，对于你们男人，危险太大，还是由我以同性相斥的身份应敌，比较来得好点！”

话完，转身面对那长发女子，把手中匕首扬了一扬，娇笑叫道：“喂，我已有了兵刃，你进手吧！”

她们这两种兵器，有点相映成趣！

长发女子的玉柄云拂，连拂柄带扫尾几乎长达四尺。

萧瑶手中的“通天犀角”匕首，则仅仅长约七寸。

武林人物有言：“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但这种长短尺度，不过以寸衡量，如今长发女子与萧瑶手中的兵刃，却相差数倍，根本不成比例！

长发女子右手一抖，周围寻丈以内，满布银丝拂影！

任何人都看得惊心，均以为是长发女子在漫天拂影中，向萧瑶施展了进手招术！

但萧瑶却手持匕首，岸立如山，面含微笑，纹风不动！

果然，漫天拂影一散即收，那长发女子竟索性卷起拂尾，连柄插向腰间丝绦之上。

萧瑶目光一注，含笑问道：“尊驾这柄玉拂分明威力极强，为何收起不用了呢？”

长发女子指着萧瑶手中匕首，笑吟吟地说道：“我看了你这柄匕首之后，突然觉得要换件兵刃！”

萧瑶诧道：“换兵刃？有原因么？”

长发女子笑道：“不单有原因，并有双重原因，一种是表面上的原因，一种是实质上的原因。”

萧瑶觉得她所说有趣，含笑问道：“愿闻其详，尊驾请讲。”长发女子缓缓说道：“表面上的原因是我的兵刃太长，你的兵刃太短，相形之下，有点胜之不武，不胜为笑……”萧瑶嘴角微披，晒然接道：“这是俗人之见，想不到尊驾竟也……”

长发女子摇手笑道：“不要批评我，我的看法不是这种表面上的俗人之见，而是另有实质上的原因。”

萧瑶扬眉说道：“请讲！”

长发女子的两道目光又复凝注在萧瑶手中的匕首之上，含笑说道：“据我看来，你手中这柄匕首，似是‘通天犀角’所制的罕世宝物？”

萧瑶由衷赞道：“好眼力！”

长发女子眼波转处，媚然一笑又道：“我那柄玉拂虽然也非俗物，但却仍难抵得犀角匕首的锐锋，故而我识时务地把它收起，准备换件兵刃！”

萧瑶问道：“你要换件什么兵刃？”

长发女子探手肩头，撤出了一柄青铜长剑。

对方这种动作，把萧瑶看得怔住！

因为长发女子的长剑出鞘时，只是“呛啷”一响，并无清越的龙吟声息，出鞘之后，剑身上也未闪烁甚异样夺目的精光！

换句话说，她所撤出的，是柄寻常长剑。

以玉拂对犀角匕首，还可收“柔能克刚”之效，如今换了这柄寻常长剑，岂不更……

萧瑶的诧异未毕，那长发女子已自笑道：“你发怔则甚，是不是以为我这柄剑儿太过平凡，还不如那柄玉拂来得具有威力？”

萧瑶毫不掩饰地点了点头答道：“不错，我正是这种想法！”

长发女子目中微闪诡异的神色，媚笑说道：“这回，你可看走了眼，我这柄儿是春秋战国时的有名神物，其锋芒之利，决不会逊于你的‘通天犀角’匕首，否则，我又何必多此一举，竟用它来替换那柄玉拂则甚？”

萧瑶闻言，不禁又向对方手中的长剑看了两眼。

长发女子横剑在手，目注萧瑶笑道：“海水不可斗量，以貌取人，往往失之子羽，以形取剑，也往往失之神兵，尊驾不必看了，我们且好好在剑法一道之上，较量个三五百回合！”

萧瑶越看越觉得这长发女子太以神秘诡异，莫测高深，心中一动，扬眉问道：“木神妃比我高明多了，她身上又一种天生香气，若是站在此处，定然满场馥郁，使周围人物心神皆醉……”

语音至此略顿，笑一笑又道：“我只是木神妃三名要好姊妹之一，姓名来历方面，你我都不必报，等斗上百数十回合之后，应该是可以摸出对方的来龙去脉！”

萧瑶点头笑道：“好，尊驾请进手吧！让我瞻仰瞻仰春秋战国时代前古神兵的异常威力！”

长发女子笑道：“恭敬不如从命，我放肆了！”

话完，臂挺，九朵剑花立即凌空飞出，幻成九圈精光，向萧瑶密罩而至！震剑三花不难，但所震剑花多少，却无法取巧，完全在于功力。

一剑三花，已属个中佼佼，能震出四朵剑花以上，便是罕见高手！

就在南宫敬看得愁皱双眉，提心吊胆之际，萧瑶娇喝一声道：“来得好，尊驾真是我出道以来所遇到的第一人！”话声中，也有九圈光影，从手中飞起，向那九朵剑花迎去。这一来，南宫敬眉头一展，心中大慰！

因为虽然同是九朵剑花，但用剑施为，却要比用短匕施为，来得容易不少！

萧瑶以七寸匕首，毫无颤动借力，仍能有此表现，足见在修为方面高于对方，不会败于长发女子剑下。

“铮……铮……铮……铮……”

九朵剑花与九圈光影凌空互合，响起了一连串的“铮铮”之声，并有火星散落。

双方人士，看得好不惊心！

因为她们手中，一个持的是“通天犀角”匕首，一个持的是前古神兵，这“铮铮”连响、火星散落的情况，不知是长剑毁损了匕首？还是匕首毁损了长剑？

剑花光影，一触即敛，两人俏立当场。

萧瑶手中的“通天犀角”匕首丝毫无伤，长发女子手中的那柄长剑却似短了两寸！

南宫敬方自展颜一笑，长发女子手中的剑光又闪！这次，她是疾风暴雨般发出了五六招连攻。

剑法不知其名，但行家眼中一看便知，招招都极尽诡辣之能事！

萧瑶以快制快，以诡制诡，毫不退让地挥匕相迎！

又是一阵“铮铮”连响，又是一片火星纷飞，长发女子手中的长剑又复短了两寸！

萧瑶停手注目讶声问道：“你这柄剑儿，当真是前古神物？”长发女子笑道：“你莫要惊讶，且再接我一剑试试。”右臂挺处，用那业已断了数寸的剑儿，向萧瑶当胸刺来！萧瑶挺匕首一削，“铮”然断剑盈尺。

她弄不懂对方弄些什么玄虚？正在暗中揣测，那长发女子的狂笑忽起！

笑声收处，那长发女子目注萧瑶，正色叫道：“萧姑娘，请注意，我们之间的正式比斗，如今才是刚要开始！”

萧瑶被她这声“萧姑娘”叫得一惊，诧然问道：“尊驾怎么知我姓萧？”

长发女子笑道：“经我连番试探，知道除了昆仑董夫人身边的‘红衣昆仑’以外，不可能再有别的女孩子具有如此身手！”萧瑶点头答道：“你够厉害，但我尚不知道你的姓名，却也看出了你的来历！”

长发女子哦了一声，扬眉说道：“萧姑娘看出了什么？你讲讲看！”

萧瑶笑道：“有位隐迹江湖已达三十余年之久的‘氤氲仙婆’皇甫霜，大概不是你的师傅，便是你的尊亲长辈？”

长发女子目闪异光，口中一“咦”说道：“想不到萧姑娘武功通玄，见识也渊博如此？”

萧瑶扬眉问道：“这样说来，我猜对了？”

长发女子颌首道：“一点不错，‘氤氲仙婆’皇甫霜是我母亲，我叫皇甫婷，蒙‘五毒香妃’木姊姊送了一个外号，称为‘氤氲仙姬’！”

萧瑶目光凝注，重新把这“氤氲仙姬”皇甫婷打量一遍，含笑说道：“皇甫仙姬，你是说我们如今要正式交手？”

皇甫婷笑得有如百合初放，媚态撩人，点头答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萧姑娘不至于会认为我真被你接连削剑，那等脓包不济吧？”

萧瑶向她手中只剩一尺五六的半柄剑儿看了一眼，皱眉问道：“皇甫仙姬仍用这柄‘前古神物’和我正式比斗？”

皇甫婷双眉一挑，“咯咯”娇笑。

娇笑声中，右手微扬，一道精光飞起空际。

原来，皇甫婷所甩起的只是一层剑壳，她掌中仍有一柄盈尺短剑在手！

萧瑶见了她剑中藏剑，方始恍然说道：“皇甫仙姬，你手中之物，可是专诸刺吴王僚的‘鱼肠剑’么？”

皇甫婷含笑说道：“若不是这柄东西，我怎敢忝颜称之为前古神兵？”

萧瑶微笑说道：“妙极，妙极，如今我们手中之物，一件是前古神兵，一件是罕世异宝，长短尺寸也差不多，倒真是一场极为公平的势均力敌之战！”

皇甫婷道：“我久闻董夫人仙誉以及‘红白昆仑’美名，今日有缘相遇，真是幸事，萧姑娘莫吝高明，请进手吧！”

萧瑶哪敢轻敌，手横“通天犀角”匕首，与那“氤氲仙姬”皇甫婷，一个由右向左，一个由左向右，慢慢盘旋游走，活开步眼！

游走三匝，两人往中一合，开始交手！

起初的十几招，还看得出她们你来我往的身法手法。

但等二三十招过后，两人越斗越快，业已化为红白黑三色交相错杂的一团百变光影！

她们不是徒手相搏，每人都持有足以洞金穿石的罕世神兵！

故而只要谁一疏神，谁一失手，立刻便有断头折肢、洞腹穿胸的性命之虑！

情况如此凶险，双方观战之人，均各自担心，暗捏冷汗。

南宫敬看出这位“氤氲仙姬”皇甫婷，着实厉害，与萧瑶斗了二三百回合之后，仍自胜负难分，不禁全神贯注场中，剑眉深锁，神情十分焦虑！

南宫敬的心情，虽已十分焦虑，但却还有比他心情更复焦虑之人！

这位心情更复焦虑之人，不是“女屠户”华三娘等，却是那位以上官奇自称，被萧瑶揭穿本来面目的“紫竹书生”顾朗轩。

顾朗轩与那位“梅花女侠”林傲霜，是两意深投的一双武林侠侣，故而听得萧瑶告以林傲霜从罗浮赶来伏牛探望自己，发现坟前墓碑，哭得哀哀欲绝，并欲结庐守墓，削发为尼等情，不禁惶急万分！

加上萧瑶答应照拂南宫敬，并约定在此等他，顾朗轩遂对萧瑶郑重拜托，赶返伏牛而去。

关于林傲霜错认自己已死一节，顾朗轩还不十分着急。因为林傲霜纵然目前悲痛，日后还可婉转解释！

最令他心中狂跳、片刻难安的，是林傲霜竟有结庐守墓、削发为尼之想！结庐守墓无妨，削发为尼，却是万万不可。

因为青丝一落，大错便成，将来这桩遗恨，便炼尽女娲之石，也必无法弥补。

顾朗轩情急万分之余，展尽脚力，星夜飞驰，下析城，渡黄河，入了河南地境，急扑伏牛山中的“双松谷”口。

入了伏牛山，近了“双松谷”……

顾朗轩一向行事极为沉稳镇定，但如今却心儿忐忑不安起来！

越是走近“双松谷”，他的一颗心儿便是越跳得厉害！

他不知林傲霜是否还在“双松谷”口？不知林傲霜是否结庐守墓？不知林傲霜是否业已削发为尼？

答案有了，……只有一半……

所谓“答案有了”，是顾朗轩业已走到“双松谷”口，看见在自己那座伪装的空墓之侧，多了一间简陋的茅舍。

这间简陋茅舍，毫无疑问是林傲霜所造，她果然在悲痛万分之下，还要为自己结庐守墓！

所谓“只有一半”，是墓前无人，茅舍也双扉紧闭，使顾朗轩猜不透要傲霜已否削发？其实这另外一半答案极易求得，顾朗轩只要到茅舍前敲门求见，立可获得分晓！

但他如今不单心跳，并有点腿软，迟迟疑疑地不敢向那茅舍走近。

迟疑了足有顿饭光阴，茅舍中仍不见丝毫动静！

顾朗轩牙齿一咬，暗想丑媳妇终须见公婆，或许林傲霜此时正在茅舍中

准备落发，自己去早一步，便多一分挽救机会。想至此处，他的勇气大增！
抢前几步，走到茅舍之前，一抱双拳，含笑叫道：“室内何人，请出一会！”

茅舍中无人应声，沉寂若死！

顾朗轩连问几声，均未获得答复。

他大为惊奇之下，上前伸手叩门。

谁知门虽紧闭，却是虚掩，顾朗轩一叩之下，门儿应手而启。

顾朗轩目光电扫室内，不禁脸色大变！

原来室内空无一人，却满地都是血渍！

这种情况，当然显示室中曾发生事件，并有人受了伤害。

但发生的是什么事？受伤的是什么人？却属未知之迹！

顾朗轩吸了一口气，勉强抑压住心头激动，定了定神。

不错，他需要镇定，对于眼前所见，他需要像剥茧丝似的，细加推断。

剥茧的第一道手续，是要从茧壳之上先行煮出丝头。眼前的事态，假如比作蚕茧，则这间简陋的茅屋，便是茧壳。

根据萧瑶所告，林傲霜既有结庐守墓之念，则这间茅屋毫无疑问定是林傲霜亲手所建！

血渍是谁留下？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林傲霜自己，第二种可能，则是林傲霜的敌人。

假如是林傲霜自己，则伤她之人究竟是把她害死？抑或对这位业已负伤的“梅花女侠”加以掳掠？

假如是林傲霜的敌人，则她既伤却来敌，仍应在这茅屋之中继续痴情守墓。

想至此处，顾朗轩的眉间愁色更浓！

因为眼前不见林傲霜，室中血渍多半是自己这位痴情腻友遭了不测！

顾朗轩双手握拳，钢牙一挫，目光四处扫视。

他想找出些有头绪的资料，从而推测来此对林傲霜侵犯之人，究竟是什么路数？

室中血渍到处皆是，壁上并有不少剑痕，足见这场打斗相当激烈，双方动了兵刃，武功也相去不远！

顾朗轩越看，心中便越觉奇怪？

因为这等狠拼恶斗，通常都是在户外进行，林傲霜为何与人在这狭窄的室中狠斗？

尤其这位“梅花女侠”林傲霜，性格极为温和，生平可说无甚仇家，怎会在误会自己死去、柔肠寸断的结庐守墓期间，与人发生了严重冲突？

她是“罗浮仙姥”爱徒，一身功力相当不弱，来人竟能使她受伤，并把她携走……

念犹未尽，目中陡地一亮！

顾朗轩眼神敏锐，他四外扫视之下，在编茅遮雨的屋顶上发现一件东西。

那东西钉在茅草之上，是一根紫黑色的小刺！

顾朗轩一眼瞥见，失声自语说道：“怪了，难道又……又是‘仙人刺’么？”

身形长处，伸手从屋顶茅草之上，把那刺儿拔下。

果然，那刺非竹非木，色呈紫黑，正是曾在“紫竹先生”南宫老人尸身

上发现，南宫敬于大洪山金钟崖“七松坪”上亦为所伤的“仙人刺”。

顾朗轩手指“仙人刺”摇头苦笑，自语道：“果是‘仙人刺’，难道来此对林傲霜贤妹侵犯的，又是穆超元大侠的逃妾、‘三绝妖姬’戚小香么？”

几桩疑案，处处都有这种“仙人刺”在内，不禁使顾朗轩好生疑惑？

他觉得“三绝妖姬”戚小香最多是个工于内媚的几第淫娃，怎似又具有高深功力，在处处都担任了重要角色？

疑念至此，忽听得室外谷口有了履屣的声息。

顾朗轩悄悄隐身门边，向外注目。

一位清癯的灰衣老人，正站在“双松谷”口，向顾朗轩的那座空坟抱拳示敬。

顾朗轩认出来人正是穆超元，不禁大感意外地抢步出室，抱拳笑道：“穆大侠怎也如此凑巧地来到这‘双松谷’口？”

穆超元目光注处，也自咦了一声，含笑说道：“上官老弟既然在此，我那南宫贤侄，想必也……”

顾朗轩接口说道：“我南宫贤弟，现在析城山中，晚辈是来此办件事儿，然后再赶去与南宫贤弟相会。”

穆超元指着顾朗轩那座空坟，叹息一声说道：“我是听得这位‘紫竹书生’顾朗轩老弟被人暗害，遗体上又发现‘仙人刺’，不论是否逃妾戚小香所为，心中总觉抱歉，故而特来顾老弟坟前，对他泉下英灵顶礼一奠！”

顾朗轩闻言，双眉挑处，真力暗凝，一掌突发！

排空劲气撞处，竟把那坟前墓碑击成无数碎块！

穆超元大吃一惊，向顾朗轩诧然问道：“上官老弟，你……你此举却却……是何意？”

四

顾朗轩向穆超元抱拳一礼，陪笑说道：“穆老人家万乞恕罪，顾朗轩并未死，此举只是志在瞒哄我南宫贤弟！”

穆超元越发惊奇，皱眉瞠目问道：“上官老弟怎知顾朗轩老弟未死？这……这不是他的坟么？”

顾朗轩恭身答道：“晚辈便是‘紫竹书生’顾朗轩，‘上官奇’三字，只是瞒骗南宫贤弟所用的化名。”

穆超元如坠五里雾中，把两道炯炯眼神，盯在顾朗轩的身上，眉头深蹙说道：“顾老弟，你如此苦心设计，瞒骗我南宫贤侄，究竟是为了何事？”

顾朗轩叹息一声，缓缓答道：“关于此事，晚辈委实筹划至再，煞费苦心，用意为使南宫贤弟发生错觉，化父仇为友仇，免得他受了太大刺激，影响灵明，举措便不够稳重！”

“父仇”二字，使穆超元人耳心惊，失声叫道：“顾老弟此话怎讲？难道那南宫大哥竟……”

顾朗轩接口叹道：“穆老人家猜得不错，身遭惨祸之人，是‘紫竹先生’，不是‘紫竹书生’！”

话完，遂把这桩“李代桃僵”的事情之前后因由，向穆超元细说一遍。

穆超元听得至友南宫老人竟已遇害，不禁热泪满眶，拍着顾朗轩的肩头，面色沉重地说道：“顾老弟，不瞒你说，戚小香‘三绝妖姬’外号的其中一绝，便是精于内媚，我虽对她痛恨，仍难免略有余情，打算只要她当真悔过自新，便对她网开一面……”

顾朗轩笑道：“老人家在王屋山丈人峰不肯与我们一致行动时，晚辈和南宫贤弟便已猜出了老人家的这种心情！”

穆超元脸上一红，目闪精芒说道：“如今情况不同了，戚小香既已参与邪恶集团，暗害我南宫大哥，我已誓必除她，决无宽恕余地！”

顾朗轩肃然起敬地恭身说道：“老人家大义灭亲，晚辈敬佩无以！”

穆超元目注顾朗轩道：“顾老弟与南宫贤侄分手，赶来此处，是为了……”

顾朗轩指着那方已毁的墓碑，苦笑说道：“这方墓碑，是南宫贤弟为我所立，但却为我惹上了一场绝大麻烦，弄得我不知应如何善后？”

穆超元问道：“什么绝大麻烦？”

顾朗轩将“梅花女侠”林傲霜从罗浮来此探望，发现墓碑，误认自己已死，遂伤心欲绝，结庐守墓，甚至于要削发为尼等情，对穆超元加以细述。

穆超元向茅屋看了一眼，扬眉说道：“这桩事儿虽然尴尬，但林女侠既是老弟知心密友，老弟此举又出于一片为友至诚，只要细加解释，说明经过，她应该会对你原谅！”

顾朗轩点头说道：“我也觉得只要善加解释，林女侠定可原谅，故而匆匆从析城赶来，谁知仍慢了一步？”

穆超元惊道：“慢了一步？莫……莫非又……又出什么差错？”

顾朗轩神色凝重地点头一叹，说道：“茅屋中业已无人，并满地血渍，看光景恐怕是林女侠又复惨遭不幸！”

穆超元皱眉说道：“有这等事，我去看看！”

顾朗轩陪他进入茅屋，察看情况以后，苦笑道：“穆老人家，还有一件事儿极为离奇，在这屋顶茅草之上，又发现一枚‘仙人刺’呢！”

边自说话，边自把那枚“仙人刺”向穆超元递去。

穆超元接过一看，颌首咬牙说道：“不错，正是‘仙人刺’，但不知是戚小香来此行凶？抑或又有别处产了这种具有奇毒之物？”

顾朗轩略一寻思，扬眉说道：“老人家虑得有理，戚小香虽然自甘坠落，与群邪同流合污，但却不一定每桩罪案都有她参与在内！”

穆超元皱眉说道：“这事要研究其发生主因，群凶首脑到底是谁？他们好端端的为何要向我南宫大哥……”

顾朗轩接道：“这原因业已略知端倪，大概是由于昔年‘武林七老’于峨眉金顶联剑合诛‘震天神君’一事而起？”

穆超元讶道：“我不懂了，‘震天神君’已死，此事与他何干？”

顾朗轩向穆超元注目问道：“穆老人家知不知道‘震天神君’有名姬妾叫做‘五毒香妃’木小萍？”

穆超元摇头答道：“那‘震天神君’是个色中饿鬼，姬妾极多，在他死后也就纷纷散去，其来历姓名，甚少为人所知……”

语音至此略顿，反向顾朗轩问道：“顾老弟单单提起这‘五毒香妃’木小萍来，莫非她有意兴风作浪么？”

顾朗轩正色说道：“此女获得一册‘五毒真经’，远遁穷边，练成极高功力，如今已与一干武林凶徒勾结蠢动，故而晚辈怀疑南宫老伯遇害的‘紫竹血案’，可能是‘五毒香妃’木小萍为‘震天神君’报仇之举！”

穆超元连连点头，神色凝重说道：“顾老弟猜得极有道理，昔年在峨嵋金顶的七人联剑之中，有我在内，这样看来，木小萍的报仇之举，迟早也会轮到我的头上！”

顾朗轩道：“这是想当然之事，南宫老伯身为‘武林七老’之首，故而首先遭难……”

穆超元听至此处，“哎呀”一声说道：“常言道：‘明枪易躲，暗箭最难防。’我还得赶紧通知另外两位老友一声，免得他们也像南宫大哥一样，在糊里糊涂之下中人暗算，身遭惨祸！”

顾朗轩颌首说道：“穆老人家这项报警之事确为当务之急，但不知‘武林七老’之中，是否还剩四位？”

穆超元叹道：“‘震天神君’极为厉害难斗，昔年峨嵋金顶之役，虽然把他除掉，‘武林七老’也折其三，并有一人断臂，如今，南宫大哥又归道山，只剩下我和长安‘金天观主’，以及另外一位‘独臂神丐’梅长民了！”

顾朗轩道：“这位‘独臂神丐’梅老人家，好像一向均游戏风尘，居无定所？……”

穆超元接道：“梅老花子虽然宛若神龙一现，游戏风尘，但每年中秋前后必往长安，探望‘金天观主’天一真人，我只消走趟关中，便可把他们二人全都找着。”

顾朗轩问道：“穆老人家此行主旨就在报警……”

穆超元摇手叹道：“慢说为了南宫大哥的‘紫竹血案’，我们义不苟安，便是为了我们自己，也不能坐待敌人上门，而应奋起迎战，我此去除了报警，并要请‘金天观主’和梅老花子一同出面，为南宫大哥报仇雪恨！”

顾朗轩抱拳说道：“老人家义薄云天，令晚辈十分钦佩，但晚辈还有桩请求……”

穆超元不等顾朗轩说完，便即接口说道：“顾老弟是否要把我南宫大哥

遇害之事仍瞒着南宫贤侄！”

顾朗轩苦笑说道：“我南宫贤弟纯孝天成，倘若一闻此耗，必然异常哀伤，影响身心至巨！最好是等查清此案，报了血仇之后，再行揭破真相，穆老人家请转告‘金天观主’暨梅老神丐，就让晚辈在这坟墓之中，多隐藏一些时日便了！”

穆超元伸手轻拍顾朗轩肩头，叹息一声说道：“顾老弟这番为友的苦心，神人共敬！我们当然会在南宫贤侄之前尽量隐瞒此事……”

说至此处，似已欲行，忽又皱眉说道：“关于林女侠失踪一节……”顾朗轩摇手接口叹道：“那些凶人的手段异常厉害，报警之举，越快越好，穆老人家请去长安，关于林傲霜失踪一事，由晚辈设法追查便了！”

穆超元点了点头，向顾朗轩说道：“好，老弟偏劳，我们江湖再会！”

说完，向顾朗轩微一拱手，便出门飘然而去。

顾朗轩送走穆超元后，面对这空空茅舍，又不禁怅然若失！

因为直到如今，他除了寻着一枚已曾几度出现的“仙人刺”外，尚未获得有关林傲霜失踪的半点线索。

假如他有了实际线索，顾朗轩必将循以追寻，企图援救林傲霜脱离险境，并对她细加解释。

但茫无头绪之下，他惶急了，究竟应该仍然在此大海捞针般胡乱摸索，或是暂时放弃这无头之事，先去与南宫敬、萧瑶会合？

顾朗轩反复寻思，仍告莫知所措。

直等红日沉山，朦朦夜色已渐笼“双松谷”口之际，他方觉得在此呆等无益，还是去与南宫敬、萧瑶等会合，设法追寻“五毒香妃”木小萍暨“三绝妖姬”戚小香的下落，或可问出林傲霜的吉凶祸福！

主意打定，收拾掉墓前残纸，并在茅舍中的壁上留下一首诗儿，写的是：

“匆匆来慰素心人，未见梅花空伤神，三生密约依然在，不变情怀不坏身！”

末后并写了“爱梅狂士留书”字样。

这不是顾朗轩在满怀愁急中仍有此闲情逸致，这是他防范林傲霜万一无恙归来，则见了壁上的诗，可获得不少暗示。一来诗句含意，分明自己未死。

二来“爱梅狂士”四字，别人不知所措，林傲霜却一看便知是自己的另一别署。

三来自己一笔字儿龙飞凤舞，也可使林傲霜认出笔迹。有这三点暗示，林傲霜只要归来，她遂知道自己并未身罹惨祸，在谷口建坟之举，不是别人误会，便是另有秘密原因！这位“梅花女侠”是玲珑剔透、聪明绝顶之人，她只要知道自己未死，便会抑止悲怀，慢慢查明其中原因，终于彼此相会。顾朗轩题完诗句，走出茅屋，便又往析城方面赶去。

虽然他知晓了萧瑶身心，有这位武功智计均比自己高明的“红衣昆仑”在照拂南宫敬，大可以放心，不会出甚问题，但仍然不敢怠忽，展足脚程，拼命飞赶！

他这急于赶路之意，是既恐萧瑶、南宫敬在“迷魂坳”内等得心焦，又想把林傲霜神秘失踪一事告知萧瑶，看看这位高明无比的“红衣昆仑”有甚独到见解？

天下事往往如此，越是着急便越会出差错！

顾朗轩尚未驰出伏牛山，便发现异状！

他正在全力飞驰，蓦然瞥见前面二三十丈以外，有条人影藏入路边的大堆乱石之后。

顾朗轩目力极锐，一看便知这藏入石后之人，身法灵妙，功力相当不弱！他佯作不知，仍然闪身前驰，等到了距离那堆怪石约莫丈许以外，才陡地止步卓立，扬眉叫道：“石后朋友不必鬼鬼祟祟，请现身一会！”

石后一声怪笑，果然闪出一个人来。

这是个身材瘦长、乱发披垂的蹊蹠花子，年龄约在五十上下，神情颇为狞恶！双臂和颈项之间，套着两小一大三枚金环！顾朗轩认得此人就是曾在桐柏山中对南宫敬暗加袭击的“三环蛇丐”乔凡，不禁微觉一愣？

乔凡狞笑说道：“上官老兄，你发怔则甚，莫非认得我么？”顾朗轩冷笑着说道：“不错，我在桐柏山中早已见识你的无耻手段！”

乔凡先是一怔，旋即恍然说道：“原来在桐柏山雾影之中伤了我一根松针的，就是你这瘟老儿？”

顾朗轩嘴角微披，晒然冷笑说道：“不错，今日狭路相逢，乔朋友大可放条蛇儿，或是飞只环儿，一雪桐柏山旧恨！”乔凡目闪凶芒，向顾朗轩盯了两眼，狞笑说道：“可惜，可惜，我乔凡虽有报仇之心，此处非报仇之地！”

顾朗轩愕然问道：“此话怎讲？报仇还要选地方么？难道乔朋友是想邀我重回桐柏山一战？”

乔凡摇头说道：“不是此意，乔凡今日是奉命迎宾，不便对客人无礼！”

顾朗轩指着自己的鼻尖，皱眉问道：“听你言中之意，竟是奉命迎宾，但客人是我，主人却是谁呢？”

乔凡淡淡说道：“去后便知，此时何必多问？”

顾朗轩道：“你要我去往何处？”

乔凡伸手向背后一座高峰指了一指，扬眉答道：“不远，就在这座高峰背后，上官老儿，你有胆去么？”

顾朗轩自然不会怕这“三环蛇丐”乔凡而拒绝前往。但他因乔凡曾对南宫敬暗下辣手，疑心他与北天山的“紫竹血案”有关，颇想利用这一难得机会，探探乔凡背后是何人物？

故而乔凡的“你有胆去么”一语未毕，顾朗轩便晒然一笑，应声答道：“乔朋友不必激将，上官奇一生行事顺天应人，什么地方不能去得，你且带路便了。”

乔凡从脸上浮起一丝狞笑，转身带路，向那座高峰背后走去。

上官奇边自随行，心中边自盘算。

他盘算的是乔凡本是邪人，与凶邪结党，不足为奇，奇的是怎会知道自己的行踪，而奉命在此迓客？

天下事不可能未卜先知，唯一的解释，便是对方多半在“双松谷”中设有暗桩，才获报行动。

由此推度，“梅花女侠”林傲霜多半便是被他们掳来，少时自己与对方主脑人物见面之际，倒要设法探询一下。

还有，自己被追踪，则穆超元大侠不知有无危险。

这种忧患，一瞬便释！

因为顾朗轩觉得穆超元的功力甚高，对方主脑人物又复在此，便有人对他跟踪，也不过到穆超元手下自寻死路而已。

想至此处，前行的“三环蛇丐”乔凡业已在一所庄院之外止步。

顾朗轩久居伏牛山，对于山中的地势自颇熟悉，遂咦了一声说道：“这是‘豫中三杰’隐顾天年的‘无为庄’嘛。”

乔凡接道：“如今业已改名，叫做‘有为庄’！”

顾朗轩目注乔凡问道：“那‘豫中三杰’呢？他们是已厌倦江湖锋镝之人，难道又不耐安静，与你们……”

乔凡伸手向西一指，截断顾朗轩的话头，狞笑说道：“那三个老头儿确已厌倦江湖锋镝，如今是永远安静，再无烦恼的了！”

顾朗轩顺着乔凡手指看去，只见西边山壁下的夜色暗影中，拱起了三座坟头。

他目击之下，不禁钢牙一挫，怒声问道：“你们这帮万恶之徒，又把‘豫中三杰’害死？”

乔凡阴恻恻地笑了一下说道：“上官老儿，常言道得好‘山中虽有千年树，世上难逢百岁人’，你怎么证明是我们把这三个老儿害死，而不是他们的阳寿已满，自行回了姥姥家呢？”

顾朗轩沉声叱道：“你少诡辩，纵或‘豫中三杰’有一人病死，也决无三人同亡之理。”

乔凡笑道：“他们是要好弟兄，一人病死，其余二人殉义，便把这‘无为庄’送给我们，改名为‘有为庄’了。”

顾朗轩知道与乔凡多话无益，遂冷笑一声，不再开口。

这时，乔凡引领顾朗轩向庄中走进，庄门之外，果然横着“有为庄”三个大字。

庄门有四名壮汉担任守卫，因有乔凡引路，遂均抱拳为礼，不加盘问阻拦。

乔凡把顾朗轩引到一座大厅之前，有名庄丁从厅中走出，向乔凡恭身说道：“庄主请乔爷陪同来客到厅中答话。”

乔凡点了点头，伸手让客。

顾朗轩昂然举步，毫不畏怯，走向厅内。

他刚刚登上石阶，便有一位锦袍老者从厅中走出，在滴水檐下抱拳相迎。

顾朗轩微一打量对方，见这锦袍老者年约六十上下，但却身躯伟岸，豹头虎目，精神极为矍烁！

双方目光一对，那锦袍老者便含笑说道：“来客可是上官大侠？”

顾朗轩点头答道：“在下正是上官奇，尊驾如何称谓？”

锦袍老者笑道：“我叫陶弧，忝为本庄庄主，上官大侠的侠驾到此，委实使蓬荜生辉，请入内待茶。”

说完，便闪身侧立，肃客入厅。

顾朗轩边自举步入厅，边自觉得“陶弧”之名甚为陌生，自己似乎从未于正邪各派中听过有这么一位人物。

宾主落座之后，庄丁献上香茗。

顾朗轩情知自己身入虎穴，处处都须小心，虽然接过香茗，却不肯沾唇，随手放在几上。

陶弧知他生疑，也不劝饮，只是含笑道：“上官大侠，你不知道我要乔兄请你来此之意？”

顾朗轩淡淡说道：“在下又不是陶庄主的腹内蛔虫，怎能凭空臆测，陶庄主还是直说最好。”

陶弧被他抢白，也不以为意，仍自含笑说道：“据我所知，上官大侠的武学修为甚深，具有一身相当不俗的高明功力！”

顾朗轩晒然答道：“陶庄主太过奖了，老朽无能，像我这点修为之人，江湖中可以说车载斗量，俯拾即是。”

语音至此，目注陶弧，诧声问道：“陶庄主，你把我邀来此处，难道只是为了对我夸赞数语么？”

陶弧笑道：“当然不是，我是企图释疑！”

顾朗轩诧道：“释疑？释什么疑？”

陶弧目光电闪精芒，笑吟吟地说道：“我觉得尊驾不应该叫做上官奇！”

顾朗轩暗暗吃了一惊，向陶弧问道：“陶庄主此语甚奇，我不懂你何以有这种想法？”

陶弧端起杯子饮了一口，说道：“这道理极为简单，上官大侠既有如此武功，绝非毫无来历之辈，但我遍查当世武林中各门各派的出色好手，均未发现有‘上官奇’三字在内！”

顾朗轩闻言之下不禁扬眉狂笑。

陶弧等他笑声略住，注目问道：“上官大侠何以如此狂笑，莫非我说错了什么话儿？抑或你有甚辩辞？”

顾朗轩冷笑道：“何须辩解，我只请问陶庄主一声，你这‘陶弧’二字，又是否见过经传？”

陶弧先是一怔，旋即“哈哈”大笑，连连点头说道：“高明，高明，上官大侠不单武功精绝，连口舌方面也如此犀利，真使我佩服之至！”

顾朗轩晒然笑道：“这样说来，陶庄主是承认相信我叫做‘上官奇’了？”

陶弧方一点头，顾朗轩便站起身形，抱拳告别。

陶弧伸手相拦，皱眉说道：“上官大侠好不容易才得光降，怎么去心这急，我还有事请教！”

顾朗轩本是做作，闻言之下，便又坐了下来，目注陶弧问道：“陶庄主还有什么见疑之处，何妨直言？我辈江湖人物，讲究的便是豪爽！”

陶弧笑道：“上官大侠与南宫敬是怎么结识？”

顾朗轩毫不迟疑，应声答道：“我与南宫敬原本毫不相识，是受了‘紫竹书生’顾朗轩的临终之托，才与他结为深交，陶庄主问此则甚？”

陶弧不答，又向顾朗轩问道：“那位‘紫竹书生’顾朗轩乃是年轻一辈中相当杰出的人物，怎会突然夭折？不知是因病，还是……”

顾朗轩接口说道：“不是因病，是被仇人所害，可惜我去迟一步，不知害死我贤弟之人是谁？只在他遗体之上寻着一根‘仙人刺’，并发现一只血红掌印！”

“三环蛇丐”乔凡在旁咦了一声道：“这是怪事……”

陶弧看了乔凡一眼，略施眼色，乔凡便有所会意，截口不语。

顾朗轩冷眼旁观，暗暗记在心内！

陶弧转过目光，向顾朗轩含笑叫道：“上官大侠，你有此发现后，便与南宫敬结友联手，打算为顾朗轩缉凶报仇？”

顾朗轩点头答道：“这是江湖大义，也是作朋友的份内之事，陶庄主当不致谴责我这为友报仇一举有甚谬误吧？”

陶弧摇手笑道：“上官大侠说哪里话来，我不单对你的义薄云天深表钦佩，并还打算略尽绵力，供给你一项有关讯息！”

顾朗轩扬眉问道：“什么有关讯息，陶庄主赶快请讲！”

陶弧又自饮了一口茶儿，方缓缓说道：“上官大侠可知那种‘仙人刺’是产自何处么？”

顾朗轩因自己在“七松坪”已然现身搭救南宫敬，此次对方又显然是从“双松谷”口便跟缀自己的踪迹，多半早知与穆超元在坟前相会等情，遂点了点头，向陶弧说道：“我知道‘仙人刺’产于王屋山丈人峰，而该处也正是穆超元大侠的隐居之所。”

陶弧笑道：“穆大侠是‘武林七老’之一，既已归隐，不会再涉及江湖恩怨，上官大侠可知用‘仙人刺’伤了‘紫竹书生’顾朗轩的是什么人么？”

顾朗轩自然以为对方是又想用虚言相骗，嫁祸于人，扬眉答道：“我与穆大侠曾在‘双松谷’口相会，据他解释，多半是他逃妾‘三绝妖姬’戚小香所为。”

他在说三绝妖姬戚小香名号之际，故意目注别处，暗以眼角余光察看陶弧神色。

陶弧居然毫无惊容，点头笑道：“对，对，上官大侠与穆大侠的猜测委实丝毫不错，此事正是‘三绝妖姬’戚小香所为！”

顾朗轩想不到他会率然承认，不禁注目问道：“陶庄主是怎样知晓此事是戚小香……”

陶弧不等顾朗轩话完，便自接口说道：“这道理简单，因为那位‘三绝妖姬’戚小香，如今便在我这‘有为庄’内！”

顾朗轩越听越出意料，也越听越猜不透这“有为庄”庄主陶弧把自己请来的用意何在？

陶弧见他双眉深皱，含笑叫道：“上官大侠为何皱眉沉吟？莫非你不相信戚小香在此么？”

顾朗轩以两道深沉的目光凝注陶弧，冷然问道：“陶庄主，你与‘三绝妖姬’戚小香是何关系？”

陶弧应声答道：“非亲非故，毫无关系。”

顾朗轩道：“既无关系，陶庄主最好莫把此女收留……”

陶弧“哈哈”一笑，接口说道：“我要修改上官大侠所说此话中的一个字儿，我对戚小香不是‘收留’，而是‘扣留’，难道上官大侠不赞同我‘扣留’此女！交给你去了结‘紫竹血案’？”

顾朗轩好生错愕，向陶弧讶声问道：“陶庄主，你……你真肯如此作法？”

陶弧目闪精芒，面含微笑，反向顾朗轩问道：“我若不肯如此作法，却请乔兄把上官大侠请来‘有为庄’中则甚？”

顾朗轩弄不懂陶弧的葫芦中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只好姑且信以为真，挑眉问道：“戚小香现在何处？”

陶弧伸手向大厅左侧一间门户紧闭的厢户一指，缓缓说道：“就被我扣留在那间西厢房内！”

顾朗轩抱拳说道：“多谢陶庄主扣留妖妇交我带走……”

陶弧摇手笑道：“上官大侠，我又要修正你的话了，我并未允许你把戚小香带走，只允许你在此把她处置，为顾朗轩报复仇恨！”

顾朗轩皱眉说道：“陶庄主这是何苦？你既以任侠自居，便应你啦！”

陶弧挑眉说道：“上官大侠莫要得寸进尺，我若不把你请来，不告知此

事，你却海角天涯，到哪里去找戚小香呢？”

这几句话儿，把位一向辩才颇善的“紫竹书生”顾朗轩，也问得无言可答。

万般无奈，他只好指着厅左西厢房向陶弧问道：“陶庄主是要我亲自入室，处置此女？”

陶弧点头说道：“上官大侠既与顾朗轩交厚，似也应该为他了结这桩九泉憾事！”

顾朗轩双目中电闪炯炯神光，点头说道：“陶庄主说得对，无论从朋友私交或武林公义而言，上官奇此责难推，纵然这间西厢房中是什么龙潭虎穴？有什么剑树刀山？我也不辞艰险，闯它一闯！”

他这等说法之意，是以为陶弧、乔凡等人，可能在这西厢房中设有恶毒埋伏？

陶弧“哈哈”笑道：“上官大侠太言重了，你单人入我‘有为庄’中，陶弧若有恶意，大可恃众凌寡，何必还大费周折地在这西厢之内作什么恶毒布置？”

顾朗轩知道多言无益，遂站起身形，向厅左西厢走去。

陶弧与乔凡二人并未陪同，只是坐在厅中，含笑相看。

顾朗轩走到西厢之外，伸手推门。

门虽紧闭，却是一推便开，并有一片嗅之令人神怡的淡淡幽香袭入鼻观。

顾朗轩生恐中了暗算，不单立即摒息，并向鼻孔中塞进了两粒小小辟毒灵丹。

但目光扬处，外间阒然无人，里间则珠帘深垂，也不知是否有人在内？

顾朗轩扬眉叫道：“戚小香……”

他从穆超元口中，已知这“三绝妖姬”戚小香是个工于床第之术的荡妇淫娃，故而相当鄙薄不齿地直呼其名，并未加以其他称谓！

三字方出，里间果然有个娇滴滴地语音答道：“我在这里，来人是谁？请进内叙话。”

顾朗轩闻言，自然立即伸手挑帘，进入里室。

他如今心中猜疑又变，认为那位“三绝妖姬”戚小香可能裸无寸缕，或是身上仅仅披了一袭薄纱，对自己摆出极为香艳诱人的性欲阵仗？

顾朗轩对于定力方面颇有自信，故而一面猜疑，也一面心中冷笑，暗忖对方如果当真是作此下流打算，则定必徒劳，自己也可趁机把妖妇擒住，追问发生在北天山“紫竹林”中的那桩血案的所有凶手！

谁知珠帘一挑之下，所猜完全成空。

这西厢内间，既无锦帐牙床，室中一位青衣妇人身上，也毫无暴露，穿得齐齐整整。

内间不单无床，也无其他椅几陈设，只有两具蒲团，放在空荡荡的地上。

靠北的那具蒲团之上，盘膝坐着一位青衣妇人，因她粉颈低垂，遂使顾朗轩看不出她的年龄相貌。

顾朗轩进入内室，青衣妇人便低声问道：“来人是谁？”

语音既低，又只有四个字儿，但却甜润娇脆无比，真宛如珠落玉盘，真令人听得心神一荡！

顾朗轩心中暗忖此女真是尤物，口中则冷冷答道：“我叫上官奇！”

青衣妇女哦了一声，抬起头来，手指靠南面的那具蒲团，向顾朗轩嫣然一笑，缓缓说道：“上官大侠请坐！”

她这一抬头之下，使顾朗轩觉得这戚小香不愧有“三绝妖姬”之名，姿色委实美绝！

她不是像“红衣昆仑”萧瑶那样美得俏，或是美得秀，美得清，她是美得艳，美得妖！

但却美到令人明知妖艳，却毫不生厌，并不得不向她多看两眼的迷人程度！

尤其是嫣然一笑，更令百媚横生，加上她那人耳心荡的甜润柔美的语音，真具有绝大魔力！

顾朗轩是何等人物？居然也未能抗拒，竟听她指挥似的在南侧蒲团坐下。

刚刚坐下，顾朗轩俊脸上一热，心头一惊！

他脸热之故，是惭愧于自己一向轻淡色欲，今日怎么有点晕陶陶的，似乎为这“三绝妖姬”戚小香的艳色妖音所惑？他心惊之故，是发现了此女果是一代妖姬，难怪穆超元对她迷恋极深，仍有点念念不忘！

顾朗轩虽然惊惭交迸，但业已坐下，也不好意思再站起来，遂暗自收摄心神，索性就在蒲团上与戚小香对面而坐，看她有何话说？

戚小香眼波流转，瞥了顾朗轩一眼，浅笑问道：“上官大侠是……是在追寻我的踪迹？”

说也奇怪，顾朗轩分明业已惊愧知戒，收摄心神，但在戚小香这眼风一扫之下，仍然心旌大动！

顾朗轩大吃一惊，边自点了点头，边自暗暗把自己的舌尖咬了一下。

戚小香眼风再抛，媚笑呢声问道：“上官大侠追寻我的踪迹，是否受了穆超元老鬼之托？”

这回，顾朗轩咬舌生痛，已朗灵明，但仍避开戚小香的媚笑及眼波，摇头答道：“不是，我是想向戚……戚夫人请教，你从王屋山丈人峰腰所取走的‘仙人刺’，在江湖中用过几次？”

戚小香笑道：“好，让我想想……”

她在略一寻思之后，摇头失笑说道：“不行，我用的次数太多，想不起来了，反正我遇上看不顺眼之人，便多半打他一枚！”

这种回答，着实有点出于顾朗轩的意料之外！

他怔了一怔，决定单刀直入向她查究，遂自沉声说道：“戚夫人，有桩发生于端阳之夜的‘紫竹血案’，你不会不知情吧？”

这次，戚小香却未像刚才那等坦然答复，笑了一笑，扬眉叫道：“上官大侠，你既然向我问话，为何却始终回避目光，不敢看着我呢？”

顾朗轩被她激动傲气，立即目注戚小香，冷然说道：“戚夫人，你莫要自负姿色，以为足可颠倒众生，须知上官奇心如止水，不起波澜，我便与你面面对，又有何惧？”

话音刚顿，戚小香脸色立变。

她方才是妖艳绝世，美媚无伦，如今这一变脸，却立即满面寒霜，令人望而生怖！

顾朗轩刚生戒意，暗自凝功，防范她又对自己看不顺眼，用“仙人刺”突施辣手，一阵“哈哈”大笑陡的响起！

这突然的笑声并非戚小香所发，而是那“有为庄”的庄主陶弧在室外发出！

只听得陶弧于一阵大笑之后，啧啧赞道：“高明，高明，上官大侠着实高明！能够抗拒‘三绝妖姬’戚小香的媚笑眼波之人，在这莽莽江湖之中，不多见呢！”

顾朗轩弄不懂他葫芦之中卖的甚药，不禁转身目注窗外，沉声叫道：“陶庄主……”

三字方出，身后突起“格登登”的奇异声息！

顾朗轩以为戚小香对自己施展辣手，身形微闪，一式“柳叶随风”，便自逸出珠帘之外。

但他于飘出珠帘之际，目光微瞬，不觉一怔！

原来适才身后的“格登”之声，并非戚小香施甚辣手，而是这“三绝妖姬”被几种机关制住！

从地上伸出两根弧形钢条，扣住戚小香的双足。

从左右壁上伸出两只长柄钢圈，束住戚小香的双臂。屋顶并垂下一具铁箍，紧紧箍在戚小香的额头之上。换句话说，就是这位“三绝妖姬”身上，业已加了五种刑具，任凭她本领通天，也绝对无法逃走！

这种变化太以突然，使顾朗轩看得为之呆住！

这时，陶弧又发笑道：“上官大侠可以放心了吧，请你出来谈谈！”

顾朗轩带着万分疑惑的心情，走出西厢，向陶弧抱拳问道：“陶庄主，你莫弄玄虚好么？在下不懂你如此举措，究属何意？”陶弧笑道：“上官大侠，我来问你，你承不承认这位‘三绝妖姬’戚小香是个倾城尤物，绝代祸水？”

顾朗轩点头说道：“陶庄主这八个字儿批评得极为允当！”陶弧扬眉说道：“上官大侠请想，戚小香既然落在我手中，我怎肯放这尤物祸水生出‘有为庄’，再害人害世？”有了适才目睹之事情，顾朗轩不能不信陶弧此语是出自肺腑，遂赶紧称谢说道：“多谢陶庄主肯为江湖伸张正义，请把‘三绝妖姬’戚小香交我带走……”

陶弧听至此处，摇头接口笑道：“上官大侠莫要忘了我方才所说的‘不放此女生出有为庄’之语？”

顾朗轩皱眉说道：“由我负责，陶庄主难道还不放心？”陶弧微笑道：“常言道‘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妖妇极为刁猾，万一脱逃，又复贻害众生，那还了得？”

陶弧语利如刀，虽然拒绝顾朗轩带走戚小香之请，却持论极正，令他难于驳斥！

顾朗轩皱眉问道：“依陶庄主之意呢？”

陶弧笑道：“上官大侠若不为贵友顾朗轩报仇便罢，否则，即请把这妖妇在我‘有为庄’中就地处置！”

这“就地处置”之语，说得斩钉截铁，丝毫不对戚小香加以回护。

顾朗轩略一寻思，毅然剔眉说道：“好，上官奇谨遵台命，我这就对戚小香妖妇……”

他是一面说话，一面走向西厢，陶弧忽又叫道：“上官大侠且慢！”

顾朗轩止步问道：“陶庄主有何吩咐？”

陶弧含笑说道：“就因听说上官大侠身怀绝学，要想瞻仰瞻仰！”

顾朗轩哦了一声，目注陶弧问道：“陶庄主是想亲自赐教？”陶弧摇头笑道：“上官大侠误会了，我不是想和上官大侠过手，只是想请上官大侠处置戚小香妖妇之时，顺便一展绝学！”顾朗轩道：“陶庄主要我怎样献丑？”

陶弧指着四厢纸窗向顾朗轩含笑问道：“上官大侠可曾记准戚小香的适才位置？”

顾朗轩想了想，点头答道：“大致可以记得！”

陶弧笑道：“这里有五根飞针，上官大侠可否隔窗认穴，打中戚小香身上我指的位置？”

顾朗轩问道：“陶庄主要我打她身上的什么位置？”陶弧取出五根长约三寸的银色飞针，递向顾朗轩，并含笑说道：“我要上官大侠打她的双肘、双膝以及咽喉等五个部位！”

顾朗轩眉峰方聚，陶弧又复笑道：“隔窗认穴，毕竟太难，官大侠无须五针全中，只要能中四针，我便赠你一件莫大彩头！”

顾朗轩目注陶弧，扬眉问道：“什么彩头？”

陶弧笑道：“上官大侠不是想要这‘三绝妖姬’戚小香么？只要你隔窗认穴，绝艺无差，我便让你把戚小香带走！”

顾朗轩目光电闪，接口问道：“我是要人，不是要尸，假如戚小香侥幸不死，陶庄主又便如何？”

陶弧略一沉吟，轩眉狂笑，朗声答道：“好，只要戚小香中针不死，我便收回不让她生出‘有为庄’之语，任凭上官大侠带走就是！”

顾朗轩接过银针，略一掂量，向陶弧问道：“陶庄主要我在多远距离施为？”

陶弧尚未答言，那“三环蛇丐”乔凡已在一旁笑道：“不拘多远，上官大侠只不要过份靠近西厢窗外便可！”

顾朗轩点了点头，在厅中向东走了三步，蓦然回身扬手，五线寒光，便自凌空飞出。

但银针才一出手，顾朗轩的心中突然又起疑窦！

因为“隔窗认穴”的手法虽难，却未必难得住身负上乘武功的内家高手！

就以“三环蛇丐”乔凡的“夺命三环”而论，便有如此造诣，陶弧又何必出此题目，考较自己则甚？

心中动疑之间，那五线银光，业已破窗而入！

西厢房中，也立即起了一声女子惨叫！

陶弧抚掌笑道：“好手法，好手法，上官大侠果然绝艺惊人，一发便中！”

顾朗轩听得陶弧的语气虽在夸赞自己，笑声中却隐隐流露出凶犷的意味！

他眉峰一扬，向陶弧笑道：“陶庄主，我对你适才所嘱，略有更改！”

陶弧问道：“更改什么？”

顾朗轩缓缓说道：“双肘、双膝并未更动，但那咽喉一针，我却改打她的下颏部位！”

乔凡狞笑道：“改得好，改得好，想不到上官大侠这等素以仁义为怀之人，也这等狠心辣手！”

顾朗轩怫然叱道：“乔朋友此话怎讲，我不打咽喉，改打下颏，正是保全她一条性命，你为何还替我加上‘狠心辣手’四字？”乔凡目闪凶光，正待发话，陶弧已先笑道：“两位不要争吵，我们先瞻仰瞻仰上官大侠的‘隔

窗认穴’手法，到底精确到什么程度？”

说至此处，目注西厢，沉声叫道：“开窗！”

西厢中有人应声把纸窗打开。

顾朗轩见那空寂西厢之中，突然有人出现，不禁为之一愣？纸窗开处，看得分明，戚小香仍被钢环钢条等禁锢室中，双臂肘部，双腿膝部，各钉有一根银色飞针，那颗美艳绝世的迷人螭首，因屋顶铁箍已去，却低得几已达到胸部！

但她虽然头儿低垂，却仍看得出有根闪亮银针钉在她下颏之上。

陶弧向顾朗轩一翘拇指，“哈哈”大笑说道：“上官大侠，你真是绝艺惊人，五根飞针，隔窗认穴，全凭记忆之下，居然根根都打中了指定部位！”

顾朗轩不理睬陶弧的赞美之言，只是向西厢以内诧然凝目！乔凡笑道：“上官大侠，你看些什么？”

顾朗轩道：“戚小香像是死了？”

乔凡狞笑答道：“上官大侠眼力无差，你如今应该懂得我刚才说你‘狠心辣手’之语，并非毫无根据！”

顾朗轩皱眉问道：“她虽中五针，全非要害，怎会致命死去？话方至此，业已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那是五根毒针！”陶弧点头笑道：“完全正确……”

一语未毕，顾朗轩厉声接道：“陶庄主，你这样做法，究意用意何在？”

陶弧满面诡笑，挑眉答道：“这答案简单得很，就是‘心爱卢俊义，逼你上梁山’！”

顾朗轩惑然问道：“逼上梁山？陶庄主所谓的‘卢俊义’，是指谁呢？”陶弧笑道：“上官大侠不曾听清楚么？我既称‘逼你上梁山’，自然指的是你！”

顾朗轩仍有点不甚明白地蹙眉问道：“这个‘逼’却是怎解？”陶弧指着西厢中惨死的女子，怪笑答道：“你杀了人，她身后之人必然找你算帐，则最好的避祸办法，便是参加我们的组织，以雄厚力量……”

顾朗轩剔眉喝道：“住口，像‘三绝妖姬’戚小香这等万恶淫女，人人得而诛之，穆超元大侠也颇明是非，决不会为她……”陶弧听至此处，不禁扬声狂笑！

顾朗轩怒道：“你笑些什么？我哪句话儿说错？”

陶弧一收笑声，冷然说道：“我笑你太以糊涂，直到如今，还以为西厢女尸是‘三绝妖姬’戚小香么？”

顾朗轩诧道：“难道不是？”

陶弧道：“她不是戚小香，她身后之人，也不是业已活不长的穆超元！”

顾朗轩的两道目光重新凝注西厢女尸，并讶声问道：“此女和她的身后之人究竟是谁？”

陶弧笑道：“她身后之人大大有名，比穆超元难惹得多，就是‘罗浮仙姥’！”

这“罗浮仙姥”四字，每一字都宛若当头霹雳，把位“紫竹书生”顾朗轩，震得心悸胆裂！

他吸口长气，勉强定了定神，向陶弧咬牙问道：“照你这么说来，西厢中惨死的女子，竟是‘罗浮仙姥’的唯一爱徒‘梅花女侠’林傲霜么？”

陶弧点头笑道：“不错，刚才你进西厢之际，所看见的美艳青衣妇人，

的确是‘三绝妖姬’戚小香，但如今已从秘道之中，换成从顾朗轩墓旁掳来的‘梅花女侠’林傲霜了！”

顾朗轩仍自有点不信地沉声说道：“林傲霜已得‘罗浮仙姥’的十之七八真传，凭你们这些鬼鬼祟祟的无耻东西，未必能把她强掳至此？”

陶弧狞笑道：“你讲得有理，林傲霜的确艺业不俗，但闯荡江湖之人，讲究有力使力，无力使智，林傲霜纵具上乘身手与冰雪聪明，阅历经验毕竟稍差，她怎能比得上‘紫竹……’”

说到，“紫竹”二字，语音便顿，也不知道他下面要说的究竟是“紫竹先生”？抑或是“紫竹书生”？

顾朗轩业已语音微颤地咬牙问道：“陶弧，照你说来，西厢内被我误杀之人，当……当真就是林……傲霜了？”

陶弧以为他是心胆已寒，“哈哈”笑道：“如假包换，想不到你这自命不凡的上官大侠，竟对林傲霜之师‘罗浮仙姥’惧怕到这等地步？”

说至此处，目注西厢，得意叫道：“陶忠，你把林傲霜的头儿托起，让上官大侠验明正身！”

西厢以内有名庄丁打扮之人，立向被害女子走去。

陶弧又向顾朗轩笑道：“那‘罗浮仙姥’性如烈火，睚眦必报，上官大侠又对她甚为怯惮，看来你是很可能被我‘逼上梁山’的了！”

顾朗轩咬牙不语，把功力提到极致，目光凝注西厢！

他准备在一证明西厢女尸真是“梅花女侠”林傲霜时，便立下辣手，击毙陶弧、乔凡二人，略泄满怀仇恨！

这时，那名叫陶忠的庄丁业已走到西厢中央，伸手托起女尸下颏，把她低垂的螭首缓缓抬起。

顾朗轩看见这也是一个美艳女子，七窍溢血，人已死去，但却决不是自己的心上人儿林傲霜。

他正觉惊奇之际，那“三环蛇丐”乔凡突然失声叫道：“陶庄主，这……这是怎么回事？西厢女尸怎会变成你的二姨太呢？”如今轮到陶弧目眦欲裂，语音狂颤，厉声叫道：“陶忠，我叫你把林傲霜换来，你……你这该死的东西，怎……怎么换了二姨太了呢？”

那名庄丁本来是以背对外，听得陶弧发话一叫，才缓缓转过身来。

他才一转身，顾朗轩便觉得眼前一亮！

原来此人神如秋水，肤若凝脂，其貌相之秀美英挺，比南宫敬还要强上几分！

陶弧失声叫道：“你……你不是陶忠？”

那秀美少年微笑说道：“当然不是，诚如贵庄主所言，陶忠是‘该死的东西’，我大概还不‘该死’！”

陶弧怒道：“你为何要与我们作对？”

秀美少年笑道：“这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乱石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陶弧目闪厉芒，咬牙叫道：“你既害我爱妾，还不出来受死！”

秀美少年微微一笑，脱下庄丁装束，白衣飘处，穿窗而出。

他人在空中，乔凡双手连扬，一大两小，三圈金光，以及两条尺许长的红影，便自电掣射去！

顾朗轩急忙一掌劈出，并急急叫道：“仁兄留神，这是‘三环蛇丐’乔凡的‘夺命金环’和两条异种毒蛇，千万莫令沾身！”

白衣少年笑道：“多谢上官兄关照，但这点邪魔末技，似乎还伤不了我！”一面发话，一面毫不畏怯地向空中三圈金光和两条红影迎去。

他的身法奇快，在顾朗轩掌风未到之前，便已冲入金光红影之中。

首先是那一大两小三圈金光，看来业已打中白衣少年，却忽然“铮铮”连声，化为碎粉坠落！

其次，是白衣少年双手微动，那两条赤红小蛇已被他捏着尸尾，拎在手中！

这两条红蛇虽然短小，但却具有奇毒，皮骨如钢，是乔凡最为心爱、从不轻用之物！

这次是觉得这白衣少年来得怪异，才一出手使用全力！

谁知宝刀宝剑难伤分毫的“风磨铜”所铸之金环，首先成了碎粉，两条异种红蛇又被对方拎在手中，全身僵直，动也不动！

乔凡方自目瞪口呆，白衣少年业已冷然说道：“你这厮手狠心毒，宽容不得，还你蛇儿！”

左右双手齐扬，两条红光电闪而出！

乔凡正想躲避来势，但念头刚动，心窝一凉，两条异种红蛇，已像两根血红长箭，贯胸而入，不单贯胸，并且透骨！

乔凡的尸身尚未仆倒，两线红光，已从他背后穿出，“夺夺”两响，没入大厅壁内！

这份功力，这份手法，真把位相当自傲的“紫竹书生”顾朗轩看得呆住！

陶弧惊魂欲绝，目注白衣少年，颤声问道：“尊驾到底是谁？”

白衣少年面罩寒霜，冷冷说道：“我是这‘无为庄’三位旧庄主中‘汴梁逸士’柳长修的晚辈亲戚，知道他被你害死，特来报仇雪恨！”

陶弧听得长叹一声，猛一顿足。

表面看来，他这顿足长叹之举，似是被人责询罪行，表示愧悔！

事实却完全不然。

厅中石砖，竟有机关，在他顿足震动之下，冒出极浓的黑烟，电布当空，使人伸手不见五指！

顾朗轩生恐对方在浓烟中发动暗袭，自然立即功凝全身，着意防护！

暗器风声倒未听得，却听得“三绝妖姬”戚小香柔媚的语音叫道：“陶庄主，请紧记我们的信条，打得过时就打，打不过时就跑！”

紧接着是那白衣少年冷笑说道：“想跑？你们跑得了么？上天我追你到灵霄殿，下海追你到水晶宫！”

顾朗轩听出他要想追敌，急忙叫道：“仁兄慢走，林傲霜是否被你所救？她人在何处？”

那白衣少年似是看得见陶弧动作，并不虞暗袭，业已追往厅外。

听得顾朗轩问话，他边行边自答道：“林女侠是在庄西山壁之下的‘豫中三杰’坟后等我，烦上官大侠代告一声，我要追敌报仇，不去找她，彼此异日江湖再见！”

没到“江湖再见”之际，人已去远，只剩一缕语音，荡漾空际！

顾朗轩有了林傲霜的下落，心中自颇高兴。

等到浓烟散尽，这厅前厅后，早已寂无一人。

顾朗轩知道首脑已逃，也就不再在庄中耽搁，赶紧往庄西驰去！

路程不远，转瞬便到，夜色暗影中，三座坟头拱立壁下。顾朗轩人还未

到，便已开口叫道：“霜妹……霜妹……”坟后寂寂，无人作答。

顾朗轩自觉自己情急之下，叫得冒失，遂又一面驰去，一面通名叫道：“霜妹怎不应声，我是顾朗轩呀！”

他以为林傲霜听到“顾朗轩”三字，知晓自己未死，必定喜极扑出！

谁知那三座坟头之后，依旧寂然无声！

顾朗轩知道又有蹊跷，身形闪处，纵到坟后。

坟后空空，哪里有丝毫人影？

顾朗轩双眉深蹙，细察周围。

总算被他在地上看见了一行字迹，写的是：“多承相救，傲霜心碎情灰，从兹遁世！”

这几个字儿看在眼中，顾朗轩不禁为之苦笑顿足。

因为他从地上的留字之内，看出这位“梅花女侠”的言外之意。

林傲霜似是既感白衣少年相救之恩，又恐他有见爱之心，才留下这“心碎情灰”字样。

尤其是最后的“从兹遁世”一语，明显流露出“红衣昆仑”萧瑶所说的削发出家的情况！

顾朗轩此次返回伏牛山，便是为了寻找林傲霜解释误会，免得她认为自己真死，心冷情灰地来个削发为尼，弄得终身抱憾！

谁知才到“双松谷”，便生问题，林傲霜人已不见，茅舍地下满是血渍，似已遭了毒手？

等入了“有为庄”后，场面更惊险奇特，陶弧、乔凡二人竟以“偷龙换凤”之计，要让自己手刃林傲霜，以遂他们“逼上梁山”的谋略。

幸亏有位白衣少年仗义为助，才消解自己胡里糊涂手刃情人之危，否则，自己发现西厢女尸倘若真是林傲霜时，除了立即悔罪殉情之外，根本无别路可走。

局面至此，本已柳暗花明，颇为好转，谁料到了最后，仍告山穷水尽？

林傲霜留字之中，遁世出家的立意已明，则四海八荒间的哪座尼庵，才是她参禅所在？

顾朗轩一向足智多谋，如今也被这奇诡万变的情况，弄得为之怔住。

伊人已杳，芳迹难寻，他该怎么办呢？

无可奈何之下，顾朗轩只好暂为重义者，权作负心人了。

所谓“重义负心”，就是他暂把林傲霜之事撇开，仍自奔向析城山“迷魂坳”，准备帮助和他生死结盟的义弟南宫敬，报复杀父之恨！

决定虽然如此，但在这一路之间，顾朗轩的心情始终无法平静！

他挂念林傲霜此去何处？是否真的削发？挂念南宫敬与萧瑶，会不会在“迷魂坳”中遇甚强敌？有甚凶险？他挂念那位在“有为庄”中帮助自己的白衣少年，不知是何来历？

既然挂念，必加研揣，顾朗轩研揣的结果，恰是“三然”！

所谓“三然”，便是“凄然”、“安然”、“惑然”。

对于林傲霜的去向，他无法揣测，无法追寻，心中自属“凄然”！

对于南宫敬的安危，因他深信“红衣昆仑”萧瑶的武功机智足以应付一切，心中觉得“安然”。

对于“有为庄”中义助自己，要为“豫中三杰”报仇的白衣少年，却始终猜不透对方来历，心中未免“惑然”。

“紫竹书生”顾朗轩兼精文武，一向自视颇高，他的修为方面，比南宫敬还要强胜一点。

但自遇“红衣昆仑”萧瑶，才知武学之道，委实渊深如海，自己绝不应对目前的成就便觉满足，必须益励进修，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这位白衣少年虽然不知比萧瑶如何？但他以护身罡气震碎“风磨铜”所铸之金环，并顺手擒蛇，把两条异种毒蛇当作蛇箭甩出，将乔凡穿胸殒命等举，也着实高明得令人震惧，令人钦佩！

这些动作是在瞬间完成，尤其那两条蛇儿，才入他的手内，便似冻成了两条冰蛇，更是罕见功力！

顾朗轩认为这是一条线索，想据以试加推测！

但任凭他想尽“天寒掌”、“玄冰掌”、“阴风掌”等各种阴寒功力之人，仍想不出任何人有这白衣少年的高深造诣。

一路寻思，一路飞驰，渡过黄河，到了析城山境。

顾朗轩面含苦笑，心中忖道：“‘迷魂坳’中千万不要再发生事故才好，目前局面已是千头万绪，若再发生问题，真不知应该怎样收拾？”

天下事往往如此，越是怕事，便越有事。

他到了临近“迷魂坳”的高峰半腰，探身向峰下看时，不禁眉头一蹙！

原来峰下“迷魂坳”中的整个庄院房屋，业已化为一片焦土！

“迷魂坳”房屋被烧，自然显示曾往探察的南宫敬与萧瑶二人占了上风！

故而顾朗轩皱眉的举止，不是为南宫敬、萧瑶二人的安危悬忧，而是恐怕他们或已追敌离去，没有在此等待。

就在顾朗轩带着几分忧虑，微皱双眉，驰下高崖，走近“迷魂坳”时，突然听得“迷魂坳”口的一片小松林中，有人叫道：“老骨头……”

这一声“老骨头”，叫得顾朗轩宽心大放，身形微闪，便自飘进林内。

因为顾朗轩心中明白，这将自己叫做“老骨头”之人，除了“红衣昆仑”萧瑶以外，再无别个。

果然，他一进林，便看见萧瑶红衣飘拂，俏立林内。

萧瑶一见顾朗轩，秀眉双扬，注目叫道：“老骨头……”

这第二声“老骨头”才一出口，她又顿住语音，嫣然娇笑说道：“顾兄，对不起，我忘了我已说过不再叫你‘老骨头’了，顾兄……”

顾朗轩见她连叫“顾兄”，生恐被南宫敬听见，遂忙将食指竖在唇边，向她示意噤声。

萧瑶苦笑了一下，摇头说道：“顾兄无须避忌，你那生死之交的南宫贤弟，如今不在此地。”

顾朗轩心中一震，失声问道：“有萧姑娘鼎力照拂我南宫贤弟，不会出甚事吧？”

萧瑶叹道：“关于照拂南宫敬一事，我本想对你说声‘幸不辱命’，谁知道四个字儿之中，竟略有变更！”

顾朗轩急急问道：“怎样变更？”

萧瑶玉颊一红，赧然答道：“字儿不变，次序略变，变成了‘不幸辱命’！”

顾朗轩大吃一惊，皱眉问道：“我……我南宫贤弟是……是出了什么差错？”

萧瑶答道：“失踪！”

顾朗轩听得一怔，正待继续追问，萧瑶叹了一口气儿，向顾朗轩摇头说

道：“此事说来话长，必须慢慢细谈，从容计较！”

说至此处，在一段横倒的树干之上，坐了下来，并对身旁指了一指，要顾朗轩坐下说话。

顾朗轩虽然满怀焦虑，也不得不如命坐下。

萧瑶对他看了一眼，扬眉说道：“顾兄，我先问你，你大概在‘双松谷’口见着你的心上人林傲霜了，那位‘梅花女侠’是不是尚未削发？”

顾朗轩面含苦笑，摇了摇头。

萧瑶失声叫道：“难道你去迟一步，林傲霜业已削发为尼，或是出了其他变故？”

顾朗轩叹道：“真所谓‘说来话长’，其中变化多着呢！”

萧瑶急急追问，顾朗轩遂把自己此行的一切遭遇，向萧瑶细说一遍。

萧瑶听完，皱眉说道：“这帮凶邪，到处都有党羽，实力真还不小！”

顾朗轩道：“萧姑娘如今应该说出我南宫贤弟是怎样失踪的了？”

萧瑶点了点头，叙述与顾朗轩别后暗探“迷魂坳”的经过。

顾朗轩听到“赤尸夫人”聂玉倩被萧瑶以“燧人指”功力吓退，不禁扬眉说道：“这聂玉倩显然是‘迷魂坳’中最高明的人物，她既被萧姑娘吓退，我南宫贤弟怎么还会有凶险？”

萧瑶摇头说道：“这‘赤尸夫人’聂玉倩并非最强之人，在她走后，又出现一位‘氤氲仙姬’皇甫婷……”

顾朗轩接口诧道：“‘氤氲仙姬’皇甫婷？这名号不是与昔年老魅‘氤氲仙婆’皇甫霜有点相似么？”

萧瑶颌首说道：“顾兄的联想不错，这皇甫婷就是皇甫霜的女儿！”

顾朗轩呀了一声，皱眉说道：“那‘氤氲仙婆’皇甫霜是邪道中绝顶魔头，皇甫婷既系其女，必得真传……”

萧瑶点头接道：“这妖女真不简单，是我出道以来所遇的武功最高之人……”

说至此处，生恐顾朗轩有所不高兴，向他嫣然一笑又道：“顾兄莫要以为我还在夸奖那‘氤氲仙姬’皇甫婷……”

顾朗轩苦笑说道：“我知道武功一道，无穷无尽，怎敢小视这帮万恶凶邪？只可惜目前情况紧急，无法抽身，否则真要在萧姑娘的高明指点之下，好好再把自己充实充实！”

萧瑶笑道：“顾兄的一身成就也不错了，我不够资格对你指点，他日若有机缘，你可以走趟昆仑，我负责为你引见我的义母，只要获得她老人家的三言两语，便包你此生受用不尽！”

顾朗轩知晓昆仑董夫人已是剑仙一流人物，不禁心中大喜，抱拳称谢道：“多谢萧姑娘不吝提携，如今再请萧姑娘示知与皇甫婷相斗，究竟谁胜谁负？”

萧瑶遂说明皇甫婷剑中藏剑，以一柄春秋神物“鱼肠剑”与自己向南宫敬借用的“通天犀角匕首”斗得难解难分之事，并慨然叹道：“我与她足足斗了四百合左右，仍然胜负难分，据说她只是木小萍三名要好姊妹之一，木小萍比她还要来得高明，可见群邪实力之强，的确是不可轻侮的了！”

顾朗轩也暗惊群邪的能手之多，目注萧瑶问道：“萧姑娘与那‘氤氲仙姬’皇甫婷相斗，虽未获胜，也未落败，然则我南宫敬贤弟却是怎样失踪的呢？”

萧瑶答道：“斗到四百来合之际，我已略见胜机，自信再有百招，便可把这‘氤氲仙姬’败在犀角匕首之下……”

顾朗轩听出她的言外之意，插口问道：“是不是在这战局好转之时，南宫贤弟却突然发生变故？”

萧瑶颌首说道：“一点不错，在我抖擞精神，准备施展本门向不轻用的神妙招术‘天罡三杀手’，给皇甫婷尝尝厉害之际，突然听得有个女人的口音纵声狂笑！”

顾朗轩皱眉问道：“又来了一名女子，是否那‘五毒香妃’木小萍的另一要好姊妹呢？”

萧瑶摇头答道：“不是，发笑之人正是‘迷魂坳’的主持人，‘女屠户’华三娘。”

顾朗轩道：“华三娘这泼妇突然发笑之故，定是有甚仗恃？”

萧瑶叹道：“我一面与皇甫婷动手，一面用眼角余光瞟去，却见南宫敬似已晕倒，被华三娘横托手内，站在二十来丈以外的阴暗之处！”

顾朗轩好生惊疑道：“南宫贤弟家学渊源，成就甚高，他怎会被华三娘那等二三流的人物所制？”

萧瑶点头说道：“我当时心中的想法和你一样，但既目睹此事，自欲立即驰援，却又被皇甫婷苦苦缠住，而华三娘也乘此机会，拔足飞跑！”

顾朗轩顿足道：“我明白了，萧姑娘所说南宫贤弟的失踪之事，便是被‘女屠户’华三娘将南宫贤弟掳去？”

五

萧瑶摇头道：“不是如此，你听我说，我见南宫敬被掳，大急之下，立展‘天罡三杀手’，逼退皇甫婷，追向华三娘，但那‘女屠户’业已奔出百丈之外！”

顾朗轩向萧瑶看了一眼，扬眉问道：“以萧姑娘的功力造诣，慢说相距百丈，纵然再加上十倍远近，你也必可追赶得上的。”萧瑶银牙一咬，恨声说道：“不错，我确实追得上华三娘，但却无法追赶。”

顾朗轩道：“这是为何，莫非那‘氤氲仙姬’皇甫婷阴魂不散，又来对你纠缠？”

萧瑶秀目微挑，叹息一声答道：“不是皇甫婷追来缠斗，是我看见华三娘在一片峭壁顶端，把南宫敬猛力掷下，然后便空着双手，疾遁而去！”

顾朗轩听得“哎呀”一声，萧瑶向他注目问道：“顾兄请想，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先追华三娘？还是先到峭壁下方察看南宫敬是生是死？设法抢救！”

顾朗轩毫不迟疑地应声答道：“那还用问，当然是救人急于追人！”

萧瑶点头道：“我也是如此作法，但等我绕到峭壁之下，却发现南宫敬被摔得四分五裂，简直不成人形……”

话方至此，顾朗轩业已听得全身急颤，满眶热泪也扑簌簌地顺颊泉流而落。

萧瑶抽出一方红色丝巾替他拭去热泪，含笑叫道：“顾兄不必如此情急悲痛，你的南宫贤弟若是死了，我还说他是‘失踪’则甚？”

顾朗轩泪仍未止，悲声说道：“萧姑娘不必故意安慰我了，你说南宫贤弟业已被摔得四分五裂，不成人形……”

萧瑶笑道：“确实头折肢断，不成人形，但那不是真人，是个假人，仅仅罩着一件与南宫敬所穿的同色长衣而已！”

“假人”二字，委实把位“紫衣书生”顾朗轩听得满脸挂泪，目瞪口呆！

萧瑶苦笑道：“顾兄，你且想想，当我发现被愚弄时，是否满腹怒火，哭笑不得？”

顾朗轩举袖拭去颊上余泪，向萧瑶白了一眼，摇头说道：“于是，萧姑娘便把受了张三的气，出在李四头上，故意危言耸听地把我吓了个肝胆欲裂！”

萧瑶失笑说道：“顾兄为友情热，真是血性汉子，方才你那盈眶热泪，流得叫我不敬佩！”

顾朗轩被她夸赞得有点耳根发热，只好继续问道：“萧姑娘以后如何？请说下去。”

萧瑶缓缓说道：“那时，我再寻‘女屠户’华三娘时，早已杳无踪迹，一怒之下，遂重返‘迷魂坳’中。”

顾朗轩向“迷魂坳”中的枯柱焦椽扫了一眼，诧然问道：“莫非在萧姑娘回到‘迷魂坳’之前，坳中凶邪即已焦土而去？”

萧瑶微摇螭首，扬眉说道：“当我回到‘迷魂坳’时，坳中业已空无一人，只在适才与皇甫婷交手之处，留下了‘红衣昆仑，不过如此’等八个大字！”

顾朗轩切齿骂道：“这帮下流东西，着实刁得可恨！”

萧瑶苦笑道：“我惭怒交进之下，无可出气，干脆放起了一把火儿，将整个‘迷魂坳’烧得片瓦无存，干干净净！”

顾朗轩愁皱双眉，目注萧瑶问道：“据萧姑娘的高明判断，我南宫贤弟是怎样失踪？”

萧瑶不假思索地立即答道：“对此问题，我已一再研判，认为多半是南宫敬在为我掠阵之际，看得出神……”

顾朗轩听了“出神”二字，点头插口说道：“这是一定之理，像萧姑娘与皇甫婷那种龙争虎斗，除了别有用心者外，凡属武林人物，都会看得入迷，到了出神忘己的境界！”

萧瑶又道：“南宫敬在出神疏备之下，可能中了对方的迷香等物暗算，才会悄然无声地失去踪迹！”

顾朗轩想了一想，颌首说道：“这判断不会有错，因为南宫贤弟若非落在‘迷魂坳’群邪手中，华三娘便不会那等有把握地弄个假人骗你！”

萧瑶秀目双蹙，赧然叹道：“对于代你维护南宫敬之事，我是‘不幸辱命’，只得在此等你回来，再细商追寻群邪下落，营救你南宫贤弟之策！”

顾朗轩指着“迷魂坳”内，皱眉问道：“坳中凶邪不少，难道竟于短短时间之内，逃走得一个不剩？”

萧瑶答道：“我放火之举，一来是泄愤，二来是有逼人逃出之意，但除了整个坳中房屋齐化劫灰以外，却未见有半丝人影！”

顾朗轩略作寻思，目闪神光说道：“这种情况，必然有甚蹊跷，‘迷魂坳’中人物不少，我不相信他们能撤退得如此迅速干净！”

萧瑶目注顾朗轩道：“我的想法与顾兄相同，但却想不出所以然来，顾兄知不知道这蹊跷何在？”

顾朗轩面含苦笑，正自沉思，萧瑶忽向他微施眼色，摇了摇手。

顾朗轩诧异不解，向萧瑶投过一瞥询问的眼色？

萧瑶以“蚁语传声”功力向他悄悄说道：“林深之处有人！”这句话儿，把顾朗轩听得又惊又愧！

惊的是敌人狡若狐狸，捷于鬼魅！

愧的是萧瑶已有所觉，自己仍毫无所闻。

就在顾朗轩羞愧吃惊之间，萧瑶又用“密语传音”向他嘱咐道：“顾兄，我去擒他，你且高歌一曲，为我略作掩护！”密语一了，顾朗轩高歌立起，他唱的是苏东坡的一阕浣溪沙：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垂沙，萧萧暮雨子规啼！难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他歌声才起之际，萧瑶便自蹑足潜踪地向林后走去。等到一阕“浣溪沙”唱完，萧瑶业已悄悄颀回，点头说道：“好一个‘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听了这两句词儿，便知白发坡翁依旧雄心千丈！”

顾朗轩起立转身，见萧瑶空手而回，不禁诧然问道：“萧姑娘……”

萧瑶白他一眼，娇嗔说道：“我一口一声叫你顾兄，你却一口一声叫我萧姑娘，未免太不公平了吧？你再若叫我‘萧姑娘’时，我也又要叫你‘老骨头’了！”

这位“红衣昆仑”的一颦一笑，均风华绝世，着实迷人，顾朗轩只得改口说道：“瑶妹的擒敌之举怎会无功？莫非那厮业已溜掉了么？”

萧瑶笑道：“这厮的身手的确相当滑溜，等我追到林后，他早已鸿飞冥

冥，不知去向……”

语音至此，略略一顿，又复娇笑说道：“不过这厮未必是我们的敌人，只是不知他究竟是何身份而已。”

顾朗轩诧道：“瑶妹此话怎讲？”

萧瑶玉臂微扬，向顾朗轩招手笑道：“顾兄你来，我带你去看首诗儿！”

顾朗轩边自随行，边自奇道：“看首诗儿？……”

说至此处，恍然有悟道：“莫非就是那隐身林后之人所留？”萧瑶点头答道：“正是，顾兄约莫再行五丈左右，便看见了！”顾朗轩走到萧瑶所说之处，果见一株巨树之上，被人削去树皮，烧枝作笔，留了一首诗儿，写的是：“南宫一脉险如何？千鬼壑中魑魅多，劝君欲救须从速，再若迟延化鬼魔！”

顾朗轩看完树上留诗，不禁眉心愁结！

萧瑶问道：“顾兄，你信不信这留诗之语？”

顾朗轩苦笑道：“事关南宫贤弟的吉凶祸福，我们所采的态度，似乎应该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萧瑶指着树上的“千鬼壑”，向顾朗轩问道：“这‘千鬼壑’就在析城山中，抑或是在别处？顾兄可知道么？”

顾朗轩摇头答道：“我不知道，只觉得这‘千鬼壑’的名称颇为恐怖，其中可能确实充满凶险！”

萧瑶秀眉双挑，妙目中神光如电，朗声说道：“‘凶险’二字对我们并不可怕，只苦于不知这‘千鬼壑’究在何处？”顾朗轩长叹一声道：“是啊，这留字人既对我们透露消息，又何必故弄玄虚，他说得明白一点多好？”

萧瑶扬眉叫道：“顾兄，徒忧无益，我们且设法解忧，使胸怀开朗一些，才不会灵明生蔽！”

顾朗轩道：“瑶妹说得虽对，但却何以解忧？”

萧瑶笑道：“顾兄忘了么，曹魏武的‘短歌行’中不是曾有‘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之语？”

顾朗轩苦笑道：“深山野谷，何来‘杜康’？”

萧瑶伸手向东一指，含笑说道：“我记得在那座山崖之后，曾见有一角酒旗迎风招展，我们且去饮上几杯，再定寻找‘千鬼壑’之计如何？”

顾朗轩当然点头答应道：“好，我们去饮上几杯，遣遣愁怀也好。”

两人走出松林，离开“迷魂坳”口，走向萧瑶所指的东面山崖。

萧瑶在途中向顾朗轩笑道：“顾兄，我有一桩请求，希望你能答应！”

顾朗轩目注萧瑶，扬眉问道：“瑶妹有甚话儿尽管直说，我们虽算新交，已倾肝胆，哪里还用得着这‘请求’二字？”

萧瑶闻言，娇笑说道：“我曾听得江湖人言，顾兄不单文通武达，连貌相也英俊无匹，故想乘着你那南宫贤弟不在面前之际，瞻仰瞻仰‘紫竹书生’的俊逸风神！”

顾朗轩想不到她竟作如此请求，不禁为之一怔！

萧瑶双现梨涡，嫣然笑道：“顾兄答应了吧，否则我与你相交一场，却尚未见过‘紫竹书生’的庐山面目，岂不是天大笑话？”顾朗轩闻言，遂站定脚步，取块药巾，拭去脸上的易容药物。

原来他因需与南宫敬长日共处，施展了精妙的易容手段，并未戴用人皮面具。

等到易容药物去净，萧瑶只觉眼前一亮，不禁“啧啧”赞道：“人言不虛，顾兄与南宫敬委实是两位绝世美男子，难怪你们会意气相投，结为‘生死盟’了！”

顾朗轩被她夸得俊脸通红，忙又施展易容手段。

萧瑶笑道：“其实‘五毒香妃’木小萍纠结凶邪，企图重振昔日‘震天神君’的事业，称霸武林，业已渐渐昭然，顾兄便恢复本来面目，与群凶直接作战，也无不可……”

顾朗轩接口叹道：“恢复本来面目，着实可减少许多麻烦，但为了暂不使南宫贤弟知晓丧父之讯，遭受沉痛打击起见，还是对我自己委屈些吧！”

萧瑶满面钦佩神色，点头赞道：“顾兄这等为友热诚，真所谓‘前无古人’，令小妹太以敬佩！”

顾朗轩笑道：“瑶妹不要光是说我，像你这种路见不平，便仗义拔刀的红粉娇娃，世上又有几个？”

易容既毕，继续前行。

转过那座山林，果然在风景绝佳、削壁飞流之下，见有一间茅屋酒店。

虽系结茅为屋，倒收拾得颇为洁净，地方也不十分狭隘，厅堂中约莫安排了十来副座位。

顾朗轩进门一看，这店中居然生意不恶，已有三四位酒客。

他们选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店家一面安排杯筷，一面陪笑问道：“两位是要花雕？还是要汾酒？……”

萧瑶接口笑道：“给我们先来五斤‘竹叶青’汾酒，下酒小菜则挑好的送来就是！”

店家喏喏连声，退去准备酒菜。

顾朗轩看了萧瑶一眼，含笑说道：“这山村酒店之中，酒儿居然不少！”

萧瑶笑道：“析城山本是山西省境，店中有汾酒待客，不足为奇，但若真有上好花雕，积年陈绍，便是奇怪事了！”

顾朗轩道：“这情况可以有两种解释！”

萧瑶微笑说道：“顾兄不妨试加分析一下。”

顾朗轩略一沉吟，缓缓说道：“第一种解释是这山店主人极为嗜酒，窖藏甚多，因见瑶妹气宇超凡，绝非寻常俗客，才表示特别巴结。”

萧瑶妙目流波，向顾朗轩看了一眼，嫣然笑道：“顾兄第一种判断的成份不大，第二种呢？”

顾朗轩压低语音，使第三人极难听见，悄然说道：“这酒店距离‘迷魂坳’魔巢并不太远，恐怕未必是寻常酒店？”萧瑶颌首，低声说道：“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少时我们对酒菜之中，不妨注意……”

话犹未了，店家已托着一壶美酒和四色酒菜走来。

那酒儿才一斟到杯中，便浓香四溢，果然是道地汾酒。菜则是一味干炸斑鸠，一味醋溜溪鱼，一味熏獐脯，和一味白切笋片，共计三荤一素，倒也相当精致。

顾朗轩等店家走后，把每味菜儿都略为品尝，酒儿也喝了一小口。

萧瑶悄然问道：“顾兄，你的鉴定如何？”

顾朗轩苦笑答道：“瑶妹放心吃吧，酒是道地好酒，菜儿也风味绝佳，看来我那这两种判断，也复属于错误！”

萧瑶闻言，举杯笑道：“既是好酒，我要奉敬顾兄一杯。”顾朗轩道：“敬酒要有理由。”

萧瑶点头说道：“当然有理由，我敬的是顾兄与南宫敬生死结盟的侠肝义胆！”

说完，便先行举杯就唇，一倾而尽。

顾朗轩无可奈何，只得饮完，并替萧瑶斟满，扬眉说道：“照瑶妹这样说法，我也要敬你一杯的了！”

萧瑶击杯笑道：“你是敬我拔刀相助，意气如云？”顾朗轩笑道：“正是，瑶妹难道认为我敬得不对？”萧瑶异常爽朗地饮干杯中酒儿，娇笑叫道：“顾兄，话要说明，以前就算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以后恶斗群魔，我却是为我自己，至少也可说是我们已同仇敌忾的了！”

顾朗轩不解问道：“瑶妹此话怎讲？”

萧瑶秀目挑处，目闪神光说道：“这群魔头业已对我表示轻视，构成侮辱，顾兄难道忘了我向你说过，对方在‘迷魂坳’中所留的‘红衣昆仑，不过如此’字样？”

顾朗轩方一点头，萧瑶又替双方斟酒，嫣然笑道：“顾兄，我们再互敬一杯！”

顾朗轩诧异道：“互敬？……”

萧瑶接道：“你与南宫敬是生死结盟，与我则兄妹定交，这一杯酒儿是我敬大哥，你敬你的小妹！”

义正词严，无可推托，顾朗轩只得又陪她干了一杯。

他们所用的杯儿不小，六杯酒儿饮后，壶中业已告竭。萧瑶笑道：“我要了五斤酒儿，定必厨下还有，待我自己去取。”

顾朗轩正待喊叫店家添酒，萧瑶果已自行持壶，往店后走去。

这时天色渐夜，其他酒客均纷纷结帐出店。

萧瑶提了一壶酒儿，又替顾朗轩暨自己斟满。

顾朗轩失笑道：“我敬你的，你敬我的，以及我们互敬的三杯酒儿业已喝过，瑶妹这第四杯酒儿又有什么名堂？”

萧瑶笑道：“这第四杯酒儿，是我自己罚我自己，但却希望你这作大哥的，也要陪我一杯！”

顾朗轩愕然问道：“罚？为何要罚？……”

萧瑶接口笑道：“是罚我这次对你所交派的任务‘不幸辱命’！”这句话儿，勾起了顾朗轩对于南宫敬的关怀，使得这位“紫衣书生”立即眉头双皱。

萧瑶玲珑剔透，一看顾朗轩神色，便猜出他心中所想，遂忙自摇手笑道：“顾兄，赶快喝酒，不要发愁，韦庄说得好：‘对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你要知道，我们是为了买酒消愁而来，你若弄得‘酒入愁肠，愁更愁’，那就太煞风景的了！”

语毕，与顾朗轩互一碰杯，又复饮尽。

汾酒虽极香醇，却也性烈，萧瑶连干了四大杯，也不禁在玉颊上透出了微红的酒晕！

萧瑶的风华姿色本已绝代倾城，这一再添了三分酒意，委实眼波眉语，分外增妍，真把位与她对桌而坐，正作刘桢平视的“紫衣书生”顾朗轩，看得有点发怔！

但看了倾城绝代的萧瑶，顾朗轩不禁又想起天人绝色的林傲霜来。

几乎在同一时间，南宫敬的英挺风神，也在他的脑海之中出现！

好，“朋友义”，“爱侣情”，再加上目前这份似乎是“朋友”、“爱侣”兼而有之的“兄妹谊”，两悲一喜，三种复杂情感，使顾朗轩心如丝，剪不断，理还乱地，不知怎样排遣？

蓦然间，他又与萧瑶对干了一杯美酒，眉头更结，朗声吟道：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一首太白古风尚未吟完，萧瑶突然摆了摆头，身躯微晃，似乎摇摇欲倒？

顾朗轩发现她这种情况，失声问道：“瑶妹，你……你怎么了？……”

萧瑶星眸半阖，似欲答话，却未说出口来，便自力倦神慵地伏案晕睡。

顾朗轩正自大惊，耳边又听得萧瑶以“蚁话传声”功力向自己耳边悄悄说道：“顾兄，你也佯作中毒醉仆，伏在桌上。”

顾朗轩听得萧瑶能用真气传声，便知她并非中毒，只是故意做作，诱敌出现！

故而他也顿住语音，以手抚额，皱眉说道：“怎么我……我也有点头昏心烦，莫非……莫非这酒中有……有……有什么花样？”

说到后来，他也佯作神智昏迷地仆伏桌上，也就暗用“蚁语传声”功力向萧瑶问道：“瑶妹，酒中既然有毒，你我在饮了不少之下，怎会安然无恙？”

萧瑶尚未答话，一阵“哈哈”狂笑，已从店后响起。

顾朗轩因有意如此，故系侧面仆伏桌上，并把右手挡住头，便于偷窥动静。

如今听得笑声，遂从肘下偷眼去看，只见从店后走出二人。

当前一个，便是卖酒店家，但此刻已满面凶气，不是适才异常和霭的生意人嘴脸。

后面一个也并不陌生，便是曾在“天狼寨”中会过的飞云道长。

顾朗轩一看之下，方知自己先前所料不差，这店家果然与“迷魂劫”中群凶有所勾结！

飞云道长一见顾朗轩与萧瑶均已昏仆桌上，不禁侧顾店家，“哈哈”笑道：“常兄，这上官老儿已够滑溜，那婆娘更是厉害无比，如今居然均中了你的道儿，你这‘迷魂太岁’常峰，真足以誉满武林的了！”

顾朗轩闻言，方知那卖酒店家名叫“迷魂太岁”常峰，光听外号，也知是个黑道恶贼！

常峰浓眉一挑，嘴角微披说道：“这叫做‘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

飞云道长接道：“常兄是怎样施展迷药，才瞒过他们，达到目的？”

常峰得意笑道：“一来我所制的迷药质料上乘，敢说入鼻无香，入目无色，入口无味，独步天下！二来我不是放在酒菜之中，是涂在酒壶底上，又加些东西，要等他们在第二壶酒喝到一半之际，才开始发生作用！”

顾朗轩听得暗惊对方的心机阴毒，但也越发奇诧常峰自诩独步天下的“迷药”，怎会在自己暨萧瑶身上失去灵效？

飞云道长赞道：“常兄的心机手段，堪称高明……”

常峰笑道：“道长不要赞我，如今萧瑶、上官奇二人既被迷倒，却是怎样处置？”

顾朗轩忽然听得萧瑶以“传音密语”，向自己耳边叫道：“顾兄，常言道：‘欲知心腹事，且听口中言。’我们这次多半会毫不费力地便获悉许多机密！”

顾朗轩方以“蚁语传声”功力应了一声，便又听得常峰怪笑答道：“小弟知道，木神妃曾悬了千金重赏……”

飞云道长摇手道：“所谓‘千金重赏’，只是对上官奇、南宫敬而言，对萧瑶所悬的赏格却又不同！”

常峰问道：“怎样不同？”

飞云道长笑道：“萧瑶是昆仑董夫人的义女，功力高绝，身份特殊，对她不单把赏格提高十倍，成了‘万金’，并有特别奖励！”

常峰道：“这‘这特别奖励’又是什么？道长且说来听听！”

飞云道长笑道：“‘特别奖励’分为男女二者，建功者若是女人，由木神妃亲传绝技一桩……”

常峰急急问道：“建功人若是男的呢？”

飞云道长道：“可以从木神妃身边四大美婢中任选一人，销魂则个！”

常峰听得不禁咽了一口口水，目闪淫光，怪笑说道：“啊，木神妃身边的西施、昭君、貂蝉、玉环等四大美婢，委实个个都是天香国色的绝代尤物，想不到……”

飞云道长失笑说道：“常兄不要色迷瞪眼，木神妃所悬赏格之中，对于‘生擒死敌’，规定甚严！”

常峰点头说道：“我知道，当然以‘生擒敌人’为上……”

飞云道长道：“不对！”

常峰诧异道：“怎么不对？难道木神妃竟不重‘生擒’而要‘死敌’？”

飞云道长摇头说道：“由于对象不同，规定还异，木神妃是要活的南宫敬、上官奇，死的萧瑶！”

常峰莫明其妙地皱眉问道：“木神妃的这种规定有理由么？”

飞云道长答道：“当然有理由。木神妃对于‘紫竹先生’南宫老人有杀夫之恨，又喜爱南宫敬的风神俊逸，遂想把他掳为面首，并以特殊药物使其逐渐沉沦，迷失本性，败坏侠义家风，作为彻底报仇的手段！”

顾朗轩听得好不心寒！但也因此知道南宫敬虽落魔手，眼前尚不至于有甚性命威胁。

常峰等飞云道长说完，点头说道：“木神妃有此打算，自然是要活的南宫敬，但‘生擒上官奇’之意，又是如何？莫非她胃纳奇佳，又看上这么一个糟老头？”

飞云道长笑道：“木神妃虽是欲海妖姬，也还不至于如此来者不拒，饥不择食，她是觉得上官奇来历可疑，才决意生擒，细加审问！”

常峰想起了一事，扬眉叫道：“我想起来了，刚才他们饮酒之际，萧瑶曾把上官奇称为‘顾兄’。”

飞云道长点头说道：“这一点务必记住，可能是宝贵资料？”

常峰目注飞云道长问道：“道长，还有木神妃只要死萧瑶，不要活萧瑶的原因，你还没有告诉我呢。”

飞云道长答道：“木神妃因萧瑶功力通玄，人又狡猾无比，深恐生擒不

易，押运途中也未必能保安全，遂严令一获此女，立即处死，只消把人头送验，便可领取万金赏格和特别奖励！”

常峰哦了一声，怪笑说道：“如今我们同获两人……”

飞云道长摇手笑道：“这全是常兄之功，小弟不敢掠美！”

常峰得意笑道：“道长说哪里话来，这种意外之财，见者有分，除了与美婢销魂的特别奖励之外，我愿把一万一千两的黄金赏格，分你一半！”

飞云道长心中一喜，抱拳称谢道：“多谢常兄慷慨……”

常峰不等飞云道长再往下说，便即摇手叫道：“道长且慢谢我，你应该知道‘无功不取禄’之语？”

飞云道长闻言一怔，向常峰诧然问道：“常兄莫非有甚事儿要小弟为你效劳？”

常峰怪笑几声，指着自己的鼻尖，扬眉说道：“小弟平生有两桩嗜好，道长可知晓么？”

飞云道长含笑说道：“我们多年知交，当然晓得常兄一是好酒，二是好色！”

常峰回过脸来，指着仆在桌子的萧瑶“嘿嘿”怪笑说道：“这婆娘的姿色，丝毫不逊木神妃身旁的四大美婢，我想在杀她之前先……嘿嘿……”

他方自语音微顿，发出一声“嘿嘿”淫笑，飞云道长已正色接口叫道：“常兄不可过份贪得，这位‘红衣昆仑’厉害无比，连木神妃的要好姊妹‘氩仙姬’皇甫婷都胜不了她……”

常峰笑道：“那是平时，如今她业已中了我独门迷药，醉卧如泥，任凭她多么厉害，也将被我蜜蜂吸尽花间露，游遍巫山十二峰了！”

顾朗轩听他把脑筋动到萧瑶头上，便知常峰业已太岁临头，煞星照命！

飞云道长见常峰不听自己劝告，只得苦笑说道：“常兄既然执意先享温柔，便须把这婆娘脚筋挑断，琵琶骨捏碎，然后再成其好事！”

常峰点头笑道：“这倒使得，小弟立刻照办，我先去把她的双肩琵琶捏碎，她便有天大本领，也无法再发雌威的了！”

话完便自走到萧瑶身边，利手向她肩头抓去。

哪知指尖抓到，面前的人影已空。

萧瑶连人带椅，竟平飞而走，落在当门之处。

飞云道长见事不妙，转身向店后逃遁。

但身形才转，却发现顾朗轩早已面含冷笑，卓立店后。

前后出路均已被阻，飞云道长等正觉心慌，萧瑶已向常峰娇笑叫道：“常太岁，你慌些什么？你不是想和我游遍巫山十二峰么？”

她一面说话，一面带着满脸娇笑，向常峰缓步走去。

萧瑶人本绝艳，再加上意存挑逗，满面含笑，更是平添娇美，真把这位色中饿鬼常峰看得为之呆住！

飞云道长急急叫道：“敌人厉害，常兄小心，快用你的‘迷魂砂’！”

“迷魂砂”三字方出，萧瑶玉指轻弹，已把那“迷魂太岁”常峰隔空点了穴道。

飞云道长霜眉蹙处，右手忽扬，七八点闪亮银光，电疾飞出！

这七八点闪亮银光虽是打向堵在店后的顾朗轩，但人却急急纵峰，想从窗内逃走。

因为飞云道长业已见识过“红衣昆仑”萧瑶和顾朗轩所扮上官奇的厉害，

知道以自己这点能为，根本无法逞强，才想把握机会，赶紧逃命！

顾朗轩对那七八点闪亮银光，正待加以挥掌击落，萧瑶突然高声叫道：“顾兄，不要碰这东西，闪得越远越好，这几点银光之中，好像夹着一粒昔年‘雪山神魔’所炼的相当阴毒厉害的‘夺魄冷光雷’呢！”

顾朗轩听到示警，反应极灵，从店后门中闪纵出五六丈外！换了别人发话，顾朗轩未必肯服，但他对于这位“红衣昆仑”却早已心悦钦佩！

故而萧瑶一发话，尚未语毕，顾朗轩已敬遵芳命，飞身向店后纵去。

这一来，几乎是同时从酒店中纵出四条人影！

时间虽同，方向却截然不同！

萧瑶抓着“迷魂太岁”常峰，是向店前纵去。

顾朗轩是向店后纵去。

飞云道长则是从横侧方向窗中纵出。

四条人影才纵离店，寒光闪处，爆声便起。

这爆炸并不强烈，只是轻轻“波”的一声，但整座店房却全告坍塌，并有一片奇寒劲气，向四外电涌狂排！

萧瑶是向店前纵身，纵得又远，自然无甚感觉。

飞云道长则纵身在先，爆炸在后，又向横侧方飞纵，遂也无甚影响。

只有顾朗轩是向店后纵出，那粒所谓“夺魄冷光雷”又是向店后打去，故而他虽纵出四五丈远，但脚尖刚刚点地，仍觉有一片

奇寒劲气压上身来！

劲风无碍，奇寒着实难当，顾朗轩赶紧功凝百穴，气贯周身，方才安然无事！

飞云道长以为自己脱身之计得售，正心中狂喜，电疾飞奔，当空香风微拂，一条红影凌空降落，挡住去路。

既有香风，又见红影，来人自然是那位娇滴滴、俏生生的“红衣昆仑”萧瑶。

飞云道长最怕萧瑶，一见是她，心胆立寒，伸手向怀中摸去。

萧瑶摇手笑道：“不要摸了，‘雪山神魔’的‘夺魄冷光雷’甚为珍贵，你怀中不会有第二粒了，若是寻常暗器，更不会对我发生作用！”

飞云道长钢牙微挫，从怀中取出一盘缅甸刀，手握刀柄，真力略注，刀身便告坚挺！

萧瑶向他手中看了一眼，嘴角微披，娇笑说道：“这柄缅甸刀既能盘束如带，刀锋火候，确是不错，但到了你这窝囊废的杂毛老道手中，却又无殊破铜烂铁了！”

飞云道长目光一扫，见顾朗轩所扮上官奇也已走来，站在一旁，便知自己多半脱身无望。

他本是凶神，能逃时自然想逃，不能逃时，便凶心立起，怎甘束手就缚？

故而萧瑶那句“却又无殊破铜烂铁”一语刚刚出口，飞云道长欺身发招，舞起一片刀光，照准她当头剃下！

萧瑶微一撤步，险煞人地从电掣刀光下闪了过去，口中却含笑说道：“这招‘瑞雪飘空’，是‘雪山刀法’，难怪你身怀‘夺魄冷光雷’，大概是昔年‘雪山三怪’中哪个老怪门下？”

飞云道长厉声叫道：“你既知我‘雪山刀法’厉害，且再尝尝我这两招‘北风扫雪’及‘一片冰心’的滋味如何？”

话声中，两招绝学回环并发，卷起一片森寒的刀气，向萧瑶密罩而落，着实颇具威势！

萧瑶闪过了他的“白风扫雪”，却迎向他的“一片冰心”！

刀光到处，萧瑶左手一伸，食中二指微屈成钩，竟把飞云道长猛劈的刀身箝住！

这等夺刀手法，真乃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因为缅甸刀截金切玉，锋芒绝世，飞云道长只消手中略灵，或是一旋刀身，萧瑶箝刀的玉指必将立被削落。

故而，飞云道长一见刀身被萧瑶箝住，便立即震腕旋刀！

但那柄缅甸刀被箝在萧瑶左手食中二指之间，却似生了根一般，使飞云道长震腕既震不动，旋刀也旋不转！

萧瑶嫣然一笑，曼声吟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绝美的‘一片冰心’四字，竟被你用作如此窝囊的刀招名称，真是委屈名句……”

说至此处，目光微注指间所箝的缅甸刀身，含笑又道：“这柄刀儿在你手中也是糟蹋东西，暴殄天物，还不替我撒手！”

“撒手”二字才出，箝刀玉指跟着略微一抖！

武功之道，委实差不得分毫，刚才飞云道长手握刀柄，抖不动刀，如今萧瑶两指箝刀略微一抖之下，飞云道长却又握不住刀柄！

他只觉一般奇巨力道震来，自己立觉腕骨奇痛，虎口欲裂！

万般无奈之下，飞云道长只得乖乖听话，撒手丢刀，身形退后两步！

他本想趁着这一退之势，转身飞逃，但目光瞥处，看见顾朗轩所扮上官奇正自脸罩寒霜，挡住去向！

萧瑶娇笑叫道：“杂毛老道，你不要怕，等我处置这位‘迷魂

太岁’常峰后，只问你一句话儿，你若据实答复，便放你安然逃走！”

飞云道长闻言，只好姑且相信，默然卓立不动。

萧瑶走到“迷魂太岁”常峰面前，娇笑叫道：“常太岁，今日之事真叫做‘六月债，还得快’，适才你要捏碎我的双肩琵琶骨，如今却让我来伺候你了！”

话方至此，业已右手伸处，用刚刚夺来的锋利缅甸刀，把常峰的右肩琵琶骨一下挑断！

常峰疼得发出杀猪似的一声怪嚎！

萧瑶笑道：“对不起，刚才你是想捏碎我的琵琶骨、挑断我的脚筋之后，和我共赴‘巫山’，如今我却因你这位‘迷魂太岁’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姥姥既不疼，舅舅又不爱，遂迷不住我的寂寞芳心，提不起我的风流雅兴！……”

语音未了，手中的刀光再闪，常峰的右肩琵琶骨又被挑断，人也厉嗥一声，晕死过去。

萧瑶叫道：“常太岁醒醒！你是杀人如麻、心狠手黑的江洋大盗，怎么如此脓包？好滋味还在后头，如今我该挑你的脚筋的了顾朗轩叫道：“瑶妹……”

他因看得有点不忍，遂想劝阻萧瑶惩治常峰之举！

谁知“瑶妹”二字才一出口，耳边听得萧瑶用“蚁话传声”叫道：“师兄，莫要慈悲，我这是杀鸡警猴，不先给飞云道长看点厉害，待会儿审问他

时，他怎肯说出实话？……”

顾朗轩心中恍然，萧瑶突然停止密语，改用高声叫道：“顾兄，你叫我则甚？这常峰恶贼惯以下五门迷药害人，留他不得的呢！”

顾朗轩笑道：“我并不是劝瑶妹留他，是请瑶妹给他一个痛快，莫为已甚了吧！”

萧瑶点头笑道：“好，我看在顾兄的仁心慈念之上，便早点超度这厮，了断他一生罪恶！”

话完，一道寒光脱手飞出，用那柄缅刀，把“迷魂太岁”常峰透胸穿背，钉在地上！

飞云道长看得一身冷汗，心胆皆寒，萧瑶又转过脸来，向他笑吟吟地问道：“杂毛老道，我想起来了，方才要常峰把我捏碎肩骨、挑断脚筋的主意，好像是你出的？”

飞云道长心中“腾腾”乱跳，嗫嚅道：“萧……萧姑娘，你……你……你是名震乾坤的昆仑侠女！应……应该说话算话！……”

萧瑶笑道：“当然说话算话，我有什么食言之处？”

飞云道长厚着脸皮说道：“萧姑娘！你……方才曾答应放我安然离去！”

萧瑶哦了一声，点头笑道：“我承认我说了这句话儿，但你别忘了前面还有个要你据实答话的先决条件！”

飞云道长心胆已怯，不敢逞强，应声说道：“萧姑娘尽管请问，只要是我所知之事，定必据实答复！”

萧瑶突从一双妙目之内，微闪智慧光芒，向四外略加扫视。

周围除了溪涧奔流，风摇树木，以及鸟飞兽走之外，根本不见人影，或闻得其他可疑声息。

飞云道长道：“萧姑娘问吧！这酒店周围，除了我和已死的常峰以外，并无别人！”

萧瑶笑了一下，缓缓说道：“我的问题非常简单，只是问你一个地名，你如推说不知，便无殊自寻死路！”

飞云道长连连点头，静等萧瑶发问。

萧瑶又向四外扫视一眼，低声说道：“我要问的是‘千鬼壑’！”

飞云道长闻言，毫不迟疑地点头接口说道：“我知道，这‘千鬼壑’是在太岳山中的摩云峰下！”

萧瑶向飞云道长深深看了一眼，挥手说道：“好了，我相信你，你如今可以走了！”

飞云道长几乎不敢相信地诤声问道：“萧姑娘没有别的话儿要问了么？”

萧瑶笑道：“我作人处世，从不食言，讲过只问你一句话儿，决不会多问半句！”

飞云道长心中一宽，目光略扫萧瑶、顾朗轩二人，颇有礼貌地稽首当胸说道：“贫道告辞！我……我们后会有期！”

萧瑶晒然一笑，秀眉微挑，摇头说道：“后会未必有期，你要多加珍重才好！”

顾朗轩闻言一怔，想不出萧瑶为何有叫飞云道长“多加珍重”之语？

飞云道长也觉愕然，但却不敢多问，生恐萧瑶主意有所变化，赶紧转身向东北走去。

顾朗轩见他一走，目注萧瑶叫道：“瑶妹……”

萧瑶妙目微瞟，嫣然笑道：“顾兄是否想问我们已饮迷魂菜酒，却并未中毒之故？”

顾朗轩对于萧瑶的冰雪聪明，着实万分佩服，点了点头，含笑说道：“正是，瑶妹可以把其中奥妙告诉我么？”

萧瑶笑道：“当然可以，我们的这次劫难，是被你南宫贤弟所救！”

这句话太以突兀，不禁把顾朗轩听得呆住！

萧瑶突又改用“蚁语传声”功力，向顾朗轩耳边悄悄说道：“顾兄，你有没有忘记我在第一壶酒儿喝完之际，曾亲自往店后取酒？”

顾朗轩点了点头，表示记得此事。

萧瑶又以“传音密语”说道：“顾兄也应该记得我已向你说过，我与那‘氤氲仙姬’皇甫婷动手时，便是借用你南宫贤弟的‘通天犀角’匕首。”

顾朗轩恍然笑道：“我明白了，瑶妹是借着向店后取酒，而暗地把那柄专解百毒的‘通天犀角’匕首，在酒壶之中浸了一浸！”

萧瑶既以“蚁语传声”悄悄说话，顾朗轩自然也是以真气施为，向她耳边密语。

萧瑶颌首一笑，顾朗轩继续问道：“瑶妹为何用‘密语传音’，莫非发现我们周围仍有凶邪潜伏？”

萧瑶暂未置答，反而把妙目微阖。

顾朗轩懂得她正以“天耳通”神功默察四外动静，遂住口不加扰乱。

略过片刻，萧瑶双目一睁，不再用“传音密语”，向顾朗轩娇笑道：“刚才确有高明人物隐藏于此，如今已离去，但是敌是友，我就猜不准了！”

顾朗轩闻言，心中不禁一阵惭愧！

因为自己一身艺业，原颇自诩，但比起萧瑶，却……

念犹未了，萧瑶业已猜出他心意，含笑叫道：“顾兄，你千万不要有甚愧意？适才在此潜伏之人，功力绝高，决不在我之下，我也是由于凑巧，才偶然……”

顾朗轩摇头叹道：“瑶妹不必安慰我了，我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武学之道渊源无止，只望瑶妹能不吝高明，对我略加指点……”

萧瑶接口笑道：“顾兄，你若真肯听我指点，我可以七日之内，使你的功力增强两成！”

顾朗轩大喜问道：“瑶妹此话当真？”

萧瑶颌首道：“当然当真，不过必须是我判断无误，我才可以为力！”

顾朗轩问道：“瑶妹所指的是什么‘判断’？”

萧瑶秋波一注，向顾朗轩含笑说道：“据我冷眼旁观，顾兄的武学路数，似乎是已故大侠‘沧溟逸叟’金远瀛……”

话方至此，顾朗轩肃立恭身，接口答道：“瑶妹的法眼无差，‘沧溟逸叟’正是先师！”

萧瑶颇为高兴地娇笑扬眉说道：“那好极了，我对我刚才的诺言有绝对把握兑现，但顾兄却不许坚持成见，必须听从我的话儿！”

顾朗轩弄不懂她葫芦之中究竟卖的是甚药？只好点头说道：“瑶妹放心，我一定听你的话儿就是！”

萧瑶突又移转话头，向顾朗轩笑道：“顾兄，我们且来试加推测一下——”

顾朗轩道：“推测什么？”

萧瑶笑道：“你认为适才潜伏在侧的高明人物，究竟是友是敌？”

顾朗轩略一寻思，剑眉双蹙答道：“据我看来，此人是敌的成份恐怕多于友？”

萧瑶嗯了一声，微颌螭首说道：“顾兄的看法和我一样，我们且去求证！”

顾朗轩闻言一愣，看着萧瑶问道：“瑶妹，对方人已走去，我们还怎样求证？”

萧瑶含笑说道：“假如那人是敌，则在前行数里之内，我们必有所见！……”

语音至此微顿，嫣然一笑又道：“不过这是我所作的忖度，也许只有九成，难有十成把握！”

说完，便与顾朗轩双双举步，往东北方向走去。

顾朗轩问道：“瑶妹要去哪里？如到太岳山，似乎应奔正北？”

萧瑶娇笑答道：“刚才那飞云道长不是向东北方走的么？我想跟去看看！”

顾朗轩方想问她要看什么？萧瑶娇躯忽闪，绕过一角峰崖，手指前方，向顾朗轩高声叫道：“顾兄来看，我的忖度不错，果然有证物了！”

顾朗轩赶紧一看，在崖角过去四五丈远的一片小林之内，躺着一具无头尸身。

这尸身虽然无头，但仅从衣着看来，已可断定就是刚刚被萧瑶放走的飞云道长。

飞云道长不单头颅业已被人割去，并在颈腔中弹了化血药粉，正渐渐化为血水。

顾朗轩略一察看，侧顾萧瑶问道：“瑶妹好像早就知道飞云道长要死？”

萧瑶笑道：“顾兄忘了在飞云道长临行时，我曾有要他‘珍重’以及‘后会未必有期’之语么？”

顾朗轩诧道：“瑶妹莫非精于风鉴，看出飞云道长脸上有甚死色？否则，怎会有此前知之力？”

萧瑶摇头笑道：“我一不精于风鉴，二无前知神通，只是觉得像木小萍这种邪恶集团，对于向外人泄漏秘密之人，必有严厉惩罚！”

顾朗轩目中神光一闪，点头说道：“有道理，那隐迹之人既具高明功力，定是飞云道长上司，听得他向我们说出‘千鬼壑’的地点以后，便追踪下手，把飞云道长杀却！”

萧瑶微现梨涡，正待说话，顾朗轩忽又摇头说道：“不对！不对……”

萧瑶笑道：“什么不对？”

顾朗轩指着飞云道长的尸身说道：“那人为何不在飞云道长说出‘千鬼壑’地点之前下手杀他……”

萧瑶不等顾朗轩话完，便即娇笑接道：“我认为这事蕴有阴谋，对方可能是故意借着飞云道人之口，把地点告诉我们！”

顾朗轩目闪神光，扬眉一笑说道：“这样看来，他们不是怕我们去，而是要我们去！”

萧瑶点头笑道：“由此可见这‘千鬼壑’中大概真是千鬼百魔，凶险无比的了！”

顾朗轩剑眉微轩，毅然说道：“瑶妹所料虽然未必正确，但对方纵然设下沸汤鼎镬，摆了剑树刀山，我们也不得不去……”

萧瑶接口笑道：“去是一定要去，但我却在考虑一桩问题。”

顾朗轩道：“什么问题？”

萧瑶笑道：“我考虑的是如今便前去‘千鬼壑’？还是等过了七日再去？”

顾朗轩起初未解其意，愕然问道：“为何要等过七日……”

话方至此，蓦然想起萧瑶先前所说之语，遂哦了一声说道：“瑶妹是否想在这七日之间，先为我增强功力？”

萧瑶嫣然笑道：“正是此意，对方分明设伏相待，顾兄若及时加强两成真力，总有不少帮助！”

顾朗轩以一种极为感激的眼神凝注萧瑶，缓缓说道：“多谢瑶妹。武林人物，对于能加强功力的机会，无不梦寐以求，但南宫贤弟身落贼手，救人之事，委实刻不容缓，关于瑶妹对我成全的美意，还是缓一步再行接受，如今且奔‘千鬼壑’吧！”

萧瑶见顾朗轩重人轻己，情操高绝，不禁芳心之中越发倾倒！

在她点头应允之后，两人遂根据飞云道长之言，扑奔太岳山，准备去往“千鬼壑”中，援救南宫敬脱险！

顾朗轩因满腹怀疑，遂在途中向萧瑶问道：“瑶妹，你与我去世恩师‘沧溟逸叟’金远瀛究竟有甚渊源？怎样能使我于短短七日之中便有长进！”

萧瑶笑道：“这话要从头说起……”

顾朗轩接口说道：“反正由析城赶赴太岳，路途并不太近，瑶妹便从头细说，也无所谓。”

萧瑶含笑说道：“你师傅‘沧溟逸叟’金老人家，与我义母曾有一面之识，顾兄可知道么？”

顾朗轩摇头道：“我不曾听先师说过。”

萧瑶笑道：“这话说来，已有十七八年之久，我义母偶游东海，在一座名叫‘屠龙屿’的小岛之上，巧遇令师金老人家……”

顾朗轩道：“我师傅号称‘沧溟逸叟’，生平以渔自隐，最爱扁舟蓑笠，独钓寒江，或是浮槎于万顷鲸波之中，领略海天胜景！”

萧瑶摇头说道：“金老人家那次前往‘屠龙屿’，却一非钓鱼，二非赏景。”

顾朗轩诧异道：“既非钓鱼赏景，先师却远去‘屠龙屿’则甚？难道那小岛之上发生了什么重大江湖争端？”

萧瑶失笑说道：“也不是，金老人家是去寻宝！”

顾朗轩扬眉问道：“寻宝？寻什么宝？”

萧瑶答道：“据我义母所说，金老人家在‘屠龙屿’上的‘毒龙洞’中斩了一条将成形而未成形的孽蛟，于蛟穴内得到一粒‘混元宝珠’和一卷‘玄清秘录’。”

顾朗轩连连点头，微笑说道：“瑶妹讲得一点不错，这两件宝物先师均已传给我了！”

萧瑶娇笑道：“我知道传给你了，因为我已看出你的武功路数，大部份均出自‘玄清秘录’！”

顾朗轩咦了一声，目注萧瑶问道：“瑶妹，你……”

萧瑶不等他发出疑问，便即娇笑接道：“顾兄先莫发问，请听我说，令先师金老人家走后，我义母发现那蛟穴之中尚有几枚蛟卵未曾毁去，异日若是长成破壳而出，必然又将危害生灵！”

顾朗轩道：“先师大概因业已斩蛟得宝，狂喜而去，以致有所疏忽，未

曾细搜。”

萧瑶笑道：“我义母毁去蛟卵以后，竟又发现一件要紧的东西。”

顾朗轩诧异注目，萧瑶又复说道：“顾兄大概决想不到我义母所发现之物，竟是另一卷‘玄清秘录’！”

顾朗轩失惊止步，看着萧瑶问道：“先师所得‘玄清秘录’于归后看时，方知只是下一卷，照瑶妹这样说法，你义母所得的，定是上卷‘玄清秘录’！”

萧瑶点头说道：“顾兄猜得不错！”

顾朗轩叹道：“这就叫‘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福缘’二字，委实无法强求！”

萧瑶笑道：“顾兄不妨猜猜，我义母获得上卷‘玄清秘录’之后，是如何处置？”

顾朗轩想了一想，含笑说道：“你义母董夫人已到剑仙境界，那上卷‘玄清秘录’虽是武林奇珍，但对于她老人家却恐并无多大用处？”

萧瑶微笑说道：“我义母便因这卷‘玄清秘录’对她无甚用处，遂索性送给金老人家，使他双卷合璧，更增妙用！”

顾朗轩呀了一声道：“先师一向浮家泛宅，踪迹不定，你义母要想找他，恐怕不容易呢？”

萧瑶叹息一声道：“我义母便是因找不着金老人家，才使这桩愿望拖延至今，尚未达成。”

顾朗轩听出她言外之意，不禁心中一跳，目光凝注萧瑶，失声问道：“瑶妹，你……你对我说出这桩故事，莫……莫非……”

萧瑶不等顾朗轩说完，便即接口说道：“我既然知道顾兄是‘沧溟逸叟’金老人家的传人，自然会把那上卷‘玄清秘录’送你，以了我养母心愿！”

顾朗轩大喜，急忙抱拳称谢。

萧瑶笑道：“顾兄且慢谢我，这卷秘录现存昆仑，要等我有空回山，才可向养母要来送你！”

顾朗轩目光一转，扬眉含笑问道：“上卷‘玄清秘录’既然不在瑶妹身边，你却有何法儿，能使我在七日之内有所速成呢？”

萧瑶含笑说道：“这卷‘玄清秘录’我曾看过，其中有几句练气秘诀，业已记住，只消抄传给你，配合你在下卷‘玄清秘录’中的已有成就，再略下苦功，必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顾朗轩道：“瑶妹此举，惠我太深，你索性此刻就把秘诀抄传给我，我只消一有时间，便可练习！”

萧瑶当然连连点头，立允所请。

荒山野岭，难觅文房四宝，萧瑶遂烧枝代笔，用自己的一方素巾代纸。

她边想边写，完全写好以后，向顾朗轩含笑递去。

顾朗轩刚刚接过，尚未注目观看，一缕幽香，业已沁入鼻观。

这方素巾是萧瑶用物，一向藏放怀中，自然蕴有女儿香气。

顾朗轩于领略幽香之下，不禁向萧瑶偷偷看了一眼。

恰好萧瑶也在看他，两人遂目光相对。

不单顾朗轩是绝代豪侠，萧瑶也一向洒脱无俦，但他们目光相对之下，居然一个心中微跳，一个玉颊微红，缓缓低下头去。

顾朗轩赶紧定神，观看巾上所书秘诀。

这一看，把他看迷了神！

萧瑶见他对着巾发怔，不禁娇笑叫道：“顾兄，你怎么了？是先下苦功练气，还是先奔‘千鬼壑’呢？”

顾朗轩惊醒过来，把那幅素巾谨慎藏入怀中，向萧瑶含笑说道：“练功随时皆可，救人却不能稍迟，我们赶紧去吧！”萧瑶点了点头，两人又复赶路北驰。

走出数十里长，顾朗轩忽然叫道：“瑶妹，我还有一桩事儿忘了和你研究。”

萧瑶笑道：“什么事儿？”

顾朗轩道：“就是我在伏牛山‘有为庄’中的所遭所遇！”萧瑶笑道：“在这段遭遇中，顾兄并没吃亏，对方反而断送了一个‘三环蛇丐’乔凡……”

顾朗轩连摇双手，接口扬眉说道：“我不是要和瑶妹研究吃亏不吃亏的问题，只是觉得帮了我大忙的那位白衣少年，功力太以高明，想和你研究他的来历？”

萧瑶道：“那少年约莫多大年纪，相貌长得怎样？”

顾朗轩想了一想答道：“年龄无法确定，约莫二十上下，相貌则神如秋水，肤若凝脂，其相貌之秀美英挺，竟在我南宫贤弟以上！”

萧瑶意似不信地秀眉微扬，含笑说道：“顾兄，你与南宫敬业已够英挺，够漂亮了，我不相信还有比你们更漂亮的男人？”顾朗轩脸上一热，向萧瑶苦笑说道：“瑶妹怎么不相信我的话儿？我在乍见这位白衣少年时，确曾起过自惭形秽之感！”萧瑶哦了一声，注目问道：“他的武功高明到什么程度？”顾朗轩回忆当时情景，叹息一声说道：“功力相当惊人，乔凡的三只‘夺命金环’是用‘风磨铜’所铸，眼看打中那白衣少年，却‘铮铮’连声，化为碎粉！”

萧瑶点头说道：“以‘无形罡气’布成气网护身一节，并不为奇，但能震碎‘风磨铜’所铸的金环，却委实不太简单，连我也未必能作得到那等地步？”

顾朗轩道：“除了三只‘夺命金环’以外，乔凡并发出两条具有奇毒、皮骨如铁的异种红蛇，但那两条红蛇一到白衣少年手中，便全身僵直，动也不动！”

萧瑶笑道：“这倒不难，因为蛇最怕冷，只要练过‘天寒掌’，并有相当造诣之人，事先凝足功劲，便可使任何毒蛇一入掌中，便冻得僵直不动！”

顾朗轩恍然说道：“不是瑶妹提起，我倒忘了可以用‘阴寒玄功’冻僵蛇儿这种手段……”

语音至此略顿，目注萧瑶，含笑叫道：“瑶妹，你猜得出这白衣少年是何来历么？”

萧瑶摇头道：“仅凭这点资料，我哪里猜得出来？”

顾朗轩道：“可惜，可惜，不晓得他的来历，便无法与他联络，否则，他既与群邪作对，岂不是我们的一个绝好帮手？”

其实，这要怪顾朗轩忘记说出一桩最重要的资料。

那白衣少年曾向陶弧说过，他是“无为庄”三位庄主中“汴梁逸士”柳长修的“晚辈亲戚”，假如顾朗轩记得此语，萧瑶便可毫不费力地猜出他的来历。

萧瑶听了顾朗轩的“可惜”之语，娇笑叫道：“顾兄莫要懊丧，那白衣少年既与群邪为敌，便是我们的同道之人，彼此在江湖中的碰面机会定还多

得很呢！”

顾朗轩眉头深蹙，叹息一声，默然不语。

萧瑶猜出他叹息之意，含笑问道：“顾兄，你是否又想起林傲霜林姑娘，才如此神情抑郁？”

顾朗轩并不隐瞒，点头答道：“正是，根据她所留‘心碎情灰，从兹遁世’之语，多半是走了瑶妹以前猜度的削发为尼之路，她被我害得如此，叫……叫我心中怎安？”

对于此事，萧瑶委实欲慰无词，只得随口劝说道：“顾兄不要太以难过，常言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或许……”

顾朗轩苦笑：“没有什么‘或许’了，反正目前我是急于援救南宫贤弟，并帮他报杀父之仇，没有功夫去找林傲霜，但等这桩大事了结后，我便是辞踏遍天涯，寻遍海角，纵然寻到‘马生角，乌白头’，也要把她找到！”

萧瑶道：“假如你找到她时，那位‘梅花女侠’业已缁衣一袭，祝发为尼了呢？”

顾朗轩答道：“我就说明内中情由，跪在她的面前，求她还俗！”

萧瑶皱眉说道：“既已出家，怎可轻易还俗？假如她不肯呢？”

顾朗轩毫不迟疑地答道：“她若不肯还俗，我便在她的尼庵左邻结茅为屋，也自削发为僧！”

萧瑶以万分敬佩的神色，向顾朗轩点头说道：“顾兄一片纯情，令人敬佩，我决定帮你这个忙儿！”

顾朗轩讶道：“这忙儿却是怎样帮法？”

萧瑶笑道：“帮你找呀，等荡邪事了，你找北六省，我找南七省，然后你再找东海，我找西荒，把宇内一齐搜遍，不愁找不出她，也可为你节省多少时间，免去多少奔波辛劳？……”

顾朗轩叫道：“瑶妹盛情，我太以感激，但这样劳动瑶妹，我却怎么敢当？”

萧瑶笑道：“有什么不敢当的？你能牺牲一切帮助南宫敬，我难道不能牺牲一切地帮助你么？何况……”

顾朗轩目注萧瑶，咦了一声问道：“何况什么？瑶妹何不说将下去？”

萧瑶嫣然一笑，双现梨涡，扬眉说道：“何况女孩儿家与女孩儿家之间比较容易深谈，或可凭我三寸不烂之舌，说服林傲霜，使你们……”

话说至此，倏然住口，锐利的目光电扫四外！

顾朗轩也听出左前方数丈以外一片山坡小林之中，似有异样声息，遂目光一注，扬眉喝道：“林内何人，请出一会！”林内果然有三个黑衣蒙面之人，缓步走出。

这时，天色刚刚入夜，加上地属山林，越发昏暗，萧瑶遂暗以“蚁语传声”功力向顾朗轩的耳边悄悄说道：“顾兄，小心一点，除了当面三人之外，左侧方那片削壁顶上似还另有埋伏？”

顾朗轩点了点头，向那三个黑衣蒙面人朗声问道：“尊驾等怎样称谓？埋伏林中，是等我们……”

话犹未了，站在当中的那个黑衣蒙面人便冷然接道：“我们叫‘要命鬼’，等的是‘送死人’！”

萧瑶闻言，“咯咯”娇笑道：“便算真是要命无常，手中也得有面‘阎王敕令’，你们三位却凭什么？”

六

中立的黑衣人伸手从腰下撒下一支形若令牌、长约尺半的外门兵刃，狞笑道：“这不是‘阎王令’么？假如不够，他们两位尚有‘锁魄双圈’！”

左右两个黑衣人听至此处，一齐取了只大如汤碗、精光闪烁的圈儿在手。

顾朗轩见这三人亮出兵刃，便轩眉叫道：“三位请把蒙面巾取下来吧……”

左面黑衣蒙面人接口厉声喝道：“为什么？……”

顾朗轩不等他再往下说，便自冷笑道：“因为我已知道你们是川东绿林道中颇负凶名的‘巴陵三鬼’，来历既明，何必还蒙着面孔，故作神秘则甚？”

他猜得不错，这黑衣蒙面人正是“黑心鬼”李华、“黑手鬼”孔民、“黑面鬼”黄深等弟兄三个。

李华见来历已被顾朗轩识破，遂发出一声鬼啸，伸手揭去了蒙面黑巾。

孔民、黄深二人自也同样动作，显露出他们的狰狞貌相！

顾朗轩扬眉问道：“我们与川东绿林人物向无恩怨，李当家的为何要设伏相待？”

李华狞笑答道：“我们与‘铁爪天狼’萧沛是要好的朋友！”

顾朗轩哦了一声，晒然说道：“这样说来，三位当家的是想为萧沛报仇？”

孔民在一旁答道：“打了一拳，防人一脚，上官朋友既然行走江湖，总该懂得‘光棍打光棍，一顿还一顿’吧？”

顾朗轩大笑道：“三位当家的认得我和这位姑娘么？”

“黑心鬼”李华点头答道：“我知道你叫上官奇，这女的虽不知名，但挑去‘天狼寨’之时，听说她也有一份！”

顾朗轩侧顾萧瑶，面含笑容叫道：“瑶妹，常言道得好，‘杀鸡焉用宰牛刀’……”

萧瑶一听此语，便知顾朗轩之意，遂嫣然娇笑道：“顾兄是不是想扮演一次终南钟进士？”

顾朗轩方一点头，萧瑶又复笑道：“顾兄放心，我一定袖手旁观，欣赏欣赏你的捉鬼法力！”

“巴陵三鬼”先前还未听出萧瑶所说的“终南钟进士”之语是何用意？如今方听出是在调侃自己！

三鬼之中的“黑面鬼”黄深比较性暴，怒吼一声，便待扑去。

“黑心鬼”李华摇手止住黄深，向顾朗轩问道：“上官老儿，你既姓‘上官’，那丫头却为何叫你顾兄？”

顾朗轩懒得和他多话，冷然说道：“这是我们之间的私事，李当家的似乎多此一问？”

“黑心鬼”李华碰了一个钉子，目射凶光，向“黑面鬼”黄深剔眉叫道：“三弟既要出手，便给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上官老儿尝点厉害也好！”

“黑面鬼”黄深哼了一声，往前走了两步，目注顾朗轩，摆出一副凶相！

顾朗轩仍然神色悠闲地扬眉笑道：“黄寨主就一位么？最好是‘巴陵三鬼’合手同上……”

黄深怒道：“放屁，无知老狗，赶快亮出兵刃领死！”

萧瑶一面娇躯微闪，向后退出了一丈六七，一面向顾朗轩娇笑叫道：“顾兄听见没有？人家叫你亮兵刃呢！”

顾朗轩双眉一剔，仰首看天，纵声狂笑。

黄深诧道：“上官老儿，你……你笑些什么？”

顾朗轩目中神光电闪，冷冷答道：“除非你们‘巴陵三鬼’合手同上，我或许亮件兵刃给你们开开眼界？就凭阁下这‘黑面鬼’三字，未免太不配了？”

这几句话儿，把个性情暴躁的“黑面鬼”委实听得气炸肚皮，“哇哇”怪叫！

李华不愧是“巴陵三鬼”之首，比较深沉，见状之下，高声叫道：“黄三弟，沉住气儿，不要中了对方激将计儿，弄得心躁神浮，你出手吧，圈下不必留情，越早解决这狂妄老儿越好！”

黄深点了点头，右手举起那只汤碗大小的“锁魄钢圈”，欺身发招，向顾朗轩当头猛砸！

顾朗轩既不开招，也不立式，只是笑吟吟地伸手向上便接。“锁魄钢圈”呼然生啸，来势极猛，顾朗轩手中又无兵刃加以格拒，照说是非躲不可！

但他不单不躲，反而张开五指，抓向猛落的钢圈，这种办法未免狂傲得太出“黑面鬼”黄深的意料之外！

黄深钢牙一咬，手中“锁魄钢圈”原式不变，依然猛落！

表面看来，黄深是愤然不服，要和顾朗轩较较劲儿，倒看他这只飞接钢圈来势的空拳赤手，究竟有多强功力？

但绿林邪道人物，生性毕竟阴险，“黑面鬼”黄深这愤然的神色只是姿态，其实却另蕴凶谋！

就在顾朗轩的手儿与那“锁魄钢圈”即将接触之际，一线银光突从黄深手中飞射而出！

这线银光，不是暗器，而是件奇形软兵刃！

银光细才如笔，长约五尺，是根除了把手处外、通体满布倒刺的闪亮软鞭！

场中狂笑一声，人影倏分！

“黑面鬼”黄深身形连晃，勉强拿桩站稳，但右手已空，虎口并涔涔出血！

顾朗轩则退后五六尺，手上拿着一只“锁魄钢圈”。

但他所着青衫的丹田小腹部位，却出现了一个笔杆粗细的小洞穴！

原来他略微轻敌大意，未曾料想到“黑面鬼”黄深的左手中另外藏了一件厉害的兵刃！

全神夺取“锁魄钢圈”之下，银鞭蓦然飞点丹田，再想从容回避，自告不及！

尚幸顾朗轩反应绝快，身法敏捷，只在青衫上留了一个小洞，若是换了身手稍差之人，多半一开始便折在“黑面鬼”黄深这招“圈里藏鞭”之下！

顾朗轩的心中有一点惊，黄深的心中却有两点惊。

第一点惊，惊的是对方居然能在电光石火、间不容发之际，逃过自己银鞭飞点的这招“毒龙探穴”！

第二点惊，惊的是自己自信臂力甚强，如今竟被对方夺去钢圈，并还震裂虎口！

“黑面鬼”黄深的这两点惊，渐渐合并成一块，最后转化成“怒”！

在他“惊”并为“愧”，“愧”转为“怒”之时，那条带刺银鞭，业已

改交右手！

蓦然间，厉啸慑人，银光罩天！

黄深疯狂进扑，“唰唰唰”，一连三鞭，洒落千条银影！

顾朗轩因说过不用兵刃，遂不肯食言，身形微闪，避过银鞭来势，双手猛合，硬把夺来的那只“锁魄钢圈”震成寸断废铁！

黄深见自己兵刃被毁，越发怒啸如狂，施展出最得意的“银龙九绝鞭法”，把那赤手空拳的顾朗轩圈入百变光影之内！

萧瑶在一旁看得笑吟吟地扬眉叫道：“顾兄，江湖中人有云‘西川双妖狼，巴东三鬼凶’，足见这三位当家的不是好人，无甚可恕之道！我也借用对方一句话儿，你越快解决越好，下手莫留情了！”

顾朗轩在飘飘闪闪之中，狂笑答道：“好，愚兄谨遵瑶妹将令！”

“黑心鬼”李华与“黑手鬼”孔民一闻此言，便知不妙，准备双双齐上，为“黑面鬼”黄深，打个接应！

但他们身形才闪，银光鞭影中业已发出一声惨嚎！

惨嚎一起，银光立敛！

“黑面鬼”黄深两手空空，步履踉跄，“腾腾”后退。接连退了五六步，方站定身形，从左右嘴角，沁出血渍！

李华失声问道：“三弟，你……你怎么了？”

黄深哪里还能答话，张口喷出大片紫青血光，便自仆地死去。

这种情况显然是中了顾朗轩的内家重手，被震得脏肺崩裂！顾朗轩玩弄着再度夺来的带刺银鞭，目光冷注李华、孔民二人，晒然一笑说道：“李当家的、孔当家的，如今除了‘铁爪天狼’萧沛之外，我又多欠一笔债了，你们还不快上？”

“黑手鬼”孔民闻言，方自一举手中“锁魄钢圈”，“黑心鬼”李华却向他低声叫道：“二弟，莫用兵刃，改以徒手相搏，且以你拿手功夫与这厮缠斗儿招，让我作点准备！”

孔民点了点头，收起“锁魄钢圈”，双臂一张，骨节格格直响！

顾朗轩一见便知孔民必然练就极为霸道，或极为恶毒的特殊掌力！

果然，他目光注处，发现孔民的一双手掌业已显呈乌紫！顾朗轩恍然明白对方何以号称“黑手鬼”之故，心头也立起杀机！

因为“紫竹先生”南宫老人的遗体之上，曾留下恶毒的掌印，顾朗轩遂拿定主意，只要发现练有“五毒掌”、“三阴绝户掌”、“黑管赤尸手”等阴毒掌力之人，均尽量诛却，为江湖荡除祸害！故而，顾朗轩如今一发现孔民的掌色转黑，立即目闪精芒，杀心顿炽！

这时“黑手鬼”孔民十指箕张，步步向前逼近！

“黑心鬼”李华却身形微闪，退到壁下。

萧瑶冰雪聪明，一看便知这身为“巴东三鬼”老大的“黑心鬼”李华，似有见事不妙，拿同盟兄弟顶锅，而自行逃命之意？本来，她可以截住李华，斩草除根，但萧瑶却并未采取这种手段！

因顾朗轩适才已轻敌涉险，萧瑶生恐他再蹈覆辙，遂未理会“黑心鬼”李华，只向顾朗轩叫道：“顾兄，蜂蚕有毒，你不要过份托……”

这“过份托大”的最后一个“大”字尚未出口，“黑手鬼”孔民已踏中空，走洪门，伸着十根紫黑手指，带着丝丝劲风，向顾朗轩的心窝要害，电疾抓去！

顾朗轩对于萧瑶劝他不要过份托大之语，真是从善如流！

刚才，他是以“空手夺白刃”，如今竟以“白刃夺空手”！

所谓“白刃”，就是他适才夺自“黑面鬼”黄深的那根带刺的“银鞭”！

所谓“空手”，就是“黑手鬼”孔民色呈紫黑的那双鬼爪！

换句话说，也就是孔民双手伸处，正抓向顾朗轩心窝之际，突有一圈银光缠向双腕！

孔民作梦也未想到，那等狂傲的敌人，竟用夺来的兵刃对付自己！

等到银光耀目，再想收势，哪里还来得及！

“飕飕飕”，五尺银鞭，绕腕三匝，竟把孔民的左右双手，一齐缠住！

孔民心中大惊，慌忙凝劲抖腕！

但那银光细鞭的鞭身之上，满布倒刺，互相缠锁之下，哪里抖动得开？

他抖，顾朗轩也抖！

“黑手鬼”孔民是抖手甩鞭，顾朗轩则抖鞭勒手！双方一抖，锁勒更紧，鞭上倒刺均已陷入肉中，鲜血泉流而出！

孔民惨哼一声，顾朗轩狂笑一声。

就在这一哼一笑，当空忽布大片血光！

原来顾朗轩大发神威，以全力抖鞭，硬把“黑手鬼”孔民染有无数血腥的那双害人鬼手，生生齐腕勒断！

双手一断，自然鲜血狂喷，孔民也痛极晕绝！

萧瑶见顾朗轩得胜挫敌，安然无恙，遂想把那“黑心鬼”李华也一并留下！

但身形一转，目光注处，却见李华业已即将逃到那高达数十丈的峭壁顶端。

并不是李华的轻身功力有何特长？只是从那峭壁顶端垂落一根山藤，把李华援引而上。

萧瑶功行湛深，耳力特聪，早就听出那壁顶另行藏得有人。但她只以为是对方预设的埋伏，遂关照顾朗轩略作提防，却未想到竟是对方预作退步之用！

如今虽知真相，但“黑心鬼”李华业已身在高空，任何掌力暗器均难达及，只好眼睁睁地看他逃去。

转瞬间，李华借着山藤之力，已自援登壁顶。

这位“黑心鬼”站在壁顶，向下狞视着萧瑶、顾朗轩喝道：“上官老儿和那丫头，且记住这笔血债，今后你们只要一人西川半步，便将死无葬身之地！”

话完，不等顾朗轩、萧瑶回答，身形闪处，便自失去踪迹！

萧瑶见李华逸去，向顾朗轩含笑说道：“顾兄，我们这次也可算是阴沟之中翻船，区区‘巴陵三鬼’，都未能完全收拾下来，还被跑掉一个黑心大鬼！”

顾朗轩道：“跑掉一个也好，索性把他们身后的人物一齐勾出，痛痛快快地为江湖剪除祸害！”

萧瑶笑道：“话虽不错，但这‘巴东三鬼’的身后人物颇非等闲，我们今后若是进入西川，确实要小心一点！”

顾朗轩目注萧瑶问道：“这‘巴东三鬼’的身后人物，是不是‘西川双妖’？”

萧瑶点头说道：“正是‘血光圣母’与‘绿袍秀士’等‘西川双妖’，不单功力颇高，各有邪门绝学，其心智尤毒，势力亦广，常言道：‘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

顾朗轩听至此处，豪情勃发，轩眉笑道：“瑶妹，我们把南宫贤弟救出，帮他报却父仇之后，何不索性联袂入川，向‘血光圣母’和‘绿袍秀士’指名挑战，为川中黎庶除此巨寇！”

萧瑶娇笑说道：“顾兄有此豪情，小妹自然奉陪，但我却觉得这两件事儿迟早合一，用不着分开另办！”

顾朗轩道：“瑶妹此话怎讲？”

萧瑶笑道：“那‘五毒香妃’木小萍不是正欲勾结宇内群邪，重振她丈夫‘震天神君’的昔年霸业么？对于‘西川双妖’哪有不思笼络之理？或许就借着今日之事，促成凶邪沆瀣，也说不定！”

顾朗轩扬眉说道：“他们互相勾结最好，也可省去我们的川行跋涉！”

萧瑶向他深深看了一眼，摇头说道：“顾兄作事一向稳重，今日为何有点心烦气躁地托大起来？群邪互相勾结，好手如云，声势日壮，我们却始终只有两人，众寡悬殊太甚，局面渐难乐观，似也必须设法寻上几个帮手才好！”

顾朗轩长叹一声，皱眉说道：“越是局面险恶，便越是难寻帮手，因为我们不愿意随便拖人趟这浑水，何况寻常帮手也无济于事……”

萧瑶说道：“可惜我目前无法分身，否则倒有个好帮手可寻，有她一人，足抵千军万马！”

顾朗轩急急问道：“此人是谁？”

萧瑶答道：“是我妹妹！”

顾朗轩目光方转，萧瑶秋波一注，娇笑又道：“你不要看不起我妹妹，她不单武功比我高强，智计比我高，人也长得比我漂亮！”

顾朗轩道：“萧二姑娘……”

四字方出，觉得这“萧二姑娘”的称呼太以生分，遂跟着萧瑶的身份，改口含笑问道：“琪妹如今何在？”

萧瑶微笑答道：“她本想随我一同出道，但义母不许，要她再求上进，如今还留在昆仑！”

顾朗轩目光凝注在萧瑶那张绝代倾城的脸庞儿上，含笑缓缓说道：“瑶妹，你作了违心之论！”

萧瑶咦了一声，向他诧异问道：“顾兄此话何来？”

顾朗轩道：“你说琪妹的武功比你高，颇有可能，智计比你高，我也相信，但关于‘人也长得漂亮’一节，却……”

萧瑶接口叫道：“这一节更是百分之百的毫无疑义，要不然我怎会在‘天狼寨’中向南宫敬说，要介绍一位比我年轻、比我漂亮、功力也比我高明的绝代夫人给他？”

顾朗轩恍然说道：“原来你是想把琪妹介绍给南宫贤弟？”

萧瑶毫不扭怩地点头笑道：“女孩子除了遭遇特别打击，冷透情怀，去作尼姑或老处女外，迟早总要嫁人，则我为我妹妹选择一位妹夫，也并不算什么超越礼数之事？”

顾朗轩听萧瑶竟欲为她妹子萧琪与南宫敬撮合，不禁心中欣喜地点头说道：“瑶妹慧眼无差，南宫贤弟的人品风神，确是上选！”

萧瑶瞟他一眼，娇笑说道：“南宫敬虽是上选，你也不差，但因年龄关

系，我是打算为琪妹与南宫敬撮合，而自己来啃啃你这根‘老骨头’！”

她说来大大方方，若无其事，却把位“紫竹书生”顾朗轩听得耳根发热。

萧瑶叹息一声，又复说道：“谁知你这根‘老骨头’已然有主，我……我……”

这位倜傥无俦的“红衣昆仑”，居然也有点伤感起来，语音略呈断续。

顾朗轩慌忙叫道：“瑶妹你……你莫要……”

萧瑶又恢复平静地嫣然一笑，摇手又道：“顾兄不必说了，人生万事，无非一个‘缘’字，有缘则合，无缘则分，我们之间究竟有缘无缘？如今还说不定，且留待将来再看变化吧！”

顾朗轩也不敢和她正面谈论此事，慌忙转移话头说道：“瑶妹认为对于这双手已断的‘黑手鬼’孔民应该怎样处置？”

这两句话儿，把萧瑶问得“噗哧”一笑！

顾朗轩诧异道：“瑶妹，你笑些什么？我难道问错甚话？”

萧瑶笑道：“话是没有问题，但问得有点多余……”

语音至此略顿，向“黑手鬼”孔民适才晕绝之处指了一指，含笑又道：“顾兄，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口中如此随便说话。你应该先看看这‘黑手鬼’孔民的情况，就不会再向我发出此问。”

顾朗轩回头看去，脸上不禁一热！

原来“黑手鬼”孔民不单身死，连尸骨均已化尽，只剩下一些衣物，遗留在血水之内！

顾朗轩见状，知道是那条勒断孔民双手的银鞭倒刺之上，蕴有奇毒！

自己所着青衫的丹田部位曾被银鞭猝击，点穿一孔，幸未伤着皮肉，若是见血中毒，岂不也像孔民一样，连尸骨都被化尽？

萧瑶见顾朗轩面带惊容，含笑叫道：“顾兄看见了吧，这般凶邪，无一不是心狠手黑，我们不单要随处小心，也不必再对他们存甚仁慈之念！”

顾朗轩钢牙一挫，点头答道：“瑶妹说得对，杀恶就是行善，我若早知‘巴东三鬼’如此阴毒，就不会放那‘黑心鬼’李华侥幸逃去！”

萧瑶娇笑说道：“逃走一鬼算得什么？那‘千鬼壑’中定然群集了各种鬼魅，我们且去杀它一个痛快！”

她提起“千鬼壑”来，顾朗轩倒觉雄心一振，向萧瑶注目扬眉问道：“瑶妹，我们此去‘千鬼壑’，是明闯？还是暗入？”

萧瑶略一寻思，嫣然笑道：“根据资料研判，对方颇有诱我们前往‘千鬼壑’中作一决斗之意，由此可见，埋伏必多，我们暗入‘千鬼壑’一样有险，还不如干脆明闯！”

顾朗轩道：“瑶妹之言正合我心意，我们到了太岳山的摩云峰下，便向对方当面叫阵，倒看这群牛鬼蛇神能摆下什么样的虎穴龙潭，刀山剑树？”

萧瑶点头笑道：“好，我也颇想会会那雄心勃勃、号令群邪的木小萍，但愿这位‘五毒香妃’是在‘千鬼壑’内。”

他们一路急赶，进入太岳山时，是蟾魄初升的戌牌时分。

本来天气颇好，谁知一转眼间便已黑云蔽空，蟾光匿彩，豆粒大小的雨点儿，宛若倾盆而降。

顾朗轩与萧瑶不愿淋得一身水湿，遂走入一个小洞避雨。

这洞穴既浅又窄，仅容一人，两人虽可勉强同处，却嫌十分拥挤。

顾朗轩起初未曾注意，等到一入洞中，才发觉胸前偎着一团温香软玉，

等于是把萧瑶紧紧搂在怀内。

顾朗轩脸上一热，不顾洞外雨势正大，便想闪身走出。

萧瑶何等聪明，觉得他身躯一动，便猜出其意，娇笑问道：“顾兄，你想作什么？是不是要避嫌疑，宁愿出去淋雨？”

她这一叫明，顾朗轩倒有点不好意思承认，口中嗫嚅说道：“我……我……”

萧瑶失笑说道：“顾兄，你怎么了？柳下惠坐怀不乱，鲁男子视色若无，难道你堂堂一位胸襟磊落的‘紫竹书生’，只不过和我偎倚得挤了一点，便意马心猿，无法收摄了么？”

顾朗轩赧然答道：“我不是这种意思，是……是……”

萧瑶笑道：“是什么？顾兄怎吞吞吐吐，说不出来？”

顾朗轩无可奈何，只得答道：“我是怕亵渎瑶妹。”

萧瑶蹙眉说道：“咦，我听不大懂，这‘亵渎’二字，应当怎解？……”

语音方住，忽又恍然笑道：“我明白了，顾兄是不是怕我和你形迹过份亲热，日后嫁给别人，会有妨害？”

这位“红衣昆仑”毫不羞涩，侃然直言，却把位“紫竹书生”弄得啼笑皆非，不知如何答对？

萧瑶又复笑道：“顾兄放心好了，你所替我顾虑的这项问题，永远不会发生！”

顾朗轩讶然问题：“瑶妹此话怎讲？”

萧瑶秀眉一挑，目光凝注顾朗轩，缓缓说：“道理简单得很，我萧瑶眼界极高，更最恨朝秦暮楚，既曾向你吐露心声，便永远不会嫁第二个男人！”

顾朗轩双眉紧蹙，目瞪口呆！

萧瑶索性握着他的手儿，温言笑道：“顾兄不要蹙眉，我脾气虽刚，却极讲理，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男女情爱更是如此，故而我不单不嫉妒那位‘梅花女侠’林傲霜，反会尽力帮你们排除万难，促成这段良缘！”

顾朗轩心中一阵难过，低声叫道：“瑶妹……”

萧瑶幽幽一叹，目注顾朗轩道：“顾兄，情爱不一定非要‘占有’，有时在‘施舍’上，也可获得莫大心灵慰藉！只要你与林女侠能够月圆花好，我的一颗心儿即算有了着落，亦可尽摒百欲，永侍义母，进参上乘功果的了！”

这些话儿，每一句从表面听来，都说得冠冕堂皇，通情达理，但实际上，是否蕴含千种伤心，万般血泪，却只有萧瑶自己晓得！

顾朗轩平素能言善辩，口若悬河，如今却想不出半句适当的话儿，能对萧瑶表示安慰。

不能言，只有行，顾朗轩自然而然地双臂略为用力，把怀中的“红衣昆仑”萧瑶抱得更紧一点。

这时，雨势虽停，空中却仍浓云如墨，不见星光月色！

萧瑶忽然失声一笑。

顾朗轩诧道：“瑶妹笑些什么？”

萧瑶笑道：“我笑的是天下事往往都是责人容易责己难，我刚刚讥讽你在略微亲近之下，便难收摄情怀，如今却自己立刻禁不起这种考验……”

语音略略一顿，低声又道：“你双臂略紧之下，我的一颗心儿便‘腾腾腾’跳个不停，再若亲热下去，万一彼此把持不住，就会闹笑话了！”

说到“把持不住”之际，身形一闪，已由顾朗轩的怀中挣脱，纵出洞外。

顾朗轩对于萧瑶委实又敬又爱，不知怎样才好？

萧瑶抬起玉手，微掠云发，呼吸了两口长气，向顾朗轩叫道：“顾兄，骤雨虽过，密云未开，星月无光，眼前一片黑暗，我们尚未进入‘千鬼壑’中，便已仿佛陷身森森鬼境！”

顾朗轩也定了定神，指着左前方一座峭拔而起的人云高峰，双扬剑眉说道：“我们本是与鬼魅搏斗而来，何惧森森鬼境？根据前途所讯。左前方的那座高峰，便是‘摩云峰’……”

萧瑶忽地尖声叫道：“顾兄快看，那是什么？”

顾朗轩随着萧瑶所指看去，只见前面山径转折之处，有条人影一闪即逝。他们的眼力如电，虽是一闪即逝，却也看得分明。

那人影是身上穿了一件雪白长衫，头上戴了一顶尖尖帽儿，手中并拿着一柄葵扇，活脱是传闻中“白无常”的打扮！

装神弄鬼之事，萧瑶不会不知，她怎的一见之下，便自面有惊容？

原因在于那条白衣人影太高大了，几达一丈左右？

一瞬之间，白影已逝，萧瑶向顾朗轩问道：“顾兄，你看见没有？”

顾朗轩道：“当然看见……”

萧瑶急急问道：“那条白影，究竟是人是鬼？”

顾朗轩不假思索地应声扬眉答道：“自然是人，我生平从来不信有鬼魅之说！”

萧瑶点头道：“我也不大信鬼，但顾兄见过这样高大的人么？”

顾朗轩吃她问住，苦笑说道：“水浒上有个‘一丈青’，想不到我们竟见了个‘一丈白’？”

萧瑶佯嗔道：“顾兄莫要‘一丈青’、‘一丈白’地胡乱打岔，我要你对这‘丈长魅影’作一研判！”

顾朗轩目闪神光，凝注萧瑶笑道：“空作研判又有何用？管它是人是鬼，我们且去把它捉住看看，不就明白了么？”

萧瑶颌首同意，娇笑连声说道：“顾兄这捉鬼之议，到颇新鲜，先前你在处置‘黑面鬼’黄深和‘黑手鬼’孔民之际，我曾对你戏呼‘钟馗’，不料竟名副其实！”

顾朗轩笑道：“未必见得？‘钟馗’捉鬼，是手到擒来，我们捉鬼，却不一定能奏效呢？”

萧瑶朗声说道：“只要它不溜掉，慢说区区一个‘白无常鬼’，就是‘阎罗天子’，我也要拉他下位……”

话方至此，侧方峰腰之上有人厉声喝道：“狂妄丫头，凭你也配！”

随着喝声，一阵“隆隆”震响，便有无数的巨大山石从峰上滚落。

顾朗轩与萧瑶如今正走在两峰夹峙的一条峡谷之中，无数巨石当头飞坠，确实对他们构成相当威胁！

左面峰腰的巨石一滚，右面峰腰也有了响应！

同样的，“轰隆”巨响，同样的，乱石飞坠！

刹那间，整条峡谷都被飞坠的巨石，震腾起漫漫灰雾！

灰雾渐渐散去，谷中满布碎石。

但顾朗轩与萧瑶却仍毫发无伤，站在那些纵横满谷的大小乱石之上。

萧瑶哼了一声，目光扫视四方，剔眉说道：“这群下流的东西，搞的什么名堂？弄了几块石头，便算对我们的‘欢迎礼’？抑或‘下马威’呢？”

顾朗轩笑道：“这些飞坠乱石虽未伤着我们，却误了事儿，再想捉那‘白无常鬼’，恐怕办不到了？”

萧瑶道：“常言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们可以改为‘跑得了鬼，跑不了坟’，且到‘千鬼壑’中去捉，看他们还有何处可遁？”

顾朗轩扬眉说道：“瑶妹说得对，‘千鬼壑’中有的是鬼，我们干脆来个单刀直入，去找阎罗天子，不必在此和这些么魔小鬼多罗嗦了！”

说完，两人同展绝顶轻功，踏着那满谷乱石，向高矗半空的摩云峰驰去。

到了峰下，略一察看，见左侧有道涧壑，黑影沉沉，仿佛其深无底！

萧瑶伸手向下一指，扬眉娇笑说道：“这道深壑，大概就是对方设伏以待，要我们自投罗网的‘千鬼壑’了！”

顾朗轩点头笑道：“我们既到地头，且按照江湖规矩报个名罢！”

萧瑶嫣然笑道：“让我来报，我要奉赠顾兄一个外号。”

语音略顿，真气一提，向那黑沉沉的幽壑之中，传音叫道：“‘千鬼壑’中的朋友听着，‘活钟馗’上官奇与‘红衣昆仑’萧瑶特来拜会。”

传音方毕，“千鬼壑”下便起了一片凄凄哀乐。

萧瑶螭首微偏，向顾朗轩含笑叫道：“顾兄，为了尚不宜过早暴露你的真实身份起见，从现在起，当着外人，我又要叫你‘上官兄’了！”

顾朗轩听她送了自己个“活钟馗”的外号，不禁失笑说道：“瑶妹以前叫我‘钟馗’，如今竟又加上了一个‘活’字！”

萧瑶笑道：“‘钟馗’虽善捉鬼，但必须是位‘活钟馗’方具威力！否则慢说是‘死钟馗’，就是位‘醉钟馗’，也不单捉不了鬼，反将饱受刁钻古怪的鬼物揶揄！”

顾朗轩含笑说道：“瑶妹真会讲究字眼……”

“字眼”二字方出，两人便同时把目光投注在摩云峰脚的一个深黑山洞之内。

因为适才所闻的凄凄哀乐，如今竟隐隐从这黑洞之中传出。

顾朗轩笑道：“这洞穴倒颇深邃，竟与‘千鬼壑’下相通，看来这隐隐乐声，竟像是迎宾之乐？”

萧瑶挑眉说道：“迎宾之乐，理应欢愉，怎么奏得如此哀怨？”

顾朗轩冷笑道：“对方既然所居之处都命名为‘千鬼壑’，其一切举措，遂均难免带有三分鬼气！”

说话之时，哀乐之声越来越近，洞中沉沉暗影以内，并闪烁起宛如磷火的暗绿灯光。

萧瑶笑道：“果然来了，但不知对方是在壑上和我们解决？还是……”

顾朗轩接口说道：“壑上对他们不对，多半是要把我们迎往壑下，以便作各种恶毒布置！”

洞中的暗绿灯光，业已行近，并有人接口笑道：“上官大侠完全会错意了，敝上绝无恶意，只是在壑下准备了一席轻易难得尝到的‘阎王大宴’，款待萧姑娘暨上官大侠两位贵宾而已！”

萧瑶与顾朗轩注目看去，只见那黑暗洞穴之中，走出了一支迎宾队伍。

这支迎宾队伍大概可以说是一支最奇特的队伍，也可以说是集各种奇形怪状的鬼物大成。

其中有大头鬼、小头鬼、吊死鬼、溺死鬼、胖鬼、瘦鬼以及抬着两乘小轿的夜叉鬼等。

虽然那些鬼物显系武林人物打扮，但却扮得维妙维肖，足以使胆小的人在一见之下，真能吓晕过去。

大群鬼物之中，簇拥着一个蟹面虬髯的判官装束之人，向萧瑶、顾朗轩一抱双拳，含笑说道：“萧姑娘，上官大侠，请上轿往壑下与敝上相会。”

萧瑶问道：“尊上是谁？”

那判官装束之人，恭身答道：“阴曹冥主，阎罗天子！”

萧瑶知晓对方是故作神秘，笑了一笑，目注那判官装束之人，又复问道：“尊驾怎样称谓？”

判官装束之人毫不迟疑地应声答道：“终南未第进士……”

六字才出，萧瑶便哦了一声说道：“尊驾也是‘钟馗’？”

判官装束之人点头笑道：“在下是‘死钟馗’，比起上官大侠的‘活钟馗’来，终仍差上一级！”

顾朗轩哼了一声，冷冷说道：“你家主人怎不亲自迎客？”

“死钟馗”笑道：“敝上是在壑下督众安排盛宴，才命在下代表迎宾，尚请上官大侠多多包涵是幸！”

萧瑶一旁叫道：“顾……”

她差点又把“顾兄”二字叫将出来，急忙改口笑道：“上官兄，你不必再和对方讲究什么江湖过节了，我们且去‘千鬼壑’中见识见识那‘阎王大宴’吧！”

顾朗轩听她这样说法，遂飘身坐上那乘无顶小轿，扬眉笑道：“瑶妹莫要嘴馋，常言道：‘宴无好宴，会无好会。’那顿‘阎王宴’，大概不太容易吃呢？”

萧瑶边自飘身上去，边自娇笑说道：“那不一定，刘邦赴过‘鸿门宴’，关公赴过‘单刀会’，不是都安去安回，名传千古么？”

今天上官兄若作刘邦，小妹便为樊哙，上官兄若作关公，小妹便为周仓，我且夸夸豪言，要学学古人，保你个安然无事！”

顾朗轩失笑说道：“瑶妹这位保驾将军太漂亮了，历史上若有这样的‘天人樊哙’和‘绝代周仓’，才真是千古佳话！”

他们在深入虎穴之下，仍然互相谐谑、谈笑自若的那份侠胆豪情，委实使奉命迎宾的那群鬼物，为之暗暗钦佩！

萧瑶突然想起一事，向那在两乘无顶小轿间随行的“死钟馗”问道：“死朋友，我要问你一句话儿。”

“死钟馗”陪笑说道：“萧姑娘有何话儿，尽管请问，在下能答必答！”

萧瑶指着轿前轿后、轿左轿右的那些大头鬼、小头鬼等人，扬眉问道：“世间传说的鬼物，眼前大都在目，但却为何不见‘无常鬼’呢？”

她是想起先前所见那身高及丈的“白无常”鬼影，才有如此一问。

“死钟馗”含笑答道：“敝上因与萧姑娘、上官大侠究竟为敌？为友？尚说不定，故而特意命‘黑白无常’加以回避！”

顾朗轩诧异问道：“回避作甚？”

“死钟馗”笑道：“是因为口彩不好，上官大侠与萧姑娘难道不知‘一见无常万事休’么？”

萧瑶失笑说道：“‘黑白无常’竟有那样厉害？我们连阎王爷都不怕，何况……”

顾朗轩接口笑道：“瑶妹莫忘了‘阎王好见，小鬼难当’之语，少时我

们若与那位阴曹冥主成了敌对，大概‘黑白无常’便首先要对我们追魂索命的了！”

萧瑶笑道：“今天这‘千鬼壑’之行确实有趣，世间只有‘要命无常’，我们今天说不定会来个‘要无常命’？”

“死钟馗”微笑叫道：“萧姑娘何必把彼此的仇敌立场认得这样坚定，敝上对于你和上官大侠，是想竭诚交结的呢！”顾朗轩扬眉说道：“互相交结之想怕不容易吧？常言道得好：‘薰莸不同器，冰炭不同炉。’何况你们又把我们的至交友好掳劫于此……”

萧瑶听至此处，向那“死钟馗”问道：“死朋友，我有位南宫兄弟可在这‘千鬼壑’内？”

“死钟馗”摇头笑道：“萧姑娘请原谅，这项问题在下无法答复，少时于‘阎王大宴’之上，萧姑娘请向敝上提出便了！”萧瑶见对方不露口风，也未便往下追问。

洞穴甬道着实深长，四名夜叉鬼卒抬着小轿走了好久，才看见光亮，接近另一出口。

“死钟馗”抢前几步驰出洞口，旋又折回，向萧瑶、顾朗轩恭身说道：“萧姑娘、上官大侠，敝上已在洞外接驾！”萧瑶与顾朗轩对看一眼，双双纵下小轿，往山洞出口走去。那自称“死钟馗”的判官装束之人，仍然在前引路。

丈许距离，转瞬就到。

一出洞口，视界立开！

由上往下看，因被云雾所罩，只以为这“千鬼壑”中幽森狭隘异常，如今到了壑下，始知地方既毫不狭隘，光线也并不十分黑暗，但景色却委实极为幽森！

幽森之故，在于这“千鬼壑”下的一切事物，均系按照传说中的“森罗鬼域”加以布置。

洞外，地势颇广，左边有一水池，池上有一长桥，右边则建有一座高台，无论在台上，或是桥头，池边，均站有狰狞鬼卒！萧瑶与顾朗轩一看之下，心中明白，池是“血污池”，桥是“奈何桥”，那座高台必是“望乡台”了。

在那高台左边的阶梯之前，站着一位阎罗装束之人和另一位判官。

两位判官装束相同，连貌相都颇为相似，只是衣着色泽有别。

奉命迎接萧瑶、顾朗轩，自称“死钟馗”的判官，穿的是一件皂袍。

与阎君同立一处的判官，则穿着一件红袍。

一见萧瑶与顾朗轩走出洞外，那阎君装束之人抢前两步，抱拳笑道：“萧姑娘与上官大侠光临，‘千鬼壑’蓬荜生辉，在下未曾远迎，尚请二位恕罪！”

顾朗轩抱拳还礼，注目问道：“尊驾怎样称谓？”

那位阎君装束之人含笑说道：“在下姓索名明，忝为‘千鬼壑主’。”

萧瑶听出“索明”二字，乃是“索命”的谐音，知晓对方所报不是真名，但也不加叫破，只是扬眉叫道：“索壑主……”索明接口笑道：“在下设有菲酌，借以款待贵客，萧姑娘有甚话儿，请到席上再说如何？”

萧瑶道：“索壑主所谓‘菲酌’，显系谦词，大概就是那‘此味只应鬼域有，人间难得几回尝’的‘阎王大宴’吧？”索明点头笑道：“正是！”

顾朗轩道：“索壑主宴设何处？”

索明伸手往上一指，含笑答道：“就在这‘望乡台’上，此处视界比较

广阔，可以尽览壑中全景！”

萧瑶目注顾朗轩，扬眉笑道：“上官兄，前人对于至死不惜的风流浪子，讥以‘望乡台上折牡丹’，是形容其‘作鬼还要贪花’之意，我们如今到‘望乡台上饮琼浆’之语，却又应该怎样讲呢？”顾朗轩微笑说道：“瑶妹讲得有趣，若把这‘望乡台上饮琼浆’之语研究起来，无非连主带客，都是一群‘醉鬼’而已！”

萧瑶笑道：“上官兄，我们酒可以饮，鬼不能作，因为我的脾气太坏，你也不是省油灯，纵死黄泉，秉性难改，万一对这‘千鬼壑’中基业起了觊觎之志，索朋友的‘阎君’宝座，岂非坐不稳了？”

他们一面谈笑，一面缓步走上“望乡台”，那份胜概豪情，真是根本就未把满目狰狞鬼物放在眼内！

索明陪同举步，笑声说道：“只要萧姑娘与上官大侠愿意加盟‘千鬼壑’，索明立即让出这壑主之位！”

萧瑶摇手笑道：“多谢，多谢，目前我和上官兄尚未活够，等到我们觉得无甚生趣之际，定来叨扰索壑主的这份盛情就是！”

说话之间，已到“望乡台”上。

这“望乡台”高约四丈，周围宛如城墙，设有垛口，平面则约有数丈宽广。

台上略靠北面，摆设了一桌酒席。

菜肴虽尚未上，业已使人知道这桌酒席定必相当别致！

箸是白骨，杯是骷髅，连碗盘等物，都像是用死人天灵所制？

萧瑶起初觉得有点恶心，但细一注目之下，也就看出那些酒食用具，仍是竹木、陶瓷本质，特意烧成了那种眩人眼目、慑人心魂、倒人味口的狰狞可怖形状！

宾主人坐，索明与红黑二判列席相陪，其余鬼物则均站在一旁侍应。

索明侧顾身旁鬼卒说道：“嘉宾已到，开始上菜！”

“望乡台”下早有准备，立即送上四盘酒菜。

这四盘酒菜，两热两冷，好似一盘拌鸭舌，一盘卤猪心，一盘红烧牛肉，一盘白煨鸡皮，看去平淡异常，毫无奇处！

索明看出萧瑶似欲发话的诧异脸色，便先行笑道：“古往今来，无论有多高功业的帝王将相，多美颜色的艳女仙姬，以及多大罪恶的奸雄恶寇，到头来均免不了桐棺六尺，黄土一丘，故而索明既忝掌森罗，手下各种材料却应有尽有，萧姑娘与上官大侠愿意知道这四盘下酒佳肴是取材于何处么？”

顾朗轩道：“索壑主请讲，在下愿闻其详！”

索明指着那“心、舌、肉、皮”等四盘酒菜，含笑说道：“这是‘比干之心’，‘西施之舌’，‘唐僧之肉’，‘秦桧之皮’，大概除了我这总管‘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的阴曹地府之外，别处是吃不到的呢！”

萧瑶暗笑对方真会替这些菜儿赐以嘉名，遂点头笑道：“妙极，妙极，上官兄，你敢不敢把这些‘忠臣之心’，‘美人之舌’，‘圣者之肉’，‘奸佞之皮’，每样都尝试尝试？”

这时，侍应鬼卒执着一只“人头壶”，替宾主面前的“骷髅杯”中斟满美酒。

顾朗轩听了萧瑶之言，双眉一挑，“哈哈”大笑道：“老夫耄矣，‘美人之舌’不敢沾；丹忱犹存，‘忠臣之心’不敢读；但对于长生不老的‘唐

憎肉’和人人思寝的‘秦桧皮’却非吃个痛快不可！”

说完，果然伸箸各自夹了一些，入口尝试。

谁知不尝还好，这一尝之下，顾朗轩竟对萧瑶“啧啧”赞道：“瑶妹快来试试，难怪死朋友和索壑主曾作吹嘘，这些菜肴确非寻常俗味！”

萧瑶听他这样说法，遂也尝了一尝。

果然，所谓“秦桧之皮”，已然鲜雋绝伦，那“唐僧之肉”，更是香腴无比！

顾朗轩目注索明道：“索壑主，你这厨师是在哪里找的，烹调手段，着实高明！”

索明尚未答言，萧瑶笑道：“上官兄怎忘了，索壑主刚才不是说，他可以总管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么？由此看来，他便请出易牙调味，却也不难，无怪席上之物，都是荀氏饌经，段家食品了！”

索明笑道：“萧姑娘与上官大侠莫要只夸菜好，但饮杯中酒儿尝尝。”

萧瑶举杯欲饮，却见杯中酒色甚是黄浊，不禁皱眉问道：“这酒色怎么甚为黄浊，莫非是世间传说，饮了会忘却前生之事的‘孟婆汤’么？”

索明“哈哈”一笑，扬眉说道：“‘孟婆汤’纵具迷魂之力，也不过只能迷迷寻常庸俗之人，萧姑娘堂堂‘红衣昆仑’，难道还惧怯一杯浊酒？”

说完，先行举杯，把那杯色泽黄浊的“孟婆汤”一倾而尽！

萧瑶趁他举杯之际，暗以“蚁语传声”功力向顾朗轩耳边说道：“顾兄，任何酒菜让我先尝，若是无毒，你再开怀饮啖！”

顾朗轩知道萧瑶一来内功修为高于自己，二来又有一柄专解百毒的“通天犀角”匕首在身，遂略一颌首，表示同意。

萧瑶等索明把酒饮完，也将那杯“孟婆汤”徐徐饮尽，失声赞道：“索壑主真会享受，这‘孟婆汤’看来酒色虽浊，却极香醇，斟逾杯口，仍不溢出，大概窖藏足有五十年以上的了？”

索明目注萧瑶，以一种钦佩的神色点头说道：“想不到萧姑娘不单是武林翘楚，并还是杜康知音，来来来，索明再敬一杯。”

萧瑶摇手说道：“慢来，慢来，我先请问索壑主，你这席‘阎王大宴’，除了这四色酒菜以外，还有些什么大菜？”

索明还未答话，那自称“死钟馗”的黑衣判官含笑答道：“大菜多呢，鹤炙雉膏，蜂糖蚁酱，蟹胥螯肪，鲈脍鼈羹，无不应有尽有……”

萧瑶不等对方话完，使摇头说道：“不够完美，还缺一点东西！”

索明含笑问道：“萧姑娘莫非有甚特嗜？敬请说出，我命厨下准备！”

萧瑶笑道：“不是缺菜，是缺人，一席盛宴，只有五人，未免太嫌寂寞，我想请索壑主利用你总管上下五千年之特权，再找四位陪客！”

索明毫不考虑地点头说道：“可以，可以，我请西施、昭君、貂蝉、太真等‘四大美人’来为萧姑娘和上官大侠侑酒如何？”萧瑶微微一笑，摇头说道：“古代名姬，不敢唐突！”索明笑道：“萧姑娘若嫌这四位太以古典，便换些时髦点的近代人吧，董小宛，顾横波、李香君、柳如是等‘秦淮四艳’，总是桃花扇底，燕子灯前，妙舞清歌，当筵侑洒的理想人选了吧？”萧瑶失笑说道：“索壑主怎么说来说去都是女的，应该知道，我们女人看女人，是对方越美，自己越妒，可以说是越看越无滋味！”

索明抚掌笑道：“萧姑娘妙人妙语，既然女人不爱看女子，便加上几个男的如何？潘安、宋玉、卫玠、子都……”

顾朗轩猜出萧瑶的心意，遂在一旁帮腔接口道：“不行！不行！这几位都是年轻貌美、俊极一时之人，我老头子若是与他们同席，岂不自惭形秽，哪里还饮得下酒？”

索明皱眉道：“男也不妙，女也不好，这陪客难找了！”顾朗轩向萧瑶看了一眼，含笑说道：“索壑主莫要作难，我建议你最好是让萧姑娘自行点将。”

索明颌首笑道：“对，对，萧姑娘请点将吧，你要我找的四名陪客，是男人？还是女人？是今人？还是古人？”

萧瑶一轩秀眉，笑吟吟地说道：“我是不偏不倚，允执厥中，要两名男人，两名女人，两名古人，两名今人！”

索明看她一眼，含笑说道：“萧姑娘请讲，两名古人是谁？”

萧瑶答道：“我既不泥古，亦不媚今，今人古人，各是一男一女，我要一升不醉、一升亦醉的淳于髡，和那开今世当炉卖酒之滥觞的风流才女卓文君。”

索明一怔，目注那位自称为“死钟馗”的黑衣判官，扬眉说道：“你且查查生死簿，看淳于髡和卓文君是否还在我‘幽冥地府’之中？”

黑衣判官懂得索明之意，根本就不去取甚“生死簿”，站起身形，应声禀道：“启禀帝君，属下记得淳于髡与卓文君，一是忠臣，一个是失节妇，也只有风流小罪，并无大恶，均早已轮回转世，不在此处沉沦的了！”

索明方自哦了一声，萧瑶忽然“咯咯”娇笑。

索明诧道：“萧姑娘笑些什么？”

萧瑶向那“死钟馗”抱拳笑道：“死朋友，承教，承教，由于这几句话儿，我才知道慢说是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便是稍有小罪之人，也早赴轮回，则如今尚留在‘千鬼壑’中之人，定是些其罪滔天的十恶不赦之辈！”

这几句话儿，是拿着对方的语病，猛掴对方耳光，语意尖酸无比，使同席的一位阎君和两位判官，都无言可对，面面相觑！

顾朗轩闻言见状，“哈哈”笑道：“瑶妹舌如锋刃，语妙千秋，我要借花献佛，敬你一杯。”

萧瑶秀目双扬，与顾朗轩干了一杯美酒。

他们这当着和尚猛骂贼秃之举，意在激怒对方，早点见个真章！

但那“千鬼壑”壑主索明，好似气量颇大，不过神色略一尴尬之后，便又向萧瑶含笑问道：“萧姑娘多多包涵，我再请教一下，

你所指的两名今人是谁？”

萧瑶道：“也是一男一女，男的叫南宫敬，女的叫木小萍，索壑主这次不会推说他们不在吧！”

索明笑道：“抱歉，对于萧姑娘的这项吩咐，我仍然只能作到一半！”

萧瑶目光一注，挑眉问道：“你作得到哪一半？是男在女不在，还是女在男不在？”

索明伸手举杯，饮了一口酒，微笑答道：“是男在女不在，木神妃另因要事羁身，无法赶到此处！”

顾朗轩与萧瑶听索明承认南宫敬在此，不禁相顾一笑，心中略慰。

萧瑶又道：“既然南宫敬在此，索壑主能否把他请……”

索明不等萧瑶话完，便即接口笑道：“萧姑娘，你不要老是向我提出要求，如今由我来向你提件要求如何？”

萧瑶问道：“什么要求？”

索明笑道：“我想请萧姑娘与上官大侠参与木神妃的武林霸业，饮杯同盟血酒。”

萧瑶毫不考虑地断然摇头答道：“办不到，薰莸无法共器，冰炭不能同炉！”

索明似乎料到萧瑶有此一答，故而并不惊奇，也不失望，笑了一笑说道：“既然如此，南宫敬得来不易，萧姑娘若想见他，我要你付点代价！”

萧瑶嫣然笑道：“索壑主怎么直到如今才收敛鬼气，露出江湖人物本色，说吧，你要我付的是什么代价？”

索明左手自袍袖中伸出三根手指，含笑说道：“过三关！”

顾朗轩在一旁问道：“索壑主，这‘三关’是‘人关’还是‘物关’？怎样过法？”

索明笑道：“上官大侠，你看见那道地上长桥没有？”

顾朗轩失笑说道：“我又不是瞎子，自然看得见，并知那是颇为驰名的‘血污池’和‘奈何桥’！”

索明点头说道：“通越‘奈何桥’，身无所伤，然后再从‘血污池’上，踏波回转，而足无所污，便算是过了第一关。”

顾朗轩道：“第二关呢？”

索明笑道：“第二关比较简单，是与我属下的一名选手，硬拼三掌！”

顾朗轩闻言，不禁目光微闪，把红黑二判，和那些大头鬼、小头鬼、夜叉鬼、吊死鬼等，略一扫视，扬眉说道：“索壑主所属的超群选手，是哪一位？”

索明摇头答道：“上官大侠不必看了，他如今不在‘望乡台’，是要奉命才来。”

萧瑶灵机忽动，扬眉问道：“既称选手，必系超人，是不是那几乎高有一丈的‘白无常’？”

索明笑道：“萧姑娘真是冰雪聪明，一猜便对！”

萧瑶嫣然一笑，妙目闪光说道：“这第二关倒颇精彩，三掌硬拼，强弱必见，不是‘要命无常’，便是‘要无常命’！”

顾朗轩在一旁又道：“第三关呢？又是什么花样？”

索明道：“只要上官大侠或萧姑娘过得了前两关，我便把两位带到南宫敬的面前，让你救他脱险，换句话说，这救人脱险的手段，便是第三关了！”

顾朗轩静静听完，点头说道：“好，我们愿闯三关，但不知若能闯过？……”

索明接口笑道：“只要闯过三关，索明列队恭送上官大侠、萧姑娘暨南宫少侠出壑！但若三关难过……”

顾朗轩不等他话完，便目射神光，朗声答道：“倘若三关难过，我们两人的项上头颅，便交给索壑主制造杯盘酒具如何？”

索明“哈哈”一笑，摆手说道：“上官大侠太言重了，若是三关难过，索某仍如前请，只要二位与木神妃当面互饮一杯同盟血酒！”

萧瑶笑道：“好吧，彼此一言为定，但不知这闯关人选，是要我？或是要上官兄？……”

索明异常大方，含笑答道：“人选决不指定，两位谁有雅兴，谁就下场，或是轮流施为，交替闯关亦可！”

萧瑶点头笑道：“索壑主稍候片刻，我和上官兄略为商量一下，便推定人选，上那‘奈何桥’去，闯闯第一关吧！”索明伸手示意，微笑说道：“没有时间限制，萧姑娘尽管与上官大侠仔细商量。”

这时，罕世佳肴，仍由侍应鬼卒一道道的送上。

萧瑶业已无心饮食，以“蚁语传声”对顾朗轩悄然说道：“顾兄，你对索明所出这‘过三关’的花样，有何看法？”

顾朗轩也以“蚁语传声”缓缓答道：“表面看来，题目不难，但越是如此，才越是可以猜出其中必蕴有异常凶险！”

萧瑶微颌螭首，仍以“蚁语传声”说道：“顾兄的看法与我完全一样，但这三道关口，是由你闯？还是……”

顾朗轩截断她的话头，微笑说道：“这不是争功，是在赌命，我有自知之明，为了能顺利救出南宫贤弟，应该尽量由瑶妹出手，才较稳妥！”

萧瑶笑道：“我也不一定准行，常行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顾兄若是看出蹊跷？便随时用‘传音密语’对我提醒一声！”

顾朗轩见她技高不骄，不禁越发敬佩，含笑说道：“那是自然，我们来此之意，是要救人，不是为了饮食，既然彼此赌约已定，瑶妹便上趟‘奈何桥’，闯闯所谓第一关吧！”

萧瑶点头笑道：“好，但顾兄在我离开‘望乡台’后，可千万小心一点，莫要又中群邪凶谋，蹈了南宫敬的覆辙！”

顾朗轩道：“瑶妹放心，我一定多加谨慎。”

两人密语相商，萧瑶便向索明笑道：“索壑主，我们商量好了，由我先行试上一试，若是有所知难？再换上官兄继续闯关。”

索明连连颌首，含笑说道：“萧姑娘何时开始？索某敬观绝艺！”

萧瑶嫣然一笑，站起娇躯，扬眉说道：“说作便作，我们立即开始，索壑主可以吩咐贵属，在那‘奈何桥’上作好准备？”

索明摇头笑道：“准备早已有了，萧姑娘多加珍重！”

萧瑶妙目之中神光微闪，身形未见移动，便如一朵红云，冉冉飘向“望乡台”下。

索明目注顾朗轩，一挑拇指，“啧啧”赞道：“这位‘红衣昆仑’人美艺高，不愧为绝代巾帼，来来来，上官大侠，我们且为萧姑娘干上一杯！”

顾朗轩见萧瑶才下“望乡台”，索明便向自己敬酒，不免略有所疑？

他既存戒心，自不肯饮，眼珠一转，想出了暂时推却之词，面含微笑说道：“索壑主要欣赏我瑶妹绝艺，我则要欣赏索壑主的桥上布置与池面机关，彼此聚精会神，尚且不暇，何必为饮酒分心？故而索壑主的这杯酒儿敬请保留，等我瑶妹成功之际，去敬她吧！”

索明见他推辞不饮，也无可奈何，只得笑了一笑说道：“上官兄既然这等说法，我便留着敬萧姑娘。但常言道得好：‘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但愿萧姑娘神功绝世，闯过三关，安然回到‘望乡台’上，否则，若把这杯酒儿变作她灵前奠酒，就未免焚琴煮鹤，大煞风景的了！”

说到后来，这位“千鬼壑主”幽冥帝君的脸上，神情阴厉，满布狞笑！

顾朗轩早就猜出这看来并不甚难的三道关口，定然充满凶险！

如今再听了索明的语气，看了他的神情，不禁越发暗替萧瑶捏了一把冷汗！

戒意加强，顾朗轩遂全神贯注台下，懒得再和索明争甚口舌？

萧瑶下了“望乡台”后，缓步而行，走到“奈何桥”头。借着这几步缓行，萧瑶已把胸中所有的贪嗔爱恶，完全淡了下来，化为一片平静。

这正是昆仑董夫人的上乘心传“大静神功”，萧瑶自知面临考验，遂极端平静地应付一切。

“奈何桥”长约四丈，适才的桥上鬼物均已退去，空荡荡无人影。

四丈距离，在萧瑶来说，自然是飘身即过，但双方以此为赌，便须安步走过，才算合格。

萧瑶尚未走到桥头，已看出桥是铁石合建。

桥栏均属铁铸，桥板则是长条青石铺成，显然建桥之际，大费工程，却委实看不出有何能够伤人伤命的厉害之处？萧瑶不愿有所示弱地多加察看，立即面含微笑，举步登桥。谁知才走两步，便生蹊跷！

萧瑶一脚踩去，足下的青石桥板，竟告翻转。

寻常翻板，自然不值一笑，但这一翻板之下却藏得有人。原来这块青石桥板，背面有槽，槽中藏有一名鬼卒，这鬼卒手中并握有一筒霸道的“七孔黄蜂针”！

萧瑶踩翻桥板，人已走过，这名鬼卒就在她身后悄无声息地按动机关！

桥板虽然翻转，鬼卒仍平躺桥上，更因有桥栏遮掩，连“望乡台”上的顾朗轩，也看不出这种变故！

萧瑶功力再高，也禁不住“七孔黄蜂针”的崩簧猛袭？何况针身有刺，针尖喂毒！

萧瑶的身法再快，也因近在咫尺，无法于鬼卒按动机括后及时躲闪！

如此说来，一代侠女岂不将惨死于“奈何桥”上？但危机虽然极大，惨祸却未临头。

这就归功于萧瑶精擅“大静神功”，能够心如止水之故。心静自然生慧，她足尖点处，桥板忽翻，人虽依然走过。心中却觉不对。

对方不是不知自己功力的程度，似乎决无用这种连稍有几分武功的寻常江湖客都不易上当的翻桥板机关作为设伏之理？既无其理，其理安在？

萧瑶若是仅凭脑力推断，则在尚未想出所以然来之前，便已中针惨死！

她若回头探视？也正好迎上怒飞毒针，不及闪避！萧瑶灵慧超人，才觉不对，便知己陷危机！

她一不想，二不回头，一式“平步青云”，便自拔空三丈！身形才拔，背后崩簧已响！

萧瑶左掌电翻，挥出一片罡气！

她拔高之举，躲过了五根毒针。

其余仍然打向她腿腕处的两根毒针，也被她翻掌所挥的强烈罡气震偏准头，但仍有一根毒针，因准头偏得不大，在萧瑶的左腿裤脚之上穿了一个小孔，只是极为侥幸地未曾伤着皮肉而已。萧瑶人在空中，直觉到这种情况，不禁暗叫惭愧！

就在她惊心未定之下，“格登”、“格登”，又告崩簧连响！原来前两块桥板，也自动翻起，板槽中所藏的鬼卒，又向萧瑶打出了两筒特别喂毒的“七孔黄蜂针”！

群邪心计，相当歹毒，算准在如此猝袭之下，即令萧瑶机警命大，也只有纵起空中，是她唯一生路！

故而，除了身后暗袭之外，再埋伏了两名鬼卒作为补充！这种手段，仍

告无效！

因为萧瑶功力太高，人在空中，业已看清情况，哪还会丝毫怯惧？

只见她双掌一扬，罡飚怒卷之下，十四根毒针半数斜飞无影，半数却被倒震回头！

而倒震回头的七根飞针，却把躺在板槽以内的三名鬼卒一齐打中。

鬼卒才一中针，立告七窍溢血，显见针上所喂的毒力奇重！萧瑶飘身落在桥上，对那三名鬼卒的尸体看都不看一眼，依然举步前行。

顾朗轩直到此时，心中的一块大石方告落地。

索明看他一眼，含笑问道：“上官大侠，我这‘板后藏人’的埋伏如何？”

顾朗轩冷笑一声，双眉微剔说道：“够阴毒，够厉害了，闯关人如果是我，恐怕业已尸横‘奈何桥’上！”

索明闻言，目闪凶芒，一阵“嘿嘿”怪笑。

就在他的怪笑声中，萧瑶再度遇险。

七

这回，她已走到“奈何桥”中央，突然从两旁铁铸桥栏之内，喷出熊熊烈火！

这火并不向人喷射，只在“奈何桥”中央，布成了一片丈长的火海。

萧瑶从火上飞越，便嫌示弱，索性凝足玄功，以“无形罡气”护身，向火海中缓步走去。

顾朗轩知道以萧瑶的玄功修为，丈长的火海似还难不倒她，遂暗凝真气，向她传音叫道：“瑶妹，小心对方可能以火障目，另有恶毒暗算？”

这句耳边密语提醒了萧瑶，她看出左右桥栏之中，大半都在喷火，却有二段桥栏，无甚动静！

她秀眉剔处，双手猛拂！

震天巨响起处，两大段铁制桥栏硬被震坏，带着人的惨哼声息，坠入“血污池”中。

果然，顾朗轩所料不错，桥栏中藏得有人，但在未及施展恶毒手段之前，便为萧瑶所杀！

这时萧瑶业已安然走出火海。

玄功收处，慢说是周身肌肤，连头上青丝与所着衣衫，也没有半丝被火烧伤之处。

索明看得脸色大变，突然发出一声长啸。

萧瑶知道他这啸声，定是什么号令？却仍不加理会，继续前行。

说也奇怪，一直等她走下“奈何桥”，却别无任何异状！

萧瑶猜出索明是发现自己功力太高，遂发啸通知所属，停止伏击，免得白送性命，反而貽笑“奈何桥”已过，第一关算过了一半。

另一半则是要从“血污池”上踏波而回，而双足洁无所污。萧瑶站在“血污池”旁，目注殷红的池水，心中略作思索。因为池外虽脏，但自己只要以“无形罡气”护住足底，然后踏波而行，便决不会沾上丝毫污秽！

这题目对于会用“无形罡气”之人，毫不算难，却出来考较自己则甚？

萧瑶起初不了解，但灵机忽动之下，却有了进一步的想法。她认为索明这第一关，可能本意不在难倒自己，能够成功固然最好，否则也可为第二关作点准备。

因为第二关是要与那“白无常鬼”互作三掌硬拼，则在第一关上，使自己先消耗掉若干气力，必属有利之事！

萧瑶有见及此，遂扬眉一笑，纵入“血污池”之中。但她人虽入池，却决不疾行，只在那“血污池”的殷红浊水之上，走得极慢极慢！

萧瑶此举，是不肯吃亏，她要借着缓步渡池，施展自己的“大静神功”，把适才在“奈何桥”上所消耗掉的一点气力完全补充，恢复原态！

这时，“血污池”中突然波涛起伏，并越来越烈，宛如海浪一般，仿佛有人操纵。

萧瑶不单已用“无形罡气”护住脚底，并也护住全身，无虞玷污，索性不再举步，便随着起伏波涛，像片涛上浮萍般的向对岸悠然飘去。

其实，在波涛激荡之下，“血污池”面业已满布毒气，略一吸入，便遭不测！

但萧瑶已以“无形罡气”护住全身，遂对满池毒气，根本毫无所惧。

过了一段时间，波涛平息，萧瑶也人到对岸。

她飘身上岸，站在一方事先备好的白布之上，走了两步，足下果然毫无污渍。

索明不等萧瑶开口，便站起身形，含笑叫道：“萧姑娘真好功力，过桥无伤，渡池不染，你过了第一关！”

萧瑶也扬起双眉，冷笑一声说道：“索壑主的‘翻板藏人，火中伏袭’，以及。血波涌浪，池中藏毒’等等，也着实阴损高明，我不过是侥幸成功而已！”

索明“哈哈”一笑，摇头说道：“萧姑娘不必过谦，第二关何时开始？”

萧瑶笑道：“依我看来，索壑主要我所唱的重头戏是在第二关和第三关，所谓第一关，不过是准备作用，若不立即开始，岂非有违尊意了么？”

索明向顾朗轩看了一眼，谄笑说道：“萧姑娘若是神疲力累，可以换上官大侠去闯第二关，也不与赌约违背！”

萧瑶嘴角微披，冷冷说道：“想叫我神疲力累，恐怕还不太容易！因为我对那‘白无常鬼’颇感兴趣，这第二关还是由我闯，不让上官兄了！”

索明闻言，侧顾身边鬼卒，扬眉说道：“萧姑娘要再闯第二关，传我令谕，开‘枉死城’，酆都选手出阵！”

鬼卒恭身应命，走到“望乡台”，依言传谕叫道：“帝君有令，开‘枉死城’，宣酆都选手出阵……”

一片传呼过后，“望乡台”左侧的一座城门突然打开。

一个黑无常鬼和一个白无常鬼，从城门之中，摇摇晃晃地缓步而出。

“白无常鬼”身高及丈，正是萧瑶、顾朗轩于未到“千鬼壑”前曾经见过一次的那副模样。

黑无常鬼却是初见，身高最多只有四尺左右。

二鬼走在一起，一高一矮，越发相映成趣。

萧瑶虽知“千鬼壑”的所有鬼物均系人扮，却也着实佩服对方哪里去找这些高高矮矮的各种怪人？

顾朗轩目光一注，向索明问道：“索壑主，这‘黑白无常’全是所谓‘酆都选手’？”

索明知他问话之意，摇头含笑道：“选手是‘白无常’，‘黑无常’不过与他鬼趣相投，交情极厚，特地随行，在一旁参观，为好友助阵而已！”

顾朗轩心中一动，取起适才索明斟敬自己，而自己推辞未饮的那杯美酒，走到“望乡台”前，对台下的“红衣昆仑”萧瑶含笑叫道：“瑶妹，酆都选手已出，第二关即将开始，愚兄选敬你一杯美酒，以助神威！”

说完，把手一扬，那杯美酒便点滴不溢，平平稳稳地飞往台下。

顾朗轩本意不是敬酒，他借机避开索明注视，暗用“蚁语传声”功力，对萧瑶悄然叫道：“瑶妹，一鬼上阵，何须二鬼同出，此举必有蹊跷故而瑶妹不单不可对‘白无常’轻敌，还要对那‘黑无常’小心防范！”

萧瑶点了点头，表示会意。

这时，酒已飞到，萧瑶接杯在手，方一凑向唇边，忽然秀眉双剔，螭首微扬，对顾朗轩娇笑道：“上官兄，适才那位出壑迎宾的黑衣判官‘死钟馗’曾经说过，‘一见无常万事休’，足见这第二关异常凶险，我要聚精会神加以应付，此时不喝酒了假如我再度侥幸过关，而对方万事皆休之际，再痛饮三大杯吧！”

语音才毕，纤手一扬，那杯酒儿，又复冉冉飞向“望乡台”上。

但萧瑶于退回美酒之际，也以“蚁语传声”功力，向顾朗轩耳边说道：“酒中已有毛病，非毒即蛊，你要注意，那些美味菜肴也不可吃，并不妨向那阴恶狠辣的下流阎君讽刺几句！”顾朗轩闻言，双眉微挑，转身回应。

索明笑道：“第二关即将开始，在好战登场之间，我和上官大侠干一杯吧？”

顾朗轩摇头答道：“在下生平量窄，业已不胜酒力。”索明目光微转，哦了一声，说道：“上官大侠既然不想再饮，便请用些菜吧？”

顾朗轩见他如此假意殷勤，知晓萧瑶所料不差，对方心机恶毒竟于不知不觉之中，在酒菜内暗暗加了花样。

想到此处，不禁扬眉大笑索明诧道：“上官大侠为何发笑？”

顾朗轩道：“我想起一句‘阎罗点鬼心常忍’的话儿，觉得真是……”

索明接口笑道：“当然真是不错，在下虽然身为‘千鬼壑主’，统率幽魂，执掌刑罚，但襟怀仍重仁爱宽忍……”

顾朗轩不等索明话完，又自嗤然失笑。

索明目光方注，顾朗轩便披唇说道：“索壑主，你会错意了，我说你‘心忍’，不是‘宽忍’之‘忍’，而是‘残忍’之‘忍’！”索明瞠目问道：“上官大侠这样说话，必然有甚根据？”顾朗轩指着席间的美酒佳肴，冷笑道：“索壑主适才对我劝饮劝食，我若领了你的情？只怕腹中先要上演三本‘铁公鸡’，而看不见‘望乡台’下那本‘昆仑侠女斗无常’的精彩好戏了！”

索明脸色一变，仿佛暗吃一惊，目注顾朗轩道：“上官大侠莫非疑心这酒菜之中竟有人暗下毒物？”

顾朗轩目光微转，扬眉笑道：“在下怎敢以尘世齷齪之心，度阴曹冥主之腹？……”

语音至此忽顿，电疾伸手，拉过适才为自己斟酒的“夜叉鬼”来，含笑说道：“你们侍宴辛劳，我且代替你家壑主赏赐一杯酒吧！”

顾朗轩手快如风，边自发话，边自把那“夜叉鬼”的下颊启开，以杯中美酒，向对方口内灌入。

索明以及同席的红黑判官等，要想阻止，已自不及。

美酒才一入喉，那“夜叉鬼”脸色大变，身躯发抖。

顾朗轩右手电扬，又替他拍好下颊，向索明冷笑道：“索壑主命人把这位贵宾赶紧弄下去吧，不论他是中毒，抑或中蛊？尚可及时抢救，免得让真正的阴曹冥府之中，又添一名新鬼！”

索明并未命人把“夜叉鬼”抬去救治，却勃然变色，袍袖疾翻，将这名倒霉的鬼卒，震得凌空飞坠在“望乡台”下。

顾朗轩看他一眼，索明微抱双掌，赦然叫道：“上官大侠，索某驭下不严，他竟敢私自弄鬼，已加处置，尚请上官大侠多多曲谅为荷！”

这位“千鬼壑主”相当刁钻，竟把所有责任都推在死无对证的“夜叉鬼”身上，自己仅担承了个“失察”之名！

顾朗轩微微一笑，向他摆手说道：“索壑主无须解释，这些酒菜也可命人收去，我们还是仔细欣赏‘昆仑侠女斗无常’吧！”

索明奸谋败露，脸上自然难免有点讪讪的，遂命侍应鬼卒把“望乡台”

上的酒菜撤去。

这时萧瑶不知“望乡台”上已有这样的变化，业自气定神闲地缓步而前，与那“白无常鬼”距约六尺，相互对立。

“白无常鬼”见萧瑶走来，遂向“黑无常鬼”略一拂袖。“黑无常鬼”本来与“白无常鬼”并立，如今便走向左侧丈许以外。

萧瑶目注面前这比自己几乎高了一倍的狰狞鬼物，心想若是换了常人，岂非心胆先怯，至少要减弱了一成功力？她一面打量“白无常鬼”，一面冷然问道：“我们是否硬拼三掌，互较真力内劲，谁也不许闪避？”

“白无常鬼”点了点头，并作了两声“吱吱”鬼叫。萧瑶见对方不肯答话，也懒得多作交代，遂扬眉叫道：“你快准备，我这就要发掌了！”

“白无常鬼”又是“吱吱”一叫，摆出一高傲的神态，示意萧瑶尽管随时动手！

萧瑶从鼻中哼了一声，右掌倏扬，凌空劈出！

“白无常鬼”果然毫不闪避，脚下站定子午，翻掌硬接！双掌才接，劲风四卷，尘沙若雾，两人都站不稳，向后退了两步！

萧瑶绝未小视对方，适才第一掌上，凝聚了足有十一成真力！

慢说一般凶邪，就是“紫竹书生”顾朗轩这等出类拔萃的一流高手，也未必接得过萧瑶这凝力一击？

如今，这“白无常鬼”不单从容接掌，并还毫不逊色地把萧瑶震退两步，岂非太以令人惊异？

萧瑶非仅站不稳脚，退了两步，胸中气血也一阵急遽激荡！虽然，“白无常”可能也气血激荡，其激荡程度甚或较萧瑶更有过之？但从表面看来，萧瑶却不曾占上风，是个彼此平衡的局面！

萧瑶正自心惊，“白无常鬼”却抢进几步，一掌猛推，胸前劲风狂压！

事先讲好，不准闪避，萧瑶怎肯示弱？

她不单翻掌硬接，并不再有丝毫保留，凝足了十二成的真力！

又是一声巨震，又是尘雾四扬！

这回的情况比第一掌更要紧张，双方均退出三四步，才把脚下站稳！

萧瑶退了三步，方自站稳身形。

“白无常鬼”却退了四步，勉强止足，身形犹在微微摇晃！萧瑶如今虽已脏腑翻腾，心中颇为难过，但却知道非把握这一线胜机不可！

因为根据“白无常鬼”的情况看来，他气血受震的程度，定比自己还要略为严重！

假如自己拼受伤损，不让对方喘息，以师门绝学再发一掌，定可闯过此关！

否则，若等对方调气归元，恢复原状后，第三掌硬拼结束，多半是秋色平分之局。

萧瑶想通利害，立咬银牙！

她先是用“大静神功”护住自己心脉，然后凝足全力，乘那“白无常鬼”身形犹晃之间，猝然又发一掌！

这一掌所挟的罡风劲气，委实宛如涛翻浪卷，雄健无俦！“白无常鬼”似乎想不到萧瑶出手这快，不得不略为匆迫地翻掌相接。

这是第三掌，也是最后一掌，萧瑶只要能接得住，即要算又闯过第二道关口。

在萧瑶的临场判断看来，闯关是毫无问题。

因为这“白无常鬼”的真力内劲之强，虽然颇出自己意料，但从第一掌秋色平分，第二掌似是自己占了些上风的情况看来，最多是未能击败对方，也不会发生问题，危及自己，萧瑶并未骄敌，她的这种判断相当客观，理应无甚差误？

但事实不然，非仅发生问题，并险些断送了这位“红衣昆仑”的一条性命！

问题在于那“白无常鬼”的第三掌劲力，居然竟比第二掌还要加强两成左右！

这一来，把萧瑶震得“腾腾腾”连退了六七步，幸亏背倚“望乡台”，才未曾倒下。

萧瑶身形未倒下，但胸中血气却宛若汹涌波涛，难过已极，噪眼发甜，似将晕厥！

若不是萧瑶先留退步，以“大静神功”护住自己心脉，否则，必已应掌飞魂，被那“白无常鬼”震死在“望乡台”下。

她的情况如此，对方的情况如何？

萧瑶在第三掌上确已背城借一，全力施为，那位“白无常鬼”被她震飞丈许以外，跌入那座“枉死城”前的沉沉暗影之内！

不仅“白无常鬼”被震得飞跌，连那站在一旁观战的“黑无常鬼”，也似被萧瑶的绝世神威吓得骨软筋酥，瘫然倒地，一动不动！

这种情况，萧瑶并未看见。

因她自知所受内伤极重，赶紧闭目调元，尽量减轻伤势。

就在“黑白无常”双双跌倒，萧瑶北倚“望乡台”，闭目调元之际，四条人影由台上凌空疾降！

这四条人影，不用问，便知是“望乡台”上的“千鬼壑主”索明、红黑二判，和“紫竹书生”顾朗轩。

顾朗轩首先飞身，索明与红黑二判也随同降落。

顾朗轩一落到“望乡台”下，便神色关切地向萧瑶叫道：“瑶妹萧瑶听得他的语音，星眸微睁，偏头吐出一口鲜血！

顾朗轩大惊欲绝，语音震颤地急问道：“瑶……瑶妹，你……你怎么了？……”

萧瑶举袖拭去口边血渍，定了定神，缓缓笑道：“上官兄不必着急，我虽内伤不轻，却死不了！”

顾朗轩赶紧取出一粒丹药，萧瑶向他摇了摇头，自行取了三粒赤红丹丸，吞入腹中，赦然笑道：“上官兄，真是惭愧，我平时还自命不凡，如今竟连第二道关口都闯不过……”

话方至此，顾朗轩扬眉狂笑！

萧瑶诧异道：“上官兄，你……你笑……笑些什么？……”

顾朗轩双目之中神光电闪，扬眉答道：“谁说瑶妹闯不过关？你过‘奈何桥’、渡‘血污池’，闯过第一关的功力表现，已足惊人，如今这勇闯第二关、一掌震三雄之举，更必轰动武林，震撼天下的了！”

萧瑶听得有点愕然，秀眉微蹙问道“上官兄，你说什么？我闯过了第二关么？……”

语音至此略顿，向顾朗轩投过一瞥疑惑的眼色，又复问道：“上官兄，

你……你那“一掌震三雄”之语，却是什么意思？”

顾朗轩暂未作答，只是手指前方说道：“瑶妹，你自己看！”

萧瑶目光注处，看见了躺在“望乡台”下的“黑无常鬼”，和“枉死城”前沉沉暗影中的“白无常鬼”。

她指着“白无常鬼”，哦了一声，面带慰色，说道：“原来如此，但这……‘白无常鬼’躺在‘枉死城’外，一动不动，像是伤势比我还重？”

顾朗轩冷笑道：“恐怕不止比你还重，他们大概是尸体虽在‘枉死城’外，魂魄业已入了‘枉死城’中！”

萧瑶不解道：“他们？……”

两字甫出即顿，手指“黑无常鬼”皱眉说道；“奇怪，和我硬拼三掌的是“白无常鬼”，这“黑无常鬼”怎也……”

顾朗轩不等萧瑶话完，便即接口说道：“瑶妹，你只与‘白无常鬼’拼了两掌，第三掌却是‘黑白无常’的联合杰作！”

萧瑶恍然道：“怪不得对方在第三掌上真力突告增强，似乎……”

顾朗轩道：“但些什么，瑶妹怎不说将下去？”

萧瑶续道：“但那‘黑无常鬼’确实遵守诺言，只在一旁为‘白无常鬼’掠阵，并未上前联手！”

顾朗轩从鼻中哼了一声，剔眉说道：“君子委实可以欺之以方，像瑶妹这等玲珑剔透、冰雪聪明的人物，居然也在索壑主的巧妙安排之下，上了莫大恶当！”

说至此处，纵身上前，在“白无常鬼”与“黑无常鬼”适才所立处的地下土中，伸手挖出了一根浅浅横埋的数丈木柱。

萧瑶是内家高手，自然一看便知，“呀”了一声说道：“好奇妙的办法，令人真想不到！‘黑无常鬼’是‘借木传功’，‘白无常鬼’与我硬拼第三掌时，是把足心站在这浅埋的木柱之上，才突然增强了二成功力！”

顾朗轩目光侧注索明，扬眉问道：“索壑主，能够‘借木传功’之人，决非凡俗，再加上这‘黑无常鬼’的身材奇矮，他莫非就是黑道中有名剧寇孙仰高么？”

索明点头答道：“上官大侠好眼力，你猜得丝毫不错！”

萧瑶目注索明叫道：“索壑主，说良心话，我真佩服你这种‘土中埋柱，借力传功’的巧妙安排……”

顾朗轩摇头接道：“瑶妹错了，你应该佩服索壑主另一种更巧妙的、出人意料的手段才对！”

萧瑶愕然瞪目，顾朗轩指着“黑无常鬼”的陈尸说道：“瑶妹想想，这身高四尺左右的‘黑无常鬼’尚可找位孙仰高来加以装扮，但要想扮那身高及丈的‘白无常鬼’，却哪里去找功力深厚的如此巨人？”

萧瑶确实聪明，一点便透，轩眉点头说道：“我明白了，也同时懂得上官兄适才夸我‘一掌震三雄’的意义，那‘白无常鬼’不是一人，而是由两位雄于掌力的内家高手互相骑叠，外罩长袍，企图胜我！换句话说，适才我前两掌是一敌二，后一掌是以一敌三，难怪会脏腑重震，伤势不浅！”

顾朗轩偏过头去，把两道森冷的目光盯在索明脸上，晒然叫道：“索壑主，不论你是真的‘幽冥帝君’或假的‘阎罗天子’，既系一方之主，总有相当身份，觉不觉得如此举措有失武林规矩，不够光明磊落？”

索明一抱拳，赧然答道：“上官大侠莫加责备，索明也不敢辩解，且容

我来设法赎罪如何？”

顾朗轩与萧瑶听他要设法赎罪，遂均暂时不语，静看究竟？

索明向身边侍立的黑衣判官说道：“推炮烙！”

黑衣判官如言传令，遂由不少鬼卒推来一辆铁车。

铁车之上装有一根粗约数尺、长约三丈的中空铁管。

管下车上，烈火熊熊，已把铁管底部烧得略变暗红。

铁管顶端绑有一人，正是顾朗轩的生死之盟南宫敬！

索明命鬼卒把铁车停在“望乡台”前，向顾朗轩和萧瑶狞笑叫道：“上官大侠与萧姑娘看见没有？这就是第三关，我把南宫敬放在你们面前，看你们如何去救？只要救得下来，我便列队奏乐，恭送三位出壑！”

萧瑶嘴角撇了一撇，目闪神光说道：“这炮烙铁管高仅三丈，要想上去救人，似不太难？”

索明颇为得意地狞笑答道：“萧姑娘，要不要我把其中难处说给你听？”

萧瑶是一面与他们答话，一面以“大静神功”配合所服董夫人特赐的灵药疗治内伤，如今情况已好得多，遂点头答道：“只要你愿意讲，我和上官兄听听何妨？”

索明伸手指着铁管顶端的南宫敬，狞笑说道：“南宫少侠身上如今虽然无伤，但绑住他身躯四肢的却全是引线，只要任何一根引线断却，铁管中便会突生无数喂毒倒刺，刺入南宫少侠肉内，并不住绞动，使他全身化血，溘溘而落！”

顾朗轩一皱双眉，萧瑶又复说道：“那我就先毁铁管……”

话方至此，索明便摇手笑道：“那炮烙铁管万不能毁，只要受到任何大力震动，整座铁车便完全爆炸，使车上人物齐化劫灰！”

萧瑶秀眉方剔，索明又狞笑说道：“萧姑娘闻得炮烙铁管不能大力震动之后，是否想纵上顶端，不碰南宫少侠身上抽绑的任何引线，利用削铁如泥的宝刀宝刃，慢慢将南宫少侠身躯周围的铁管削断，先使人不致被‘炮烙’，然后再设法去那引线？”

萧瑶问道：“你替我设计得好，假如我就采取这种举措，总可以得手了吧？”

索明目中厉芒闪闪，摇头笑道：“不行，这种办法将使南宫少侠死得更惨！”

顾朗轩皱眉问道：“为何不行，其故安在？”

索明指着炮烙铁管底部的烧红部分，缓缓答道：“这炮烙铁管之上，有三层活塞，把火势暂时阻闭，故而铁管底部虽已烧红，顶端的南宫少侠尚不致有骨肉成灰的焚身之险！但活塞制作得极为灵巧，添不得丝毫重量，只消铁管顶端再有片羽之加，活塞便失去效用，烈火乘隙即喷，南宫少侠岂非难免被熏炙而死？”

索明的几番话儿听在顾朗轩和萧瑶耳内，委实使他们默然对望，愁锁眉尖！

索明目光一扫二人，扬眉又道：“我再奉告二位一事，要想先灭烈火，更不可能，因为烈火等于整座铁车的总弦，若是烈火一灭，车上所有的厉害埋伏便完全发动，南宫少侠决无丝毫侥幸的了！”

语至此处，那黑衣判官接口笑道：“上官大侠、萧姑娘，我家壑主已将‘炮烙铁车’上的各种厉害埋伏完全说明，如今要看两位施展什么大智大慧、

奇才异能来闯过这第三关了！”

慢说萧瑶是水晶心肝的玲珑剔透人物，便连顾朗轩也是自负智计绝伦之人，但如今却也面面相觑，毫无良策，似乎要屈服于索明所说的第三道关口！

窘急之间，顾朗轩目注索明扬眉问道：“索壑主，你方才曾说要设法赎罪，但不知怎么赎法？”

索明讪笑说道：“上官大侠与萧姑娘是否被这第三关难住？假如这点花样仍然难不住二位？则索明只消到时恭送贵客，根本用不着赎甚罪愆的了！”为了企图解救南宫敬，只得忍气输口地赧然说道：“我承认索壑主的第三道关口，业已对我和瑶妹构成了莫大碍难？”

索明不肯放松地，再钉一句问道：“所谓‘莫大碍难’，是不是‘无法通过’？”

顾朗轩暗恨对方口舌太尖利，但迫于情势，只好点头答道：“瑶妹所受内伤，不宜劳动，上官奇则委实力穷智绌！”

顾朗轩亦颇擅于词令，他只承认自己力穷智绌，却把萧瑶轻轻撇过一旁！

索明何等厉害，目光凝注萧瑶，含笑问道：“萧姑娘，若是你未受内伤，情况如何？”

萧瑶秀眉一挑，朗声答道：“我也不一定有什么办法，但若有了意外，我可不像上官兄那样心肠仁慈，而会把你们‘千鬼壑’中所有的人物杀个干干净净，来替南宫敬抵命！”

她说话之时，满脸杀气，目光犀利如刀，使那“千鬼壑”的壑主索明，也不禁心神微慑！

萧瑶说完，索明“哈哈”一笑，亲自走到“炮烙铁车”之前，伸手在左旁轮轴之上，拔下一根长约寸许的小小铁钉。

然后，缓步走回，把这根铁钉双手奉上。

萧瑶接过铁钉一看，是寻常之物，便对索明叫道：“索壑主，这就是你以三位内家高手巧扮‘黑白无常’、对我聚众群殴的赎罪之物么？”

索明正色说道：“萧姑娘千万莫要小看了这根铁钉，此钉一拔，‘炮烙铁车’的妙用全停，上官大侠可以放心上去，随意所欲地解救南宫敬了！”

对于这几句话儿，无论是顾朗轩或萧瑶都有点不太相信。

因为索明先前的举措那等恶毒阴险，如今又怎会突然转变得这等仁义？

索明笑道：“上官大侠是不相信我的话儿？还是不敢上去冒冒险呢？”

顾朗轩剔眉说道：“笑话，怎会不敢冒险？为了我南宫贤弟，上官奇便粉身碎骨，又复何辞？”

萧瑶也扬眉说道：“上官兄，你去冒冒险吧，你死了，还有我，就算我也死了，还有比我更聪明、更高强的琪妹和我义母，她们也会主持正义，扫荡群邪，不会听任莽莽武林变成一片禽兽世界！”

索明虽然听得萧瑶骂人，却毫不动心地付诸一笑。

萧瑶一面说话，一面已把那柄“通天犀角”匕首递过。

顾朗轩接了匕首，真气提处，一式“长箭穿云”，便纵起三丈来高，到了那炮烙铁管顶上。南宫敬虽见顾朗轩，却不知是哑穴被制？抑或有其他缘故，并未开口说话。

他四肢之间，果被药线绑住。

顾朗轩未知索明所说是否真话，故而手持匕道，向药线比了一比，不敢立即割下。

索明仰头笑道：“上官大侠，不必再犹疑了，我若让你上了什么当儿，萧姑娘怎肯饶我？我纵不怕你们两位，也不能不怕一跺脚能使武林乱颤的昆仑董夫人呢！”

顾朗轩闻言，心中暗忖，事已如此，真所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只有一拼……

心中想到“拼”字，手中的“通天犀角”匕首便即向下割去。犀角匕首，无坚不摧，区区药线，自然应手立断！

顾朗轩下手极有分寸，才割断一根药线，便即住手，不肯过于莽撞从事。

等他看清药线断后，果无任何动静，方继续下手，割断所有缠身药线，挟着南宫敬，飘落“炮烙铁车”之下。

索明见状，抚掌笑道：“恭喜！恭喜！……”

他方说了两声“恭喜”，眼前黑光忽闪！

这线黑光，是萧瑶把根小小铁钉发出，重又插进索明适才所拨之处！

跟着，她玉掌微扬，又向那炮烙铁管凌空弹了一指。萧瑶认为索明适才所说种种厉害，完全是胡吹，故意先行恫吓，然后讨好卖情。

故而才有这种举动，准备揭破对方谋略，臊臊索明的面皮，把这“千鬼壑主”好好奚落一顿！

谁知指风才一弹中炮烙铁管，果然爆炸立起！

“轰”然巨震之下，不单整座铁车完全炸毁，连几名车旁的鬼卒，也或死或伤，遭了劫数！

索明双眉微挑，向萧瑶看了一眼。

这位“红衣昆仑”一向极为洒脱大方，但如今却被索明看了个面红耳赤，娇羞不胜！

顾朗轩知她羞涩，赶紧设法解围，向索明抱拳叫道：“索壑主，多谢留情，上官奇等告辞，我们江湖有缘，再图后会！”索明似乎想对萧瑶讽刺几句，但嘴皮才张便停，终于忍住，侧顾黑衣判官道：“吩咐列队送客！”

刹那之间，这“望乡台”前便集结了一支鬼的队伍。在这队伍之前，并准备了三乘小轿。

顾朗轩想不到事情如此顺利，深恐夜长梦多，赶紧招呼南宫敬与萧瑶一齐上轿。

小轿仍由两名夜叉鬼合抬一乘，才一起轿，鬼乐便奏。索明与红黑二判率同各种鬼卒，果然极为客气地列队相送。一直送到秘关出口，索明等才止步回转，仅由夜叉鬼把小轿抬到壑上。

到了壑上，鬼卒退去，顾朗轩叹道：“瑶妹，你对我们‘千鬼壑’之行有何感想？”

萧瑶答道：“上官兄，前面太难，后面太易！”

顾朗轩点头说道：“这八个字儿，与我心中的感想完全相同，但……”

萧瑶接道：“上官兄，我来代你说吧，是不是‘但其中疑点仍多，太难合乎情理之中，太易则出于意料之外’？”顾朗轩笑道：“瑶妹真是聪明，竟说出我心中之语！”萧瑶道：“上官兄研究过么？索明为何不乘我身受内伤之际，倚仗地利人和，把我们一网打尽，反而故示仁义，连你南宫贤弟也一齐放走！”

顾朗轩神色凝重说道：“此举决非偶然，但一时之间，却也猜不透对方的用意何在？”

萧瑶指着默默举步的南宫敬，改以“蚁语传声”说道：“顾兄，你这位南宫贤弟怎么默默无语？”

顾朗轩见她当面叫自己上官兄，用“传音密语”则叫“顾兄”，不禁暗赞萧瑶心细，也以“蚁语传声”答道：“南宫贤弟是心急高傲之人，可能为了被擒羞赧？……”

话方至此，萧瑶传音接道：“我看他有点异状，顾兄还是替他详细检查一番，比较妥当！”

顾朗轩瞿然一惊，传音问道：“瑶妹是怀疑‘千鬼壑’中群凶，对于南宫贤弟下了什么慢性毒药？”

萧瑶点了点头，以“密语传音”对顾朗轩耳旁说道：“顾兄，适才在‘望乡台’上，那‘千鬼壑’的壑主索明业已承认，他们也是与‘五毒香妃’木小萍狼狈为奸的同路人物！”

顾朗轩悄然说道：“就算他不承认，我们也看得出来！”

萧瑶传音又道：“根据北天山‘紫竹林’之事看来，木小萍是记恨其夫‘震天神君’之仇，才设法暗算南宫老人，由此可见，南宫敬既落在他们手中，似乎绝不会对他仁慈宽厚！”

顾朗轩深以为然地颌首说道：“瑶妹这么分析太以有理，好在我精通医道，且仔细为南宫贤弟诊察诊察！”

萧瑶见南宫敬已在偏头观看他们，遂提高语音，含笑叫道：“上官兄，我和‘黑白无常’对掌之时，脏腑曾被震荡，略受内伤，如今既已脱险，似乎可以找个地方好好调息一下，你也可以为……”

顾朗轩接口笑道：“我也正打算为南宫贤弟全身内外诊察一番，就在前面那座荒凉寺院之中休息一宵，再作道理。”

主意既定，三人便走入峰边崖下一座规模不大的凉爽寺院之内。

顾朗轩进寺以后，目光一扫，指着西厢，向萧瑶笑道：“瑶妹，你在西厢调息行功，疗治内伤，我在大殿之内为南宫贤弟诊察身体。”

萧瑶知道顾朗轩是要仔细地为南宫敬全身内外加以诊察，自己在旁定有不便，遂螭首微颌，嫣然一笑，走入西厢。

顾朗轩则与那位在“千鬼壑”重聚，至今尚未说过半句话儿的南宫敬，一同走入大殿。

既是荒凉废寺，这大殿之中自然是到处蛛网，灰尘厚积。

顾朗轩扫净了神台前面的一片地方，与南宫敬双双坐下，并把话音放得特别温和地向南宫敬含笑问道：“南宫贤弟，你怎么总是默默无语？莫非为了在‘迷魂坳’失手被擒之事有所惭赧？其实，对方太以狡诈恶毒，在他们卑鄙无耻的算计之下，偶有失闪乃属情理之常，王阳明先生说得好：‘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

顾朗轩把一首阳明绝句尚未念完，南宫敬便已开口说话。

他目光凝住顾朗轩，双眉一挑，冷冷问道：“你到底是谁？”

顾朗轩吓了一跳，以为他对自己的真实身份业已有所知悉。

但转念一想，萧瑶相当细心，方才称自己“顾兄”之际，都是施展第三人无法共闻的“蚁语传声”，绝不会泄露机密，遂佯作惊奇地反向南宫敬问道：“南宫贤弟，你怎么了？我是上官奇呀！”

南宫敬哦了一声，又复问道：“刚才曾受内伤，去往西厢调息的红衣女郎是谁？”

顾朗轩才一闻言，电疾扬指，连点了南宫敬的三处大穴。

南宫敬身不能动，口却能言，向顾朗轩诧然问道：“上官兄，你……你这是作什么？”

顾朗轩目闪神光，冷笑一声喝道：“快说实话，你是哪个凶邪，竟敢扮作我南宫贤弟的模样来愚弄我们，这其中蕴有什么奸谋？”

原来，顾朗轩发觉南宫敬开口所说的两句话儿，第一句尚言之成理，第二句却完全不能成立！

他询问自己是谁之语，尚可猜作是对自己真实身份略有所疑。

但询问萧瑶是谁之语，却根本不应该出于南宫敬之口。顾朗轩反应既快，动作更速，南宫敬语音才毕，便被他点了穴道！

如今，经顾朗轩这一逼问，南宫敬脸上居然毫无惊容，讶声答道：“我是谁？我是南宫敬呀！”

顾朗轩疑念既动，怎肯相信，冷笑说道：“你是南宫敬？你大概只是截了一副按照南宫敬的容貌精工巧制的人皮面具而已！”

南宫敬急道：“上官兄，你……你胡说，容貌纵可用人皮面具装扮，难道身材，语音……”

说犹未了，顾朗轩便嘴角微披，接口说道：“身材酷似，语音相若之人世上未必没有？你休再狡赖，让我来揭破你的伪装面目，哪怕你不把恶计凶谋全盘招供！”

说完，伸手拉住南宫敬胸前衣襟，用力一扯！

“嗤啦”一声，衣裳立被扯破。

顾朗轩扯破南宫敬衣裳之意，是认为对方颈项之上，必然套有人皮面具。谁知目光一注之下，不禁使这位“紫竹书生”为之失惊怔住！

怔住之故，是发现南宫敬的颈项之上，直到到胸前，均无戴用人皮面具、人头套的痕迹！

失惊之故，是看见南宫敬颈间有粒黄豆大小的朱砂红痣！

这“朱砂红痣”顾朗轩昔日见过。

他不是在南宫敬身上见过，而是在北天山“紫竹林”收殓南宫敬之父“紫竹先生”南宫老人之时，在南宫老人的尸身上见过，位置、大小，以及那颗痣儿的紫红色泽，都仿佛丝毫不错？

有此发现，顾朗轩怎得不惊？

就在他惊讶得目瞪口呆之际，南宫敬已以一种讽刺的语音说道：“上官兄，你如今看清楚了吗？我脸上可曾戴着人皮面具？”

顾朗轩脸上烘的一烧，伸手指着对方颈中的那粒朱砂痣，方待发话，南宫敬已先笑道：“这是遗传，我父亲身上的同一部位，也有同样的一粒朱砂痣儿，上官兄指它则甚？”

听了这句话儿，面前之人，是千真万确的南宫敬，已无丝毫疑问！

上官奇苦笑一声，向南宫敬抱拳叫道：“南宫贤弟，由于‘五毒香妃’木小萍手下的一群牛鬼蛇神太以穷凶极恶，我遂不得不特别小心，于明知你是真正的南宫贤弟之下，仍想再得罪一次！”

南宫敬苦笑道：“反正我穴道被制，随便你怎么摆布？”

顾朗轩从身边取出一方药巾，在南宫敬的脸上细细擦拭。

他这种举措，自然是怀疑对方也和自己一样，经过了精妙的易容。

但任凭他如何细擦，南宫敬的那张俊脸之上，绝不起丝毫变化。

顾朗轩惭愧万分地替南宫敬解开被制的穴道，一面向他陪礼，一面诧声问道：“南宫贤弟，你怎么会不认识那位红衣女郎呢？她就是和我们在‘天狼寨’中结识，并和你同去‘迷魂坳’的‘红衣昆仑’萧瑶呀。”

南宫敬举手摸摸自己后脑，皱眉说道：“我脑中颇觉昏沉，除了我父亲之外，对于过去各事，似乎都有点模模糊糊的，记不起来！”

顾朗轩吃惊问道：“贤弟如今可认识我了么？”

南宫敬目光茫然地点头说道：“以前的事模糊一片，如今的事却明白得很，你方才不是告诉过我，你叫上官奇了么？”

顾朗轩叹道：“有个‘紫竹书生’顾朗轩，贤弟可曾记得么？”

他是见南宫敬似已失去记忆，才故意提出自己的名号，刺激一下，看看对方还记不记得这场坟前结识的“生死之盟”。

南宫敬皱眉答道：“‘紫竹书生’顾朗轩？这名号，好……好像曾……曾听人说过……”

话方至此，顾朗轩已目中闪动泪光，悲声叫道：“南宫贤弟，你果然失去记忆，‘千鬼壑’中的那群万恶贼子，是怎么加害你的？”

南宫敬诧异道：“害我？上官兄此话从何而起？‘千鬼壑’中之人对我无微不至，我自出生以来，还是第一次交到那样好的朋友！”

顾朗轩听得住不住摇头，目注南宫敬，眉峰深聚，沉声叫道：“南宫贤弟，你大仇在身，怎可认贼为友？快把头脑放得清醒一点！”

这几句话儿，是以类似佛门“狮子吼”的上乘玄功，凝劲所发，期望南宫敬获得振聋启聩之效！

南宫敬依旧目光呆滞地茫然问道：“什么叫‘认贼为友’？谁是‘贼’，谁又是‘友’？”

顾朗轩一阵心酸，几乎落泪，仍然恢复了温和的语声，向南宫敬注目说道：“南宫贤弟，请伸出左手，让我来为你仔细诊脉象。”

南宫敬相当听话，立即把一只手儿向顾朗轩缓缓伸来。

但听话之中，却又略有违拗，顾朗轩请他伸出左手，而南宫敬所向他缓缓伸来的，却是一只右手。

萧瑶在“千鬼壑”中过第二关时，误中毒计，虽把三位假扮“黑白无常”的内家好手击得或死或伤，但以一对三的硬拼硬震之下，任凭她功力再深，禀赋再好，也受了不太轻的内伤。

故而她一进西厢，略加清扫后，便在一张破旧禅床之上盘膝静坐，运气调元。

正在行功，尚未完毕，突然听得西厢之外有人走来。

萧瑶并未睁目，只是随口问道：“是顾兄么？……”

语音才发即顿，因为人到近前，已可听出来者与顾朗轩的日常步履之声不太相似！

既非顾朗轩，可能便是敌人，萧瑶遂顿住语声，暗暗凝功提劲，注视西厢门户。

这种戒备不久便告松弛，因萧瑶发现那背负双手、慢慢踱进西厢之人，竟是南宫敬。

萧瑶见是南宫敬，自然戒意立息，含笑问道：“敬弟，你怎么独自前来，你顾……上官兄呢？”

萧瑶一时失言，“顾大哥”三字几乎冲口而出！

南宫敬道：“上官兄在大殿用功，小弟心中发闷，特来和瑶姊谈谈！”

萧瑶笑道：“敬弟有甚话儿，怎不向上官兄诉说？他对于你，真所谓关怀得无微不至的呢！”

南宫敬摇头说道：“关怀有什么用？他是个老头子，我是个年轻人，在岁数上差了一截，谈起话来，多半会格格不入！”

萧瑶听得他这种论调，不禁大为惊讶！

就在萧瑶惊讶之际，南宫敬又自说道：“何况和男人说话，也不及和女人说话来得有趣！”

他一面说话，一面竟老实不客气地在萧瑶打坐的禅床之上坐了下来！

萧瑶因素来倜傥，遂咦了一声，目注南宫敬道：“敬弟，你本是个见了女人便脸红口讷、说不出话来的鲁男子，如今居然喜欢女人？”

南宫敬笑道：“我以前未曾开窍，如今因接近过许多女人，才知道女人之妙，委实无法形容！”

萧瑶吃了一惊，轩眉问道：“你在哪里接近过许多女人？是不是‘千鬼壑’内？”

南宫敬点头答道：“正是！”

萧瑶皱眉问道：“你所接近的是些什么女人？”

南宫敬颇为得意地屈指计道：“业已接近过的，有‘三绝妖姬’戚小香、‘氤氲仙姬’皇甫婷，正待接近的有‘赤尸夫人’聂玉倩、‘五毒香妃’木小萍等……”

萧瑶“哎呀”一声惊道：“怎么尽是些声名狼藉的荡妇淫娃？你……你和戚小香、皇甫婷等，接近到什么程度？”

南宫敬笑道：“移干柴近烈火的结果，那还用说，自然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了！”

此语之意，无非自供风流罪状，但南宫敬却坦然直陈，连脸皮也都未红上一下！

萧瑶把两道秋水似的目光盯在南宫敬的脸上，讶然问道：“敬弟，你脸皮怎么变得如此厚法？这等污秽之事……”

南宫敬不等萧瑶说完，便含笑说道：“男女居室，人之大伦，有何污秽可言？我以前为世俗礼教与虚伪道学所蔽，竟辜负了不少大好时光，直到如今，才识人生妙趣！”

萧瑶摇头叹道：“敬弟，你入了魔了，我伤势一好，便设法赶紧把以前答应介绍给你的绝代佳人找来，才好使你重归正道，把那些勾魂魔女忘却！”

南宫敬笑了一笑，伸手把萧瑶的柔荑玉掌握住。

萧瑶挑眉问道：“敬弟……”

“敬弟”两字方出，南宫敬已含笑说道：“瑶姊何必介绍别人，你自己便是绝代佳人，我看你比皇甫婷、戚小香都要长得好看！”

说话之间，猿臂轻伸，又准备把萧瑶的纤腰搂住。

萧瑶轻轻把他推开，正色说道：“敬弟不要胡闹，我老实告诉你吧，我打算介绍给你的所谓‘绝代佳人’，就是我妹子‘白衣昆仑’萧琪，她无论在容貌、文采智计和武功修为上，都比我强出多多，绝非虚语的呢！”

萧瑶以为南宫敬闻言之下，定必惊喜不禁！

谁知南宫敬脸上毫无喜色，摇头说道：“不要，瑶姊应该知道，远水解不了近渴！”

这句话儿把萧瑶听得心中一震，目注南宫敬说道：“敬弟，你……你要怎样？”

南宫敬道：“我要姊姊和我……”他目中射出熊熊欲火，动作上也有了淫邪的表现……

萧瑶勃然大怒，扬手便掴了南宫敬一记耳光！

“拍”的一声脆响起处，萧瑶心中又觉后悔，认为不该出手打他，南宫敬身落魔掌，可能灵智被甚药物所迷？他本来的品格绝非如此！

她念头转到此处，南宫敬却毫不生气，仍然涎着脸儿向萧瑶笑道：“姊姊生气了么？你不妨在我这边面颊之上再掴一记！”萧瑶气得正要骂他无耻之际，突觉腰眼一麻！

原来南宫敬于嘻皮笑脸的发话之下，竟出人意料地骈指凝功，点了萧瑶穴道，他既把萧瑶制住，便收拾起嘻笑的神情，手抚颊上被掴之处，狞笑道：“萧瑶，你凶些什么？南宫少侠看得起你，你还搭什么架子？如今敬酒不吃吃罚酒，该由我恣意享受，游遍巫山十二峰了吧！”

说至此处，便付诸行动，为萧瑶解带宽衣！

萧瑶穴道被制，无法动弹，急得含泪骂道：“南宫敬，你……你为什么侠客不作，要作禽兽？”

南宫敬冷笑道：“你尽管骂吧，你如今骂得越多，我少时便越把你蹂躏得淋漓尽致，管保不会亏本！”

他边自说话，边自行动，业已把萧瑶外着的红衣完全剥去，只剩下兜肚褻服！

萧瑶万般无奈，见南宫敬确实满面邪恶，目喷欲火，知晓危机一发，只得高声叫道：“顾朗轩……顾朗轩！”

第一声“顾朗轩”把南宫敬叫得怔了一怔，目中闪烁异光。

但在听了第二声“顾朗轩”后，却把萧瑶哑穴也一并制住，狞笑道：“你叫些什么？‘顾朗轩’又是何人？那上官奇早就被我点了穴道，在这荒废的寺院中，是绝无人来破坏我这好事的了……”

语音至此，便自伸手来解萧瑶的贴胸兜肚！

萧瑶想叫，叫不出声，想死又无法自尽，急得豆大泪珠，滚滚而落！

南宫敬替她略为拭泪，扬眉笑道：“姊姊可能还未经人道，才这样紧张，其实男女之事，妙趣无穷，少时你不单不哭，连笑都来不及呢！……”

这时，他又把萧瑶的兜肚解下，使这位“红衣昆仑”除了还有一条薄薄的短裤以外，业已全裸！蓦然间，西厢之外有人喝道“南宫敬，你灵性何存，莫变禽兽！”

这一声断喝，替萧瑶在鬼门关上，召回了将散的芳魂！

因为，她听得出这发话之人，正是扮作上官奇的“紫竹书生”顾朗轩！

南宫敬的满腔欲火，也被这一声断喝惊竭，他从怀中摸出一颗黑忽忽的弹丸，便向西厢屋顶掷去！

“波”的一声大震，西厢屋顶被炸一洞，而数丈范围之内，也布满了浓浓的黑烟。

顾朗轩冲进西厢，大袖双翻，一阵凌空猛拂。

等到幕空的黑烟被袖风驱散，南宫敬踪迹早杳，连萧瑶那贴身兜肚也被他带走。

顾朗轩瞥见倒在禅床上半裸的萧瑶，不禁剑眉深蹙，赶紧替她解开穴道，

并抛过外衣。

萧瑶着好衣裳，顾朗轩方始回身。

这位“红衣昆仑”平素何等刚强？何等倜傥？如今也因受辱太甚，恢复了女孩儿家的本性，投身在顾朗轩的怀中，“嚶咿”一声，泪如线落！

顾朗轩平素相当擅于言辞，但此时对于萧瑶却欲劝无语！

他怔了一怔，抱着萧瑶的娇躯，长叹一声说道：“瑶妹，对于这件事儿，我……我真是不知应……”

还是萧瑶来得坚强，顾朗轩话犹未了，她从顾朗轩的怀抱离开，举袖拭泪，咬牙叫道：“顾兄，我们上当了，这人决非真正的南宫敬，大概只是身材相似，并戴了一付精制的人皮面具！”

顾朗轩摇头叹道：“瑶妹，你猜错了，他并非别人乔装，而是与我曾订‘生死之盟’、如假包换的真南宫敬！”

萧瑶不解问道：“顾兄何以能如此断定？”

顾朗轩遂把自己心中起疑，曾点了南宫敬的穴道，细加察看之事，向萧瑶说了一遍。

说完，苦笑又道：“便因我曾对他略有起疑，在他猝下辣手之际，我才来得及略为将穴道过宫，未曾被完全制住！”

萧瑶恍然说道：“顾兄是佯装完全被制，而利用对方离去的这段时间，慢慢运气冲穴？”

顾朗轩点头答道：“正是如此，我把穴道冲开，便立即赶来

西厢，幸而尚……尚算及时，未……未曾铸成大错！”

萧瑶叹道：“话虽不错，但……我已出尽丑态，丢尽脸面！”

顾朗轩苦笑一声，向她安慰说道：“瑶妹是襟怀高阔的一代女杰，与世俗之人不同，莫要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因为我可断定，南宫贤弟定是被何邪术或药物所迷，这种荒唐举措，决非出于本性！”

萧瑶点头说道：“那是自然，不过你那位南宫贤弟业已陷溺太深，要想使他拔出泥淖，重归正途，委实绝非易事，不知要比我们深入‘千鬼壑’之举，难上多少倍了？”

顾朗轩闻言，以为在自己赶到之前，南宫敬已对萧瑶有甚过份淫邪的举措，萧瑶才有陷溺太深，不易拯救之语。

故而他想问却有点不便启齿，欲言又止！

萧瑶看出他的神情，诧然叫道：“顾兄，你怎么欲语又却，我的什么丑态都已被你看见，彼此间还有什么话儿不便说呢？”顾朗轩因把疑问憋在胸中，太以难道，加上又听得萧瑶如此说法，遂向她问道：“瑶妹适才的‘陷溺太深’一语，必有来由，是不是南宫敬对你曾……”

问到此处，他仍然问不下去。

萧瑶会过意来，苦笑一下说道：“南宫敬并非对我怎样，只是他正在得意忘形之下，对我作了一番亲口供状！”

顾朗轩问道：“他供了些什么事儿？”

萧瑶叹道：“他与‘三绝妖姬’戚小香、‘氤氲仙姬’皇甫婷等均已结下了合体孽缘！”

顾朗轩大吃一惊，皱眉说道：“有这等事？他这供状可靠得住么？”

萧瑶白了顾朗轩一眼，佯嗔说道：“你还怀疑？根据南宫敬对我的无礼之举，是否证明他灵性早迷？”

顾朗轩点头答道：“这是毫无疑问之事。”

萧瑶道：“在南宫敬灵性已迷的情况之下，再被戚小香、皇甫婷那等荡妇淫娃主动加以无耻勾引，干柴烈火，一触即焚，他们之间怎可能清清白白？”

顾朗轩顿足说道：“糟了，糟了，一般正常人尚且最易沉溺在欲海波涛中，无法自拔，何况南宫贤弟更已迷失本性！……”

萧瑶冷笑一声，接口说道：“这还不算糟！”

顾朗轩闻言一怔，注目问道：“听瑶妹这样说法，难道还有更糟的事？”

萧瑶缓缓答道：“据南宫敬自己透露，他如今不过仅和戚小香、皇甫婷二女鬼混，而‘赤尸夫人’聂玉倩也要分一杯羹，甚至于连‘五毒香妃’木小萍也要把南宫敬收为裙下面首！”

顾朗轩越听越愁眉深蹙，摇头叹道：“二八佳人体自酥，腰间仗剑斩凡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催君骨髓枯！群邪的无耻手段，太以厉害，这样下去，会把南宫贤弟毁得变成欲海迷魂，万劫不复！”

萧瑶冷笑说道：“由此可见，我们在‘千鬼壑’中，第一关和第二关是凭硬本领闯过，第三关却是对方有意开闸！”

顾朗轩讶道：“他们既已使南宫贤弟迷失本性，为何不守秘密，反而把他放出，与我们同行？……”

话犹未了，萧瑶冷笑一声，接口说道：“这道理不难忖度，就是那‘五毒香妃’木小萍志在霸视整个武林！”

顾朗轩双眉一蹙，萧瑶又复说道：“便因为木小萍志在霸视武林，遂必须尽量争取拉拢各方豪俊，结为党羽，于是不知用什么邪术毒药，先迷失南宫敬的本性，然后故意让我们把他救走，企望由他身上，将我们也拉入浑水！”

顾朗轩一头冷汗，搓手说道：“厉害，厉害，阴毒阴毒！刚才若是我一步来迟？……”

萧瑶银牙暗咬，接口说道：“刚才顾兄若是来迟，我被南宫敬糟蹋以后，便只有两条路走，第一条路是依照中国女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古礼，跟着南宫敬与木小萍等同流合污，甚至于影响我义母和琪妹，也爱屋及乌，不与群邪作对！……”顾朗轩只有摇头，萧瑶继续说道：“第二条路，便是我性情刚烈，不甘受辱，杀死南宫敬，或横剑自绝！这样一来，我义母必加追究，侠义道中起内哄，自消实力，对于群邪方面，也是相当获益之事！”

顾朗轩叹道：“瑶妹之言，如见群邪肺腑！我们如今却该怎样应付？据我看来，要在南宫贤弟陷溺不拔之前，把他及早救出！”

萧瑶叹了一口气道：“难！难！难！第一个难点，是方向问题，南宫敬如今鸿飞冥冥，不知去了何处？”

顾朗轩略一寻思，扬眉说道：“他既已迷失本性，甘与群邪为伍，则一定仍回转‘千鬼壑’内？”

萧瑶点头说道：“我也有这种想法，故而第二个难点，是人手问题，群邪在‘千鬼壑’中得地利、占人和，‘氤氲仙姬’皇甫婷等的功力，又不比你我逊色多少？我们若是徒逞血气之勇，硬打硬闯，委实不仅难望有功，并可能弄得灰头土脸，甚至于一齐断送其内？”

顾朗轩知道萧瑶并非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说的全是实情！

萧瑶又道：“第三个难点，是技术问题，即令我们舍死忘生，把南宫敬救出，对于他这迷失本性一事，却是怎样处置？整日相对，极难提防，一个

弄得不好，又会蹈了今日的覆辙！”

顾朗轩愁容满面说道：“瑶妹说得条条是理，我们怎么办呢？难道听任南宫贤弟就此沉溺陷落，把侠义家风毁于一旦？”

萧瑶笑道：“顾兄是智多星嘛，你的那条‘生死盟’之计，定得多么老到周密，无微不至！……”

顾朗轩苦笑说道：“瑶妹不要调侃我了，我如今被这群既厉害，又无耻的万恶凶邪，作弄得神智已昏，还是请瑶妹拿出个高明主意吧！”

萧瑶脸色一正，摇头说道：“我也没有什么高明主意，但若真要逼得我无法可想之际，我只好回趟昆仑！”

顾朗轩喜道：“对，对，若是能请得瑶妹的义母董夫人下山，则一切困难……”

萧瑶摆了摆手，截断他的话头道：“我义母大概不会再管这些尘寰俗事，只要她老人家肯派琪妹下山，也就大添臂助，她无论武功智计，都比我强得多呢！但……”

顾朗轩见她语音忽顿，皱眉问道：“瑶妹但些什么？莫非怕琪妹不肯相助？”

萧瑶笑道：“琪妹天真未泯，极其调皮好事，听得有与群邪相斗的机会，定必高兴万分，哪有不肯相助之理？我是怕昆仑路远，往返需时，群邪又虎视眈眈，无孔不入，不放心把顾兄独自留下……”

顾朗轩领略到萧瑶的深深情意，含笑接道：“瑶妹既不放心我独与群邪周旋，我便陪你走趟昆仑好么？”

萧瑶看他一眼，嫣然笑道：“顾兄和我双去昆仑，当然极好，但撇下南宫敬独处魔巢，你在一路之间，必以他的安危为念，食怎下咽？寝怎安枕？”

顾朗轩叹道：“事难两全，恐怕只得如此，好在南宫贤弟与那群荡妇淫娃有了亲密关系，一时之间大概不会有性命之忧？”

萧瑶眼珠一转，轩眉说道：“虽然他暂时似无性命之忧，但我们却可再替他加上一重保险！”

顾朗轩不解其意，诧声问道：“保险？保险如何加法？”

萧瑶笑道：“我们去和群邪订个约会，则他们还对我们存有拉拢之心，自然便不会在约期未届之前，过份加害你南宫贤弟！”

顾朗轩抚掌赞道：“这项主意极好，但约期要订多久？”

萧瑶扬眉说道：“太近了，不够往返昆仑，太远了又恐夜长梦多，我们要盘算盘算！”

顾朗轩道：“由此往返昆仑，赶得快些，加上途中耽搁，有一个半月光阴，应该差不多了！”

萧瑶点头说道：“一个半月当然足够，顾兄就和他们订约五十天吧！”

顾朗轩挑眉说道：“好，我们马上去……”

话方至此，忽然想起萧瑶所受的内伤，皱眉注目问道：“瑶妹，你的内伤？……”

萧瑶摇头说道：“不必考虑，我可以在前往昆仑的长途之中，再加调治！”计议既定，两人便离却废庙，又向“千鬼壑”赶去。

“千鬼壑”中的群邪，这回似乎知道萧瑶与顾朗轩必会转回，故而壑主索明与红黑二判，正率领不少鬼卒，在壑上相待。

双方一见面，顾朗轩便向索明冷冷说道：“索壑主，你着实高明，弄的

好恶毒的花样！”

索明笑道：“上官大侠也是智计绝世的高明人物，你总该知道我们如此煞费苦心，是为了何故？”

顾朗轩尚未答言，萧瑶已冷然答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们无非想利用南宫敬的关系，把我们也拉入浑水！”

索明“呵呵”笑道：“这不是浑水，这是大业，常言道‘识时务者，方为俊杰’，萧姑娘是人间威凤，慧眼灵心，难道还看不出整个武林均把木神妃奉为霸主？”

萧瑶目注索明问道：“索壑主这样说，是承认你也臣服于‘五毒香妃’木小萍了！”

索明点头答道：“当然，木神妃君临整个武林！索明不过是神妃属下‘千鬼壑’的一壑之主而已！”

萧瑶说道：“这样看来，要想吸引我们结为同党之事，也是木小萍所授意的了！”

索明笑道：“一点不错，在下只是秉承神妃意旨，遵命办事而已。”

萧瑶眼珠一转，扬眉问道：“木小萍何在？你叫她出来，和我直接谈谈，若是她当真能使我折服，说不定我和上官兄也会与你们沆瀣一气？”

索明听萧瑶漏了这种口气，不禁喜形于色说道：“木神妃也颇想见见萧姑娘，一致久所钦迟之意，但目前却无法办到！”

萧瑶问道：“为什么无法办到，是否她不在此处？”

索明答道：“木神妃不仅不在此处，并正在闭关苦练一种无上神功！”

萧瑶道：“她要多久时间才可成功？”

索明扬声笑道：“常人研练这种功力，少则三年，多则十载，但以木神妃的绝世资质来练，却再有月余，便可炉火纯青！”

萧瑶闻言，暗喜在时间方面颇为吻合，遂向索明正色说道：“索壑主，既然你仍须事事听命于‘五毒香妃’木小萍，我便烦请你代我与她订约会。”

索明问道：“什么约会？”

萧瑶目闪神光，朗声说道：“既然木小萍要于月余之后才可成功出关，你便代我约她于五十日后，在这‘千鬼壑’中一会！”

索明毫不迟疑地点头答道：“可以，可以，木神妃久闻‘红衣昆仑’的盛名，早有与萧姑娘见面之意，这桩约会，索某可负责代订！”

顾朗轩听得暗暗点头，赞佩萧瑶聪慧绝伦，善于随机应变！

因为萧瑶如此说法，完全把订期五十日之故，放到木小萍坐关练功之上，而极自然地掩饰了自己欲返昆仑之举。

这时，萧瑶又向索明轩眉发话说道：“烦索壑主转告木小萍，双方见面之际，我和我的同伴要向她请教几桩功力，若是木小萍能占上风，萧瑶便随她共图武林霸业。”

索明以为萧瑶口中的“同伴”二字，是指顾朗轩所扮的“上官奇”，遂毫不考虑地点头说道：“可以，可以！木神妃一定不会拒绝萧姑娘此请。”

萧瑶又道：“既已订约，在约期未届，双方是敌是友尚未完全分明前，你们对于南宫敬却不许加以丝毫伤害！”

索明大笑说道：“萧姑娘请放宽心，南宫少侠如今身份不同，是我们这里特殊的吃香人物，就算索明生心害他，也还有比我身份更高之人善加维护、不会答应呢！”

萧瑶知道索明口中的比他身份更高之人，定是指那与“五毒神妃”木小萍姐妹相称，如今已与南宫敬结了合体孽缘的“氤氲仙姬”皇甫婷等，却不加点破，只是朗声说道：“好，双方约会既定，萧瑶与上官奇就此告别，我们于五十日后再见！”

索明抱拳笑道：“索某届时定以丰盛的酒宴款待两位侠驾！”

顾朗轩笑道：“索壑主，你这‘千鬼壑’中虽然肴精酒美，但那两位‘黑白无常’却也真够厉害！希望下次来时……”

索明赧然一笑，向萧瑶双翘拇指赞道：“这次是因萧姑娘的神功无敌！索明才想出那‘黑白无常’以三合一之策，下次则由木神妃亲自接待，情况自然不同……”

语音至此，略顿一顿，“哈哈”大笑又道：“但索明虽弄狡猾，仍落下风，萧姑娘以一人之力，把索明特别邀来的三位雄于掌力之人，震得二死一伤，委实足以传誉武林、傲视当世的了！”

萧瑶问道：“死的是谁？伤的是谁？”

索明摇手笑道：“萧姑娘此时莫问，且等五十日后再说，下次相聚，倘若彼此为友？自然一笔勾销，倘若彼此力敌？再把前后总帐，来场总结。”

萧瑶点了点头，转面向顾朗轩说道：“上官兄！我们走吧！”

顾朗轩含笑举步，索明率领红黑二判跟手下鬼卒，抱拳送客。

离了“千鬼壑”，顾朗轩向萧瑶问道：“瑶妹，我们如今没有别的事了，是否直奔昆仑？”

萧瑶伸出左手的食中二指，扬眉笑道：“还有两件事儿！”

顾朗轩一怔，萧瑶娇笑说道：“这两件事儿，全是与顾兄有关，第一件是请你恢复你‘紫竹书生’的绝世风神，莫要再扮这副龙钟老态，第二件是走趟伏牛山‘双松谷’口，毁掉谷中空墓！”

顾朗轩皱眉欲语，萧瑶娇笑又道：“顾兄莫要皱眉，南宫敬本性已迷，前情尽忘，何况又不与我们同在一起，你哪里还有乔装的必要？恢复本来面目，不单自己舒服，也让我看得顺眼一点，更免得旁人以讹传讹，说是‘红衣昆仑’萧瑶与‘活钟馗’上官奇，有甚白发红颜的畸形之恋？”

顾朗轩说不过她，方自苦笑一声，萧瑶又复笑道：“至于伏牛山之行，我不单要毁却空墓，并还要树立新碑，说明‘紫竹书生’未死，以期使那位‘梅花女侠’林傲霜看见，免得你们好事多磨，情天生缺！”

顾朗轩摇手说道：“瑶妹，我答应你照办第一件事儿，但第二件事儿却是不必！”

萧瑶问道：“为何不必，难道顾兄对那位‘梅花女侠’林傲霜业已忘情？”这句问话，若在别人口中，委实很难答复！

但顾朗轩却立即应声答道：“瑶妹说哪里话来，顾朗轩不是个喜新忘旧的薄幸之人，虽然瑶妹对我情深如海，义重如山，武学文才，风姿品貌，更是绝世无双，但因我与林傲霜定情在前，仍对她无法忘掉！”

瑶妹诚服形外，以一双翦水双瞳盯在顾朗轩脸上，点头赞道：“好男儿，

好丈夫，古人说得对：‘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

不下堂。’顾兄若是喜新忘旧，见异思迁，则你这‘紫竹书生’四字，也没有什么可敬可贵的了？”

这几句赞语，听得顾朗轩脸上发烧，却苦于无法作答。

萧瑶见他木然不动，娇声笑道：“顾兄，你是个不轻言诺的铮铮奇男，怎么说话不算话？”

顾朗轩起初一愕，但旋即会过意来，取出药中，把脸上的化妆拭掉，并将一头花白头发，还原成乌亮色泽！

萧瑶看得“啧啧”赞道：“好一位美男子，俏英雄！这样与我同赴昆仑，一路之上，才可使江湖儿女羡煞夷光，妒煞卫玠！”

顾朗轩诧道：“瑶妹之意，在一路之上，你还要大肆招摇？”

萧瑶点头笑道：“不单大肆招摇，我并要和你表现得特别亲热，期使江湖中纷纷传言，‘红衣昆仑’萧瑶与‘紫竹书生’顾朗轩是情投意合的武林剑侣！”

顾朗轩双眉略蹙，目注萧瑶问道：“瑶妹的这种打算，定是另有用意？”

萧瑶点头答道：“不错，但这种用意，仍是为你着想！”

顾朗轩不解其意，茫茫然失声问道：“瑶妹，你说什么？这种举措，是……是为我着想？”

萧瑶笑道：“当然，我要使这种江湖流言传入‘梅花女侠’林傲霜的耳中，使她妒火狂烧，前来找你责询薄幸之罪，那时一加解释，不就花好月圆，比你天涯海角苦苦寻她之举，容易得多么？”

顾朗轩感动得目中含泪，凝注萧瑶叫道：“瑶妹，你……你的节操多高？心意多善？真……真是一位大慈大悲、重人轻己的女菩萨！”

萧瑶苦笑一声说道：“我虽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菩萨心肠，但却并不希望真正变成魔鬼！将来在那位林姑娘的面前，顾兄务须替我解释清楚，还我清白才好！”

顾朗轩叹道：“瑶妹放心，只要我能见着林傲霜时，不惜为你屈膝，向她下上一跪！”

萧瑶咦了一声，挑眉说道：“为我下跪则甚？难道我真做了什么对不起她之事，必须求她宽恕？”

顾朗轩俊脸微红，赧然不语！

萧瑶忽有所悟，伸出纤纤玉指，在顾朗轩额角之上点了一点说道：“我明白了，顾兄好坏！”美人娇嗔，最具风情，尤其在萧瑶这种容光盖代的洒脱娇娃身上表现出来，更是韵致独绝！

何况顾朗轩对她既感恩，又牵情，更佩服萧瑶的武功文采，智计胸襟，若非与林傲霜定情在先，不忍辜负，早就甘为这位“红衣昆仑”的裙下不二之臣，倾心拜倒！

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顾朗轩虽是尽力克制，在感情防线之上，有时仍难免会出现漏洞，濒临崩溃之境！

如今他见了萧瑶风情万种的娇媚之状，忍不住轻伸猿臂，把这一位“红衣昆仑”揽入怀内。

萧瑶吃了一惊，扬眉问道：“顾兄，你……你这是作甚？”

顾朗轩俊目放光，盯在她那绝代娇靥之上，含笑叫道：“瑶妹，你刚才说我好坏，我要问你，我坏在何处？”

萧瑶白他一眼说道：“你要向林傲霜不惜下跪则甚？是不是打算‘鱼掌兼得’，一箭双雕？”

顾朗轩不好意思点头，只是“嘻嘻”傻笑！

萧瑶娇笑说道：“被我讲对了吧，像这等获鱼思掌、得陇望蜀之人，难道还不坏么？”

顾朗轩不便答话，只把揽住萧瑶的那双手臂，搂得紧了一点！

萧瑶妙目之中闪烁奇光，盯着顾朗轩道：“顾兄，说老实话，你是不得得陇望蜀，获鱼思掌？”

顾朗轩觉得这是自己向萧瑶表达情意的大好机会，便红着俊脸，点了点头！

谁知他头儿才点，面颊之上业已脆生生地挨了一掌！

这一掌当然不会打重，萧瑶却于轻掴顾朗轩之时，娇躯微闪，挣脱了他的搂抱！

当然是极轻极轻的一记掌掴，却已使顾朗轩的整张俊脸完全通红！

萧瑶虽已挣脱搂抱，却仍站在顾朗轩的身边，看着他这副窘状，吃吃笑道：“人家讲究‘求仁得仁’，如今顾兄是‘思鱼得掌’，难道还不高兴么？”

顾朗轩委实拿这刁蛮侠女毫无办法，苦笑一声道：“瑶妹，你……你怎么出尔反尔？”

这回轮到萧瑶表示惊讶地咦了一声，问道：“我从来说话算话，决不轻诺，顾兄这‘出尔反尔’一语，却自何来？”

顾朗轩道：“方才瑶妹不是说要在一路之上和我表现得特别亲热么？”

萧瑶失笑说道：“原来顾兄会错意了！”

顾朗轩说道：“会错意了？难道瑶妹所说的‘亲热’二字，有甚特别解释？”

萧瑶点头笑道：“要说有特别解释也可，就是我们两个当着人要表现得特别亲热，背着人却不可过份亲热！”

顾朗轩皱眉问道：“这种特别解释，定有特别道理？”

萧瑶笑道：“当然有特别道理，我已说过，要制造你我的绯色江湖流言，传入林傲霜的耳中，以期引起她妒嫉之心，则我们当着人之际，自然要表现得特别亲热一点！”

顾朗轩点头道：“这道理我懂，所不懂的是为何背着人时，却……却不许我和瑶妹亲……”

他那“亲热”一语的“热”字尚未出口，萧瑶娇笑接道：“这道理更容易懂，就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们若于私室之中过份亲热，万一把持不住，岂不……”

顾朗轩疑惑萧瑶情意有变，急急问道：“瑶妹不是对我……”

萧瑶颇为大方，毫不忸怩地接口笑道：“不错，在你假扮上官奇之际，我便说过‘对你这块老骨头颇感兴趣’，你如今却非我啃嚼骨头、享受滋味之时！”

顾朗轩听得一怔，萧瑶又含笑道：“我们之间虽然情投意合，你在时机未到前，却必须保持圣洁，否则，我萧瑶便不是‘圣女’，而是‘荡女’了！”

顾朗轩目注萧瑶，失声问道：“瑶妹，你……你……你要作圣女？”

萧瑶笑道：“我自知心肠太热，难超爱海，易堕情天，故而‘圣女’虽不可期，最低限度，也要作一名‘圣妾’！”

顾朗轩苦笑说道：“我只知古人有‘薄合怜卿甘作妾，伤心恨我未成名’之句，却不知道‘圣妾’二字是何出处？”

萧瑶妙目微翻，扬眉说道：“为什么一定要有出处，我自己创造此话，难道不行？”

顾朗轩碰了一个钉子，急忙点头说道：“行，当然行，但瑶妹能不能把这‘圣妾’二字的真实含意解释一下？”

萧瑶略一寻思，颌首说道：“好，我来加以解释，顾兄，你要听仔细了……”

语音至此微顿，目注顾朗轩，把神色一正，朗声说道：“这‘圣妾’二字，有两种含意，第一种含意便是满足你‘得陇望蜀，获鱼思掌’的心愿……”

顾朗轩听得几乎喜心翻倒，正欲发话之际，萧瑶目闪神光，又接口道：“第二种含义，便是为何不许你在背人之际，与我过份亲热的说明，因为我们之间，不容有任何污点，我要把位清清白白、完完整整的‘紫竹书生’顾朗轩还给林傲霜，然后再向她恳求分给我一半……”

这番说儿，把位“紫竹书生”顾朗轩听得心中不知是悲？是喜？是酸？是甜？充满了一片无法形容的奇异滋味！就在他俊目含泪，意欲发话之时，萧瑶突然秀眉一挑，腾身斜飞而起！

顾朗轩以为她要离开自己，不禁急得高声叫道：“瑶妹……”

声音才一出口，便自顿住，因为他已发现萧瑶不是意在离去，而是飞身扑向侧方八九丈远的一片树林！

顾朗轩跟踪纵身，发话问道：“瑶妹为甚如此？莫非发现敌踪！”

这时，萧瑶人已落在林中，恨声答道：“有人在偷听我们讲话，可惜我来迟一步，这厮手脚又颇溜滑，居然被他逃掉！”

顾朗轩身形落下，举目一看，林中满地肉骨，尚有残余的酒香，果然是有人停留过。

萧瑶用鼻一嗅，扬眉笑道：“这酒味余香好像是地道的汾酒？”

顾朗轩点头笑道：“瑶妹不愧是杜康知音，辨识得丝毫不错，这地上残余的则似狗骨？”

萧瑶叫道：“吃狗肉，喝汾酒，这偷听我们谈话之人，难道是个花花和尚？”

顾朗轩笑道：“那边有个简单的石垒行灶，看这搭灶的手法，颇似丐帮中人，故而可以断定不是个酒肉和尚，便是个贪嘴乞丐……”

萧瑶在旁加上一句说道：“而且由对方的溜滑的身手之上，可以看出还具有上乘武功！”

顾朗轩见萧瑶仍在妙目流光，四处察看，便含笑说道：“瑶妹何必如此查究，你不是意欲制造江湖流言么？……”

话犹未了，萧瑶便挑眉说道：“我喜欢给人当面听，不喜欢给人背后听，生平最讨厌这等有欠光明、鬼鬼祟祟的举措！”顾朗轩见她满面气恼之状，含笑安慰说道：“瑶妹，你一向具有极高的智慧，但今日这场气恼却生得丝毫没来由！”萧瑶诧然一怔，目注顾朗轩道：“顾兄此语怎讲，为何丝毫没来由？”

顾朗轩看着那林间行灶与满地狗骨，答道：“由这行灶与狗骨看来，对方早就在此，我们是后到，似乎只属凑巧，不可怪责对方是有意窃听！”

萧瑶无语可驳，向顾朗轩点头说道：“顾兄口舌真个善辩，替对方开脱得好！”

顾朗轩笑道：“我和这位酒肉朋友风萍未遇，替他开脱什么？只是叫瑶妹不要无谓生气！”

萧瑶白他一眼，嫣然笑道：“你要我不生气，便须乖乖听我的话儿！”

顾朗轩失笑说道：“瑶妹尽管分派就是，我决不敢有违将令。”萧瑶正色说道：“从现在开始，我便严格执行我的计划，我们于当人之处行迹无妨亲密，以制造江湖流言……”

顾朗轩连连点头，萧瑶把两道湛如秋水的目光盯在他脸上，扬眉问道：“但在背人之际，我们应该作些甚事，顾兄可知道么？”顾朗轩本想点头，却又摇头笑道：“未将不敢擅自猜测，仍请元帅传令！”

萧瑶脸上毫无笑容地冷冷说道：“我们纵然合室同床，也各睡各的，我要好好用功，以弥补此次伤损，你也应该下番苦心，把我抄给你的上卷‘玄清秘录’之中的练气秘诀好生习练，以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一连串的危难焦急之下，顾朗轩几乎忘了此事！

如今被萧瑶这一提醒，自然满面通红，嗒嗒称是！

萧瑶看了顾朗轩一眼，正色说道：“顾兄，不论此去昆仑是否能邀得我妹子萧琪为助，以‘五毒香妃’木小萍猖獗凶邪暨一些旷代凶人纷纷出世的情况而论，前途仍极艰险，最值得倚靠的，不是任何外来助力，而是我们自己本身的充实准备和随时警惕！”

顾朗轩红着俊脸，赧然说道：“瑶妹教训得是，我对你所传的练气秘诀，定刻苦用功！”

萧瑶娇笑说道：“以顾兄的绝世资质与原有的深厚修为，只要花上数日苦功，把那口诀融会贯通，获益自大，等到了昆仑，我向我义母说明你师门来历，她老人家定会将上卷‘玄清秘录’见赠，顾兄再勤予苦练之下，成就便可能高过我了！”

顾朗轩目注萧瑶，眼光中充满感激，眼眶中含着泪水，缓缓说道：“瑶妹，你对我的恩情，真……真是山无其高，海无其深……”

萧瑶失笑说道：“顾兄不要酸了，我们约束已定，就此赶路。”

顾朗轩点头应命，双双启程。

这一对男女英侠，在酒店饭馆人多眼众之处，果然形迹极为亲热，甚至投宿住店，也是共辟一室。

但等房门一关后，却各在榻上打坐，一个行功，一个练气，规规矩矩，清清白白的，根本不涉及丝毫儿女之私！

七日下来，萧瑶向顾朗轩娇笑叫道：“顾兄，你是否有所觉察，就这区区七日之间，业已……”

话犹未了，突然双眉一挑，目注室外。

这时，他们在一间旅社上房之中，长夜漫漫，练功甫毕。

顾朗轩也听出窗外有人，遂朗声问道：“窗外是谁，顾朗轩与萧瑶在此候驾，请进一会！”

窗外有个清脆的女子口音呶了一声，说道：“一双无耻狗男女，竟敢腆颜报甚字号？”

这句“无耻狗男女”，委实话意太重，把顾朗轩骂得剑眉双剔，俊脸通红！

他刚刚走近窗前，“飕飕”劲风响处，三线紫光，业已破窗而入！

顾朗轩身形微闪，避过两线紫光，另一线紫光，则被在榻上打坐的萧瑶

伸手接住！

但等顾朗轩出室察看，却院亭空空，适才发话辱骂的那位女郎，业已失去踪迹。

顾朗轩尚想飞身上屋，追察人踪，萧瑶已在室中含笑叫道：“人走了么，顾兄不必再追。”

顾朗轩返回室中悻悻说道：“这位姑娘嘴皮刻薄，把我们骂得太惨，我真想……”

萧瑶嫣然一笑，截断顾朗轩话头说道：“顾兄想要怎样？我们不是存心找骂么，今天好不容易才遇上一个主顾，你怎么违背原意，动了火气？”

顾朗轩苦笑说道：“挨骂无妨，但这‘无耻狗男女’一语，却被骂得太重……”

“‘无耻’无妨，‘狗男女’更好，越是有人对我们骂得恶毒，我们所期望的事儿才越是容易实现！”

语音至此微顿，目光斜瞥顾朗轩，娇笑说道：“顾兄，今天这桩事儿委实太理想了，你知不知道骂我们为‘无耻狗男女’的那位姑娘是谁？”

顾朗轩闻言一愣，向萧瑶诧声问道：“是谁？难道瑶妹认识她么？”

萧瑶微摇螭首，笑了一笑说道：“我不识其人，却识其名，知道这是一位嫉恶如仇，爱管闲事，但也有点爱兴风使浪，惹动是非的红妆侠女。”

她一面说话，一面把适才接在手中的一根紫色小针，向顾朗轩递去。

顾朗轩接过一看，见那紫色小针的针身之上，铸有龙纹，遂呀了一声道：“是‘紫衣龙女’聂红绡么？”

萧瑶道：“你认识这位‘紫衣龙女’？”

顾朗轩摇头答道：“我不认识聂红绡，但却知道她和‘梅花女侠’林傲霜的感情不错。”

萧瑶扬眉叫道：“妙极！妙极！我不畏人言，故意与你亲热之意，便是想把这种消息传入林傲霜的耳中，聂红绡既与林傲霜相熟，岂非更妙不过？”

顾朗轩剑眉一蹙，欲言又上。

萧瑶笑道：“顾兄皱眉则甚，是不是怕会弄得不可收拾？”

顾朗轩苦笑说道：“画虎不成，反类其犬，总是令人尴尬之事，我的确有点害怕，自己钻进自己所布的圈套之内，弄成‘跳下黄河洗不清’……”

萧瑶微笑说道：“我明白了，顾兄是怕没有证人，将来没有人相信我们的辩白之语，使我们难明心迹？”

顾朗轩正色说道：“瑶妹莫非认为不值得顾虑么？我们的一番扮戏，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萧瑶好似胸有成竹地向顾朗轩摇了摇头，嫣然一笑道：“顾兄不必忧虑，我们虽无‘人证’，却有‘物证’！”

顾朗轩吃了一惊，诧然问道：“‘物证’？这种人前作欢，暗室坚贞之事，却哪里有‘物证’可能……”

萧瑶不等顾朗轩说完，便即含笑叫道：“顾兄，你看这是什么？”

她一面说话，一面卷起右臂衣袖，在晶莹如雪的肌肤之上，有颗豆大的朱砂红点。

顾朗轩目光注处，失声说道：“这是‘守宫砂’？”

萧瑶点头笑道：“对了，同室同床，宫砂不褪，难道还不能证明我们的‘清白’，和人前作欢、暗室坚贞的一番苦心么？”

经过萧瑶这样一加解释，顾朗轩心中始宽，但仍双掌互握，唉了一声！

萧瑶叫道：“顾兄你还……”

顾朗轩知她有所误会，慌忙说道：“我是可惜那‘紫衣龙女’聂红绡，为何在打了我三根‘紫龙针’后便悄然逸去，否则，我可从她口中问出有关林傲霜的一些讯息？”

萧瑶笑道：“这话也对，我们前去找她！”

顾朗轩咦了一声，看着萧瑶，问道：“瑶妹倒说得轻松，那位‘紫衣龙女’早已鸿飞冥冥，却是怎样找法？”

萧瑶秀眉双挑，目闪慧光说道：“我认为聂红绡多半是与我们住在同一旅舍之内，否则，她纵爱管闲事，也不会这样凑巧。”

顾朗轩连连点头，唤来店家，萧瑶竟猜得半点不错，聂红绡所居，正与他们相对，不过只隔了个小小院落而已！

但等他们去往聂红绡房中拜望之际，这位“紫衣龙女”已留下店钱，悄然离去。

桌上除了一锭纹银之外，并压了一张纸条。

顾朗轩把纹银交给店伙，取起纸条看时，只见纸上写的是“莫道昆仑容颜好，记下梅花一段情！”

萧瑶看完，失笑说道：“江湖传言，委实不差，‘紫衣龙女’真是爱管闲事，顾兄请看这两句诗儿之中，聂红绡打抱不平，为林傲霜拈酸吃醋的心情，业已昭然若揭！”

顾朗轩叹道：“瑶妹，为了助我，你不单履险犯难，尽心尽力，连名誉也忍受毁损污辱，怎让我过意得去？”

萧瑶失笑说道：“顾兄又来迂腐，我们如今业已利害相同，步骤一致，哪里还分甚彼此？……”

话音刚刚至此，窗外又起异啸！

萧瑶手腕微伸，便把一支“甩手箭”夹在右手食中二指之间。箭上附有纸条，顾朗轩业已闪身入室。

萧瑶看完纸条，顾朗轩恰好转回聂红绡所居的这间客房之内。

萧瑶含笑问道：“顾兄，来人是谁？不会再是那位‘紫衣龙女’聂红绡？”

顾朗轩苦笑一声，摇头说道：“我入室的身法自信不慢，却只见二三十丈以外有条灰影一闪即没，快得令人根本无法追逐！”萧瑶哦了一声，皱眉说道：“这是谁呢？此人功力这高，为何所用‘甩手箭’却是寻常暗器？”

顾朗轩要过箭上纸条，只见写着：“今明两夜之间，慎防赤尸之厄！”

这张纸条的字迹书法，是一笔怀素狂草。

聂红绡所留的纸条，则是相当瘦劲的“瘦金书”。

由此可见，这“飞箭传书”之人，不会是“紫衣龙女”！萧瑶等他看完之后，娇笑说道：“顾兄，真想不到，我们虽有冤家，也有朋友！”

顾朗轩道：“瑶妹所指的‘朋友’是谁？”

萧瑶笑道：“是谁？我不得而知，但对方既要我们慎防‘赤尸之厄’，总不会存什么恶意？”

顾朗轩目光凝注在那“赤尸”二字，皱眉苦苦思忖！萧瑶笑道：“顾兄，你在想些什么？”

顾朗轩指着纸条上慎防赤尸之厄的“赤尸”二字，皱眉答道：“我是在想这‘赤尸’字样，是不是指瑶妹在‘迷魂坳’中所会过的那位‘赤尸夫人’聂玉倩？”

萧瑶目光一转，点头笑道：“顾兄的这种猜测，大概离题不远……”

但话方至此，忽又扬眉说道：“那‘赤尸夫人’聂玉倩在‘迷魂坳’中是与我未战而逃，她纵在今明两夜出现，又能对于我们构成什么‘灾厄’威胁？”

顾朗轩含笑说道：“正因为‘赤尸夫人’聂玉倩是与瑶妹未战而逃，才更显出此女的眼光过人，心计狡黠，如今，她既卷土重来，必有所恃，瑶妹千万莫存骄敌之意！”

萧瑶向顾朗轩看了一眼，笑吟吟地说道：“我义母平日对于我和琪妹的教训之中，便把‘骄傲’二字列为大戒，顾兄放心好了，有时我纵容‘骄’字，也是故意气激敌人，决非过于自傲，我知道八荒四海之间，身怀奇材异能之士，不知多少？自己虽略有成就……”

顾朗轩见她语音未了即顿，正待诘问，萧瑶忽把双眉一挑摇头说道：“不对，不对！这纸条上‘赤尸’二字，大概不是指那‘赤尸夫人’聂玉倩！”

顾朗轩道：“瑶妹何以突出此语，改变判断？”

萧瑶妙目流波，嫣然一笑答道：“因为我们曾与索明定了约会，他们大可利用南宫敬作为香饵，在‘千鬼壑’中设下埋伏，以逸待劳，守株待兔，何必还远道追踪，急于生事？”

顾朗轩微笑说道：“瑶妹问得有理，但一来这群凶邪都是寡廉鲜耻之辈，彼此虽已定约，他们却不一定能严格遵守信义。”

萧瑶笑道：“这是第一，定然还有第二。”

顾朗轩点头说道：“第二便是我要请问瑶妹，你还记不记得南宫贤弟在古庙中向你所说之话。”

萧瑶道：“当然记得，但不知顾兄所指是什么话儿？”

顾朗轩含笑说道：“南宫贤弟本性被迷，不是曾向瑶妹夸耀已与‘氤氲仙姬’皇甫婷，‘三绝妖姬’戚小香等结了孽缘，并将与‘五毒香妃’木小萍、‘赤尸夫人’聂玉倩等接近么？”

萧瑶颌首说道：“一点不错，南宫敬似已丧失廉耻之心，他当时正是这样向我夸耀！”

顾朗轩扬眉说道：“由此可见，‘赤尸夫’聂玉倩并不在“千鬼壑”，她对瑶妹与索明已订约会之事，也未必知晓。”

萧瑶失笑说道：“算你说得有理，还有第三没有？”

顾朗轩摇头笑道：“没有第三了。”

一语方出，萧瑶娇笑道：“你没有第三了，我却有三点计划！”

顾朗轩注目笑道：“瑶妹，请道其详，愚兄恭遵号令！”

萧瑶说道：“第一，既然有朋友通知，今明两夜之间有敌来犯，我们便不必坐以待敌，大可迎上前去。”

顾朗轩含笑问道：“我们根本不知道敌从何来，却是怎样迎法？”

萧瑶笑道：“我们今明两日可于白天休息，夜间行走，不使对方截击便利，也不教这群凶邪找到旅舍之中，骚扰得鸡犬不安，惊世骇俗！”

顾朗轩抚掌赞道：“不扰及世俗最好，我同意瑶妹的这项处置！”

萧瑶梨涡双现，继续笑道：“第二，在对方出现之时，若是由顾兄应战，则或胜或败，却必须听我的‘传音密语’决定！”

顾朗轩微笑道：“常言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瑶妹要我胜或艰难，佯败却太以容易，但瑶妹可否把你意欲佯败之故，先行告诉我呢？”

萧瑶娇笑说道：“我们之间自然推心置腹，还有什么隐瞒不说之理？不过顾兄一向智慧甚高，善于揣摩人意，你不妨……”

顾朗轩听至此处，急忙摇手笑道：“不行，我猜不出来，在你这女诸葛的面前，我哪里谈得上‘智慧’二字，早变成司马懿了！”

萧瑶笑道：“我认为武林人物，凡属有义肝侠胆者，多半爱管闲事，辄作不平之鸣！”

顾朗轩颌首道：“这是当然之理，瑶妹突然说这题外之语则甚？”

萧瑶边自与顾朗轩走出聂红绡所居，回到自己室内，收拾行囊，边自低声笑道：“这不是题外之语，而是题内之话，顾兄请想，那位用‘甩手箭’向我们提出警告的朋友，既知今明两晚有场热闹，他会就此甩手而去，不藏在暗中凑趣么？”

顾朗轩她这样一说，恍然笑道：“瑶妹是要我们佯败，处于不利地位，以诱使那位朋友抱着侠肝义胆，出面帮忙？”

萧瑶娇笑说道：“要他帮忙是伪，我想看看这位朋友到底是谁才是真！”

顾朗轩赞道：“好主意，我一定听从瑶妹的‘传音密语’行事。”

萧瑶妙目之中神光突闪，说道：“第三点最重要，我们在与对方相遇以后，必须先弄清楚为首之人的身份，然后于第二点目的达到之后，再对他手下留情！”

顾朗轩一时之间未解其意，皱眉问道：“手下留情？此话怎讲？”

萧瑶看他一眼，嫣然笑道：“顾兄把‘留情’二字之上，加个括弧，便会明白我的含意了。”

顾朗轩略一寻思，向萧瑶扬眉问道：“瑶妹之意，是否要在对方首脑人物身上留点记号？”

萧瑶点了点头，正色说道：“此人既敢前来挑衅，并为群凶首脑，必具相当身份，我们若能够在他身上作点手脚，岂不等于对南宫敬的安全，加了一点保障，使‘五毒香妃’木小萍等多层顾虑？”

顾朗轩由衷佩服地向萧瑶投过一瞥钦敬的目光，说道：“瑶妹这种设想着实高明，你打算施展什么神奇手法？”

萧瑶皱眉说道：“木小萍究竟如何？我们虽未会过，但从皇甫婷等人的成就之上，已可看出她既能领袖群邪，艺业必甚惊人，若用寻常手法，定然难不住她，我们又不惯于以毒伤人，故而只好略为耗些精神，施展一次‘七情指’了。”

顾朗轩闻言之下，骇然说道：“‘七情指’是各种指法之中极上乘者，瑶妹竟练过这项功力？”

萧瑶笑道：“我虽练过，却未炉火纯青，只可以将就使用而已，以前不曾施展，这次还是新开张呢！”

顾朗轩问道：“这‘七情指’是否可使被点之人七情怔忡，如醉如痴？”

萧瑶点头答道：“正是如此，除非以独门手法加以解救，否则，其人虽不病不死，却永远处于一种喜怒无常、哭笑不定的疯狂状态之中！”

顾朗轩又复问道：“这种指法，能于对敌之际随意施展么？”

萧瑶摇头笑道：“我义母可以，我和琪妹则均未曾练到那样湛深的火候，只能先将对方制住以后，再循经按脉，细加下手！”

说至此处，叫来店家，结清帐目，双双离却旅舍。

他们计议既定，遂在日间尽量饮食休息，等到残阳西坠，蟾魄东升之际，

再复上路。

刚一进入一片深山之际，萧瑶便向顾朗轩传音笑道：“顾兄听见了么？在我们右方十来丈之后，有两人暗暗追踪！”

顾朗轩点了点头，也以“传音密语”说道：“我听见了，但这两人既在十来丈外便被我听出声息，足见也并非我们意料之中的首脑人物？”

萧瑶传音笑道：“这是狗腿子，狗头走在前面，看来不必等到明晚，对方在今夜便会有甚举动！”

顾朗轩扬眉悄声道：“越早发动越好，我正等着瞻仰瑶妹的‘七情指’呢！”

萧瑶笑道：“我虽有此打算，但若不能够先把对方制住，则一切计划，均告成空……”

话方至此，空中陡地一暗……

大片乌云，随着劲急夜风，从西北吹来，布满空中，遮蔽了星月光芒。

顾朗轩扬眉朗声笑道：“瑶妹，幸亏我们身怀薄艺，不惧宵小，否则这月黑风高，深山野谷之中，岂不是强人剪径的绝好时地？”

萧瑶娇笑说道：“假如真有强盗，就有趣了，我们可以客串一次‘黑吃黑’，反而把剪径强盗抢个精光！”

顾朗轩失声一笑，方待说话，前途突然起了摄人心魂的凄凄鬼哭！

他们互视一眼，转过一座峰脚，便告双双止步！

他们止步之故，是因为有件极为扎眼的东西阻住去路。

这个东西是口棺材！

棺木应该入土，或是暂厝于祠堂庙宇之中，哪有置于当道，阻人去路之理？

尤其这口棺木，不仅特别巨大，几乎比寻常棺木大了一倍，其色泽、质料更是来得特别！这棺木，是红色！

一般棺木虽有红色，但不是“朱色”，便是“紫红”，从来也没见过这般红得像血的鲜赤色泽！

奇巨，鲜赤，业已构成怪异，但更怪异的，却是这棺木的质料！

虽称棺木，却非木质，也非金、银、铜、铁或是石质！

这是一口皮棺，是用上好牛皮所制，盛殓死尸的不祥之物！

萧瑶看在眼里，向顾朗轩嫣然笑道：“顾兄，你的江湖阅历尚称丰富，可知道这奇异巨型的血红皮棺，是何来历？”

顾朗轩摇头笑道：“我不知它来历，但却可以断定，此物充满邪气，绝非正派人士所有！”

萧瑶娇笑说道：“那是当然，顾兄，我想给它一掌，把这‘血红皮棺’斫开，看看其中所藏到底是什么妖魂鬼怪，好么？”

顾朗轩微微一笑，尚未答话，身后数丈以后，有人厉身喝道：“贱婢休要找死！”

随着叱声，两条人影电掠而至，身法居然十分矫捷，显是内家高手！

到了近前，身形停住，原来是两个黑衣老叟，一个又矮又小，骨瘦如柴，另一个则眇了一目，身躯相当壮健！

萧瑶目光一扫，冷然说道：“来人通名！”

那两个黑衣老叟对萧瑶根本不加理会，却向那口奇巨的血红皮棺，双双恭身一礼，由矮瘦老者发话说道：“启禀神君，昆仑妖女萧瑶业已自行报到！”

萧瑶闻言，侧视顾朗轩，失笑说道：“顾兄，我真是越混越回头了，竟由‘红衣昆仑’变成了‘昆仑妖女’！”

顾朗轩冷笑着说道：“他们自己有点妖里妖气，反称别人为‘妖’，真是岂有此理！看来这所谓‘神君’是在血红皮棺之内，等他出现之时，非要好好……”

话方至此，突然起了一种极为奇异的裂帛声息！

跟着红光一闪，那口奇巨的血红皮棺竟然失去踪迹，并有一男一女，站在适才停棺之处。

男的身上穿着一件黑色长衫，胸前绣有一只血红的骷髅头骨，生得尖头削腮，鼠眼蓝鼻，颌下一撮山羊髭鬃，年龄约莫五十余岁？

女的则相当妖艳，约莫花信年华，穿了一件红色长衫，胸前绣了一只黑色骷髅头骨！

他们各自持着一件奇形兵刃。

男的手上，是根粗如人臂、长约五尺的皮质血红巨棍！

女的手上，是根盘在一处、握于掌中的血红细细长鞭。

萧瑶与顾朗轩均自心头雪亮，知道那口血红的皮棺决不会突然消失，定系精心特制，如今业已变成了这男女二人手中的一鞭一棍。

他们虽已看透端倪，却也不得不佩服对方的制作之巧，与收棺变为鞭棍的动作之快！

这时，那山羊须老者鼻中低低地哼了一声，矮瘦老者与眇目老者一左一右，侍立在山羊须老者暨那红衫艳妇身后。

红衫艳妇首先把两道水灵灵的目光，在顾朗轩身上略一打量，然后向萧瑶“格格”娇笑问道：“这位姑娘就是新近崛起江湖、名满天下的‘红衣昆仑’萧瑶么？”

萧瑶摇头道：“不是！”

红衫艳妇颇感意外地怔了一怔，双眉微蹙，目光凝注萧瑶，诧声说道：“姑娘不是萧瑶？”

萧瑶秀眉微挑，缓缓说道：“我是萧瑶，但却不是什么‘红衣昆仑’？只是一名‘昆仑妖女’而已！”

红衫艳妇这才明白，萧瑶是针对矮瘦黑衣老叟适才之言，故意讽刺，笑了一笑，改向顾朗轩问道：“这位朋友怎样称谓？”

顾朗轩毫不迟疑地应声答道：“在下姓顾，名朗轩，在当世武林中，有个‘紫衣书生’的外号！”

站在红衫艳妇身后的那个眇目老者闻言之下，冷笑一声，晒然说道：“阁下少信口胡吹，据我所知，‘紫衣书生’顾朗轩业已死掉，坟在伏牛山‘双松谷’口！”

顾朗轩笑道：“朋友所语，虽有其事，但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眇目老者问道：“什么叫做‘其二’？”

顾朗轩指着萧瑶，含笑答道：“所谓其二，就是指我顾朗轩死而有幸，交上了这位红妆密友！”

眇目老者不解问道：“此话怎讲？”

顾朗轩笑吟吟地说道：“生死人而肉白骨，只是人类奇谈，我既交上了这位‘昆仑妖女’，沾了她一点妖气，则死后还魂，再从坟墓里钻将出来，也不算是有什么特别惊人的了！”

萧瑶连连抚掌，娇笑赞道：“答得好，答得好！看来顾兄当真是沾了我一点妖气！”

红衫艳妇说道：“好，就算你是刚从坟墓里钻将出来的‘紫竹书生’顾朗轩吧，你知不知道我们是谁？”

顾朗轩道：“我们既不想攀什么亲戚，知道姓名与否，似乎并不十分重要？”

红衫艳妇又碰了一个橡皮钉子，不禁双眉一挑，目闪寒芒问道：“顾朋友难道看不出我们在此拦路相待，彼此间会有一番龙争虎斗？”

顾朗轩笑道：“我又不是坟墓里的死人，自然看得出来！”

红衫艳妇道：“既然如此，则你们少时不死必败，难道不想知晓是死在谁的手中，败在谁的手下，而作个糊涂鬼？”

萧瑶听得对方如此大发狂言，不禁嘴角微彼，晒然一笑。

顾朗轩缓缓说道：“好吧！倘若你们真有能耐杀死我们，或挫败我们的信心，便请报个名儿也好！”

耀武扬威了好半天，所获得的仍是一番冷淡，委实使那红衫艳妇觉得有点无味！

她双目之中微闪阴厉的寒光，先指着自己的鼻尖说道：“我是‘铁心红娘’崔小莺！”

顾朗轩摇了摇头，淡淡说道：“抱歉，在下孤陋寡闻，在武林之中还是第一次听得这‘铁心红娘，四个字！”

崔小莺不以为忤地含笑说道：“这不怪你，因为我一向隐居东海‘金钟岛’上，最近才到中原走动！”

顾朗轩听了“东海金钟岛”之名，觉得有点耳熟，似乎在何处听过？

崔小莺又指着那山羊须老者，娇笑说道：“这位是我丈夫，也就是东海‘金钟岛’的岛主‘黑管神君’白笑天！”

萧瑶听至此处，哦了一声说道：“我明白了……”

但一语方出，却又皱眉说道：“奇怪……奇怪……”

这一来，倒把那位“铁心红娘”崔小莺弄得好不奇怪，诧然问道：“萧姑娘，你明白什么？又奇怪什么？”

萧瑶以两道清澄如电的目光盯在崔小莺身上，秀眉微微一挑，梨涡双现地含笑说道：“我明白你不是这位白神君的原配，大概只是他的如夫人？”

这两句话儿，使崔小莺脸上立泛红霞，眉间也腾起杀气！

萧瑶不加理会，仍自面含娇笑地缓缓说道：“我奇怪的是，我与你们从未结过梁子，只与白笑天的那位原配妻子‘赤尸夫人’聂玉倩有过一次接触，看来白笑天专宠新人，已忘旧爱，怎么还会为聂玉倩之事有所出头，岂不是奇怪么？”

那位“黑管神君”白笑天直到此时才开口讲话，冷冰冰地说道：“萧姑娘说得不错，我与那聂玉倩早就断绝了夫妻之义……”

萧瑶接口笑道：“恭喜，恭喜，白神君能与聂玉倩断了夫妻之义，真是大喜之事，但仅断夫妻之义，似还不够彻底？你应该赶紧找到她，和她当众公开地断绝夫妻之名！”

白笑天闻言一愣，有所不解地诧然问道：“萧姑娘此话怎讲？”

萧瑶笑道：“你知不知道聂玉倩如今已不在云台中隐居，而与‘五毒香妃’木小萍、‘氤氲仙姬’皇甫婷、‘三绝妖姬’戚小香等混在一处？”

白笑天点了点头说道：“我知道……”

萧瑶接口笑道：“木小萍、皇甫婷、戚小香等，全是行为浪漫无比的荡妇妖姬，不知蓄养了多少精壮面首，镇日淫乐……”

白笑天听至此处，脸上神色业已变得十分难堪！

萧瑶笑道：“故而，我奉劝白神君既与聂玉倩断了夫妻之义，更应该立即找到她，公开绝了夫妻之名，否则帷薄不修，英雄气短，不知有多少顶绿帽子扣向头上，你这‘黑眚神君’岂不应该改称‘睁眼王八’或是‘绿帽神君’了么？”

这番话儿，把顾朗轩听得几乎绝倒！“铁心红娘”崔小莺为之掩口葫芦。连那待立在白笑天、崔小莺身后的矮瘦老者暨眇目老者，也有点忍俊不禁！

至于那位被萧瑶讥为“睁眼王八”和“绿帽神君”的白笑天，则神情尴尬无比，似恼羞成怒，有所暴动！

萧瑶向他摇手笑道：“白神君且慢冲动，我如今业已猜出你何以拦路之故？”

白笑天道：“你说说看！”

萧瑶笑道：“大概你是听得江湖传言，我在析城山的‘迷魂坳’中，曾以专门克制‘黑眚赤尸手’的‘燧人指’功力，把‘赤尸夫人’聂玉倩吓得见机抽身、不战而退这件事。”

白笑天点头说道：“这件事儿已在江湖中流传众口，我当然也会听在耳内。”

萧瑶含笑又道：“你与聂玉倩虽已夫妻反目，恩断义绝，但‘黑眚赤尸手’却是独门绝艺，遂想寻找一斗，以洗刷‘迷魂坳’中的畏战之耻！”

白笑天点头说道：“你猜得对，这是我今日寻你的用意之一。”

萧瑶笑道：“不单用意之一，连你用意之二，我也猜得出来！”

白笑天意似不信地诧异说道：“恐怕未必？”

萧瑶秀眉又扬，目闪神光，含笑说道：“你夫妻反目之故，固然可能有别种原因，但‘争胜’二字，却也必是原因之一，如今她怕了我，你却寻我相斗，两者相形，岂非大有光彩？尤其阁下久蛰东海，倘若一举挫败正负盛誉的‘红衣昆仑’，也可立即威震武林，为天下晓！”

白笑天发出一阵“哈哈”大笑，目注萧瑶，颇为佩服地说道：“萧姑娘着实高明，你既猜透白某心意，想来定必不会吝于赐教的了！”

萧瑶点了点头，娇笑说道：“我是乐于奉陪，但事先似应说明，今日一战，是技艺之较？还是生死之博？”

白笑天尚未答言，那位“铁心红娘”崔小莺却已接口说道：“彼此既无直接深切的仇恨，自然是技艺之较便已足够，就无须谈到‘生死’二字了！”

萧瑶笑道：“好，这样说来，今日只是我与白神君之会，崔夫人与我顾大哥，请各为己方掠阵，且作壁上观吧！”

说至此处，改以“蚁语传声”功力向顾朗轩耳边悄然嘱咐道：“顾兄，我已临时改变主意，你不必下场，只袖手旁观便可。”

顾朗轩一时之间猜不透萧瑶的葫芦之中卖的甚药？只得微一颌首，飘身退出丈许。

那位“铁心红娘”崔小莺，也招呼眇目老者暨矮瘦老者向后退了几步！萧瑶此时不单神情和睦，连称呼上也颇为客气，向白笑天抱拳叫道：“白

神君，我们是仅在‘燧人指’与‘黑管赤尸手’等两桩功力之上较量高低？还是连同其他武学一齐施展？”

白笑天久闻董夫人之名，知道这位“红衣昆仑”名满江湖必非弱者，但自己对于看家绝学“黑管赤尸手”，闭门苦练，成就颇高，极有信心，遂在萧瑶说完以后，毫不迟疑地接口笑道：“我们不必涉及其他，就在‘黑管赤尸手’与‘燧人指’上互相印证便了！”

萧瑶颌首笑道：“这两种功力施展起来，均需消耗相当真气，何况‘燧人指’在本质之上又对‘黑管赤尸手’含有克制作用，故而白神君只要敢硬接我三记‘燧人指’力，我便承认你在‘黑管赤尸手’上有极高成就，独步武林的了！”

白笑天道：“好，我们各自尽力施展，这就开始！”

说话之间，一双如扑的手臂业已伸出袖来，手掌部分并在慢慢变色！

萧瑶注目之下，知道这“黑管神君”白笑天在“黑管赤尸手”的修为之上，果然比那“赤尸夫人”聂玉倩高出不少！

因为她记得清楚，聂玉倩昔日在“迷魂坳”中的手掌色泽仅为乌暗，白笑天如今的手掌色泽却已深于乌暗，成为墨黑！

她一面注目观看，一面神功暗运，使自己左手中指的色泽由玉白转为朱红。

白笑天双眉微轩，点头赞道：“‘燧人指’能色呈朱红，萧姑娘着实修为极高，难怪聂玉倩那贱妇见而心寒，不战而退的了！”

萧瑶笑道：“白神君休得谬赞，你这‘墨黑掌色’，何尝不是绝世罕见？且请接我一指！”

语音方顿，左掌已伸，一式“仙人指路”，中指挺处，电疾点出！

指招未到，指尖上一缕奇热的指风，业已破空生啸，果然去势极猛！白笑天艺高胆大，一式“手挥五弦”，凝功硬接！

他也是掌招才发，一股阴寒劲气，已自排空怒卷，使萧瑶觉得遍体飕飕！火热指风和阴寒劲气，虽然是一触即分，但白笑天与萧瑶却均觉全身一震，各自足下微晃！

这种迹象，显示这位盖世魔头和这位绝代侠女之间，似乎是功力悉敌？

萧瑶秀眉双挑，原式不变，又来了一招“仙人指路”，但指风所挟的热力和所生的锐啸，比第一指更猛更疾！

白笑天不甘示弱，也原式不变的，仍以“手挥五弦”接架，掌风的阴寒凌厉，也比先前加强不少！

第二度硬拼硬接，仍然秋色平分，不分轩轻！

萧瑶目闪神光，三度出指！

她在招式方面虽然毫未改变，仍用“仙人指路”，但威势方面，却比前此用指减弱不小，不见丝毫指风劲气，只是软绵绵地一指点去！

白笑天同样未见半丝掌风地轻轻挥掌应接。

外行人眼中，他们似乎宛如儿戏，毫无凶险，但内行人眼中，却看出这正是敛有形为无形，各尽全力，实打实接地一搏胜负！

掌力略弱，掌心立洞，指力略弱，中指立折，除此以外，内力真气，也会受到极大震荡，甚至于有性命之忧！

因而，除了当事人之外，连在旁观战的“铁心红娘”崔小莺和“紫竹书生”顾朗轩，也看得不禁暗暗为白笑天、萧瑶各捏了一把冷汗！

转瞬间，指掌业已相触，却未发生意料中的重伤惨剧！

萧瑶收手退身，俏立在白笑天四尺以外，向他抱拳笑道：“白神君，你这掌力造诣的确高明，在当世武林之中，大概不数第一，也可以称得第二的了？”

白笑天双眼一翻，碧芒电闪，问道：“萧姑娘认为谁的掌力才够称当世第一？”

萧瑶摇头笑道：“不是我认为，而是江湖中纷纷议论，公推当世掌力造诣最高者，是一位红粉娇娃！”

白笑天道：“这红粉娇娃是谁？”

萧瑶笑道：“就是与尊夫人聂玉倩结拜姊妹，让你戴了不少绿头巾，意欲霸视江湖，奴役所有武林人物的‘五毒香妃’木小萍！”

白笑天一挫钢牙，厉声问道：“木小萍如今何在？我要寻她一会，领教领教她的‘五毒掌’究竟有多高成就？”

萧瑶微摇螭首，目注白笑天，轩眉说道：“木小萍现在何处，我不知道，但对于尊夫人聂玉倩的行踪，倒还晓得一点！”

白笑天脸色铁青，问道：“这贱人现在何处？”

萧瑶答道：“尊夫人不守妇道，如今大概在太岳山中摩云峰下的‘千鬼壑’内，与一帮精壮面首，长枕大被地胡帝胡天，朝夕淫乐呢！”

白笑天听得满脸杀气，向萧瑶抱拳说道：“多谢萧姑娘指教，我们后期有期。”

萧瑶娇笑说道：“这次交手的范围太小，难以尽兴，下次相逢，我要和白神君各展所能，全力一搏！”

白笑天点头说道：“我也极欲领教……”

话方至此，萧瑶便接口说道：“但我有一个条件！”

白笑天诧道：“什么条件？”

萧瑶妙目之中神光如电，朗声说道：“我只愿和铁铮铮的英雄汉互争高强，不愿和什么绿毛乌龟、软盖王八有所接触，自己失了身份！”

白笑天羞怒交迸，双眼瞪视萧瑶，似要喷出火来？

萧瑶失笑说道：“白神君，你对我发狠则甚？要发狠便去找木小萍比比掌力，或是找令夫人去振振乾纲！”

白笑天咬牙说道：“萧姑娘你不必对我再三讥嘲，白笑天倘若洗不了帷薄之羞，我便从此后不再见江湖人物！”

说完，向“铁心红娘”崔小莺略一挥手，便带着眇目老者和矮瘦老者电疾驰去！

顾朗轩目注对方疾驰的背影，含笑说道：“瑶妹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不用‘七情指’了？”

萧瑶笑道：“这位‘黑管神君’白笑天和‘铁心红娘’崔小莺，与木小萍等毫无关系，我若对他施展‘七情指’，根本不会发生丝毫作用，故而才临时变计，对他尽量进行挑拨，使这白笑天激动之下，替我们办点事儿！”

顾朗轩诧道：“替我们办事儿？……”

萧瑶接道：“在我们往返昆仑的这段时日之内，使白笑天去向‘千鬼壑’中寻事，岂不是好？皇甫婷、戚小香等少一分不安宁，南宫敬便少一分沉沦，少一些风流孽果！”

顾朗轩赞道：“这临机应变着实高妙，叫我敬佩，瑶妹适才在‘燧人指’

力之上也曾故意保留，未尽全力？”

萧瑶笑道：“我既想对他利用，自然少不得总要客气一点，不使这位‘黑眚神君’有所挫败，丧失雄心！”

顾朗轩失笑道：“凡属稍有丝毫骨气的男子，最难忍受的，便是帷薄之羞，瑶妹适才那‘绿毛乌龟’、‘软盖八王’等语，着实太以刻薄，骂得这位‘黑眚神君’无法不去‘千鬼壑’中生事，企图一振乾纲的了！”

萧瑶精目闪光，扬眉说道：“不仅‘黑眚神君’白笑天要振乾纲，连那‘铁心红娘’崔小莺也定会为了她本身的地位，在旁怂恿

白笑天了，与‘赤尸夫人’聂玉倩闹成更大决裂！”

顾朗轩道：“如此说来，他们必去‘千鬼壑’，只不知能否对壑中群邪构成严重威胁？”

萧瑶道：“根据我适才领略，白笑天功夫不弱，尤其他与崔小莺所持由赤红皮棺化成的一鞭一棍，似乎更具毒着，蕴有特殊威力！此番大闹‘千鬼壑’，总有几个大头色、小头鬼、黑无常、白无常等，难免惨遭劫数的呢！”

顾朗轩含笑说道：“瑶妹这临机应变之举虽然高妙，但对于另一原计，却略嫌有违背！”

萧瑶闻言，目注顾朗轩，诧然问道：“另一原计？顾兄此话是指……”

顾朗轩接口笑道：“瑶妹不是想把那位对我暗中帮忙的朋友引出，看看他究竟是谁么？”

萧瑶哦了一声，娇笑说道：“顾兄原来是指这件事儿，如今白笑天、崔小莺已去，我们的‘赤尸之厄’也告侥幸脱过，且把那位好心的朋友请出来吧！”

顾朗轩笑道：“瑶妹知道这位朋友的确实藏处么？我方才为你凝神掠阵之时，仿佛曾听得右后方七八丈外，有极轻微的衣角飘风声息！”

萧瑶点头说道：“顾兄听得不差，这位朋友便是藏在你右后方七八丈外，靠崖壁的一株参天古木的枝叶遮蔽之中！”

说完，两人便转身身右后方走去。

大约七丈多远，果见靠着峻拔山崖之旁，有株枝叶茂密、足可藏人的参天古木。

顾朗轩站在树下，一抱双拳，朗声说道：“哪位武林高朋仗义相助？且请一现侠驾，容萧瑶、顾朗轩谒见拜谢如何？”

这位“紫竹书生”的语气神态虽极温和，但那参天古木的枝叶丛中，却无人加以理会。

顾朗轩连说三遍，不见回音，遂侧顾萧瑶，苦笑叫道：“瑶妹，是我们听错？还是这位朋友业已走了？”

萧瑶秀眉微轩，忽然身形闪处，冲天而起！

她刚刚飞入参天古木的枝叶丛中，便听得“咔嚓”一声枝干断折的声息！

顾朗轩以为有什么意外，正欲飞身接应。

萧瑶业已手执一根断枝，曼妙无比地飘然降下，向顾朗轩娇笑说道：“顾兄，这位朋友的身手着实相当滑溜，看来真所谓‘强中更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呢！”

顾朗轩问道：“对方既走，瑶妹怎知定是人藏此树？……”

萧瑶把手中所折的断枝递过，含笑说道：“顾兄请看，这是证据！”

顾朗轩接过一看，只见有人用指甲或其他尖锐之物，在树枝上划了两行

字迹，写的是：“王八乌龟传隽语，高明我亦服昆仑！”

顾朗轩看完笑道：“瑶妹那‘王八乌龟’四字，不单够激人，并能服人，真可以流誉江湖，成为你的‘得意隽语’了……”

说至此处，咦了一声，皱眉说道：“这位朋友来时既曾被你听见声息，走时怎又毫无所闻？难道他一闻瑶妹的隽语，竟生出什么顿悟，于转瞬之间，平添不少功力么？”

萧瑶白了他一眼，嫣然笑道：“顾兄是忠厚君子，嘴皮子怎也学得刻薄起来？莫非与我交游以来，有点近鲍者臭，近墨者黑？……”

顾朗轩道：“我不是口角刻薄，而是据情理加以推测，因为除了有所顿悟，陡增功力之外，这位朋友怎会来有踪而去无迹呢？”

萧瑶笑道：“关于这项问题，我已加以研究，并求得解答！”

顾朗轩以两道湛朗的目光盯在萧瑶的如花秀靥之上，扬眉问道：“答案何在？瑶妹请抒高见，启我愚蒙！”

萧瑶缓缓答道：“那位朋友来时是纵身上树，因为参天古木颇高，非用全力，无法纵上，故而曾使顾兄略闻衣角带风声息！”

顾朗轩点头说道：“瑶妹的这种研判相当合于情理！”

萧瑶伸手指着那古木梢头，娇笑又道：“顾兄看见没有？这古木的树梢近壁，那位朋友走时不是纵落，而是利用崖壁脱身，蹑足潜踪而去，彼此相距既远，我们又在与‘黑管神君’白笑天，‘铁心红娘’崔小莺等互作谈话，无法专心凝神，遂告只知其来，不知其去了！”

顾朗轩苦笑道：“事实大概便如瑶妹所料，这位朋友神龙见首不见尾，只留下两句诗儿，仍使我们蒙在雾中，摸不透他的丝毫来历？”

萧瑶含笑说道：“如今虽在雾里，他日总有拨云开雾之际，我们不必老是钻在这闷葫芦中，快点走吧！”

顾朗轩方对萧瑶看了一眼，萧瑶又复笑道：“‘赤尸之厄’虽已过去，但我们昼宿夜行的原计却仍可继续，如今乌云四散，月白风清，我们若辜良辰，岂不为山灵所笑？”

这位“红衣昆仑”一面说话，一面走近顾朗轩身边，伸手挽住他的臂儿，并把玉颊贴向顾朗轩的右肩，神情好不亲密！

顾朗轩心中突然乱跳，既不舍把萧瑶推开，也不忍有所峻拒，失声叫道：“瑶……瑶妹……”

萧瑶白他一眼，佯嗔接道：“顾兄不要说话，就这样慢慢走吧，我们既已两意相投，盟山誓海，难道行迹亲热一点还怕人说什么闲话么？”

顾朗轩此时有点猜出萧瑶的心意，暗用“蚁语传声”功力向她悄然问道：“瑶妹又在弄甚玄虚了吧？如今是‘背人之时’？还是‘当人之际’？”

萧瑶传音笑道：“自然是‘当人之际’，我萧瑶说话算话，虽然想啃啃你这根‘老骨头’，但声明绝不会先拔头筹，唐突‘梅花’，作出愧对林傲霜姊姊之事！”

顾朗轩悄声问道：“人在何处？是何身份？”

萧瑶答道：“另一面峭壁之下，有几个新鲜纤小的足印，显见那人是个女子，藏身在壁上大堆藤蔓之中！”

九

顾朗轩似想偏头，萧瑶拉了他一下，悄然嘱咐道：“不要看她，让她不知我们已有所觉，才相信我们的亲热姿态是发自内心，绝非做作，早点传扬江湖，给林傲霜姊姊听得，方能使得她古井再波，寻你兴师问罪！”

顾朗轩好生感激她一番苦心，遂配合萧瑶行动，不再让她挽住自己手臂，而改为主动地搂住了萧瑶的纤腰。

这样一来，两人自然身躯更复接近。

顾朗轩索性身形略偏，使萧瑶与自己成了脸颊相偎的形态！萧瑶传音笑道：“对了，顾兄应该放得开一点，我们既要作戏，便不妨作得深刻逼真一点！”

顾朗轩以“蚁语传声”功力含笑说道：“瑶妹，你这‘作戏’之语，只说对了我的一半心意。”

萧瑶诧异道：“只对一半，另一半呢？”

顾朗轩边自领略萧瑶身上的暗度兰香，边自传音笑道：“我是一半配合瑶妹行动，加强作戏深度，另一半则有点情不自禁地假公济私！”

萧瑶脸上一热，暗暗拧了顾朗轩一把道：“原来你只是假道学，假正经，有失君子风度！”

顾朗轩笑道：“我反对瑶妹此语，佳人在抱，孰能忘情？要说在如此情况下仍能一心如水，无动于衷，才真是‘假正经’吧！”萧瑶赧然说道：“顾兄你这‘假正经’三字，是在骂我？”顾朗轩笑道：“瑶妹是女中圣洁，与众不同，我怎么敢骂你呢？只要求你不要破坏目前的情状，让我假公济私地好好领略领略！”

萧瑶低低一啐，未再发话，却让顾朗轩把自己的腰儿搂得更密，颊儿偎得更紧！

他们俩人半真半假，亲热异常地互相拥抱，缓步而行在明月清风之下，着实是幅极旖旎的画面。

慢慢前行，慢慢转过山壁，慢慢身形渐杳，消失于如银的月色以外！他们的判断不错，那山壁间的大堆藤蔓之内，确实藏有一位女子。

他们的这场戏儿也表演得相当逼真，甚有深度！

有观众，有主角，这场戏儿，应该唱成功了？

不仅毫不成功，并且是彻底失败！

失败的原因，既非萧瑶、顾朗轩表演不力，也不是壁上那位女子守口如瓶，不肯传播。只是这位女子的身份特殊！

她，虽是旁观者，却非局外人，正是顾朗轩无法相寻，萧瑶才想出妙计，企图制造流言，把她激得自行露面，找顾朗轩兴师问罪的“梅花女侠”林傲霜！

假如林傲霜见了顾朗轩与萧瑶的亲热情况，醋心大发，立即现身叱责，则萧、顾二人便如所愿，这个戏儿，算是绝对成功！

如今林傲霜并不现身，只是默默看着顾朗轩与萧瑶搂腰偎颊的亲热情状，把满腹伤心化作泉流热泪，湿透衣襟，而萧顾二人的一番苦心，便获得相反效果，彻底失败！

这位“梅花女侠”，真像那孤芳自赏、不肯与百花争艳的高傲梅花，她眼看着曾与自己誓海盟山，并误传死讯，使自己伤心断肠，几乎为他殉情的

“紫竹书生”顾朗轩，又和另外一位绝代红妆如此亲热，却决未似世俗女子一般来个醋火高燃，出头责询！

但她虽未出头责询，却又不是无动于衷。

她牙儿咬得紧紧，泪儿流得滚滚！

眼见琵琶悲别抱，任是梅花也怆神！当顾朗轩与萧瑶互相偎抱的双双倩影，在如银月色中越行越远，逐渐淡去之际，林傲霜牙儿业已咬得顺着唇角微沁血渍，泪儿则已流得把整件白衣均自湿透！

终于林傲霜有了动作。

所谓“动作”，并不是纵身下壁，追赶顾萧二人，而是自行举手，骈指如刀地剪断了满头乌云长发！

林傲霜剪断头发，本来似想把这“三千烦恼丝”掷下深壑！

但秀眉微蹙之下，却又舍不得抛弃似的，把成团乌云揣进怀内。

跟着，她飘身纵下峭壁，采取与顾朗轩、萧瑶等相反的方向，独自怆然走去。

顾朗轩哪里想得到会有这等情事？一直表演逼真，把身旁的“红衣昆仑”萧瑶搂得紧紧！

蓦然间，萧瑶微一推拒，挣脱了顾朗轩的搂抱。

顾朗轩咤然注目，向萧瑶看了一眼。

萧瑶佯嗔说道：“顾兄看我则甚？如今转过峰角，业已远离那位壁上观众的视界，应该收锣息鼓，不许你再假公济私的了！”

顾朗轩的俊脸之上先是一红，旋即苦笑说道：“不知瑶妹这一番苦心美意是否能收得预期效果？把林傲霜激得寻找问罪，主动出面？”

萧瑶笑道：“世上事‘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我们目前在别无良策之下，也只好尽心尽力这样办了！”

顾朗轩叹道：“常言道，‘但得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万般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虽不畏难，并系有心人，但若想磨得铁杵成针的话，仍不知将是何年何月之事呢？”

萧瑶秀眉双轩，目闪神光地看着顾朗轩道：“乌头马角又如何？顾兄刚说绝不畏难，如今怎的立有何年何月之叹？”

顾朗轩深情款款，把两道目光紧盯在萧瑶的如花秀靥之上，低声问道：“瑶妹这‘乌头马角’之语，是否说若不激出林傲霜，你便永不改变原意？”

萧瑶颌首说道：“正是如此，顾兄难道竟缺乏这份恒心毅力？”

顾朗轩苦笑说道：“我怎会没有恒心毅力？只是怕……”

萧瑶笑道：“怕些什么？顾兄怎的吞吞吐吐不说下去？”

顾朗轩忍不住又拉着萧瑶的柔荑素手，叹息一声说道：“乌不会白头，马也不会生角，但人却极易红颜失润，绿鬓成霜！我是恐怕瑶妹为了此事，会……会耽误……青春……”

萧瑶哦了一声，失笑说道：“顾兄又来迂了，这是我自己情愿的，纵然当真如你所谓的丧失朱颜，凋残绿发，亦毫无怨恨……”

顾朗轩满脸感激神色，正待发话，萧瑶又自笑说道：“即令我们所愿难成，蹉跎岁月，变成了一对‘老骨头’，但这份心意可对天日，加上清清白白的历久不渝情怀，也足堪自慰，并流为武林隽闻，百世佳话的了！”

他们谈话至此，突然听得于极远处飘来一缕箫声。

顾朗轩文通武达，本是乐曲知音，细一聆听之下，失声赞道：“箫韵真

高，箫质真好，这吹箫人所用，定是一管极品‘玉屏箫’，闻其声如见其人，谅系绝尘雅士！”

萧瑶娇笑说道：“顾兄能闻声识箫，足见高明，我也觉技痒，想变个戏法给你看看！”

顾朗轩笑道：“瑶妹会变戏法？我倒要瞻仰瞻仰，但不知是‘口吐莲花’？‘五鬼搬运’？……”

萧瑶连摇螭首，失笑说道：“那些‘口吐莲花’、‘五鬼搬运’等等，都是江湖俗技，不值一笑，我如今要表演的，是一种内家绝艺，名叫‘以啸点唱’？”

顾朗轩惑然说道：“什么叫‘以啸点唱’？这四个字儿，我从来未曾听过！”

萧瑶微笑道：“顾兄即未听过，如今便开开耳界吧！”语音方落，一声清啸便已出口。

萧瑶这啸声，似凤鸣，若龙吟，虽然响遏行云，一发便收，但四外山谷的回音，却袅袅成韵，历久不绝！

顾朗轩茫然问道：“瑶妹这啸声虽甚清越好听，但‘点唱’二字，仍不可解，你是‘点’谁‘唱’呢？”

萧瑶答道：“此事由吹箫而起，我自然是点那吹箫人唱阙词曲！”

顾朗轩有些不信地，扬眉问道：“他会唱么？”

萧瑶笑道：“不单会唱，唱的并必定是阙东坡词……”话方至此，吟声已起。

顾朗轩倾耳凝神，听出那人唱的是：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顾朗轩咦了一声，愕然说道：“怪事，怪事，此人所吟的，果然是东坡居士的一阙‘浣溪沙’呢！”

萧瑶娇笑说道：“这不算怪，他还要唱呢！”

顾朗轩道：“还要唱么？还是唱‘东坡词’？……”

萧瑶接口笑道：“不是东坡词，这回大概要改唱稼轩词了！”一语方毕，远远歌声又起，唱的是：

“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倩谁唤，流莺声住。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

顾朗轩听完这阙辛稼轩的“祝英台近”，知晓事非凑巧，向萧瑶恍然笑道：“我明白了，瑶妹与这吹箫作歌之人，定是素识！”

萧瑶嫣然笑道：“顾兄才明白么？我与此人若非素识，怎会未卜先知地猜得他一切举措？”

顾朗轩道：“这位吹箫高士是何身份？瑶妹把他请来，为我引介引介！”

萧瑶笑道：“引介不难，但顾兄却难免要吃点亏儿？”

顾朗轩目注萧瑶，皱眉问道：“怎么叫‘吃点亏儿’？瑶妹此语，我却不解！”

萧瑶笑吟吟地扬眉笑道：“此人年龄比你大不多少，但我却叫他师叔，你既与我兄妹相称，少不得也要矮上一辈……”

顾朗轩不等萧瑶话完，便即含笑接道：“矮上一辈又有何妨？有位高明的师叔，绝不会是什么吃亏之事！”

萧瑶闻言，娇笑说道：“好，我告诉你，这位师叔姓辛，名东坡……”

顾朗轩扬眉笑道：“这位师叔定然元龙高致，豪气干云，才于词家中独爱苏辛，连姓名也直接了当地……”

萧瑶听至此处，向顾朗轩摇了摇头，目注右前方六七丈外的一丛树木，笑声叫道：“辛师叔，你是长辈，怎么还好意思鬼鬼祟祟地躲在一旁，偷听别人说话？”

树影中果然有人“哈哈”大笑，接口说道：“我不是偷听别人讲话，是要听听你这刁钻古怪的丫头，背地里编排我什么不是？”

随着语声，从树影后闪出一位年约四十左右，手持竹箫的虬髯雄壮的汉子。

萧瑶指着顾朗轩，向虬髯壮汉叫道：“辛师叔，我替你引见引见……”

那位名叫辛东坡的虬髯壮汉摇头笑道：“不必，不必，我知道他是在中原一带颇具侠名的‘紫竹书生’顾朗轩！”

萧瑶投射过两道惊奇的目光，向辛东坡问道：“辛师叔，你啸傲西陲，并不常在中原走动，怎会认识我顾兄？……”

辛东坡狂笑答道：“你这位顾兄近来名头大了，谁不知道他已独占花魁，与‘红衣昆仑’结为知心剑侣？”

这几句话儿，着实把位相当倜傥的“紫竹书生”顾朗轩，听得有点面红耳赤！

还是萧瑶毫不在乎，哦了一声，秀眉微轩，向顾朗轩娇笑叫道：“顾兄，你看如何？这种江湖流言传播得多么快捷？”

辛东坡被这“流言”二字，听得一怔，不禁诧声说道：“怎说‘江湖流言’？你们不是业已……”

下面的话儿，似乎有所碍难？辛东坡竟顿住话头，问不下去。

但辛东坡虽问不下去，萧瑶却答得出来，她目注这位师叔，含笑说道：“辛师叔，你怎么不说下去？是不是听得传闻，我与顾兄业已食必同桌，寝必同室，才加上这‘知心剑侣’四字？”

辛东坡笑道：“瑶侄是要否认？”

萧瑶道：“我否认一半，就是我与顾兄目前只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道义之交，换句话说，也就是‘知心’虽属实事，‘剑侣’却尚等将来！”

辛东坡目光一亮，浓眉双挑，摇头笑道：“为什么要等将来？祥麟侣威凤，仙露配明珠，能找到这样合适的对象，不嫁不娶，尚复何求？你们不必顾忌什么世俗礼数，在瑶侄的义母面前，有我负责担待！”

顾朗轩虽然听得面红耳赤，心中却颇觉这位辛师叔豪迈过人，热情可感！

萧瑶笑道：“多谢辛师叔，将来我和顾兄倘真得遂所愿，定必准备些绝世佳酿奉敬，让你大醉三日！”

辛东坡虽然听出她话外有话，皱眉问道：“瑶侄似乎有甚困难，我能帮得上忙么？”

萧瑶摇头答道：“辛师叔的三十六式‘东坡箫’和七十二招‘稼轩掌’虽然神化无比，妙绝当今，但对于我和顾兄之间的困难，却根本无法为力！”

辛东坡目闪神光，似乎不服气地说道：“我不相信，常言道‘天下无难事’……”

萧瑶笑道：“辛师叔若是不信，我便说给你听。”

话完，便把自己与顾朗轩结识以来的一切经过，以及设下“假凤虚凰”之计，想借江湖流言把“梅花女侠”林傲霜激出和顾朗轩重续情缘等情，向辛东坡不厌其详地说了一遍。

辛东坡静静听完，突然向萧瑶抱拳一礼！

萧瑶吓得急忙闪身避开，失声叫道：“辛师叔，你……你要折煞我了，这……这是作甚？”

辛东坡正色答道：“有双重理由，第一，贤侄女如此襟怀，真是‘情中之圣’，不由我不发自内心地向你致敬！”

萧瑶连连摇手，娇笑道：“不敢当，不敢当，辛师叔的第二项理由又是什么？”

辛东坡笑道：“瑶侄大概想不到，林傲霜竟与我略有亲戚关系，也算是我的一个侄女……”

顾朗轩与萧瑶着实均大感意外，互相看了一眼。

辛东坡继续笑道：“故而我向瑶侄施礼的另一理由，便是代表林傲霜向你致谢！”

萧瑶急急问道：“辛师叔，你既是林姊姊的长辈，可猜得出她如今人在何处？”

辛东坡笑道：“我久隐昆仑，与你义母隔壑为邻，如今才静极思动，对中原一切均尚陌生，哪里猜得出林傲霜的踪迹？”

萧瑶笑道：“辛师叔，你已知晓内情，是否有力难施，根本帮不上忙？”

辛东坡点头说道：“对于这件事儿，一来我难以帮忙，二来若完全由你们自行努力，将来所愿达成，才更有情趣……”

萧瑶向顾朗轩娇笑道：“顾兄听见没有？辛师叔这‘更有情趣’一语，说得对极，我们只要努力不懈，总有一天会收获成果，花好月圆！”

辛东坡笑道：“但我身为师叔，不敢偷懒，对于你们的另一困难，倒可略效微劳！”

顾朗轩道：“师叔所谓‘另一困难’，是指……”

话犹未了，辛东坡便自接口说道：“是指你们与‘五毒香妃’木小萍为敌，以及南宫敬被迷失本性等事！”

顾朗轩大喜说道：“此事关系整个武林祸福，正邪兴衰，若得辛师叔鼎力相助，真是再妙不过，但不知辛师叔打算怎样着手？”

辛东坡略一沉吟，道：“我认为想救出南宫敬，并不是太难之事，难就难在怎样为他祛除所中邪毒，恢复本性！”

顾朗轩点头说道：“辛师叔高见极是，但欲祛除邪毒，须仗神医，莫非辛师叔精诸岐黄妙技……”

辛东坡接口笑道：“我对于医术方面只是一知半解，但却有位医道精绝的多年老友！”

萧瑶喜道：“辛师叔的这位老友是谁？”

辛东坡含笑答道：“此人隐居甚久，除非六七十岁以上之人，才会听说过‘妙手天医’诸葛仁的名号。”

萧瑶秀眉微轩，目注辛东坡嫣然笑道：“辛师叔，你自己不过四十二三，怎又会与这位‘妙手天医’诸葛仁结为老友的呢？”

辛东坡白了萧瑶一眼，怪笑说道：“你这丫头倒真厉害，专会挑人差错，

我是在十余年前，于昆仑绝顶巧遇远道来游的‘妙手天医’诸葛仁，彼此谈得投机，才结为忘年至友，并承他盛意相邀，曾到诸葛老人所居的终南山内盘桓过数月之久，整日棋酒交欢，投契已极！”

顾朗轩哦了一声道：“原来那位‘妙手天医’诸葛老人是住在终南……”

辛东坡含笑接道：“他是住在终南山中极为幽僻的‘忘忧谷’内，该处景色佳绝，真是人间仙境！”

顾朗轩道：“辛师叔是打算前往终南山‘忘忧谷’，请那诸葛老人出山？”

辛东坡点头笑道：“诸葛老人若肯出山当然最好，万一他坚持不肯卷入江湖风波，我便与他约妥，等把南宫敬救出，送去‘忘忧谷’中，请他大展岐黄妙手，加以医治！”

萧瑶抚掌笑道：“辛师叔的这种想法极妙，如今我们便分道扬镳，各办要事，你去终南，我和顾兄则去昆仑……”

辛东坡听至此处，目注萧瑶问道：“瑶侄，你与顾兄要去昆仑则甚？”

萧瑶应声答道：“一来我久别义母，孺慕归谒，二来也让顾兄见见她老人家，企图捞点好处……”

顾朗轩赧然叫道：“瑶妹胡说，参谒前辈，是礼所应为之事，怎可有甚‘捞点好处’之心？……”

辛东坡笑道：“老弟不知究竟，瑶丫头说的倒是实情，因为董夫人最喜提携优秀后进，只要容你参谒，定会有特别好处！”

萧瑶嫣然一笑，继续说道：“三来我因木小萍等群邪声势极众，能手甚多，想请义母准许我妹子萧琪也出山行道，共扶武林正义！”

辛东坡听萧瑶说完，向她怪笑说道：“你这丫头的运气不错，幸亏与我巧遇，否则这趟冤枉路儿可将跑得远了！”

萧瑶诧异道：“冤枉路儿？辛师叔此话怎讲？”

辛东坡取出酒瓶“咕嘟咕嘟”喝了几口，目注萧瑶笑道：“你义母董夫人得她一位方外之友的飞书相召，已去南海‘小潮音’了。”

萧瑶大为惊奇，扬眉说道：“我义母已离昆仑了么？这真是出我意料之事！”

辛东坡“哈哈”笑道：“不单你义母已去南海，连你妹子棋丫头也不在昆仑了，你与顾兄若是赶去，岂非白跑冤枉路么？”

萧瑶问道：“我妹子是否随侍义母同去‘小潮音’了？”

辛东坡摇头答道：“琪丫头自你走后，便整日噘着嘴儿，闷闷不乐，你义母知道她见猎心喜，为了无所偏私起见，遂也放她下山行道。”

萧瑶“哎呀”一声，立时双眉微蹙！

辛东坡笑道：“你不是正要找她出山么？怎么听得她业已出山之讯，反而面呈忧色了呢？”

萧瑶苦笑说道：“辛师叔，你且想想，琪妹这一下山，我却四海八荒，怎么去找她呢？”

辛东坡向萧瑶摇手笑道：“瑶丫头你不要急，你便不去找她，琪丫头也会设法找你！尤其是江湖中流传你与顾老弟结为剑侣之后，你妹子还不该闻讯寻来，向姊姊道个喜么？”

萧瑶白了辛东坡一眼，佯嗔说道：“辛师叔莫嚼蛆了，我们既无须再赴昆仑，是否随你往终南山‘忘忧谷’中走走？”

辛东坡想了一想，摇头说道：“不必了，因为那位诸葛老人性情极怪，

还是由我单独前去，与他在下棋饮酒之际，乘机请求，才比较容易如愿！”

萧瑶笑道：“既然如此，辛师叔可得收敛意气，让那诸葛老人多赢上几盘棋儿，才会使他高兴。”

辛东坡摇头说道：“瑶侄完全错了，棋力相当之人，要想让得毫无痕迹，委实太难，万一被对方看破，反而弄巧成拙！故而我不必让那诸葛老人赢，只要专心一志下上几盘好棋，使诸葛老人输得服贴，也一样可以达成求医之愿！”

萧瑶失笑说道：“辛师叔既有如此高论，你就去赢棋好了，但愿你能使诸葛老人输得服贴，却千万莫使那位‘妙手天医’输得冒火才好！”

顾朗轩在一旁问道：“辛师叔既因那位‘妙手天医’诸葛老人性情极为怪僻，嘱我与瑶妹无须随往终南，则我们却于何处相会？”

辛东坡怪笑答道：“我已知道你们与索明所订的约期，此去终南，不论是否能把‘妙手天医’诸葛仁请得出山，均到时赶去‘千鬼壑’，不是便可见面了么？”

顾朗轩连连点头，辛东坡向他们微微一笑，转身举步，口中朗声吟道：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醉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顾朗轩一面恭送辛东坡离去，一面向萧瑶低声笑道：“果然又是一阙东坡词，辛师叔下面该吟稼轩长短句了！”

语音方落，辛东坡吟声已改，果然是一阙辛稼轩的“满江红”：

“汉水东流，都洗尽髭胡膏血。人尽说君家飞将，旧时英烈！破敌金城雷过耳，谈兵玉帐冰生颊。想王郎结发赋从

戎，传遗业。腰间剑，聊弹铗，尊中酒，堪为别。况故人新拥，汉坛旌节！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但从今记取楚楼风，裴台月！”

苏辛词韵了后，又起箫声，这位武林怪杰辛东坡的身影，也就在箫声飘渺之中，渐行渐远，终于消失。

顾朗轩目送辛东坡去后，向萧瑶笑道：“瑶妹，我们幸亏路遇辛师叔，否则，万水千山地赶到昆仑……”

说至此处，见萧瑶秀眉双皱，似有所思，遂含笑说道：“瑶妹，你在想些什么？”

萧瑶答道：“我因辛师叔说是琪妹也已下山，遂在揣度她的行踪方向？”

顾朗轩含笑说道：“以四海之大，八荒之广，瑶妹若是胡乱猜测，却哪里会获得头绪？”

萧瑶问道：“顾兄认为怎样才能可获得头绪？”

顾朗轩道：“我认为应该先行整理资料，或可知晓琪妹的大概去向？”

萧瑶目注顾朗轩挑眉说道：“整理资料？这‘资料’二字，意属何出？”

顾朗轩笑道：“譬如你们姐妹日常闲谈之中，琪妹曾表示过，她对何处风物最为向往？则下山以后，多半会先行前去，一尝夙愿！”

萧瑶听得连连点头，娇笑说道：“顾兄说得有理，让我来想上一想。”

话完细一寻思，嫣然笑道：“所谓风物，不外山水风光，琪妹对于‘水’的一方面，颇为向往洞庭与西湖之胜，对于‘山’的一方面，则只向往两句话儿……”

顾朗轩笑道：“两句话儿？是不是‘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么？”

萧瑶点头说道：“顾兄心思真快，猜得一点不错！”

顾朗轩目注萧瑶，笑道：“这样一来，不是有了范围了么！五岳、黄山、洞庭，再加上一个风光明媚的杭州西湖……”

萧瑶苦笑道：“虽有范围，但这范围却仍大得足够我们找呢？何况极可能我们找到西湖，琪妹却跑去洞庭，我们再找到洞庭，琪妹又跑去黄山！”

顾朗轩叹道：“瑶妹说的极是，这种因缘，只有巧合，难于强求，我们只消随处注意便了！好在琪妹纵不下山，我们仍然要尽彼此之力，与群邪周旋到底！”

萧瑶挑眉说道：“那是当然，若非为了你那位生死盟的义弟南宫敬，我根本无须回转昆仑求援，大可不存在任何顾忌地与群邪放手一搏！”

他们一面谈笑，一面中止西行，重又折回中原，并行走甚缓，随处注意，期望与萧瑶之妹‘白衣昆仑’萧琪来个不期而遇。

走了数日，萧瑶正行之间，突向顾朗轩道：“顾兄，我……我觉得有点不对！”

顾朗轩吓了一跳，急忙问道：“瑶妹，是什么‘不对’？莫非你身体方面有甚不适？”

萧瑶见他一副关心神色，遂含笑说道：“顾兄，莫要吃惊，我只是左眼狂跳，不知道会不会有甚祸事？”

顾朗轩心中一宽，扬眉笑道：“大概瑶妹是这几天睡得不甚好……”

话犹未了，萧瑶接口说道：“顾兄说得不对，我前些日子想急于赶到昆仑，拜谒义母，求琪妹下山，确实有点寝不安枕，但自从路遇辛师叔后，知晓昆仑情事，心中已定，这几日睡得颇为安稳！”

顾朗轩听她这样说法，想了一想笑道：“这样好了，此处倚峰面潭，左侧又有飞瀑，景色相当清幽……”

萧瑶听得诧异，咦了一声，说道：“顾兄，我是在说我的左眼狂跳，不知主何吉凶祸福？你却称赞此处的景色清幽则甚？”

顾朗轩笑道：“当然有连带关系，我是觉得我们不如在这山明水秀，景色绝佳之处，暂时休息，静坐行功，等到天人交会，灵明朗澈以后，瑶妹眼跳的情况，可能便自然消失？”

萧瑶妙目流波，嫣然笑道：“好，我接受顾兄在此静坐行功之议，但却要把‘我们’二字之中，去掉一个‘们’字，只剩一个‘我’字！”

顾朗轩怔了一怔，盯着萧瑶的如花秀靥问道：“瑶妹不要我在旁随侍行功么？……”

萧瑶笑道：“我们如今连寝卧都同房，在一起静坐行功，又复何碍？故而我不是不许你仗剑随侍，只是想利用我静坐行功这段时间，罚你去跑趟腿儿！”

顾朗轩点头笑道：“男孩子为女孩子效劳之事，本来不是花钱，就是跑腿，瑶妹请传令吧，你要罚我跑腿，却是去办何事？”

萧瑶解下身边的酒壶递与顾朗轩，娇笑叫道：“我们今天中午在山村野店中所饮的那种‘杏花春’香醇异常，我后悔未曾多带，顾兄可否跑点回头路儿，替我去弄一壶来？”

顾朗轩失笑说道：“那种‘杏花春’酒虽颇香醇，却嫌太甜，只合女孩儿家胃口，瑶妹既然爱饮，我便替你多弄一点，好在我们行得甚慢，此处离

那山村酒店，来回只不过七八十里光景！”

说完，持着酒壶，青衫一飘，便独自往西驰去。

这位“紫竹书生”虽然服务热忱，却绝未想到萧瑶另有深意，特地伪称爱酒，只是借故把他支开而已！

故而，顾朗轩身形才杳，萧瑶便失笑自语道：“顾兄，你真是一只极可爱的聪明呆鸟，怎不怀疑我好端端的思饮那‘杏花春’俗酿村醪则甚？……”

语音至此微顿，娇躯倏转，把两道冷电似的目光，投射向右前方八九丈外的大堆怪石之后，挑眉发话叫道：“顾朗轩业已走开，尊驾何人？有何事与萧瑶密谈？还不请出一叙？”

嵯峨怪石之后先响起一声苍老的冷笑，然后便缓缓走出一个人来。

这人是两鬓如霜，看来年龄耄耋，但精神却极为矍铄的白衣老妇。

她手中持着一根凤头钢拐，脸色森沉，目光偶注萧瑶，更充分流露出某种愤怒不悦的神色！

萧瑶等这白衣老妇走到身前七八尺外站定之后，便一抱双拳，含笑说道：“原来是位老人家，请教怎样称谓，免得萧瑶有所失礼才好！”

白衣老妇哼了一声，微轩双眉，说道：“你是昆仑董夫人的义女，‘红衣昆仑’四字，业已名满乾坤，眼睛里还会有我这样一个老婆子？”

萧瑶恭身笑道：“老人家说哪里话来，我义母抚教我姊妹，便首先以‘不许狂妄’为戒！适才老人家对萧瑶一用‘蚁语传声’，我便遵嘱将顾朗轩兄支开，难道还有违尊意么？”

白衣老妇双目之中寒芒电闪，说道：“支开他是为了他好，否则，我若略一按捺不住，顾朗轩便将死在我的凤头钢拐之下！”

萧瑶闻言，眉梢一挑，仍然满面春风，抱拳说道：“顾朗轩与萧瑶不知有何得罪之处，竟使老婆婆动了这大火气？”

白衣老妇目光凝注萧瑶，厉声问道：“我听得江湖传言，你与顾朗轩食则同桌，寝则同房，已到了难解难分的程度？”

萧瑶因此举正是自己所意欲宣扬之事，遂不加否认地点头笑道：“男女相爱，理之常情，这种事儿似乎不值得局外人有甚大惊小怪？”

白衣老妇闻言之下，突然暴怒说道：“我看不惯！……”

一面发话，一面左手持拐，右手电挥，一招“力拔千钧”，便向萧瑶的左颊掴来！

这白衣老妇休看年迈，一身武学修为着实极高，递招手法之快，宛如奔雷掣电，一般武林人物，真难逃出掌下！

但萧瑶却因所学绝世，毫不慌忙，静等对方手掌将掴中而未掴中，不会再有其他变化的一刹那间，才微闪娇躯，退出八尺！

白衣老妇见十拿九稳的一掴落空，不禁微觉一怔，旋即冷笑连声，点头说道：“好！昆仑门下，果然非凡，你且亮兵刃，接我老婆子这根‘凤头拐’吧！”

话完，拐交右手，倏然一抡，便即锐啸摄魂地向萧瑶当头砸下！

萧瑶因弄不懂这位老婆婆为何要对自己猛下辣手？自然不肯冒昧取出兵刃，想等看清情由，再作区处。

她虽客气，那白衣老妇却绝不客气，好似恨毒萧瑶，出手全是狠辣绝招，把萧瑶红衣曼妙的身影，圈入她“凤头钢拐”所化的暴雨狂风之内！

萧瑶起初尚在对方如山拐影暨怪啸拐风中闪避灵活，游走自如！

但经过二三十招之后，却渐渐有点心惊！

她心惊之故，不是为了白衣老妇的拐招太以凌厉，使她应付为难，而是由于她渐渐有点看出白衣老妇舞得宛如一团飘飘瑞雪的拐法来历？

又过了二十来招，萧瑶脸色一变，纵出圈外，摇手高声喝道：“老婆婆暂停贵手！”

白衣老妇收拐卓立，向萧瑶仔细看了两眼，点头说道：“你能赤手空拳连逃我四十八拐，着实颇足自傲，如今叫停则甚，是不是打算亮兵刃了？”

萧瑶螭首微摇，目注白衣老妇含笑说道：“晚辈哪敢冒渎，只是想请教一声，老婆婆所施展的拐法，莫非就是威震武林的‘瑞雪梅花拐’么？”

白衣老妇从脸上浮现一丝极难堪的惨笑，缓缓说道：“‘瑞雪梅花拐’的名称虽然不错，但我连挥四十八拐，不曾沾着你半丝衣襟，哪里还称得起‘威震武林’四字，从今以后，我老婆子对于此拐，也不会忝颜再使用的了！”

说至此处，她居然右手持着拐尾，把拐头搁在山石之上，右手电扬，向拐腰凝劲疾落！

此举大出萧瑶意外，加上白衣老妇的动作如电，要想阻止，业已不及。

只听得一声震耳龙吟起处，那白衣老妇居然把根精钢百炼的“凤头拐”一掌震坏，齐腰断折！

萧瑶秀眉深蹙，但把神色放得越发谦恭地向那白衣老妇抱拳陪笑问道：“老婆婆既擅‘瑞雪梅花拐法’，想来定是武林前辈‘罗浮仙姥’的了！”

白衣老妇哼了一声，目闪煞芒说道：“你猜得不错，你如今大概不会再把我视为‘局外人’了吧？”

萧瑶知道这位“罗浮仙姥”就是“梅花女侠”林傲霜之师，不禁心中暗暗叫苦！

因为自己与顾朗轩订了这条“假凤虚凰”之计，主要的目的是想把不知隐遁何处的林傲霜激将出来，孰料林傲霜仍复鸿飞冥冥，却把她师父“罗浮仙姥”引出？

倘若“罗浮仙姥”知道林傲霜如今何在？事还好办，万一她也不知道林傲霜的踪迹，以为林傲霜是被顾朗轩移情别恋自己，才气得遁世失踪，那才真所谓“冬瓜里缠出个茄子”来，叫自己对这位显然性情暴躁、十分刚愎的前辈老人怎样应付？

萧瑶一面深蹙双眉，一面向“罗浮仙姥”恭身问道：“请教老婆婆，令徒林傲霜姊姊如今何在？”

“罗浮仙姥”把双睛一瞪，厉声喝道：“你还问我？我正要问你把我爱徒霜儿气到哪里去了？会不会是你与顾朗轩狼狈为奸，业已把她害死？”

萧瑶苦笑道：“老婆婆何出此言？晚辈不会……”

“罗浮仙姥”不等萧瑶再往下讲，便冷笑说道：“你不是‘不会’，而是‘不敢’，霜儿若真遇害，我便纠集天下武林同道齐上昆仑，责询董夫人，问她个门下失德、教徒不严之罪！”

萧瑶皱眉说道：“老婆婆，你不知实情，请听我解释解释！”

“罗浮仙姥”冷然叱道：“事实俱在，你先已承认与顾朗轩男女相爱，如今不必再仗口舌之利，作甚遁词！我们快动手，有甚交代？且等打完再说！”

萧瑶向地上那根业已折断的“凤头拐”看了一眼，诧然问道：“老婆婆还要动手？”

“罗浮仙姥”冷然答道：“当然，你以为我四十八招‘瑞雪梅花拐’下

无奈你何，便可甘心么？”

萧瑶双眉紧蹙，目注“罗浮仙姥”说道：“若照老婆婆之意，便欲如何？”

“罗浮仙姥”双目之中精芒如电，朗声答道：“我老婆子生平最得意的武学，便是一套‘天香散花手法’和‘冰魄搜魂掌力’，如果我全力施为，倘若仍不能胜？便自行绝脉而死，你也根本不必再向我作甚交代了！”

萧瑶听得心中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寒颤，暗忖：这位老婆婆的性格着实过份刚愎！

她方想到此处，“罗浮仙姥”又复厉声说道：“倘若生姜仍是老的辣，我老婆子在‘天香散花手法’暨‘冰魄搜魂掌’上获得胜利？便给你半年限期，要完好无恙地交出霜儿，否则，我仍纠众寻上昆仑，向你义母董夫人以武林正义相责！”

萧瑶目光异常柔和地看着“罗浮仙姥”，低声问道：“老婆婆主意已定，不允许晚辈先说说事实经过，把误会解释解释？”

“罗浮仙姥”神色毅然地摇了摇头说道：“一切解释都是多余，你如今便说出一朵花来，我也认为全是谎言，不会置信的！”

萧瑶无可奈何，只得把秀眉一挑，苦笑说道：“老婆婆主意既定，晚辈也只好奉陪你走上几招！”

“罗浮仙姥”狂笑说道：“武林儿女本色原该如此，只要能胜我一招半式，老婆子便立即闭眼不管，任凭你与顾朗轩去成双成对，自在逍遥！”

她的语音才落，萧瑶一声“晚辈有僭”，左掌疾伸，以“兰花推穴”手法，向“罗浮仙姥”的当胸拂去！

“罗浮仙姥”冷笑一声，右手“妙摘天花”，伸指扣向对方来袭的左掌脉门部位，左手却隔空虚扬，发出奇寒如冰的疾风劲气，向萧瑶迎门撞来！

“罗浮仙姥”这“天香散花手”与“冰魄搜魂掌”，一招二式，虚实相生，果然巧妙万分，极具威力！

萧瑶似乎不甘示弱，先是那招“兰花拂穴”，未到即收，不肯被对方扣住腕脉！

然后双掌齐翻，合什一拜，竟也发出内力玄功，与“罗浮仙姥”的“冰魄搜魂掌”，硬碰硬地接了一记！

两股内力凌空相逢，她们的立身之处，立即尘沙四举，劲气如潮！

“罗浮仙姥”的身形屹立如山，并未稍动，只是所着长衣，一阵飘拂！

萧瑶却身形微微一震，右足后撤出半步！

这种现象，表示萧瑶蒙董夫人耳提面命，所学极高，在身法手法的灵巧精妙方面，或可与“罗浮仙姥”互相颉颃？

但内力真气方面，却毕竟不如“罗浮仙姥”的数十年修为火候来得老练深厚，难免要弱上一筹半筹！

常言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换句话说，内行人目力绝高，往往一眼便可看出对方的优劣所在！

“罗浮仙姥”于四十八拐未伤萧瑶分毫之下，知道她身法极高！

于一掌相交的感应之下，却发现这“红衣昆仑”的内力稍弱！

于是，她展己所长、攻敌所短的策略便定，以“冰魄搜魂掌”为主，“天香散花手”为辅，向萧瑶展开了猛烈攻势！只见这位“罗浮仙姥”一掌连着一掌，一式套着一式，掌掌均罡风怒卷，威势逼人地把萧瑶圈入一片百变掌影之内！

萧瑶在威势方面虽有点相形见绌，但因身法灵妙，却似自保有余，并未露出什么危急之状。

五十招过后，“罗浮仙姥”似乎打出了真火，怒啸一声，内劲更加，似已尽展数十年修为，以全力相搏！

萧瑶在压力骤增之下，果然略显慌乱！

约莫支持到一百回合左右，“罗浮仙姥”施展“连环三绝”，招发如风，逼得萧瑶脚步踉跄，身法微乱之后，倏然跟踪追击，再发一掌，击中了萧瑶的后背！

这一掌，把这位“红衣昆仑”击得向前抢出四五步去，“砰”然一声，跌仆在地！

“罗浮仙姥”不再追击，向萧瑶狂笑叫道：“狂妄丫头，生姜毕竟还是老的辣吧？你在尝了我‘冰魄搜魂掌’后，少不得要略为养伤，我把半年限期，再加恩宽限半月便了！”

说完，不等萧瑶回答，身形一飘，便自电疾驰去。

萧瑶从地上爬起，见“罗浮仙姥”已去，遂盘膝坐下，运气调息！

但她虽在盘膝静坐，却仍双眉皱锁，目边也微有泪渍！

又过了片刻，顾朗轩拎着一只葫芦走了回来！

他本是含笑而来，但见萧瑶脸色苍白，盘膝静坐，目边还隐有泪痕的那份神情，不禁骇然叫道：“瑶妹……瑶妹……”

萧瑶似乎刚从梦中醒来，双目微睁，向顾朗轩笑道：“顾兄，你这样大惊小怪则甚？”

顾朗轩道：“瑶妹休要瞒我，分明是出了什么事儿？”

萧瑶想了想，觉得此事无须对顾朗轩隐瞒，遂边自拭去颊上泪痕，边自缓缓说道：“不错，自你走后，出了一件极其意外的事……”

顾朗轩急道：“什么意外事儿，瑶妹快说，看你脸上的神色，好像还受了伤呢？”

萧瑶苦笑说道：“顾兄莫急，你且坐下，我虽略受内伤，却并不碍事，让我来慢慢说给你听！”

顾朗轩心中大急，偎着萧瑶坐下，

萧瑶遂把“罗浮仙姥”突然出现的这段经过，仔仔细细地对顾朗轩说了一遍。

顾朗轩听得连连顿足，苦着脸儿说道：“这……这真是从……从何说起？……”

萧瑶苦笑道：“这可是叫做自作自受，我昨夜也不曾想到，未能把林傲霜激出，来人却是她师父‘罗浮仙姥’？”

顾朗轩目注萧瑶道：“瑶妹，‘罗浮仙姥’的功力虽高，也未必比得上你的昆仑绝学，我猜得出你是有心相让，故意挨她一掌！”

萧瑶叹道：“这一掌我是非挨不可，否则便无法下台，难道竟看着这位刚愎高傲的老婆婆自行含愤绝脉，把你和林傲霜之间弄出无法收拾的悲惨局面？”

顾朗轩伸手握住萧瑶的一双柔荑，目中含泪说道：“瑶妹处处为人设想，真是太以伟大，但也太委屈了！”

萧瑶从她那微显苍白的娇靥之上，绽放出一丝安详的笑容，缓缓说道：“我早已讲过，要保存一个完完整整的‘紫竹书生’顾朗轩还给林傲霜，然

后再求她分给我一半，为了完成这项心愿，受些委屈又算什么？”

顾朗轩闻言，目光凝注萧瑶，感激得目中泪水乱转，几乎垂落！

萧瑶失笑叫道：“顾兄收拾起儿女情肠，拿出些英雄气概，目中老是含着泪光则甚？风云叱咤的‘紫竹书生’若是变成一副娘娘腔、专门爱吃胭脂的贾宝玉，便不太可爱，也不值得我这‘红衣昆仑’为了你受委屈了！”

顾朗轩被她调侃得俊脸一红，举袖拭去泪渍，目注萧瑶问道：“瑶妹对于‘罗浮仙姥’既是有心相让，故意挨她一记‘冰魄搜魂掌’，怎会略受内伤，挨得这样重呢？”

萧瑶失笑道：“顾兄，对于武学一道，你也是大大内行，出类高手，怎么竟说出外行话来？”

顾朗轩涎着脸儿笑道：“怎么外行？我见瑶妹身负内伤，忍受委屈，业已急得方寸大乱，昏头昏脑的了！”

萧瑶白了顾朗轩一眼，缓缓说道：“那位‘罗浮仙姥’的武学修为和我并差不了许多，在这等情况之下，要想故意让人，不落痕迹，却比奋力拼斗，不知难出多少倍数？……”

顾朗轩点头接道：“尤其那位‘罗浮仙姥’性情太以刚傲，若是看破瑶妹有心让她，定必难堪已极，可能当时便会自绝而死？”

萧瑶叹道：“是呀，自从‘罗浮仙姥’自毁‘凤头钢拐’以后，我便担心这位老婆婆会气得走上绝路，故而，一直拖到斗将百合，老婆婆施展出‘天香散花手’中‘连环三绝’之际，才佯作被逼，身法凌乱，步履踉跄，实实在在地挨她一掌，让这位肝火太旺的老婆婆消消气，解解恨呢！”

顾朗轩叹息道：“瑶妹真是用心良苦！”

萧瑶苦笑道：“心思好用，掌力难挨，‘罗浮仙姥’的‘冰魄搜魂掌’有数十年修为，威势岂同小可？我若非把全身功力齐聚后心，在硬挨一掌之下，虽不致当场毙命，也难免要躺上十天半月的呢！”

顾朗轩好生怜惜，伸过右掌，轻轻抚摸萧瑶背后的伤处，并温言笑道：“瑶妹平白无故地吃了这大苦头，定必恨死那位刚愎性暴的老婆婆了！”

萧瑶摇头笑道：“顾兄错了，我不单不恨那位老婆婆，并对她相当感激！”

顾朗轩闻言，不禁向萧瑶诧异看了一眼？

萧瑶笑道：“顾兄莫要这样看我，非我故出此言，须知倘若互易地位而论，换了我是那位老婆婆，在面对被疑为夺去爱徒情人、使爱徒气得失去踪迹的仇敌之际，恐怕不会只打一掌，便告满足！”

顾朗轩点了点头，萧瑶又复娇笑说道：“何况，我与‘罗浮仙姥’过手甚久，对于这位老婆婆的劲火候已有相当认识，知道她于动手之时虽系全力相搏，但在打中我后背的刹那之间，却曾卸劲留情，至少敛却了两成内力！”

顾朗轩叹道：“瑶妹真是善于体谅别人……”

萧瑶接口笑道：“别人颇善于体谅我呀，那位老婆婆走时，便说我要略为养伤，她遂把原定的半年限期，再复宽限半月！”

顾朗轩目注萧瑶，皱眉叫道：“瑶妹，我来隔体传功，帮你疗伤，可以恢复得比较快点！”

他一面说话，一面便把手儿伸向萧瑶的“期门穴”部位。

萧瑶站起身形，把顾朗轩的手儿打开，嫣然笑道：“我已经好了，你休想假公济私地乘机揩油！”

顾朗轩对于萧瑶忽嗔忽喜的绝世风韵，委实喜爱之极，但又不敢过份轻

薄，只得红着俊脸，兀自傻笑！

萧瑶伸出左手食指，在他脸上点了一下，失笑叫道：“顾兄莫要发怔，我们所唱的‘假凤虚凰’的戏儿就此收台，要研究下一步棋子应该怎样走了！”

顾朗轩笑道：“瑶妹，我们去看看你‘驱虎吞狼’的那条妙计有何结果好么？”

萧瑶皱眉问道：“什么‘驱虎吞狼’妙计？”

顾朗轩含笑说道：“瑶妹设法使‘黑眚神君’白笑天醋火高燃，去寻‘赤尸夫人’聂玉倩的晦气，岂不是‘驱虎吞狼之计’么？”

萧瑶哦了一声，笑道：“原来顾兄是指此事，我们去看看成果，当然可以，但……”

顾朗轩问道：“但……些什么？瑶妹是顾虑……”

萧瑶接口道：“我们已与索明约定五十日后相会，若是先期再去‘千鬼壑’，未免有背诺之嫌。”

顾朗轩扬眉说道：“那不要紧，一来我们不必下壑，只在壑上左近探听情况，二来还可易容化装，让对方认不出我们的本来面目！”

萧瑶笑道：“顾兄打算怎样易容？要知道你的本来身份是‘紫竹书生’顾朗轩，与索明订约的身份是‘活钟馗’上官奇，若去‘千鬼壑’中，这两种身份都不能用呢！”

顾朗轩点头说道：“我就戴上一只眼罩，配上一腮虬髯，扮个‘独眼鬼见愁’吧！”

萧瑶娇笑连声，指着自己的鼻尖，向顾朗轩问道：“顾兄，你扮‘独眼鬼见愁’倒也不错，但我却扮什么呢？”

顾朗轩对萧瑶看了几眼，微笑说道：“瑶妹必须脱去你的鲜艳红衣，掩饰你的花容月貌，你干脆就扮个白发萧萧的老太婆吧？”

萧瑶失笑说道：“扮个老太婆我倒无所谓，但总要有个名号……”

顾朗轩接口笑道：“名号当然是由我奉赠，瑶妹便叫个‘北岳神姥’吧！”

萧瑶皱眉问道：“顾兄真会胡想，你这‘北岳神姥’四字，是从哪里来，怎么想得这么快？”

顾朗轩含笑答道：“这是触机，因为太岳山地近北岭，那‘神姥’二字，却是从瑶妹忍受‘罗浮仙姥’的委屈一事之上想起！”

萧瑶笑道：“那我干脆借用‘罗浮仙姥’之名，打打她的旗号，不也好么？”

顾朗轩摇头说道：“不好，因为‘罗浮仙姥’成名甚久，容易被人认出真假，瑶妹还是用个虚拟的名号比较妥当！”

萧瑶妙目流波，娇笑说道：“好，本神姥一切遵命，如今便请‘独眼鬼见愁’道友，为本神姥准备一切改装用物。”

顾朗轩笑道：“不单要准备，并要好好准备，因为‘独眼鬼见愁’和‘北岳神姥’只是路上所用的一种身份，等到了‘千鬼壑’左近，万一发现南宫贤弟有甚特殊危机，必须及时抢救，我们还须以另外一种身份下壑行事……”

语音至此略顿，微轩双眉，向萧瑶笑道：“故而有关易容用物，必须准备双份！”

萧瑶问道：“万一我们必须把握时机，下壑救人时，又将怎样易容，顾兄莫非也想好了么？”

顾朗轩应声说道：“我认为要下‘千鬼壑’去，最理想的手段便是扮作鬼物！”

萧瑶听得抚掌赞道：“对极，对极，‘千鬼壑’中什么鬼物都有，反正他们也是‘大头鬼’、‘小头鬼’的胡乱装扮，均非本来面目，我们若参加进去两名新鬼，着实不易泄露本相！”

顾朗轩加以补充说道：“何况，我们是在‘北岳神姥’暨‘独眼鬼见愁’的形相之外再加鬼物装扮，即便露了痕迹，也不易使对方怀疑到萧瑶和顾朗轩的身上！”

萧瑶颇感兴趣地娇笑叫道：“顾兄，你打算扮个什么鬼呢？‘大头鬼’？‘小头鬼’？……”

顾朗轩笑道：“根据我们上次下壑所见，似以‘夜叉鬼’最多，为了不惹对方注意起见，我就扮个‘夜叉鬼’吧！”

萧瑶娇笑说道：“好，那我干脆不必再扮别的，便与你配成一对……”

“一对”两字才出，突觉微有语病，不禁玉颊飞红，略现羞色！

顾朗轩起初倒未觉得，但见了萧瑶脸红之后，却蓦然领会过来，心中一醉，抚掌连声称妙！

萧瑶又羞又恼，目注顾朗轩，皱眉问道：“顾兄怎也学得油腔滑调起来，妙些什么？”

“怎么不妙呢？瑶妹与我配成一对，不是变成‘母夜叉’了么？”

萧瑶闻言之下，也不禁嫣然失笑说道：“母夜叉就母夜叉，且让那群牛鬼蛇神尝尝我‘母夜叉’的厉害，也是好的！”

计议既定，顾朗轩便设法置备了“独眼鬼见愁”、“北岳神姥”

暨两副“夜叉鬼”的易容用物。

他们并索性从此便把“紫竹书生”和“红衣昆仑”的身份遮掩起来，改用“独眼鬼见愁”、“北岳神姥”的面目上路。

萧瑶借流当镜，照了照自己白发萧萧之状，不禁叹了一口气儿，向顾朗轩叫道：“顾兄，如今虽是故意改扮，但青春逝水，白发催人，要不了三数十年，我总会变成这副形相！”

顾朗轩笑道：“瑶妹莫要发愁，如今你是绮年玉貌，我则朗朗风神，等到你白发萧萧，我也皤然一叟，还不是相配得很？”

……

他们易容过后，正在一个小村店中打尖饮酒，顾朗轩话方至此，突然发现一个乡农装扮之人走入店中，东张西望，似乎有所寻找？

萧瑶本是背着店门而坐，她发觉顾朗轩眼神有异，才一回头，那乡农打扮之人便走了过来，向顾朗轩恭身一礼，陪笑问道：“尊驾可是名满江湖的大侠客‘独眼鬼见愁’么？”

这句话儿，把位谋略甚深的“紫竹书生”顾朗轩问得为之愕然发怔？

因为“独眼鬼见愁”之号，是自己新近杜撰，形容也刚刚改装完毕，怎么被这乡农知晓？并变成对方口中所称的“名满江湖的大侠”呢？

萧瑶见顾朗轩被对方问得怔住，遂向那乡农打扮之人含笑说道：“阁下找对人了，你看我这位朋友独眼虬髯，生具异相，不正是你要找的威震武林的‘独眼鬼见愁’么？”

顾朗轩把眉头一皱，萧瑶又复笑道：“但不知阁下是自己要找‘独眼鬼见愁’？抑或受人之托？……”

萧瑶话犹未了，那乡农打扮之人已从背后解下一个软软的包裹，向顾朗轩双手递去，含笑说道：“我是奉人之命，送件衣服给独……眼鬼……鬼大侠！”

萧瑶听了这“独眼鬼大侠”，几乎忍俊不禁地笑出声来！

顾朗轩本待伸手接那包裹，但眼珠一动之下，向对方笑道：“请你放在桌上，但不知阁下这送衣之举是受谁所托？”

乡农打扮之人如命把那软软的包裹放在桌上，并应声答道：“我正在田间耕种，有个身着缁衣的少年比丘尼，给了我一两纹银，命我把这包裹送来交给独眼鬼大侠。”

顾朗轩诧异道：“这少年比丘尼生得是什么模样？”

乡农打扮之人摇头答道：“人家是位业已落发的出家人，我可没敢无礼细看，只觉得语音清脆，年龄不大而已。”

顾朗轩道：“这位比丘尼如今何在？”

乡农打扮之人答道：“那位师姑给了我银两包裹以后，立即飘然而去，走向深山之内。”

说完，便向顾朗轩、萧瑶二人施礼告别。顾朗轩与萧瑶均看出这乡农是老老实实的庄稼人，绝非江湖人物所乔装改扮，遂不加留难，容他走去。

等那乡农走后，顾朗轩长叹一声，举杯就唇一倾而尽！

萧瑶笑道：“顾兄怎的借酒浇愁起来？你好端端的如此长叹则甚？”

顾朗轩苦笑说道：“天下事真所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想不到我这‘独眼鬼见愁’之名，不过刚刚拟就，便已震动江湖……”

萧瑶娇笑接道：“能够名震江湖，总是好事，但此人能够在暗中听了我们谈话而未露丝毫痕迹，足见心思细密，功力也颇为不弱呢！”

说至此处，目光凝注在桌上那具包裹之上，扬眉又道：“那妙年尼姑派人送件什么东西给你，顾兄如今该打开看看了吧？”

顾朗轩目中神光微闪，蹙眉说道：“看是当然要看，但不知道包裹之中有甚蹊跷？”

“我来替你看吧！”她一面说话，一面便伸手解那包裹。

顾朗轩叫道：“瑶妹仔细一点，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萧瑶向他摇手笑道：“顾兄放心，我已暗凝功力，化指成钢，这包裹之上便淬满沾肤断肠的杀人剧毒，也将无奈我何！”

话方至此，突然大感惊奇地“呀”了一声！

原来萧瑶把那包裹解开，发现其中是一件短衣！

凭“红衣昆仑”的眼力，自然一见便识，故于呀了一声之后，向顾朗轩含笑说道：“顾兄几时交了这样的方外至友？这件礼物不轻，是用人发、天蚕丝合织而成，能避刀剑、暗器和恶毒掌力的呢！”

顾朗轩也觉得这件短衣或与南宫敬所失的“七孔天孙锦”不相上下，不禁疑思满腹，连称“奇怪”！

萧瑶笑道：“顾兄别奇怪了，你看那衣角之下还压着一张笺纸……”

顾朗轩不等萧瑶说完，便即伸手取笺。

但因深知所面对的敌人“五毒香妃”木小萍等委实太以刁钻歹毒，故而顾朗轩虽然伸手取笺，仍化指成钢，凝足功力。

取得笺纸，张开一看，只见笺上写着：“江湖传闻，‘七孔天孙锦’已

成‘三绝妖姬’戚小香护身之宝，遂赠此衣，以期有助顾大侠涉险降魔之卫道大业！”

除了这几行字迹之外，并未署名，仍把顾朗轩弄得如坠五里雾中，莫明其妙！

萧瑶娇笑问道：“顾兄可以从笔迹中有所辨识么？看来那位赠衣女尼，不仅对你颇为关切，也对你十分熟悉！”

顾朗轩苦笑说道：“瑶妹难道不见这笺上字迹，每个都四四方方，显系矫揉掩饰，我哪里认得出来？……”

一语方毕，蓦然失声惊道：“难道是……是……是她？……”

萧瑶冰雪聪明，玲珑剔透，她由于顾朗轩颤声连说了三个“是”字之上，已知他所疑之人是谁？

这位“红衣昆仑”立即双眉一挑，摇头说道：“不是她！”顾朗轩“是她”二字，充满疑诧，萧瑶的“不是她”三字，却十分肯定，恰好相映成趣！

这一声“不是她”，使顾朗轩听得一惊，目注萧瑶问道：“瑶妹以为我所猜疑之人是谁？”

萧瑶笑道：“那还用问，你所说‘是她’之中的‘她’，就是我所说‘不是她’中之‘她’，就是我们都渴欲相寻的‘梅花女侠’林傲霜姊姊！”

顾朗轩皱眉道：“瑶妹为何认为不是林傲霜？”

萧瑶娇笑说道：“我先问你，你为何猜疑是林姊姊呢？”顾朗轩道：“因为我知道林傲霜于广西苗瑶秘洞之中，曾经获得过一束‘天蚕丝’，这件短衣分明便是用‘天蚕丝’和人发合织而成！”

萧瑶秀眉微轩，娇笑说道：“‘天蚕丝’虽然难得，但也不是绝无仅有之物，顾兄以此就作判定，未免略嫌武断？”

顾朗轩道：“你……”

萧瑶不等顾朗轩发问，便即笑道：“我和你恰好相反，你是从‘物理’着想，我是从‘情理’推断！”

顾朗轩惑然不解，向她注目说道：“‘从情理推断’？瑶妹莫打玄机，此话怎讲？”

萧瑶正色答道：“假如我是林傲霜姊姊，于发现自己为他心碎断肠的‘紫竹书生’顾朗轩不单未死，并和别人的女人耳鬓厮磨、神情亲热之下，必然采取两种手段，纵不揍你两个耳光，责你负心，也会向另外那个女人责以无耻夺爱，相互一拼！”

顾朗轩点头说道：“瑶妹说得不错，按情按理，均该如此，林傲霜纵然揍我十记耳光，我也当愧然领受！”

萧瑶笑道：“如今，那位妙年女尼不单不揍你耳光，不和我拼命，反而慨赠宝衣，给你防身御魔，这会是林姊姊么？虽然我对林姊姊十分敬重，知道她是位正派侠女，对你情真且深，但恐难毫无嗔怒之念，几乎达到‘圣人’或是‘佛者’的境界？”

顾朗轩无言可对，只得转移话头，指着那件短衣，向萧瑶问道：“瑶妹，对于这件宝衣，我究竟收不收呢？”

萧瑶笑道：“赠衣人业已不知去向，还怎能容你不收？顾兄赶紧穿上，莫要辜负对方的一片美意！”

边自说话，边自强迫顾朗轩脱去长衫，把这件新得的宝衣贴身穿好。

顾朗轩苦笑说道：“常言道‘无功不受禄’，我与那位师姑根本风萍未识，

却受如此重惠，未免……”

萧瑶接口笑道：“人家送你此物，业已声明是期望有助于卫道降魔，顾兄只消多杀上几个恶寇，使你‘鬼见愁’之号名副其实，不就成了‘受禄必有功’，便心安理得，毫无惭愧了么？”

顾朗轩双眉一挑，那只未被眼罩遮掩的独目之内电射神光，点头说道：“对，这次再去‘千鬼壑’，我手下决不再留丝毫仁恕，对于木小萍手下那帮牛鬼蛇神，是要痛加诛戮的了！”

萧瑶替他斟了杯酒儿，嫣然含笑说道：“本来嘛，‘遇文王，谈礼义，逢桀纣，动干戈’，对于这千万恶凶徒，若行仁慈，真是自己找倒霉了……”

语音至此略顿，举起酒杯，向顾朗轩叫道：“顾兄，来，饮完此杯，我们立刻动身，早点赶到太岳山中，期望机缘凑巧，能把南宫敬救出，并……”

顾朗轩道：“并些什么？瑶妹怎不说将下去？”

萧瑶笑道：“并把那件‘七孔天孙锦’从戚小香手中夺回，还给南宫敬，使你们这两个生死结盟的金兰兄弟，全有一件护身宝衣，岂非武林佳话？”

顾朗轩叹了一口气儿，摇头苦笑说道：“只要能把南宫敬贤弟救出，便是万幸之事，至于‘七孔天孙锦’那等身外之物，却无足轻重，倘若未能寻回，便把我这件天蚕丝人发合织的宝衣，送给南宫贤弟护身便了！”

萧瑶妙目流波，看了顾朗轩一眼，嫣然笑道：“顾兄真是一位标准大哥，对你南宫贤弟关怀得无微不至！”

顾朗轩想起南宫敬来，不禁双眉愁皱说道：“南宫贤弟也许是命中注定魔劫太多，他这次陷身于脂粉炼狱之中，罪儿可受得大了！”

萧瑶目光一闪，向顾朗轩摇了摇头。

顾朗轩诧异道：“瑶妹摇头则甚，莫非你认为南宫贤弟的罪儿受得还不够么？”

萧瑶笑道：“我认为南宫敬根本是在享乐，不是受罪！”

顾朗轩大为愕然，目注萧瑶，皱眉说道：“是在享乐？瑶妹此话怎讲？”

萧瑶答道：“我先问你，南宫敬如今是否业被皇甫婷、戚小香等妖姬，用独门迷药迷失了本性？”

顾朗轩苦笑道：“这事儿瑶妹已知，怎么还来问我？”

萧瑶扬眉说道：“只有生具慧眼的正派武林侠士，才把色欲视为洪水猛兽，如今南宫敬神智既迷，自然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乐此不疲，怎会有什么受罪痛苦之感？”

顾朗轩叹道：“瑶妹的话虽不错，但皇甫婷、戚小香等妖妇，除了欲念狂炽外，不会对我南宫贤弟有甚真实情爱，在那等朝朝放纵之下，倘若时间太长，南宫贤弟真元气丧的程度，是相当可虑的呢！”

萧瑶脸上一红，秀眉微蹙说道：“自然是越早救他脱离魔掌越好，但在辛师叔请得‘妙手天医’诸葛仁赶来之前，我们还不宜急躁下手！”

顾朗轩诧异问故，萧瑶玉颊赭赤，苦笑答道：“顾兄难道忘了南宫敬神志迷失颇甚，我们把他救出，若是无法医治，反而会生乱子么？”

顾朗轩因而想起萧瑶在废寺之中险被南宫敬污辱之事，不禁哦了一声，毅然说道：“那倒不要紧，我们可以先把他点倒，或是拘禁起来，等辛大侠把诸葛老人请来，再加医治，总而言之，我宁愿使南宫贤弟在肉体上受些痛苦，也绝不愿再听任他去和那些妖姬荡妇鬼混！”

萧瑶秀眉双挑，目闪神光，点头说道：“好，顾兄既然下此决心，我们便略变原计，此番到得太岳山中，便设法暗下‘千鬼壑’，先行抢救南宫敬便了！”

他们计划虽定，但尚未到达太岳山，便又发生事故！

这是析城附近的一座荒山，顾朗轩与萧瑶偶然间发现了几具怪异的草人。

那是用稻草束成的人形，两具并列，一男一女，男草人的身上钉了不少针箭，女草人的身上则被浇淋了秽血！

这种草人不止一处，在这片山谷之内，便发现了三处之多，但每处都是一男一女，两具并列！萧瑶在发现第三处奇异草人之后，轩眉叫道：“顾兄，你看出了么？那些小针小箭，并非胡乱钉插，全是钉插在草人心窝、肚脐等

致命要穴部位！”

顾朗轩点头说道：“瑶妹看得不错，这好像是排教，或祝由科等妖邪所用的魔魇诅咒法物？”

萧瑶笑道：“既是诅咒魔魇，则草人的头顶之上应该藏有名帖？”

顾朗轩道：“或许会有？瑶妹倘有兴趣，并不怕招来麻烦，何妨搜一搜看？”

萧瑶秀眉微剔，立即动手搜索起来。

她光搜那具女草人，并无所获，但却从那具男草人的头顶“百合穴”部位，搜出了一张小小纸条。

顾朗轩见萧瑶目注纸条，微有惊奇神色，遂向她含笑问道：“瑶妹，这纸条上写了一些什么？”

萧瑶把那纸条递过，笑吟吟地说道：“顾兄自己看吧，你大概意料不到！”

顾朗轩接过一看，纸条上写着血红的“上官奇”三字！

他见字之下，不由咦了一声，目光朝那具满身秽血的女草人看去。

萧瑶笑道：“顾兄必不看了，最近你没有和其他女人来往密切，则男草人既然是你，女草人必然是我！”

顾朗轩问道：“瑶妹不是未在那具女草人的头顶之上，搜出名帖……”

萧瑶接口笑道：“对方大概不知道我的姓名，故在女草人身上淋以秽血，象征我未易容前所着的红衣！”

顾朗轩抚掌笑道：“对对，倘淋秽血，极可能便是代表一身红衣，真亏瑶妹能参透其中奥妙！”

萧瑶向他白了一眼，苦笑摇头说道：“顾兄还在笑呢，有人在施以魔魇诅咒，我们该头疼心跳、魂魄欲飞才对！”

顾朗轩失笑说道：“瑶妹怎也相信这种妖邪之道？何况按照传说，对方至少要知道我们的生辰八字，以及剪下一绺头发，再施魔魇，方能生效！像这样连姓名都弄不清楚……”

话方至此，萧瑶突然收敛了玉润珠圆的娇脆喉音，改以一种苍老的语声向顾朗轩叫道：“鬼见愁道兄，我老婆子有一件事儿要想向你请教！”

顾朗轩起初微愕，但旋即悟出定是有人走来，萧瑶才改用所化装的“北岳神姥”身份发话。

果然，他细一聆听，听出有个功力相当高明之人，在八九丈之外悄悄向自己走近。

于是，顾朗轩也以“独眼鬼见愁”的身份，向萧瑶一抱双拳，怪笑问道：“神姥有何见询？在下知无不答，答无不尽！”

萧瑶抬起手来，微掠鬓边白发，扬眉含笑说道：“鬼道兄请莫见怪，昔年相见，你的脸上无伤，故而我老婆子想问的是，你好端端的，怎会眇去一目？”

顾朗轩知她是无话找话，灵机一动之下，咬牙恨声说道：“神姥不必问了，我这只眼睛，是毁在一个相当年轻貌美的红衣女郎之手！”

萧瑶笑问道：“那红衣女郎姓甚名谁？是何来历？鬼道兄可知晓么？”

顾朗轩叹道：“起初不知，后来才打探出来，如今我一见穿红衣的，便立想杀之泄恨！”

说完，翻手一掌，把那具遍身秽血的女形草人，打得裂散纷飞，仿佛真是满怀仇恨之状？

萧瑶暗赞他装得逼真，忍笑继续问道：“鬼道兄请把那红衣女郎的姓名说出，我反正闲暇无事，便陪你一同前去找她报仇雪恨！”

顾朗轩抱拳一揖，苦笑摇头说道：“多谢神姥美意，但那丫头的靠山太硬，决不宜前去找她，只有等她落了单，哪儿遇上在哪儿伺机下手，才有报仇之望？”

萧瑶笑道：“鬼道友怎么说得这等神秘？那丫头究竟是什么来历？”

顾朗轩猜出萧瑶的心意，遂越发神秘地低声说道：“关于那丫头的姓名来历，暂时我不想说，我只告诉神姥一件事儿，便可知道她的厉害程度！”

萧瑶问道：“什么事儿？那丫头既能使鬼道兄眇去一目，身手已颇见不弱的了！”

顾朗轩叹道：“我算什么？神姥知道离此不远的析城山中的‘天狼寨’么？”

萧瑶点头说道：“知道，那是‘铁爪天狼’萧沛所创的基业，我虽不曾去过，但听说规模不小呢。”

顾朗轩道：“完了！‘铁爪天狼’萧沛已死，‘天狼寨’也被那红衣少女单人独自地整个挑掉毁去！”

萧瑶哦了一声道：“她单人独自能挑掉一座‘天狼寨’么？”

顾朗轩苦笑说道：“神姥从这桩传闻之上，总可看出那丫头不太好惹，我只有等待机会，才可突施暗算，报却眇目之仇……”

他们是边自发话，边自缓缓离去。但尚未走出两丈，背后突有人高声叫道：“两位朋友请暂留贵步！”

萧瑶与顾朗轩一吹一唱地耍了半天花腔，便是料准对方听在耳内之后，定会出面相见。

故而闻言之下，双双立即止步回身，注目看去。

一片嵯峨怪石之后，慢吞吞地走出一个服装奇异之人。

这人年龄约莫五十来岁，身着长衫，手持折扇，一副儒生打扮，但那件儒衫的色泽，却绿得夺人眼目！

或许由于衣衫太绿，以致映照得他那张瘦长的马脸也是绿荧荧的，再配上一只鹰鼻，一对鸽眼，以及一张薄片嘴巴，任何人都可一望而知，此人绝非善类！

那绿袍儒生见萧瑶、顾朗轩止步回身，便一抱双拳，怪笑问道：“这位朋友和这位老婆婆怎样称谓？”

顾朗轩拱手还礼，向这绿袍儒生含笑说道：“在下姓名久已不用，江湖上人称‘独眼鬼见愁’，尊驾无妨和这位老婆婆一样，叫我‘鬼朋友’便了！”

绿袍儒生目注萧瑶，面含怪笑问道：“这位老婆婆呢？”

顾朗轩接口笑道：“这位老婆婆高明已极，她便是久隐恒山、新近才重现江湖走动的‘北岳神姥’！”

绿袍儒生似乎对这“独眼鬼见愁”暨“北岳神姥”的外号有点陌生，故在怔了一怔之后，才勉强说了声“久仰久仰！”

顾朗轩笑道：“朋友叫住我们，大概总有别事，不会光是为了询问我们的名号……”

绿袍儒生点头接道：“在下有件事儿想向……鬼朋友请教？”

这“鬼朋友”的称呼，毕竟有点蹩扭，故而绿袍儒生在出声之际，未免略为延滞。

顾朗轩道：“彼此既是武林同源，朋友无须客气，有甚问题尽管提出，在下是知而必答，定必不让朋友失望就是！”

绿袍儒生因顾朗轩所表现的态度甚为友善，脸上那副难看的笑容遂也变得较为自然一些，抱拳问道：“刚才在下偶然听得鬼朋友说痛恨一个穿红衣的女子？”

顾朗轩点头说道：“不错，但不知我恨一个穿红衣的女子，又与朋友有什么关系？”

绿袍儒生道：“那红衣女子竟有能力独自挑了‘铁爪天狼’萧沛的‘天狼寨’么？”

顾朗轩光是颌首示意，然后又目光凝注，向这绿袍儒生上下细一打量，故意表示怀疑，挑眉问道：“朋友如此问话，莫非与那红衣少女有旧？”

萧瑶在一旁暗笑，顾朗轩做作得真有一套！

绿袍儒生见顾朗轩似乎动了疑心，遂连摇双手笑道：“鬼朋友莫要误会，在下不单与那红衣少女决非素识，并正想向鬼朋友请教她姓甚名谁？”

顾朗轩闻言之下，一蹙双眉，沉吟不答。

绿袍儒生脸色微变，目注顾朗轩道：“鬼朋友为何不语，莫非吝于见告？”

顾朗轩缓缓说道：“我告诉朋友，原无不可，但朋友似乎应该先告诉我，你为何要询问那红衣少女姓名的原因？”

绿袍儒生两只深陷的鸽眼转了一转，背着顾朗轩一掌击坏的淋血的草人，扬眉怪笑说道：“鬼朋友既是江湖人物，应该看得出来，扎这草人是何用意？”

顾朗轩毫不考虑地点头应声答道：“我看得出，这种用稻草扎成人形，钉以针箭等物，好像是对甚人有深仇大怨，在施展魔魔诅咒！”

绿袍儒生笑了一笑，扬眉颌首说道：“鬼朋友看得不错，但你总该知道，倘若不晓得仇家姓名？纵施魔魔诅咒，也无法发生作用！”

顾朗轩哦了一声，目注绿袍儒生，问道：“这两个草人是尊驾所设？你与他们有仇？而其中那全身淋血的女草人，便是曾经挑了‘天狼寨’的红衣女子？”

绿袍儒生道：“我向鬼朋友探询那红衣女子姓名，正是为了便于报仇之用。”

顾朗轩突然连摇双手，向对方正色说道：“若是这样，在下奉劝朋友，根本不必问那红衣女子的姓名。”

绿袍儒生诧道：“却是为何？”

顾朗轩闪动着未带眼罩的那只独眼，含笑答道：“据在下所知，魔魔诅咒之术，即或略有效验，也非探得对方的生辰八字以及姓名，并剪下本人毛发不可，如今仅问姓名……”

绿袍儒生静听至此，接口摇头说道：“鬼朋友，你弄错了！”

顾朗轩佯作惊异地一皱眉头问道：“错了？我……错在何处？”

绿袍儒生目闪厉芒，眉腾杀气说道：“诅咒之术，最多能使当事人心神不安，未必当真要得了对方性命。故而，我若得红衣女子姓名，便直接上门寻仇，无须再用什么诅咒魔魔。”

顾朗轩咦了一声，指着另一具男形草人说道：“我刚才在男形草人的头顶之上，业已发现一张写有‘上官奇’字样的纸条，足见你们业已知晓对方姓名……”

绿袍儒生接道：“‘上官奇’三字根本不见经传，想是化名，叫我在八荒四海之内，何处去找此人？故而希望那红衣女子有点根脚可寻，不要再是什么无名之辈！”

顾朗轩静静听完，突然纵声狂笑！

绿袍儒生被他笑得一头雾水，蹙眉问道：“鬼朋友，你如此发笑则甚？”

顾朗轩道：“我笑的是尊驾难免会大大失望！……”

绿袍儒生讶然问道：“怎会大大失望？莫非那红衣女子又是泛泛无名，无甚根脚？”

顾朗轩笑道：“不是泛泛无名，而是大大有名，不是无甚根脚，而是根脚太粗，我遂认为尊驾难免于问知她姓名之后，仍无法登门寻仇，岂不是大大失望？”

绿袍儒生怒道：“鬼朋友快请见告，无论那丫头有多粗根脚，我也非去挖上一挖，掘上几掘不可！”

顾朗轩点头笑道：“好，我告诉你，那红衣女子是叫……”

语音至此，倏然顿住，侧顾萧瑶，向她含笑叫道：“神姥，你认为我在说出红衣女子的姓名之前，是否应该先问问这位朋友的来历称谓？”

萧瑶笑道：“他对你问了半天，当然你也可以问他一问，不过关于姓名来历方面，倒是不问也罢！”

顾朗轩笑道：“神姥这‘不问也罢’一语，却是怎解？”

萧瑶目光微瞥，指着那绿袍儒生说道：“因为我已猜出这位朋友的姓名称谓？”

绿袍儒生意似不信地挑眉说道：“我并未供给你们什么资料，老婆婆未必猜得着吧？”

萧瑶嘴角微披，缓缓说道：“朋友应该是复姓万俟，单名一个‘碧’字。”

绿袍儒生不加否认，目射惊奇的神色。

萧瑶继续笑道：“朋友虽操北方口音，却多半来自川中，我猜你大概是‘西川双妖’中的‘绿袍秀士’万俟碧吧？”

绿袍儒生一阵“嘿嘿”阴笑，点头说道：“老婆婆真好眼力，在下正是万俟碧……”

萧瑶接口说道：“尊驾既是万俟碧，则你那老搭档，也就是‘西川双妖’中的另一位‘血光圣母’西门红呢？”

万俟碧道：“我西门大姊有事访友，少时便会回来……”

说至此处，转面向顾朗轩傲然笑道：“鬼朋友，你既然已知我的来历，必也晓得‘西川双妖’在当世武林中不会惧惮任何人物，无论那红衣女子有多粗根脚！……”

顾朗轩故意加以揶揄地接口说道：“粗得很，粗得很，可以说周围几达数千里……”

万俟碧不等顾朗轩说完，便把脸色一变，沉声说道：“在下诚心讨教，鬼朋友莫作戏言！”

顾朗轩也把那只独目一瞪，表示不悦地说：“你是诚心讨教，我也是诚心答复，怎说是甚戏言？难道整座昆仑山周围还没有千里以上么？”

万俟碧笑道：“那个穿红衣的丫头与昆仑有关？”

顾朗轩颌首笑道：“当然有关，她就是昆仑董夫人身边两位绝代天人暨

义女之一，‘红衣昆仑’萧瑶！……”

万俟碧神色一震，顾朗轩又复笑道：“万俟朋友，你们‘西川双妖’的名头虽大，但对于昆仑山这样粗的根脚，却也挖不动吧？何况……”

万俟碧厉声说道：“掘不起也要掘，挖不动也要挖……”

话犹未了，突然一蹙双眉，向顾朗轩问道：“鬼朋友，你方才最后所说的‘何况’两字，似还语犹未尽？”

顾朗轩点了点头，笑嘻嘻地说道：“是虽语未尽，我是说：何况此项仇恨的主要对象，应是上官奇，万俟朋友大可不必前往昆仑自找钉子碰了！”

万俟碧笑道：“为何你说上官奇才是我主要的报仇对象？”

顾朗轩笑道：“因为‘黑面鬼’黄深与‘黑手鬼’孔民全是死在上官奇的手下，‘红衣昆仑’萧姑娘不过是袖手旁观而已，这种情况，应该早由那‘黑心鬼’李华告诉你了！”

万俟碧从一双深陷的眼眶中闪射出疑诧的目光，盯着顾朗轩，诧声问道：“鬼朋友，你对于这桩事儿，怎……怎会知道得这般清楚？”

顾朗轩失笑说道：“我既被你称作‘鬼朋友’，自然总有点鬼头鬼脑、鬼门鬼道，何况……”

万俟碧叫道：“又是何况……”

顾朗轩不去理他，自顾笑吟吟地说道：“何况我和那上官奇交好甚厚，他独毙‘巴陵双鬼’之后，还会不把这件得意的事儿告诉我么？”

万俟碧目光凝注顾朗轩，哦了一声，说道：“鬼朋友居然和那上官老儿交好甚厚么？”

顾朗轩毫不迟疑地点头含笑说道：“当然，我和他好得几乎不分彼此，形影不离，他叫‘活钟馗’，我叫‘鬼见愁’，都是爱把凶邪恶鬼当作点心，故而成了臭味相投的知心好友！”

萧瑶在一旁听得暗笑，她笑这大名鼎鼎的“西川双妖”中的“绿袍秀士”万俟碧，居然被顾朗轩鬼话连篇，戏耍得淋漓尽致！

万俟碧起初听得尚在点头，但到了后来，突然双目中闪射凶光，向顾朗轩厉声暴喝道：“鬼朋友，在下诚心诚意向你请教，你却对我鬼话连篇则甚？”

顾朗轩诧道：“什么叫鬼话连篇？难道你以为我和上官奇不是相识，或是相识而交往不深？”

万俟碧狞笑说道：“鬼朋友还要强辩，你的鬼话之中有了漏洞！”

顾朗轩道：“漏洞何在？”

万俟碧道：“你说你与上官奇老儿交称莫逆，而上官老儿既和‘红衣昆仑’萧瑶共同对‘巴东三鬼’行凶，则他们之间必有相当友谊！”

顾朗轩笑道：“那是当然之理，他们两人好得蜜裹调油，已成为白发红颜之恋！”

万俟碧冷笑说道：“这就是漏洞了，上官奇与萧瑶既为腻友，你和上官奇又是知交，却怎会对萧瑶恨之入骨？”

顾朗轩闻言之下，不禁纵声狂笑！

万俟碧皱眉问道：“鬼朋友，你为何如此发笑，难道我有什么话儿说得不对？”

顾朗轩笑道：“我笑的是万俟朋友枉称‘绿袍秀士’，名列‘西川双妖’，怎的见识竟如此浅薄？”

话方至此，万俟碧沉声叱道：“鬼朋友，请你说话放仔细些，倘若指不

出我见识浅薄之处，莫怪我要对你不客气了！”

顾朗轩虽见万俟碧声色皆厉，却仍笑嘻嘻地说道：“万俟朋友请想，便因上官奇见色忘义，不与我这老朋友继续交往，而与萧瑶好得蜜裹调油，我才起了醋心，把这‘红衣昆仑’恨得要命！你连这种道理都不懂得，我仅仅说你见识浅薄，还是相当厚道的呢！”

萧瑶听顾朗轩说到“起了醋心”之际，委实忍俊不禁地“噗哧”一笑！谁知不笑还好，这一笑之下，却当真笑出了个大大漏洞！

因为人在无心之际，往往未加掩饰，萧瑶这“噗哧”一笑，竟是妙龄少女的娇脆口音，与她所扮白发萧萧的“北岳神姥”身份，太以相映成趣！

万俟碧怔住了，他目注这位发出甜脆娇笑的白发婆婆，双眉深蹙，嘴唇微动，仿佛欲语不语。

顾朗轩知晓萧瑶露了马脚，遂向万俟碧笑道：“万俟朋友，如今我要问你，你到底是想找上官奇，还是找萧瑶，为那‘巴东双鬼’报仇雪恨？”

万俟碧已知萧瑶的来历，自然想找上官奇，但因“西川双妖”在当世武林中是相当有名的黑道人物，遂不好意思明言，只是含混答道：“我找哪一个都行，只看他们二人哪个比较好找！”

顾朗轩笑道：“他们两人哪个都比较好找，哪个都比较难找！”

万俟碧道：“此话怎讲？”

顾朗轩含笑说道：“万俟朋友是老江湖了，难道还不懂‘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之语？”

万俟碧想起适才所闻的那声甜脆的娇笑，不禁大吃一惊，目注萧瑶问道：“你……你……你……难道你？不……不是……”

萧瑶索性恢复了自己甜脆的语声，向顾朗轩失笑说道：“糟了，马脚已露，我在这位‘绿袍秀士’面前，不能再冒充什么‘北岳神姥’的了！”

万俟碧似因遭人戏弄，怒形于色，问道：“你们到底弄的甚鬼？你又到底是谁？”

萧瑶娇笑道：“窗纸一点便破，光棍一点便透，我不相信凭阁下的江湖经验，直到如今，还猜不着我的真实身份？”

万俟碧当然已有几分怀疑，先行吸了一口长气，略定心神，然后缓缓问道：“听你的口气，似乎自命不凡，莫非就是我万俟碧与我西门大姊所渴欲寻找的‘红衣昆仑’萧瑶？”

萧瑶点头笑道：“对了，我们能够在此凑巧相逢，倒是最妙不过，既省得我去西川找你，也免得你去昆仑找我！”

万俟碧威震西川，凶名久著，性情暴戾已极，换了平时，一听仇人当面，必然立下辣手！

但常言道：“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如今他知道自己所寻之人，竟是董夫人的义女之一，“红衣昆仑”萧瑶，遂傲心大敛，不敢急切发难！

何况另外一个自称“独眼鬼见愁”的人，从神情气宇看来，显然也非弱手，自己以一对二，便在数量上也居于孤薄，自然更不宜轻举妄动！

于是，万俟碧只得暂忍胸中恶气，想设法拖延时间，等“西川双妖”中另一位“血光圣母”西门红暨“黑心鬼”李华回来，再与对方翻脸一搏！

有了这种打算，万俟碧遂在萧瑶揭明身份之后，淡淡一笑，点头说道：“萧姑娘的易容手段和变音之术，着实高明得很！”

萧瑶笑道：“我并非为了你们这段过节才易容变音，何况结果还自露马

脚，哪里还当得起‘高明’二字！”

万俟碧目光移注到顾朗轩的身上，扬眉问道：“‘北岳神姥’的身份既已非真，则阁下这位‘独眼鬼见愁’想必也是冒牌货了！”顾朗轩笑道：“当然，萧姑娘是昆仑仙女，怎会和一个俗不可耐的‘独眼鬼见愁’混在一起？”

万俟碧道：“阁下的真实来历，可否见告？”

顾朗轩笑吟吟地点头答道：“在稗官野史之上，杨六郎手下大将孟良、焦赞二人，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如今倘把这两句话儿移到我和萧姑娘的身上，便成了‘萧不离顾，顾不离萧’！”这“萧不离顾、顾不离萧”八字，听在萧瑶耳中，不由微绽“皱颜”，在那“北岳神姥”的老脸之上，现出一丝不太漂亮的微笑。

万俟碧哦了一声，目注顾朗轩道：“阁下姓顾？”顾朗轩道：“姓顾，名朗轩，因居于伏牛山‘紫竹林’中，遂承蒙江湖中人送得一个‘紫竹书生’的外号！”

万俟碧吁了一口长气，点了点头说道：“原来你便是在中原一带颇有侠名的‘紫竹书生’顾朗轩，我还以为你是那杀死‘黑面鬼’黄深和‘黑手鬼’孔民的‘活钟馗’上官奇呢？”

顾朗轩一来因连日经常修习萧瑶所传的真诀，自觉功力大进，想要觅机一试，二来又知“西川双妖”是极为凶恶之辈，若能乘机除掉，也免得他们渐渐与“五毒香妃”木小萍等勾结一处，为害更烈！

故而，万俟碧的语音才落，他便毫不客气地接口说道：“万俟朋友，你又错了！”

万俟碧一怔问道：“错了？我错在何处？你不是业已说明你是‘紫竹书生’顾朗轩么？”

顾朗轩笑道：“我是住在伏牛山‘紫竹林’的‘紫竹书生’顾朗轩，却也是曾经杀过‘黑面鬼’黄深、‘黑手鬼’孔民的‘活钟馗’上官奇，你应该想得到‘活钟馗’与‘鬼见愁’之间，有一而二，二而一的密切关系！”

他这一挑明身份，万俟碧自然不能再装糊涂，目中厉芒电扫，狞笑说道：“两位倒还光棍，你们既已承认杀害‘巴陵双鬼’黄深、孔民之事，便须还给万某人一点公道！”

顾朗轩扬眉笑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万俟朋友既以‘巴东三鬼’的靠山自居，你就划个道儿吧！”

万俟碧冷冷说道：“两位是联手齐上？还是分先后赐教？”

萧瑶失笑叫道：“万俟碧，你不要胆怯之下，故出豪话，凭你们‘西川双妖’这点声望，能值得我与顾兄联手同上么？你且在我们两人之中，随意选上一个！”

万俟碧道：“不必选，顾朋友业已承认他是杀害‘巴东双鬼’的正凶，我自然应当首先找他算帐！”

顾朗轩微笑道：“万俟朋友还算识货，选中了我这比较好吃的果子！我们是立即开始？还是再等……”

万俟碧接口问道：“再等，等些什么？”

顾朗轩“哈哈”大笑道：“万俟朋友可能被我瑶妹的威名所震，已有色厉内荏之状，你难道不想等你那位老搭档‘血光圣母’西门红么？”

万俟碧脸上一热，冷哼一声说道：“用不着等，万俟碧对付你这‘紫竹书生’，还有相当自信！”

顾朗轩道：“我们怎样动手？是比斗拳脚兵刃？还是比斗内力玄功？”

万俟碧双眉微挑，向顾朗轩冷冷问道：“顾朋友昔日杀那‘黑面鬼’黄深之际，是怎么下手？”

顾朗轩笑道：“万俟朋友问此则甚，是想‘光棍打光棍，一顿还一顿’么？”

万俟碧狞笑连声，目光如电答道：“当然，你用兵刃杀他，我就用兵刃杀你，你用空手杀他，我就用空手杀你！”

萧瑶笑道：“尊驾倒真够高傲，我来告诉你吧，顾兄杀那‘黑面鬼’黄深之际，是‘空手夺白刃’，但杀那‘黑手鬼’孔民之际，却又成了‘白刃夺空手’！”

万俟碧闻言之下，神色茫然，向萧瑶皱眉问道：“什么叫‘空手夺白刃’和‘白刃夺空手’？可否请萧姑娘说得明白一点？”

这位“绿袍秀士”心机相当诡谲，他自从得知萧瑶、顾朗轩的真实身份以后，因强敌当前，心怯势单，想等“血光圣母”西门红回来，再复与敌拼搏！

故而，他不放过任何机会，要萧瑶说清当日经过，以便拖延时刻。

萧瑶见他问起，遂把当日顾朗轩杀死“巴东二鬼”的经过，向万俟碧细细说了一遍。

万俟碧一面聆听，一面双目碧芒不住闪烁，显然心中是在想甚花样？

萧瑶把经过说完，向万俟碧笑道：“万俟朋友，你把我顾兄诛戮‘巴东二鬼’的这段经过听清楚了没有？”

万俟碧点头说道：“听清楚了！”

萧瑶笑道：“可惜，可惜！……”

万俟碧鹰目中闪射碧芒，看她一眼问道：“可惜什么？”

萧瑶双眉微扬，淡淡答道：“可惜我业已设法为你拖延了不少时间，你那老搭档‘血光圣母’西门红却仍未赶到！”

万俟碧听得自己的心意又被对方识透，不禁狞笑说道：“我早已说过不必等西门大姊，你们莫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萧瑶笑道：“好一位‘妖中君子’，你既自视甚高，便先与我顾兄过上几招，让他舒展偷闲已久的筋骨也好！”

万俟碧袍服微飘，上半步，目注顾朗轩道：“顾朋友，请！”

顾朗轩笑道：“怎样请法？万俟朋友还未说明你是打算以‘空手夺白刃’抑或‘白刃夺空手’呢？”

万俟碧冷冷说道：“不必规定什么，我们既有前仇，便各尽所能，互相一搏，无论拳脚、兵刃、暗器、玄功，均尽量施为便了！”

萧瑶一闻此言，猜出万俟碧的心意，便立以择人专注的“传音密语”向顾朗轩耳边说道：“顾兄，你要特别小心一点，万俟碧既如此说话，必有什么极其毒辣的兵刃暗器等物夹在拳脚之间，向你突然袭击！”

顾朗轩偏过头，向萧瑶略一点头，表示会意。

然后目注站在距离自己约莫七八尺外的“绿袍秀士”万俟碧，扬眉笑道：“好，我们就这样办！”

“就这样办”的最后一个“办”字刚刚出口，万俟碧身形欺处，右掌一伸，已疾如电光石火般，向顾朗轩当胸拍到！

虽然这种袭击太以突然，但万俟碧事先已称可以尽量施为，不择手段，

又等顾朗轩作了“就这样办”的承诺以后，方始发动，倒也不能对他有所叱责！

顾朗轩久闻“西川双妖”的阴狠毒辣之名，早有戒心，适才又经萧瑶耳边传语，自然提防，并不肯在一开始间，就和他硬拼硬干！

万俟碧右手才探，顾朗轩身形已闪！

他是略一错步，向右闪出数尺，并目光凝注万俟碧那只突发的右手，想看看有无什么恶毒花样？

谁知万俟碧右掌之上毫无花样，他是把花样藏在左掌之中。右掌之攻，可实可虚，假如顾朗轩不闪而接，万俟碧便把掌招用实，打算拼上一招，试试这位独毙“巴东二鬼”的“紫竹书生”顾朗轩，究竟有多高功力？

如今，顾朗轩不接而闪，万俟碧便化实为虚，右掌一收，左掌又发！

左掌不是空手，他在发出右掌之际，左掌中便暗暗扣了一把绿色毒砂！

万俟碧左手扬处，把掌中数十粒毒砂化成一片暗绿色的阴风雾影，向顾朗轩打去！

顾朗轩戒意虽好，也未想到对方一出手使用暗器！距离既近，毒砂所化的阴风雾影又广，再想及时闪避，显然绝难如愿！

既难闪避，索性驻足卓立，袍袖涌处，猛力拂出！顾朗轩双袖猛拂之举，是凝足玄功，要把奔涌而来的这片暗绿色的阴风雾影，加以驱散！

这种愿望居然达成！

阴风雾影来势虽凶，却被顾朗轩的拂袖罡风一冲便散！顾朗轩方自“哈哈”一笑，猛望雾影中又闪绿芒！原来万俟碧立意连下辣手，左右回环，左手所发的毒砂雾影尚未完便被罡风驱散，他右手轻弹，又复悄无声息地向顾朗轩弹出三线细细绿芒！

这三线攻来的绿芒，不单细逾人发，且是夹杂在毒砂所化的暗绿光雾之中，自然极难发觉！

等到顾朗轩发现绿芒，业已距离胸前只有尺许！

这时，他双袖向外拂出，胸前门户洞开，再想闪避，或回手防拒，均已不及！

万般无奈之下，顾朗轩凝劲张口一吹，把三线绿芒中最上面飞射咽喉的一线，吹得左偏数寸，擦着腮边掠过。

但其余的两线绿芒，却任凭顾朗轩本领再大，也无法躲闪，一齐打中他胸前“七坎穴”和“右期门”的左近。

那是两根细细小针，一经打中，便贯衣而入，只剩下少许针尾在外！

“哈……哈……哈……哈……”

这是“绿袍秀士”万俟碧得意已极的震天狂笑！

萧瑶怒哼一声，向万俟碧厉色叫道：“万俟碧，你这下流无耻的东西，你……你笑些什么？”

万俟碧挑眉道：“彼此事先说明，各尽所能，不择手段，万俟碧不接受这‘下流无耻’的斥责之语，应请萧姑娘收回！”

说至此处，目射厉芒，语音略为提高地又道：“我才一开始，便轻而易举地为‘黑面鬼’黄深、‘黑手鬼’孙民报却了杀身之恨，难道还不该心中得意地笑上几声？……”

萧瑶嘴角一披，冷然说道：“你得意是否早了一些？区区两根飞针，便能把我顾兄怎么样么？”

万俟碧笑道：“这是我生平最得意的‘化血飞针’，不单无坚不摧、专破各种精练的内家护身气功，中针人必将在盅茶时分以后，全身化血惨死！你看这位顾兄，不是业已无法开口说话了么？堂堂中原大侠‘紫竹书生’，转瞬间便即化作南柯一梦……”

语音至此，又自得意已极地纵声“哈哈”狂笑！

萧瑶听万俟碧这样说话，芳心中微吃一惊，侧视顾朗轩，眉头双拧，失声问道：“顾兄，你……你怎么样？”

顾朗轩尚未答言，万俟碧已狞笑道：“萧姑娘多此一问，我方才不是向你说明，你这位顾兄业已魂游墟墓，无法开口了么？”

“哈……哈……哈……哈……”

又是一阵狂笑！

但这阵狂笑不是“绿袍秀士”万俟碧所发，而是那位被视为业已魂游墟墓、无法开口的“紫竹书生”顾朗轩所发！

顾朗轩这一笑，把万俟碧笑得目瞪口呆，也把萧瑶笑得春风满面！

因为萧瑶如今想起顾朗轩最近获得一件“天蚕丝”与人发合织的防身宝衣，正好护在当胸，自然对那两根异常歹毒的“化血飞针”毫无所惧！

她宽心大放，目光斜瞥顾朗轩，笑吟吟地叫道：“顾兄……”

“顾兄”二字才出，顾朗轩便接口笑道：“瑶妹放心，我既未魂游墟墓，更不会化血惨死，依然好端端的，这位万俟朋友心机虽毒，却自视过高，他把并不怎么样的‘化血飞针’，夸张得太厉害了！”

他一面说话，一面用手指捏住针尾，把那两根“化血飞针”，从胸前衣内缓缓拔出！

万俟碧又惊又愧之下，方一发怔，顾朗轩手掌急翻，扬眉笑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万朋友也尝尝你自己所炼的‘化血飞针’是何滋味？”

两线绿芒电闪之下，万俟碧几乎也与顾朗轩适才那样，坠入闪拒不及的窘境！

百忙中，这位绿袍秀士施展了一式内家铁板桥功力中的“卧看天星”，全身向后一仰，双膝前伸，以足尖支持躯体，背部平塌及地！

这一手用得恰到好处，把那两线绿芒闪躲开去！

但顾朗轩人随针进，扬手一掌，向万俟碧的胸腹部位，凝劲拍落！

万俟碧久经大敌，防到有此一着，于身躯将及地而未及地之间，双足猛蹬，以“鲤鱼倒穿波”之式，向后急纵而出！

饶是这样，顾朗轩的掌风劲气，仍然在他右腿上扫了一下！

万俟碧纵出丈许，足尖才一点地，身形便略作踉跄，显然腿上挨了一掌，业已略感不便！

顾朗轩见他这等狼狈的神情，并未再度追击，只是晒然叫道：“万俟碧，你不要怕，你若从此洗心革面……”

话犹未了，万俟碧一声厉吼，截断顾朗轩的话头说道：“顾朗轩，住口，今日有你无我，万俟碧要和你拼命一搏！”

说完，“呛啷”一声，从所着绿袍之内，取出两件奇形兵刃。

右手所持，是一柄短柄“卧瓜锤”，但锤上却满布狼牙锐刺！

左手所持，则是一只五指箕张的铁铸人手，指尖隐泛绿芒，分明既极锋利，又复淬有剧毒！

顾朗轩见万俟碧取出兵刃，点头笑道：“我久闻‘绿袍秀士’的一只‘追魂手’和一柄‘狼牙锤’，威震西川！……”

万俟碧厉声喝道：“废话少说，快亮兵刃！”

顾朗轩挑眉说道：“你不是说明不择手段的么？何必叫我亮什么兵刃？……”

话犹未尽，萧瑶在一旁叫道：“顾兄不可托大，‘西川双妖’是黑道成名人物，非‘巴东三鬼’可比，亮你的兵刃，全神应敌！”

顾朗轩听萧瑶这一叮嘱，遂也取出兵刃。

他这兵刃与外号身份甚为相配，是一根光华隐蕴的三尺紫竹。

万俟碧见状之下，狞笑一声说道：“顾朗轩，你就凭这三尺短短的紫竹，便敢对抗我的‘追魂手’和‘狼牙锤’么？”

顾朗轩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手横紫竹，护住当胸，防范对方又作无耻突袭，口中冷冷答道：“我动用兵刃，业已抬举你了，若非瑶妹劝说，我连这根紫竹都不想用！”

万俟碧气得双目一瞪，左手“追魂手”电疾扬起，刺向顾朗轩的胸前。

右手同时抡动“狼牙锤”，恶狠狠地照准顾朗轩的天灵砸下！顾朗轩虽然紫竹在手，却不肯接架，身形一闪，向右飘出五尺。

他不接而闪之故，自然是为了特别小心。

因顾朗轩既知“绿袍秀士”万俟碧是阴毒凶残之人，便提防他“狼牙锤”上的“狼牙”能飞，或“追魂手”的五指之中会喷射什么毒针、毒液等厉害暗器？

但顾朗轩刚刚闪出，突又觉得自己的举措不对。

对于这种不择手段的阴毒凶残之人，倘若一味闪避，却是避到几时？应该以凌厉进攻，逼得万俟碧除了正当武技之外，无暇施展其他毒辣手段才是上上之策！

顾朗轩主意刚定，万俟碧已于一锤一手落空之后，再度发动攻击！

这次，他是用左手的“追魂手”护住自己身前，只以右手的“狼牙锤”带着虎虎风声，向顾朗轩斜肩砸下！

顾朗轩剑眉挑处，手中紫竹一扬，点向疾落的锤头！

眼看已将点中锤头，万俟碧手腕微翻，竟以极灵巧的手法，使顾朗轩的紫竹点空，沉重的锤头带着闪闪的狼牙锐刺，依旧呼然疾落！

情势虽险，却已早在顾朗轩算计之中！

他是故意如此，否则，除非万俟碧顿手收锤，他的“狼牙锤”头必被顾朗轩的紫竹点中，不容它翻滑而落！

“狼牙锤”下落，顾朗轩的左手却在上伸！

锤儿落得虽猛，手儿却伸得更疾！

一晃眼间，万俟碧的“狼牙锤”柄，竟被顾朗轩疾伸的左手抓个正着！

顾朗轩此举虽是行险，也是正确判断！

他认为万俟碧这柄“狼牙锤”的厉害之处，必然全在锤头，自己若能抓住锤柄，必可使它威力尽失，设法予以夺过。如今计划果然实现，但危机仍未尽脱！

因万俟碧那只“追魂手”的五指之中，倘若真如所料，藏有什么毒针毒液之类，此时猝然猛发，却是极难防御！

顾朗轩有此戒心，自然把全副心神注意到万俟碧的左手之上！

谁知这样一来，几乎送掉了一条性命？

就在顾朗轩全神防范万俟碧的左手，而万俟碧的左手又毫无动作之下，眼前寒光突闪，射向眉心！

万俟碧右手的“狼牙锤”已被顾朗轩抓住锤柄，左手的“追魂手”又复毫无动作，这线寒光却是从何而发？

包括萧瑶在内，均未想到万俟碧的口中竟含有一根小小吹管，这射向顾朗轩眉心的半寸寒芒，即从万俟碧的口中吹出！万俟碧用的是短柄“狼牙锤”，既被顾朗轩抓住锤柄，两人便等于是对面而立！

在这种情形之下，慢说顾朗轩正全神贯注防范对方的那只左手，便算他未曾分神，也绝对闪躲不及！

至于一旁观战的“红衣昆仑”萧瑶，更是无法抢救！

顾朗轩瞥见寒光，已知不妙，拼命地把头一偏。

虽然极为勉强地躲过眉心要害，却仍被那半寸寒芒打在右耳垂上。

万俟碧“哈哈”一笑，从顾朗轩手中夺出“狼牙锤”柄，飘身后纵丈许！

顾朗轩却身躯摇摇，站立不住，颓然仆倒在地！

萧瑶大吃一惊，向万俟碧厉声喝道：“万俟碧，你那寒芒之上喂有剧毒？”

万俟碧冷笑一声，晒然叫道：“萧姑娘，你是绝顶聪明之人，岂非多此一问？那线寒芒长才半寸，又只一根，若不淬以奇毒，哪能有多大威力？”

萧瑶秀眉略蹙，向顾朗轩身前走去，欲待加以察看？

万俟碧狞笑说道：“萧姑娘不必看了，我这‘夺魂芒’是有名的‘阎王帖子’，用七种绝毒药物合淬其上，除了独门解药之外，你纵有‘千载灵芝’在身，也救不了顾朗轩的性命！”

萧瑶本来是想用身上所带的“通天犀角”匕首为顾朗轩解去剧毒，闻言之下，遂先替顾朗轩点了“三元”大穴，暂遏毒力攻心，然后向万俟碧问道：“万俟碧，听你之言，莫非你还肯把‘夺魂芒’的独门解药给我？”

万俟碧目中飘闪凶光，得意轩眉答道：“顾朗轩既杀黄深、孔民等‘巴东二鬼’，与我仇恨太深，照说决无宽贷，但若萧姑娘向我求讨解药，却又另当别论！”

萧瑶虽然明知他必有下文，仍不得不点了点头，接口说道：“好，‘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就算我萧瑶向你求讨解药便了！”

万俟碧笑道：“萧姑娘通达人情，当知‘桃李琼瑶’之语！”

萧瑶点头说道：“投之桃李，报以琼瑶，莫非万俟朋友也对我有什么要求？”

万俟碧道：“正是，萧姑娘猜得一点不错！”

萧瑶皱眉说道：“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出，我大概都会答应。”

万俟碧的脸上突然浮现淫笑，扬眉说道：“闻得江湖人言，‘红衣昆仑’的仙姿艳色美绝人寰，萧姑娘愿不愿意以一度春风，换取一粒‘夺魂芒’的解药？”

这几句无耻之言，听在萧瑶耳中，真几乎把她的肚皮气炸！

但萧瑶却竭力忍住怒气，不动神色地在想了一想以后，伸出手儿，向万俟碧点头说道：“好，我答应你这项要求，你把‘夺魂芒’的解药拿来！”

万俟碧想不到萧瑶竟这样爽快便答应了自己要求，不禁看着她呆呆发怔！

萧瑶冷然道：“你看些什么？不相信么，‘红衣昆仑’向来说话算话，只要你给我解药，我包你‘魂销真个’就是！”

万俟碧阴笑道：“虽然我相信‘红衣昆仑’一言九鼎，不会有甚狂语，但却仍要你先给我一点保证！”

萧瑶诧道：“保证？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却是怎样保证？”

万俟碧笑道：“你先让我点了穴道，我便把解药给你，否则，‘红衣昆仑’若一翻脸，我这‘绿袍秀士’未必罩得住呢？”萧瑶眉头略皱，注目问道：“你那‘夺魂芒’的解药何在？”

万俟碧收起“追魂手”与“狼牙锤”，探怀取出一粒红色丹丸，捏在两指之间，狞笑说道：“解药在此，但萧姑娘千万不可妄动，万俟碧或许斗你不过，但要毁掉这粒解药，却易如反掌折枝，解药一毁，顾朗轩必死无疑，那‘萧不离顾、顾不离萧’两句话儿，便天上人间，永成泡影的了！”

萧瑶嘴角一披，晒然冷笑说道：“你想得颇为周到，好吧，我为了表示诚意，就让你先点穴道，以充保证便了！”

万俟碧心中大喜，功力凝处，向萧瑶胸肋之间，隔空连点两指。

萧瑶娇躯一摇，足下微作踉跄！

万俟碧“哈哈”大笑，手儿扬处，竟把那粒红色丹丸纳进自己口内！

萧瑶失惊叫道：“咦！你怎么把这‘夺魂芒’的解药自行吃掉？”

万俟碧笑吟吟地答道：“这哪里是甚‘夺魂芒’的解药，只是少时足以使你欲仙欲死的一粒助兴春药！”

萧瑶银牙一咬，怒声问道：“真的解药何在？”

万俟碧摇头道：“在我尚未魂销真个以前，我可不愿意告诉你这桩秘密！”

萧瑶骂道：“你真太以下流！”

万俟碧毫不为忤，贼忒嘻嘻地笑道：“你不要骂我下流，我如今便让你领略‘下流’二字的可爱之处！”

边自说话，边自带着满脸淫笑，缓步走向萧瑶身前。萧瑶一声长叹，仿佛百技俱穷，闭目不语。

但就当万俟碧走到萧瑶面前，方待伸手有所轻薄之际，萧瑶突又一睁妙目，冷冷说道：“万俟碧，你这下流坏子，如今我也让你尝尝这‘春风一度’的滋味如何？”

玉掌翻处，竟将所谓“春风一度”当作招式发出，向万俟碧当胸拍去！

万俟碧因对方穴道被点，真气难提，遂随意一伸右掌，意欲捞住萧瑶玉腕，把她的娇躯带入怀中，便可……

念犹未尽，万俟碧脸色大变！

因为萧瑶那招“春风一度”虽然发出时并未带有劲气疾风，但却非虚作抗拒，竟蕴有千钧暗力！

双掌一交，万俟碧右腕立折！

跟着便被萧瑶这招“春风一度”拍中胸前！

“蓬”然一响，这位“绿袍秀士”的身躯被震得宛如一朵绿云，凌空飞出丈许。

萧瑶娇笑一声，挑眉叫道：“万俟碧，我告诉你，让你作个明白鬼吧，适才我默运无上神功，催血过宫，让你所点的，只是空穴而已！”

万俟碧身形落地，踉踉跄跄退了几步，发若飞蓬，厉声喝道：“萧瑶，你以鬼计伤人，算得什么？可敢和我正大光明地放手一搏？”

萧瑶笑道：“可是可以，但你业已没有这种机会！”万俟碧诧道：“此话怎讲？”

萧瑶冷笑说道：“你脏腑之间业已被我击成重伤，只要一用力，立将肝胆尽裂，‘魂销真个’，哪里还有什么放手一搏的机会？”

万俟碧目中凶光闪闪，狞笑说道：“我虽然身负内伤，但却有特制的疗伤圣药灵丸，只消服下药物，便可和你作拼命一搏！”萧瑶一来不信，二来更知这“绿袍秀士”纵未身负重伤，也绝非自己对手，遂点头说道：“好，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吃药吧，若是二度败阵，就必须把什么‘夺魂芒’的独门解药献给我了！”万俟碧一面狞笑颌首，一面却慢慢旋开他那柄“狼牙锤”的尾端机钮。

萧瑶以为他又想施展锤中暗藏的毒物伤人，双眉一挑，冷然喝道：“万俟碧，你少要作死，这些破铜烂铁伤不了我！”万俟碧狞笑不答，慢慢把“狼牙锤”的尾端旋开。

他这锤柄中空，旋开后，从其中倾出了四粒丹药。

这四粒药丸，三红一白，万俟碧先行服下那三粒红色丹丸，然后把白色丹丸，放进口内。

萧瑶见状问道：“这种疗伤丹药，为何还分为红白二色？”万俟碧脸上神情得意已极，突然“哈哈”大笑！

萧瑶被他笑得如坠五里云中，诧然问道：“你狂笑得得意则甚？”万俟碧扬眉说道：“萧瑶，你这‘红衣昆仑’尽管刁钻毒辣，但终于仍上了我的大当，叫我怎不得意？怎不高兴？”萧瑶越发莫明其妙，目注万俟碧道：“我上了你的当？我上了你的什么当？”

万俟碧冷冷说道：“我来批评批评你吧，你于顾朗轩中了‘夺魂芒’后先点他的‘三元大穴’，暂遏毒力攻心之举，可以说稳健无伦！……”

萧瑶嘴角一掀，晒然接道：“多承夸奖，这是极平常的应变举措。”

万俟碧道：“至于你先行催血过宫，让我点了空穴，然后以一招‘春风一度’，打算使我‘魂销真个’之举，更可以说是高明已极！……”

萧瑶笑道：“好说，好说，但这是你上了我的当，并非我上了你的当。”

万俟碧阴恻恻地笑了一笑说道：“我承认我上了你的当，但我上你的当在前，你上我的当却在后。”

萧瑶疑思未解，沉声喝道：“说下去，说得干脆一点！”

万俟碧道：“如今，该批评你允许我服药一举了，此举既不稳健，又不高明，简直愚蠢到了极致！”

萧瑶被他骂得反而笑了起来，扬眉问道：“我蠢在何处？”

万俟碧好似胸腹间有什么痛楚？略一皱眉，左手抚胸，缓缓答道：“你那招‘春风一度’得手以后，便应该赶紧把我点倒，或是打死我，在我身边仔细搜寻‘夺魂芒’的独门解药！”

萧瑶笑道：“我待会儿再搜，也还不迟。”

万俟碧摇头道：“迟了，你已错过机会，换句话说，也就是顾朗轩剧毒难解，返魂无术！”

萧瑶挑眉说道：“我不信这略一迟缓之下，便会错过机会，只要那‘夺魂芒’的独门解药在你身边，便决无搜寻不出之理！”

万俟碧笑道：“‘夺魂芒’的解药虽然在我身边，但我可以把它毁掉！……”

话方至此，萧瑶接口笑道：“你来不及毁，不是萧瑶夸口，在你目前情

形之下，我不会允许，也可以制止你有毁损解药的任何细微动作！”

万俟碧闻语，又是一阵得意狂笑！

萧瑶方一注目，万俟碧已晒然说道：“你还要吹，却不知我立意临死也要拉个‘紫衣书生’顾朗轩来垫垫背儿，业已把那‘夺魂芒’的独门解药毁掉！”

萧瑶听得解药业已毁，不禁大吃一惊，同时也恍然顿悟，变色问道：“刚才你从‘狼牙锤’柄中所倾出的那些……”

万俟碧不等萧瑶话完，便点头狞笑接道：“对了，那三粒红色丹丸，便是‘夺魂芒’的独门解药，如今已被我嚼碎吞入腹中，你是否明白得太嫌迟了一点？”

萧瑶委实恨极这“绿袍秀士”太以阴损狠毒，银牙一咬，恨声叫道：“万俟碧你的确够阴，逼得我也只好够狠！我要先把你‘错骨分筋’，再点你的‘五阴绝脉’！”

万俟碧把头儿一扬，傲然答道：“不怕！”

这“不怕”二字颇出萧瑶的意外，咦了一声，向万俟碧注目问道：“你不怕么？你身为‘西川双妖’之一，是黑道著名凶人，难道会不知道被人‘错骨分筋’，与被点‘五阴绝脉’是何滋味？”

万俟碧阴笑道：“我当然知道这两种手段是所谓极刑，非人能忍受，但我会避重就轻，在你对我施展这毒辣刑罚之前，先行自绝而死！”

萧瑶冷笑道：“你想自绝么？我出手宛如电掣，你未必快得过我？”

万俟碧应声接道：“你才快不过我，请你看看……”

双唇一张，把适才送入口内的那粒白色丹丸，咬在牙间向萧瑶略作显示，然后狞笑说道：“这是最剧烈、最快速的毒药，蜡皮一破，人命便休，任凭你动作再快，也快不过我牙关一合！”

萧瑶真被这“绿袍秀士”万俟碧弄得一时之间没了主意，但眼见对方那种得意的神色，心又不甘，遂把那柄“通天犀角”匕首取出，向万俟碧晃了一晃，厉声喝道：“万俟碧，你且看看，这是什么？”

万俟碧目光闪处，晒然一笑道：“一柄小小刀儿算得什么？反正我毒丸在口，牙关一合，立可解脱，你在我生前无法以残酷手段向我报复，至于在我死后，任凭你挖心剖腹，挫骨扬灰，又对我有何痛苦？……”

（请续看下册）

